



黄宝华◎著

首席人才官

——我把一生献给HR

从美的集团走出来的首席人才官，感人至深的职场成长史！

广东顺德崛起的历史再现，最真实的职场成长小说！

著名人力资源专家 彭剑锋
北大纵横首席专家 王 璞

鼎力推荐

中国第一代首席人才官的成长历程，
著名企业职场人士的感人故事！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 引子

上午9：45 法国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主会议厅

“再过十五分钟，此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人力资源高峰论坛就要开始了，请各位与会嘉宾就座。谢谢。”

这个会场里，有来自不同国家，操着各种各样语言的嘉宾。大家听见耳麦里传来的各种语言的提示，纷纷查看邀请函上指明的座位，寻找坐的地方。

沈飞刚刚进入会场，就听见了耳麦里声音的提示，正要从公文包里掏出邀请函，就听见会场里一个声音压低了喊道：“小沈——小沈——”

沈飞一抬头，原来是中国人保部的徐尔升徐主任。徐尔升在那里轻轻挥着手臂，示意他的座位在这里。沈飞看见赶忙走过去。

刚一坐下，沈飞就兴奋地说：“徐主任，这、这个气势，实在有点吓人啊。”

徐尔升笑笑，说：“怎么？你想临阵当逃兵？”

“怎么可能呢？”

“我是开玩笑的。”

“我就是有点紧张啊。这么多人，我心里稍微有点没底啊。”

“别说你了，我心里也紧张啊。”

“徐主任啊，你说这些人都是人力资源师？”

“当然不是了，你看他们身上挂的牌子，跟你一样是蓝色的，就是企业的人力资源师；跟我一样是白色的，是政府的官员；那些红色的是企业家；黑色的是学术专家。”

“反正是跟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的人都来了。”

“是啊。”

“咱们的人呢？”

“他们都坐后面了。”

“不跟咱们坐一起吗？”

“咱们不是要发言吗？你准备好了？”

“啊，本来准备好了，一进这个会场……我还得再看看。”

沈飞说着，便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打印纸，沈飞拿着纸跟徐尔升说：

“徐主任，这个联合国就是不一样啊，他们用的纸都这么漂亮。”

“是啊，只要拿着邀请函，就能免费打印，用的纸还是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用纸张标示的纸，就是很漂亮啊。这个你用完了，还能保留作为收藏品呢。”

“是啊，他们教科文组织是不是也要保留。”

“这是当然了，他们还有视频记录呢，你说什么可都是历史资料啊。不过你看看这纸，好吧？这是咱们中国造的，是一个南方造纸厂造的。还不仅这些呢，据我所知，他们用的这些桌子椅子的都是中国工厂造的。”

“真的？”

“要不怎么说中国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你看那些音响和话筒，也都是中国造的。说出来你也不知道是该自豪还是自卑，自豪的是人家都用你生产的产品，自卑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

“是啊，这个回到咱们的话题上了。”

“啊？”

“咱们人力资源管理这个问题啊。不过人力资源这边还不如那些工厂呢。”

“可不是吗？咱们不但没有自己的品牌，还没有自己的工厂呢。你看哪家公司的人力资源师不是拿着国外的文凭，现在可不是你那个时候了。”

“是啊，呵呵，我想好了，跟您干了。”

“哦？MKHChina那边？”

“推掉了，彻底推掉了。”

“哦，那他们那边岂不是很遗憾？他们可以外聘啊？”

“呵呵，不用了，是我不想干了。跟着您干了，等您什么时候需要，叫我一声就行。”

“瞧你这话说的，这回我也算当了一次猎人吧？”

“哈哈，对。他们肯定想不到。”

“其实啊，我能看出来你的意思，咱们几次聊天我就能看出来。好啦，马上开会了，完了咱们再聊。”

会议正式开始了。众多嘉宾轮番演讲，透过耳麦中的翻译，沈飞聆听着每个专家的见解。如果是几年以前的沈飞，一定会翔实地记下他们的案例和理念，而今天，沈飞只是在稿纸上轻轻画过几笔。这次轮到沈飞来演讲了，他对着话筒镇定地用英文说：“各位好，我是来自中国的沈飞，很高兴认识大家。”全场听到这位是来自中国的，一下爆发出期待的掌声。

接下来的内容，沈飞是用中文来说的，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这次会议之前的要求。沈飞在整个演讲的过程中，简单地描述了他自从进入宁山人事局之后，一直到现在对整个中国市场形势，以及对中国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认识。在场的其他人对这个年轻人口中的东方世界十分向往，深深被沈飞所描述的一个个案例所打动。西方人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总是和东方人不一样，西方人天生就具有冒险精神，他们大多依海而居。浓重的海港习俗就是在酒馆里聆听各种冒险家和航海家的奇闻轶事，而东方世界貌似不太接受各种口口相传的故事，更多是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古

往今来的这种差别，更让西方人对古老神秘的中国有了无限的遐想。

在演讲的最后一段，沈飞说：“中国，未来必定会成为国际各大企业的重点，加以培养。而中国本身，也必将发奋而强大自己。中国历来遵从儒商的概念，大商人都是读书人出身，我说的这些人，读的书不是现在的这些管理学、经济学等等，而是史书、诗词、古典哲学这些。这说明了中国人对商人、买卖的一个态度。那就是一个‘德’字，无论你的定价如何，定位如何，中国人天生的以德服人的接受习惯才是在中国为商之道的精髓。对于我来说，我希望我能利用我的阅历、经验、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事情，为中国塑造出更多优秀的人力资源师，更多的企业顾问和教练。就像我最初离开大学一样，那时候，我的梦想只想多教会一些孩子，能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更多周围人的命运。如今，我想我尝试了很多很多生活之后，我还是致力于把我最多的体会传授给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孩子。我希望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以一个中国商学院从业者的身份，为更多的在中国的企业培训人才，培训企业教练，来服务于我的祖国，来为大家介绍更多的中国。同时，我也诚邀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中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之上，为一切事业的进步书写新章！”

话音结束，整个会场里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迟迟没有停下。

沈飞用手指关闭了麦克风开关，缓缓起立向全场四周深深地鞠躬。在鼓掌的双手中，不时能看到有人向沈飞竖立大拇指，沈飞都微笑地向各个方向点头示意。

坐下之后，主持人高度评价了沈飞的演讲。等到晚上的酒会，不少听了沈飞演讲的老外纷纷跟沈飞交流更深的事情。徐尔升则坐在旁边，一边喝着低度的酒精饮料，一边欣慰地看着沈飞。

应酬结束之后，沈飞回到徐尔升坐的地方。他先是站在那里摸索西服的内兜，然后才坐下。“一下子好多名片啊，整理一下，不然从衣服里掉出来可不好。”沈飞的手还在内兜里摸索。

徐尔升笑了笑：“这样挺好的，以后如果商学院建起来了，咱们可有

不少的客座教授前来授课啊。”

“是啊，我向每个人都这么承诺的。说是以后经常联系、交流、合作。”

“嗯，都是大牌的人力资源师啊。”

“哈哈。对了，徐主任，上午你说都发现我什么了？”

“就是你的心境。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终于淡定下来了，终于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是，的确是这样。我倒是觉得我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用了十多年就体会出来了。主要还是和徐主任碰到，有了这个机会。今天也算我正式退出HR了，其实是因为我真正地爱着HR，我希望重新跳出来思考HR的哲学。我跟很多HR甚至猎头公司的人都聊过，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工作越做越紧张，越做越亏欠别人。翻来覆去的人际关系，让很多人力资源管理者忘掉了自己的使命，甚至是我自己。直到我到了马克中国之后，担任了首席教育官，才开始逐步地反思我自己，反思HR。我回到了我1992年第一次听到人力资源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那才是最初的追求，往后的都可能是一种过程，最后还是回到那里了。”

徐尔升晃了晃杯子里剩下的一口酒，一下子喝进了肚子里，然后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说：“哪是回到原来那里了啊？没有你的那些故事，我怎么敢让你来操办这个国内独立商学院的事情啊。”

CONTENTS

目录

引子 / 001

第一部分

1 >>> 重新开始 / 002

2 >>> 不幸儿和幸运者 / 011

3 >>> 摸着石头过河 / 014

4 >>> 在外靠朋友 / 023

5 >>> 中庸是道 / 028

6 >>> 积累是机遇之母 / 040

7 >>> 被认可，一个新起点 / 046

第二部分

8 >>> 闷日惊雷 / 056

9 >>> 民主的弊端 / 063

10 >>> 裁员洗礼1 / 073

11 >>> 裁员洗礼2 / 083

12 >>> 破镜重圆 / 091

13 >>> 弱点是交易的最大砝码 / 099

14 >>>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 110

15 >>> “我爱你” / 117

16 >>> 立业、成家 / 125

17 >>> 有种放假叫出差 / 133



第三部分

- 18 >>> 人才易解不“易”结1 / 142
- 19 >>> 人才易解不“易”结2 / 150
- 20 >>> 山越高，谷就越深 / 159
- 21 >>> 冲动是魔鬼 / 172
- 22 >>> “下山容易，上山难” / 178
- 23 >>> “学位” “职称”两手抓 / 182
- 24 >>> 化干戈为玉帛 / 185
- 25 >>> 团队就意味着合作 / 193
- 26 >>> 领导偏心你 / 204
- 27 >>> 小赢用智 大赢用德 / 211

第四部分

- 28 >>> 人才科技月 / 222
- 29 >>> 老板的决定 猜也猜不透 / 228
- 30 >>> 调整心情才是成功的关键 / 233
- 31 >>> 什么是事业部 / 238
- 32 >>> 当我成为专家 / 244
- 33 >>> 女儿一岁 / 249
- 34 >>> 从矛盾开始 1 / 255
- 35 >>> 从矛盾开始 2 / 260
- 36 >>> 美丽新世界 / 266



第五部分

- 37 >>> 美国之行 / 278
- 38 >>>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 285
- 39 >>> 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了1 / 293
- 40 >>> 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了2 / 297
- 41 >>> 先搞明白自己是做什么的 / 302
- 42 >>> 新旧东家 / 307
- 43 >>> 10亿 / 312
- 44 >>> 总是越自由就越难 / 317
- 45 >>> 结束了，恭喜你们 / 323
- 46 >>> 轮回，事业也是这样 / 331
- 47 >>> 为了理想 / 335



我把一生献给HR >>>



第一部分

1 重新开始

从法国回来之后，沈飞在家休息了两天，等到把所有思绪整理清楚之后，沈飞来到了MKHChina的办公大楼，手上拿着正式的辞职信来到了鲁深的办公室。

就像沈飞跟徐尔升说的，他已经推掉了MKHChina，但是还没有正式辞职。他不过是已经事先跟那个开明的鲁深提过，今天就拿着自己正式的辞职信来了。

一进门，鲁深正在接一个电话。他跟沈飞示意了一下，沈飞就坐在了旁边的沙发上。桌子上是一些MKHChina的宣传册，沈飞随手拿了一本在那翻看起来。说起在MKHChina工作，的确十分有前途。现在各个企业都急于在惨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得到专家级的建议，更有大型企业的顾问项目。不过沈飞对于这些，好像都不太关心，他已经想好了，如果鲁深这么跟他说，他要用什么理由来回绝。

过了大约一刻钟，鲁深打完了电话。他快步走过来，坐在沈飞对面。还没等沈飞放下手中的宣传册，鲁深便开口说道：“沈飞，法国最近天气怎么样？”

“还好，有点下雨，所以天气有点凉。”沈飞说。

“好，那就辛苦你了。这算是你最后一次为MKHChina工作了。”鲁深一头靠在沙发上。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以后究竟还会是什么样，实在很难确定。”沈飞笑笑。

鲁深低头笑笑，露出了美国人那种标志性的微笑，他说：“那我可就按照你说的想啦？也就是说以后还有可能回来MKHChina。”

沈飞说：“如果我要回来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工作做成了啊。如果没干好，又回来找你，那影响多不好。”

“也对。不过给政府干活，怎么会做不好呢？行啦，以后你们不是建立商学院嘛，多想想我们，比如优秀的学生，到时候可要给我推荐一下。”

“这肯定没问题，不过要看你们MKHChina要不要啊！你们现在招聘的都是资深人士，我们那里哪有这样的资源。”

鲁深认真地摇摇头，说：“这是内行人说外行话，你自己一定知道，员工的资历是可以培养的，员工的基础是学校给的。这些可是应该由你们来提供啊。”

沈飞笑着点点头，顺势把手里的辞职信递到茶几上。没等沈飞开口，鲁深就说：“好吧，你已经写好了，我就接受了，不过我们MKHChina失掉了一个人才，我希望你能给我推荐一个人才。”

沈飞坐在沙发上想着。鲁深拿起茶几上沈飞的辞职信，并没有打开看。他先是起身把辞职信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从饮水机里打了两杯水，慢慢走过来，说：“这事儿之前也跟你提过，不过那时候不知道你具体怎么决定的，所以今天问问你。我们是相信你的能力，认为你推荐的人很有价值，希望能像你一样胜任这份职位。”

“是，这几天我也想了想，突然想起一个人，不过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他了，不知道最近怎么样。这样吧，今天时间也比较合适，我打个电话给你问问。”说着，沈飞拿出自己的手机，拨了电话。

电话接通，沈飞说着：“喂？徐坤吗？你好啊，最近怎么样？……

哦，你那边都经营得怎么样呢？是这样啊。对了，你听说过MKHChina吧？对啊，我前阵子在这里，现在已经不在了。”沈飞说到这里，抬起头对鲁深笑了笑，“他们的领导啊，让我推荐人才，我就想起你了，怎么样？哦，是吗？你在北京？那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行，你小子来北京了也不知道跟我打声招呼啊。呵呵。那咱们就晚上见。”

挂了电话，沈飞说：“这就是我想给你推荐的一个人，没想到他正好在北京出差。他叫徐坤，干人力资源这块已经有几年时间了，从他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认识。今天晚上你有空吗？咱们三个人一起吃个晚饭，我做东。”

鲁深笑笑，说：“怎么能让你做东啊，明明是我让你给我推荐人才。那这个徐坤最近在哪儿做？”

“我请，我请，你就别说这个了。我离开美顶的时候，徐坤也就一起出来了，那时候他说他要去深圳搞个猎头公司。呵呵，这小子，那时候我还担心他弄不好呢。这有好几年了，刚才他跟我说一切顺利，业务相当丰富，正在北京出差呢。所以我就约了今天晚上的饭局。”

“行！猎头！今天晚上你说个地方，咱们一起聊聊。”

“那就竹玉食府吧，晚上我来接你。那……那我这个辞职信？”

“哈哈，我早就同意了，没事，晚上见。”

沈飞走出MKHChina的大楼，看了看国贸这边正在施工的一栋栋摩天大厦。现在还没到下班的时候，他开着车来到人民大学。

要知道人民大学商学院是中国最早的商学院，在业界也是十分有名。显然沈飞和徐升要做的并不是简单的重建，他们的目标是中国的第一家独立商学院，而不是这种在名牌大学体制下的商学院。沈飞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发现这种体制下商学院的问题，特地前来咨询的。

沈飞的车停到了人大西门的水滴石咖啡厅外面，接着走进这家咖啡厅，他感觉星巴克、上岛这样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那么安静。毕竟这里在一起“狂欢”的学生不少，他们拿着各自的笔记本和插线板，在这

里像是举行一场茶话会一样，有时候玩会儿游戏，有时候相互交流一下学术问题。咖啡厅里靠窗户的桌子都格外小，沈飞找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桌子坐下，等着他要见的人大商学院副院长付南华。

巡视四周，沈飞不时看看那些“狂欢”的大学生，或者斜对面那对坐在黑暗角落的情侣。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把免费的白水喝了半杯的时候，付南华来了。说实在的，沈飞一直没法把付南华这个名字跟他的声音对号入座。因为这之前他曾经跟付南华联系过，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十分温柔，像极了潘翰文的声音和语气，但是据沈飞了解，付南华可是纯纯正正的北方人。等到他第一次见到付南华本人的时候，才算完完整整把这个人对上号。付南华格外魁梧，看上去绝对不像一个搞商务或是搞管理的专家，倒像是一个排球运动员。为什么说排球运动员而不是篮球运动员呢？虽然这两种运动员都有着出类拔萃的身高，但是他们形体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排球运动员一般来说比较瘦，肤色比较白，没有篮球运动员那种相对前卫的打扮。最重要的是，排球运动员的手腕一般都跟平常的人不太一样，这是经常扣杀、发球导致的。

果然没出沈飞的预料，简单几句话，付南华就道出了自己在大学时代确实打过很长一段时间排球，即使到了现在，他也是人大女排队的教练。付南华笑着说：“我可不是纯粹搞体育的啊，要不然怎么可能来管商学院。不过我还是觉得管理一支运动队的经验，确实有助于管理商学院，毕竟中国在这方面是个空白，很多地方都需要摸索。”

“空白？人大商学院的前身，不是在1950年就成立了吗？”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也说过你在政府干过，既然你打算弄独立商学院，我就跟你说说心里话。在中国，像我们这种依附在高等学校下面的商学院，还不如国企景气呢。”

“什么？这可让我意外。”

“我说的不是效益，现在我们效益肯定是不错，这些你都可以在很多学院报告上查到。我说的是管理。现在有很多国外的独立商学院进入

中国，就像90年代初一样，外企进入，国企倒闭。别看我们发展了那么多年，发展的主要是业务，而不是管理。人家国外的商学院进来之后，管理比我们好了很多，从课程到实践，再到服务，各方面都很周到。他们的学费又跟我们差不多，所以学员流失的速度很快。我们之所以还能不倒，就是因为人大这个名牌，还有我们的老师。不过现在很多老师也愿意加盟那些国外的商学院了。”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人来筹办这个独立商学院。上面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徐尔升主任，他先给我提的这个想法。他那里也有很多人，我是专门负责人力资源管理这个课程的，需要做些调研，给出方案。”

“好吧，这里有些数据你可以看看，你们还想了解什么，就问吧。”

沈飞拿过数据看了看，都是他事前很想知道的一些内容，这次他看过之后，已经没有什么过多的问题了，只是关于商学院的一些细致问题咨询了付南华。因为晚些时间还要跟鲁深和徐坤吃饭，所以沈飞没有跟付南华多聊，便离开了。

这时候，已经到了下班高峰。从中关村出来的各种车辆几乎把沈飞的车包得动不了地方。沈飞已经在北京生活很多年了，对于开车，他最怕的就是前后左右都是大公交车。这样他自己什么都看不到，就连走的线路也是跟着大公交车走，就像包子里面的馅儿一样，在里面动弹不得。不过透过车辆中间的缝隙，沈飞还是能感觉到夕阳的余晖。又要到冬天了，沈飞显然适应了北方的冷天气，他也像很多在北京的外地人一样，格外喜欢秋天的北京。往往这个时候的阳光是橘色的，让人在时空错乱的刹那，感觉身处的是家乡。

当然，沈飞很少这么伤感得像一个文艺工作者，但是这确实是北京大街小巷正在堵车的人经常具有的情绪。

车子开到国贸，鲁深坐上了沈飞的车子，他们这就去往王府井的竹玉食府。

在路上，沈飞想了无数种见到徐坤的样子。比如徐坤一身名牌西服，甚至还有个专职司机；比如徐坤混得不是特别的好，坐着公交车，手里还提了一个“山寨”的公文包；又或者迟到半个小时，因为沈飞第一次见徐坤的时候，他就迟到了一会儿。当沈飞和鲁深从地下停车场乘坐电梯来到了竹玉食府这层出来的时候，沈飞果然在门口看见了正在跟食府服务员聊天的徐坤。这个样子沈飞之前可没想到过，徐坤随和地跟食府前台的服务员聊天，谈笑风生之下露出了他那从大学就有的标准“学院派微笑”。这种微笑很容易分辨，因为他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毫无遮掩的。这微笑曾经就打动过沈飞，如今也许打动了这位美丽的服务员，因为在工作时间，这种闲聊显然不是那么得体。

沈飞微笑地给鲁深指：“你看，就是那个小伙子。”

鲁深自言自语道：“这么年轻？”不过他们还是礼貌地走过去。

这时，徐坤看到了沈飞，也看到了旁边的鲁深。徐坤完全没有克制，径直走到沈飞面前：“沈哥！哈哈，多长时间没见了啊！小弟这次实在太突然了，昨天才下的飞机啊，本来就想联系你的。这么长时间了，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啊。”

沈飞没有接徐坤的话，先是给他介绍了旁边的鲁深。对于前来吃饭的MKHChina的领导是外国人，徐坤显得有些意外，更多的还是欢喜。三人走进食府里面，这里热闹的样子，实在符合这两个老朋友，以及另外一个天性乐观的美国人。

一开始，鲁深并没有说些什么，那是因为他对这个食府的川菜实在很感兴趣。反而这样，沈飞和徐坤有了更轻松的环境聊天。

徐坤说：“沈哥啊，你知道我这次来北京干吗？”

“干吗啊？”

“找房子啊！”

“找房子？”

“哈哈，我们也要‘北伐’啦，进军北京！”

“什么！恭喜你啊，这么成功！我就是看好你啊，果然没错。你再说详细点儿。”

“是啊，当时我们不是几个同学一起筹钱办了个猎头公司嘛。本来那时候深圳的猎头公司就已经很多了，我们也没想太多的事情，一股脑儿就去干了。没想到，我因为有在美顶和赛力的工作经验，一上来就接了个大单子，然后就是滚雪球。如今我们几个同学都挣钱了，有的拿着钱去搞房地产，有的去搞证券公司，反正这个猎头公司就归我了啊。我一上来就决定把公司搬到上海，因为那是你跟我说，上海有一家什么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嘛。结果在那里发了大财，最近是想在北京办一个分公司。怎么样？沈哥来帮帮忙？”

“哈哈，不了。你说你都干得这么好了，我还给你推荐职位啊。真是，我应该之前问问你的。”

“啊？没关系啊！”鲁深在旁边说道，“我现在倒是有个想法，既然沈飞你本来在马克中国当教育官，也能在我们这里当顾问，为什么这位年轻有为的徐先生就不行呢？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要谈，比如你的公司能不能整体搬到北京？你的公司整体业绩是个什么状况？如果你愿意，可不可以把整个公司纳入我们的一个事业部？”

鲁深这么一说，沈飞和徐坤都安静了，尤其是沈飞，他完全没有想到鲁深会这么说，这一下他开始觉得问题谈到并购问题上了，他自己在这里好像不是很合适。

鲁深接着说：“沈飞今天给我推荐你来我们这里，后来我查了一下你的信息，发现了你的猎头公司。我发现你的公司运营得相当好，但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规模一直难以扩大，我想作为老板，你一定也清楚。作为像你们这种几个学生合伙人在一起组建公司的，资金不够雄厚，你们的项目的确做得十分出色，我也多少有些了解。但是一个公司的效益除了项目的质量，还是要看项目的数量的。我猜想你们一是客户信息不够丰富，二是资金规模小。我想，如果你们能整体进驻MKHChina，我们能给

你们提供相当数量的资金支持和客户信息。”

沈飞还是没有说话，徐坤听完鲁深的这一席话，倒是先开口道：“好啊！MKHChina能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种小企业的福音啊。不过时间这么仓促，我手上什么资料都没有，空口白牙，口说无凭，您看我过两天再联系您怎么样？到时候我拿些资料给您，也能更了解我们了。”

“好！”

沈飞之前实在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发展，不过看见徐坤对此事也很是高兴，心里也就不再担心了。快吃完的时候，鲁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留下沈飞和徐坤两个人。本来沈飞作为广东人，对川菜就不是特别吃得惯，不过在外面闯荡久了，吃什么菜也都顺口。倒是他知道徐坤对辣的很感兴趣，所以才找了这么一个食府。现在鲁深离开了，沈飞和徐坤两个人可以好好地叙叙旧了。

“服务员！来两瓶啤酒！”沈飞喊道。

徐坤悄悄地说：“沈哥，你没开车来？”

“开了啊，放心！我今天打车回去，你开车了？”

“没有啊，我出差来的，怎么可能开车啊。”

“没关系，你以后要是真来北京了，肯定也有。不过北京跟咱们那个地方不一样，这里交警管得严嘛，所以以后喝了酒，一定要打车。今天见到你太高兴了，在北京这么长时间，一直没见到原来的人，你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吧？陪我喝点儿？”

“行！沈哥你这北京话说得也不错啦！”

“哈哈，田娜老教我，你说说，她也是个南方人，还整天让我说北京话。她说那是为了女儿考虑，呵呵。”

几杯下肚，桌子上已经摆了七八个瓶子，有的空了，有的还有一些。沈飞和徐坤显然已经酒足饭饱，结了账之后，两个人沿着长安街走去。虽然两人都没有醉，但是借着酒劲，还是道出不少他乡遇故知的喜悦。

两人不知道走了多远，觉得累了，便一屁股坐在了街旁的花坛沿儿



上。他们用手撑着自己的身体，免得一下子躺到后面的花坛里。

徐坤晃了晃脑袋，跟沈飞说：“沈哥，给我讲讲啊，那时候在学校里，就咱俩聊了一整晚啊，还是没聊够。今天再给我说点什么啊，就是喜欢听你讲东西。”

“啊？讲……讲什么？”

“哈哈，什么都行啊，讲吧。”

“呵呵，好！”

2 不幸儿和幸运者

沈飞出生在广东宁山辖区内的一个偏远山村——沈家村，直到他考上了肇庆的西江大学，才算得上他这一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山村。就像每一个农村孩子一样，杂草丛和池塘几乎构成了他的童年。沈家有姐弟五个孩子，而沈飞是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弟弟。他在上高中以前十分淘气，父母年事已高，姐姐们打工的打工，搞对象的搞对象。沈飞也就根本不去上学，一天不是去村东头抓昆虫，就是去村西头爬山。在那时候，这样其实再正常不过了，农村里懂得教育的人几乎没有，爱学习的孩子反而成为了议论的对象，但是这一切在沈飞上高中那年突然改变了。

那年，年老的父母先后去世，几个姐姐又嫁人了。在这个山村里，闺女出嫁之后，娘家人是不可以过去住的。这样沈飞就一下子成为了孤儿，几个姐姐不时给沈飞联系住处，沈飞特别不想去，不喜欢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反而沈飞愿意待在学校，学校的老师也在很多方面帮助了他，尤其就是告诉了沈飞，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直接最好用的办法就是读书、学习。

这一点很快就让这个失去家庭的孩子接受了，沈飞不再去街上到处乱

逛，更多的时间都留在学校里学习功课。高中毕业后，沈飞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位于肇庆的西江大学。要知道，直到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沈飞都是这个山村里面唯一考上大学的人。

沈飞为了回报在自己身心最疲惫时给予自己关爱的母校，他特地选择了师范专业。这时候，沈飞的想法很单纯，他只是想让自己充实，回报老师的恩德。

之后的事情似乎变得很顺利。大学顺利毕业后，沈飞如愿以偿，回到母校教书。

母校的工作让沈飞心情十分舒畅，这所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最主要的是小学。山村里的小学都是复式班，一个教室里坐了很多不同年级的孩子，沈飞就要分别备课。另外，沈飞既是学校的教导处副主任，又是小学的数学和音乐老师、初中和高中的政治老师，还负责这个学校所有的文艺活动。沈飞非常享受在这里的每个日子，不仅仅认真对待每个工作环节，更对这些教育的理论产生了一些思考：从如何让不一样年龄和年级的学生在一堂课中都能理解他们应该理解的知识，到怎么才能有理有据地告诉中学的学生们，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或许因为沈飞亲身的经历以及幽默的语言，每每他的讲述都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学生也十分尊敬他。

沈飞的工作表现被学校的领导发现，正好又赶上了政府培养年轻领导班子的计划，沈飞就被推荐到了宁山市政府办公室。兴高采烈的沈飞来到宁山市人事局调动档案事务。让他意外的是，宁山市人事局的一个副部长温世丞看到沈飞的字迹，不仅工整，而且十分标准，再加上沈飞在学校工作的表现优异。他觉得沈飞是这个小城市很罕见的人才，便打电话到了市政府办公室，强烈要求留沈飞在人事局工作。就这样，沈飞便误打误撞地进入人事局，也正式开始了他从事一生的人才事业。

沈飞转了很多次车来到宁山市人事局报到。报到那天，沈飞不仅得到了人事局副局长温世丞的赞许，更是碰到了他在大学文艺部一起做事的同

学——华文景，以及当时就跟华文景有些暧昧，现在已经是华文景的老婆——周靖。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92年3月26日，这天民政部批准顺德撤县建市。4月30日，顺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一直挨着宁山的顺德县开始建市了，本来这在这种地方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政府相应的工作还是复杂起来，尤其是一些信息性的资料。这时沈飞和华文景被派到顺德大良进行档案调动的一些工作，在一次返回宁山的路上，大巴在北滘的一个休息站，沈飞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告，便随手撕了下来，在路上两人谈论着这个征告。

这是一家北滘当地的乡镇企业，叫做美顶，征告上写得比较简单，只是说到这家企业正在发展，希望吸收一些有文化背景、有拼搏理想的人。沈飞对这个招聘启事很是着迷，一种强烈的“下海”心态促使他去面试。同时，美顶负责面试的俞昕也觉得沈飞是个人才，两者一拍即合。就这样，沈飞便离开了人事局，离开“铁饭碗”，踏入了中国人的“下海”浪潮。

3 摸着石头过河

搭着华文景表哥的大卡车，沈飞来到北滘，7月份是顺德最热的时候，再加上大半天的大卡车之旅，沈飞这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也差点中暑。他在路边买了个牛奶冰棒，往美顶走去。

上次来美顶还是半个月以前，现在这里又有不少楼开工了。来到这种地方，到处都是机械轰鸣的声音。街上已经有一些人骑着摩托车了，路上像在宁山那边闲逛的人显然少了。沈飞心想，这里的人可能都去“下海”打工了，就是街上的人，可能也是别的地方过来打工的。

沈飞走进美顶的人事行政部门的办公室报到，找到之前和他交谈的俞昕，俞昕也就是人事行政部门的经理。简单的交谈之后，沈飞便开始在这个部门做起了事。他在这里做一个主办，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如果试用合格，便可以转正。说是主办，但是工作的方向还是比较模糊，这个部门既管人事方面的事情，也管行政方面的事情。沈飞从人事局过来，当然是做一些人事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既要面试一些人，也有员工开支的管理，还有全体员工的档案整理等等许多事情。另外，沈飞刚从政府部门出来，对于企业的事情基本上算一个门外汉，公司的结构和方向，沈飞基本上都是通过员工的档案去推想甚至猜测的。

等到周六的时候，俞昕总算抽出时间找到沈飞。

“这里工作的感觉怎么样？”俞昕问。

“挺适应的，这方面的事情，我以前在人事局也接触了不少。”

“你现在也是美顶人了，有些话咱们也可以直说了。当时我看见你之后，我有几个很深的印象：第一就是经验，虽然以前你不是在企业的，但是在人事局也做了几年了，我觉得这个人事行政部门，现在之所以管的事情很杂，就是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在这方面比较专业的人，其实我也不是人事这方面出身的，所以我想请一个这方面的人。第二，你是本科毕业，现在美顶高学历的人确实不多，基本上都是大专的，而生产线上的人很多都是当地的，所以他们基本都是中专技校出来的，剩下的可能学历更低。第三，你年轻，虽然咱们企业有20来年了，可是转型才刚刚开始，虽然你来晚了一点儿，没分上股票，但是我觉得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可能更容易接受这些新东西。而且企业在转型初期，大部分遇到的是困难，我想年轻人应该能表现得更为积极。第四就是，你亲自来了，这我没想到。以前我招的人，基本都是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写成信寄过来，既然你亲自来了，咱们聊得也更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沈飞点点头。

“咱们企业比你原来的人事局要庞大得多，几千人在这上班甚至生活，总体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的工作就是管理这些人。所以你可以去找一点资料，关于美顶的，再看看也做家电这方面的别的企业，比如青岛的谷雨，还有厦门的春风什么的，对你应该有帮助。”

“好。”

“这段时间，美顶可能还要招些人，那些人的信我就让他们都送到你那里，你就先做这些事情吧。其他，要是看到别的员工做什么，你也尽量去帮点忙。企业虽然没有政府那么刻板、形式化，但是有些人情上面的事，走到哪里都是一样。好了，你去工作吧。”

沈飞走出俞昕的办公室，心想来到这里两三天，今天总算分到了具体

的工作，算是在这里走上了正轨。下午那些应聘的信就送过来了，沈飞一看头就大了。这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

张三是个失败的个体户，看到美顶要人，于是想进来应聘销售或者市场的职位，自己的能力没说多少，以前搞个体的故事倒是写了好几页纸；李四是学机械的研究生，信里的简介写得几乎比沈飞以前经常看的个人档案还详细，谈到许多的机械问题，沈飞尝试看了几眼之后，直接就翻了过去，在这后面还附上一式英文的；王五说自己在一家企业做过事，然后就提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好像这些人都是老板什么的，反正这个人都认识，当然，沈飞根本就没听过这些人。

还有一些更离谱的，有一个人写信过来，结果里面根本就不是介绍自己的，他是想找原来一起拉练的一个朋友，听人家说在北漂上班，就写信过来找这个人。还有写信过来，说自己是海南人，想问美顶要不要走私过来的空调，价钱好商量，信里还写得相当神秘，说什么要是有意向，就去大良的一个什么饭馆找个谁谁谁。光怪陆离，沈飞看得也十分有趣。

到了下午，沈飞还在看那些信。他只能感叹除了那些完全不靠谱的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整体看下来，说不出谁更好，也说不出来谁不好。而且，信的样子各式各样，没有任何规范。有的学历很高，但翻来覆去就是找不到哪个学校毕业的；有的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字，结果连自己是男是女都没写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沈飞倒是从这一大堆的信件里挑出了十来份，他觉得这些人从信的内容上看，算是比较靠谱一些的，但是怎么才能了解这些人呢？这时沈飞回想起俞昕对自己说，自己直接来到美顶面试让俞昕印象很深刻。他便想，要是能和这些人面谈，可能印象就会更深，也就能分出这些人的优劣了。事不宜迟，沈飞从这些人里把宁山市的挑了出来，因为今天是周六，明天休息。他本来就打算今天下了班回宁山，正好明天可以去找找这些人。一共有3个人，虽然有一个人没留下联系方式，但有地址，沈飞便决定明天就做这个事情。

“呀，这是新给你的工作呀。”

沈飞转头一看，原来是陈敏丽。她也是这个部门的，也就30岁，比沈飞早进美顶一两年光景。“这些都是什么啊？”

沈飞原原本本地回答：“俞副部长刚交代的任务，说让我看看这些应聘的信，看看里面有没有可以招进来的人。”

陈敏丽心想，这可是个顺水人情的活儿啊，沈飞这小子看来挺招俞听的喜欢。其实陈敏丽这个人，本事还是有的，当时从县里的机关过来，也带过来了不少新人，现在这些人有的比她升得快，于是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过她心里知道，俞昕这个人也是老员工了，做事也让上面的领导满意，手底下的人也尊重她。除非哪天俞昕往上面升官，自己才有可能往上升，所以她也不是很着急，不过一直惦记着这个位子。“嗯，俞姐应该是想看看你的能力，我来的时候也是做了阵子这个。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什么麻烦就多和我交流，咱们也差不多大。”

“那是当然了，你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也尽管让我去做。”

“就说了，反正我比你大点，就叫我陈姐。”

沈飞轻轻一笑，生涩地叫了声：“陈姐。”

陈敏丽一笑，说道：“既然你都叫我陈姐了，咱们也是自己人。我跟你说啊，你看刚进来就是这样，用功要用在点上，你这就叫傻用功。这些人，你看差不多的就写两份名单。一份给俞姐，说下周他们会来面试，问问俞姐什么时候有时间；另一份你就给那些秘书，让她们联系这些人哪天哪天来。他们要是想来，那天就会来，要不要这个人俞姐一看就有数了。明白吧？”说是这么说，原来陈敏丽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才不是这么做的，她是几乎给所有的人都打了电话，让他们来美顶见面的。

虽然沈飞心里已经有了办法，也没想按照陈敏丽的方法做，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这有个任务，是做一份员工薪金的调查和报告。正好，你也刚来，对美顶不熟，你也可以到处走动走动，多认识认识点人。”

“今天要做完吗？”

“不用，我给你一份各个部门的联系表，下周前你弄完这份报告就可以。”

“好，这要注意什么吗？陈姐。”

“都说了，就是为让你去各部门看看。你瞧我多给你表现的机会啊，最后报告随便写写就可以了。咱们工资是一年一定的，等到年终报告出来了，再考虑那些细节问题。”

“好，谢谢陈姐，以后要是还能有这种机会，尽管派我去，我新来的，这样的活最应该让我去。”

那是当然了。陈敏丽心想，真要是个机会，谁让你这小子做，这就是个跑腿的活。我好歹也是个半老的员工，跑腿的活让我做多没面子，“这人事办公室里啊，最是复杂，你想想同事之间，本来难免出点磕磕碰碰。所以说，做人是最难的，谁的脸色你都得看着，上面不能得罪，下面又要亲密。别人和别人吵架你得拦着，你和别人吵架就得丢饭碗。你看咱们办公室里的人，虽然不多，心里都有点事。所以你有得学呢，再要没个人带着你，那可怎么能行。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个理？”

沈飞点了点头，陈敏丽接着说：“你原来在政府吧，那你们领导再厉害，上面也有头啊，领导也不是国家主席啊。可你在企业就不一样了，老板就是老板，所有的事只要听老板的就没错。”

后面的话，沈飞实在听不下去了，倒不是说这话有多么不中听，可沈飞就是觉得陈敏丽的声音特别刺耳，语速又出奇地快：“俞姐在吗？”

“在吧，你找她有事？”

“噢，明天不是周日吗？我想问问她，今天晚上用不用加班，要是不加班的话，我中午去买张去宁山的车票；要是加班，我就明天早上再回去。”

“那你赶紧去吧，说不定俞姐一会儿又要去哪有事呢，领导都是这么忙。”

沈飞来到俞昕的办公室：“俞副部长，那些信我看过了。”沈飞根本

就没有打算问俞昕晚上加班的事情，刚才不过不想和陈敏丽说得太详细，才临时想起来的借口。

“哦，什么感觉？”

“不规范，一封信里的信息太少。”

“所以说，你本人没寄信过来，自己亲自过来，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挑了3个住在宁山的，我是想明天联系一下他们，先见面聊聊。”

“好啊，正好我也实在没时间找这么多人，要是里面有人才，那多可惜。好，你就去办这个事情吧。对了，今天周六，你晚上回宁山？”

“嗯，是。”

“没事，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活，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回去吧。正好也联系他们，你们年轻，老坐办公室里浪费了，出去逛逛也应该。”

“呵呵，俞副部长，那什么样的人，我给选过来呢？”

“这可要你自己琢磨了，我要都跟你说了，不就成了我自己去了么？”俞昕笑着说。

沈飞也笑了，心里一下便把俞昕和陈敏丽比较起来，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她两人对沈飞说话都算礼貌，没有因为这是一个新来的员工而在语气上趾高气扬。但是每次谈话下来，俞昕的话却越说越受用，而陈敏丽则不停地在那里闲话个不停。

出了办公室，沈飞知道这里也没什么工作要做，便收拾了那几封信，拿着陈敏丽给他的各个部门的联系表，离开了办公室。可是，沈飞没有马上回宿舍。等到晚上，他按照那张联系表，在美顶的部门里逛了逛。领导在的话，就说了说自己正在做的员工薪金的调查。领导不在的话，就和员工聊聊。

这样一来，本来美顶这个庞大的组织，在沈飞脑子里，从原来的那种抽象的印象慢慢变得清晰了。沈飞在感叹这么庞大系统之外，也感叹美顶现在大部分的员工的开支其实差不多，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部门十分轻松，有些部门则特别忙碌。虽然员工都知道这些，也有抱怨，但大

多表示也不是那么在意。因为不仅美顶，整个中国都是这样，再加上上个月美顶给员工发了股票，虽然大部分不知道这股票到底是什么，但知道这大概就是以前粮票的发展，可以换钱的，所以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这个时候，美顶正在兴建一些建筑，有的部门距离比较远，但是沈飞走得却相当开心。路边不时有在这个年代小城市很少见的那种大型机械，轰鸣声在沈飞听来像是自己的心跳，这种声音可能比什么劝诫都更能催人上进，沈飞的步伐也越走越快。

晚上回到宁山，沈飞收拾了自己的屋子，把东西都放到了华文景家中，当然这天也是在华文景家过夜的。沈飞在北滘上车的时候正好看见了一家卖双皮奶的店铺，就特地用自己带过去的保温壶，给华文景带来了两份，华文景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双皮奶。沈飞笑着，不知道这是华文景安慰自己，还是这双皮奶做得真的相当地道。

第二天上午，沈飞如约来到一个路边的小店和第一个人见面，不一会儿那人来了。他叫刘华国，原来在一家工厂做工人。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沈飞在听那人讲课似的，沈飞问着问着便问到刘华国的技术能力，于是刘华国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沈飞是一点也听不明白，可是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又不好意思直接问。听着这个人不停地在那里说，沈飞却在想：完了，第一次面试应该找一个想来做人事工作，至少学文科方面的人，这个人算是失败了，完全和没见面一样，他说的那些和信里写得都差不多。后来又与另一个人见，令沈飞头疼的是，这个还是从事技术的。

“你好，是陈先生吧？”虽然沈飞面对这个学技术的陈建峰还是感觉头大，也还是有点紧张，但他从第一个人那里还是学了点经验。自己不要紧张，一定要先给对面这个人压力，而且自己要表现得很懂的样子，这样这个人就能特别努力地回答，不至于说一些特别专业的东西来唬住沈飞。因为沈飞知道，很多人要比现在美顶的一些人有能力，但美顶现在最需要的是像自己一样有冲劲、有活力的年轻人，而且要热爱美顶以及美顶所要实施的变化。

“你好。”陈建峰回答，两人握了握手。

“我是美顶人事行政部的一个主办，我叫沈飞，昨天咱们已经通过电话了。我们收到了你的信，我看了你的信，觉得对于美顶是个人才。但是为了增加我们相互的了解，所以今天特意约你出来见个面。首先，你简要介绍下你自己，还有你的专业知识吧。”沈飞紧张紧张地说完了这一段开场白，但是表情上一直还是保持着淡淡的微笑，至少他心里是一直这么提醒自己的，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接着陈建峰就开始介绍起自己，话语中表现得比较认真，不像之前的刘华国那么自信，甚至还带有炫耀的口吻。在沈飞看来，这种略带紧张的效果正是自己想要的，这样的谈话能让他了解这个人更多。陈建峰的介绍完了，沈飞吸取上一次的教训，没有追问陈建峰每个具体环节的情况，因为刘华国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特别详细地讲解机械方面的知识的。于是沈飞话锋一转，说道：“那你对美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其实我不太熟悉美顶，我只知道这边做空调。我之前说过，在这方面我有些了解，就想去美顶试试。”陈建峰这么一说，沈飞心里一下踏实了，虽然现在他是美顶人了，但刚来也就一周时间，要让他详细地说点什么也没办法，不过不能直接跳过这个问题，简单的介绍沈飞还是没问题的。

沈飞说：“你不了解也是合情合理，我们美顶是一家乡镇企业，说来也有几十年了，做空调呢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们的老板计划呢，以后这段时间就转投做空调的生意，空调在未来将很有市场，现在很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我们的员工有将近3000人。所以无论开支、福利，这些事情你就放心，我们的能力和信誉是很好的，在这方面是肯定不会拖欠的。而且我们的员工宿舍的第二批住宅就要建好了，以后你要是来美顶，也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总之，最后的效果在沈飞眼里看是成功的，因为他们聊到了很多陈建峰在信里没有提到的内容。比如，陈建峰除了最擅长的技工以外，还能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陈建峰内心希望在美顶工作多久，也就是对美顶的忠诚

心等等。两人聊得很投机，沈飞保证下周通知陈建峰，来北潞再和人事行政部门的俞副部长谈谈。陈建峰也表示很高兴。

和陈建峰聊完，已是下午了。最后一个人在信里没有提到自己的联系方式，沈飞按照信里面的地址来到了这个人的家里。他叫张建，本身在一家国企做事，信里已经说得相当详细。可以说，沈飞一直都认为这个人很认真，也有经验，希望他能来美顶办事，这次找他就是为了能给这个人一个好的印象，再留下联系方式，下周直接来美顶和俞昕谈。

张建，和当时沈飞的情况差不多，自己在国企待遇也不错，同样是想拼搏一下。所以沈飞在和张建谈话的时候，更多的是给他信心和希望，就像曾经俞昕给他信心和希望一样。张建对于美顶能派来人和他当面谈十分惊讶，就在那一刻已经对美顶怀有很高的期待，谈话中也一直对于自己没有的信里写明联系方式表示抱歉。

其实相互的尊重，是建立一切关系最完美的开始。他们聊得更加顺利，沈飞满怀欣喜地和张建道别，赶回了华文景家。因为吃完晚饭，自己就又要回到北潞，回到美顶。

4 在外靠朋友

因为美顶现在正是发展的上升期，老园区的宿舍都已经住满了，所以像沈飞这样的新员工，美顶就把他们安排在了距离美顶不远的北滘宾馆。说起北滘宾馆的情况，实在没有它的名字那么风光，基本上就算是一个旅馆，房间不大，一个房间还住两个人。沈飞是1992年下半年来到美顶的，所以算来晚了，便也没什么选择，分到了三层几乎最远离楼梯的房间——309。关于这件事，沈飞后来与别人开玩笑地说道：“我是这栋楼里面第二最能走的，因为我住在309。第一最能走的就是我的室友——潘翰文，因为他的床是靠着窗台的那张。”

说起潘翰文，他比沈飞早来了1个月，在宣传部当一个文员。他出生在扬州，后来随家里移居到南京，大学考到了南昌。在沈飞这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看来，潘翰文已经是北方人了，因为他是沈飞生命中结识的第一个出生在长江以北的人。

沈飞是下午5点左右到的北滘，正往北滘宾馆走的时候，沈飞又路过了给华文景买双皮奶的地方。沈飞心想，潘翰文既然是从远地方来了，而且也没来太久，说不定没吃过这个双皮奶，便想给潘翰文买一份回去，正好自己也尝尝，这个华文景说这么好吃的双皮奶，到底正不正宗。

沈飞饶有兴致地走进去，跟老板要了份双皮奶，本来在宁山没怎么吃过这些，印象也不是很深。一会儿老板娘端上来一个小碗，在这之前已经是奶香扑鼻了。沈飞回忆着很早以前吃双皮奶的感觉，轻轻试了一小口——用舌尖溶化后，含在嘴里有股浓郁的奶香，又不会太腻。虽然他从来没去过内蒙，更没见过草原，但这第一口下去，他确实想到了草原。沈飞一边吃，一边想，自己常常还说想过什么资本主义的香粉生活，看来华文景这个人，对这种东西比自己擅长得多。一碗下了肚，沈飞突然想起来那个保温壶落在华文景家了，没有了家伙，沈飞只得问老板：“这双奶皮可不可以打包？”

结果老板还没接上话，小店门口的一个喝着啤酒的男人却先说道：“这东西你打包带走就减了成分了，本来十分好吃，你走出几百米就变得比较好吃，要是你再坐个车晃荡晃荡就一般好吃了，你再放时间久一点也就不太好吃了，走得越远也就越没有这味道。”沈飞听着这人说话很是耳熟，但一刹那也记不起是谁。老板笑着说：“虽是这么个道理，但也能打包，不过盛奶的家伙得你自己带。”老板说的是地道的顺德话，沈飞还是稍微反应了下，才点头表示明白了。

沈飞这边没想出来怎么解决打包双皮奶的办法，突然，想起来为什么听这男人说话耳熟了。原来这人他本是不认识的，但这人说话带着明显的宁山周围几个小村子的独有口音，沈飞便问道：“老兄是不是宁山沈家村附近的啊？”沈飞不知多久没听过乡音了，偶然入耳，激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是啊，小兄弟怎么知道？”

“我就是那里人啊。”这句话，沈飞用了不知道多少年没用的乡音说了出来。两人兴奋惊异，一下子拉近了所有距离。

“老乡啊，怎么上顺德来了？”这男人问道。

“我来这边工作。”

“看你刚才还问双皮奶的事情，估计你没来多久吧？”

“我来还不到一周呢。”

“行，你老哥我在这少说也2年了，以后也算是有了照应。从家里过来的？”

“没有，我在宁山市里面已经待了好几年了。”

“这么长时间了啊，多少年没回家了？”

这个男人这么一问，沈飞真是有点百感交集：“沈家村，我四五年没回了吧，至于我家……”沈飞没再说下去，那男人也没再问。

他拍了一下沈飞的肩膀，说：“老哥我过来北滘这边开摩托车搭客，这条街上这家铺子最火，我经常在这里。我要不在这门口坐着，那就是搭客去了。你在里面吃碗双皮奶的工夫，我就能回来了。前一阵子我在大良那边搭客，现在过来北滘了，反正这里你要找个地方，就问我好了，不行再带你过去。不是吹啊，你要找个什么人，说不定我都能认识呢。我叫朱铁发，这片都叫我阿发。你要叫我发哥也行，那我就成了许文强了。”店里的人听到这都笑了，因为老顾客都知道，每次阿发在这里看到新客都这么介绍自己。倒不是说他跟沈飞套近乎是为了生意，无奈他总共就这么多墨水，再让他编出点新词也实在为难他了。

那天沈飞真的非常高兴，也喝了不少酒，糊里糊涂地手上提了几个袋子便已经到了北滘宾馆309房间。沈飞有点晕晕乎乎，也不知道现在几点，只是依稀听到屋子里面还有动静，就推开了门。

其实这时也不过刚刚9点钟，虽然平时这时候可能潘翰文已经准备睡了，可是今天正好是周日，潘翰文和他们对门308房间的两个——薛韶正与冯强在聊天。

沈飞好像一下来了精神，倒不是因为这里面哪个人跟他特别熟，主要是看到了小桌子上面有两瓶白酒。一般人喝酒喝到微醉的时候，一看到酒就又会兴奋起来，况且沈飞向来就是一个喜好大家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的人，他一下就融入到聊天当中了。沈飞还是有点意识的，他不能让这些人看出来他已经喝过了，便故作镇定地说：“啊，兄弟几个还没睡？”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薛韶正说。

“不用不用，我从宁山回来正好拿了两瓶酒。”沈飞顺便从包里拿出两瓶酒，这本来就是想拿过来给潘翰文的。

“这不是九江双蒸吗？听说不错，广东酒啊。”冯强说。

“是啊，兄弟喝点，翰文也是听说过没喝过吧？我想着你们文人都爱酒，我就带了两瓶回来，这酒在广东那可是顶呱呱啊。”

“翰文还真是文人啊，这一点不假，都给我们兄弟俩说傻了。”薛韶正说道。

“是吗？咱们美顶就是有人才。我刚来一个星期，还没怎么跟潘翰文说过话呢。我可得听听大师的话。”沈飞坐在床边说。

“什么又是大师，又是文人的，我可算不上。来，沈飞给咱带的，那咱们可就不客气了。”潘翰文说。

“当然别客气。我听薛韶正的口音应该是广东的，潘翰文和冯强都不是本地的吧。在这我们也应该尽点地主之谊啊。”沈飞说。

“你是哪儿的？”薛韶正问沈飞。

“家在宁山，你呢？”

“我是广州的啦。”薛韶正道出一句地道的粤语。

想想现在全国好像都流行那种白话粤语，尤其是一些小品里的样子，大家都觉得好笑。“你呢？”沈飞又问冯强。

“四川成都。”冯强也带出了地道的四川话。

这四个人就这么聊起天来。潘翰文、薛韶正和冯强差不多是一起来的，都比沈飞早了大概一个月。薛冯两人住在沈飞房间的对面——308。309和308就像特意分出来的两间房间——309的隔壁是厕所，308的隔壁是浴室，再往楼梯方向才是307和310，而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走廊的尽头。薛韶正是销售部的，冯强是机械部的，四个都在不同的部门，聊起天也肆无忌惮。

“你家在广州，多久回去一次？”沈飞问薛韶正。

“我上个月就回去了一趟，这个月还没回去过，回去一次太麻烦了。

不过，我单身所以也无所谓啦。”薛韶正说。

“咱们里面谁最大？”沈飞问。

“肯定是我啊，我属牛的。”冯强说道。

“我属兔，我应该是老二吧。”薛韶正说。

“我是属马的，66年生的。”沈飞说。

“那我就最小了，我67年出生的。”最后潘翰文说道。

“那我们以后就叫你冯老大了。”薛韶正开玩笑说。

“好，老大就老大。哥在这敬你们一杯。”说着冯强自己喝了一杯。

“哈哈，哪有让老大喝的啊，咱们也喝吧。”沈飞也举起杯。

“来，都喝。”冯强招呼着。于是这四个人就都干了一杯。

“潘翰文啊，你刚才都给他们讲什么了？他们听得那么入神，给我也讲讲。”沈飞说。

“也没什么，就是他们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什么时候娶个白娘子。然后我就和他们说了点宋朝的事，也没说什么。”潘翰文说。

“宋朝的事，你也这么能说？”沈飞问。

“他是学历史的，你不知道啊？”薛韶正说。

“是吗？”沈飞之前的确不知道，灵机一动开了个玩笑，“我还以为你也是学医的呢。”

大家也都被沈飞逗得开心极了。

“好了，不提白娘子了，再说人家许仙叫许汉文，我叫潘翰文，他是汉族的汉，我是翰林院的翰，不一样啊。”潘翰文笨拙地解释道。

“嗯，你这个翰比较有文化。”沈飞说，“对了，翰文兄，你和薛韶正还都没讨老婆呢？”

“你老拿我取笑。”潘翰文无奈地说。

“沈兄啊，我就不说了，老是好人没好报，人家潘翰文可是太浪漫，眼光太高，就等着那白娘子呢。”薛韶正又开起了玩笑。

后来大家又把沈飞带来的双皮奶给吃了，沈飞也饱饱地睡了一觉。

5 中庸是道

第二天一大早，沈飞便去找俞昕。

“俞副部长好。”

“嗯，沈飞啊。”

“昨天我去找那些应聘的人了，有两个我觉得不错，他们对美顶也非常感兴趣。你看你这周哪天有时间，我把他们约过来，你亲自看看？”

“都可以，只要不是周五下午，咱们部门不是每周五下午开例会吗？还有周三，周三是美顶领导的会。除了这两天，应该都可以，你就自己安排吧。既然你已经选过一次了，我想他们来了也不会说太长时间。你还真是有心啊。”

“呵呵，你对我这么放心，我肯定努力做了。昨天面试还出了点丑呢。”

“是吗？”

“是啊，他们尽说些专业知识，我一头雾水啊。”

“也不错，多锻炼锻炼。以前咱们美顶还真很少像你这样招人，要是你能做好，以后就让你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事情。还是那句话，咱们美顶现在很需要人才啊。”

“嗯，我会努力的，昨天这么一次，还真是长了点本事啊。”

“对了。”俞昕从桌子上拿了一叠文件，递给沈飞，“你也来了一个星期了，现在也该让你去每个部门熟悉一下了，咱们做人事的，说是给企业服务，也是给员工服务的，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这里是咱们部门最近的工作，是关于员工薪金的调查和报告，咱们部门的有些人，我已经布置这个工作下去了。你也尝试着做做吧，也算是锻炼了，这周五的例会就是关于这个内容的，希望到时能看到你的表现。”

沈飞接过这些文件，心里却想，怎么还是这份？周五还要报告，那陈敏丽那份报告可怎么写？一样的肯定不行，那哪份写自己真实的想法呢？但是沈飞还是表现出一份自信，说：“好的，我这就去做，正好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一下各部门。”

“好，你去吧，有什么问题，问我也行，问问办公室里别的人也行。”

走出办公室，沈飞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先是给宁山的陈建峰和张建打了电话，分别让他们周二的上午和下午来，直接找俞昕，最好再带上自己的一些证明什么。挂了电话，沈飞开始想眼下最棘手的事情。

原来，陈敏丽最近也正在做这份关于员工薪金的调查和报告。当时，她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现在美顶实行的是平均分配制，也就是说按照整个美顶的业绩，然后平均分配给员工，一般是一年一变。等到年底出来年终总结的时候再制定次年的工资，所以随着美顶的发展，员工每年的工资都有提高。于是陈敏丽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等年终总结的数据出来了，再做这方面工作才是比较科学的，而现在做这个工作显然就是没事找事做。于是她想到沈飞，既然这个人是新来的，这份任务也不算重要，就决定让他去办。

沈飞脑子里迅速闪出了很多办法。一、认真地帮陈敏丽写完报告，自己呢，就在例会上说自己刚来，业务不熟悉什么的，这样也算给陈敏丽一个顺水人情。二、告诉陈敏丽，俞昕也给了自己同样的任务，实在没办法帮陈敏丽了，再找个机会请陈敏丽吃个饭。三、两份都弄，然后把所有的

问题拆成两部分，每份报告提一半，这样谁都不得罪。最后沈飞还是觉得第三个方法好，自己虽然累点，但也实在没办法。所以他决定赶快去调查，一方面多了解点情况这样报告就好写；另一方面是想在给陈敏丽写完报告之前躲开她，明后天写完了再直接给她，然后说出自己也在做这个任务，这样陈敏丽即使觉得沈飞写得不是很好，也不会说什么的。

有了上次调查的经验，这次沈飞显得从容很多，针对性也比较强。这次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潘翰文，因为潘翰文在美顶宣传部做美顶内部杂志——《美顶人》，他一定对整个美顶很熟悉，找到他或者这个杂志社既做了薪金调查，同时还能了解到一些其他部门的情况。

宣传部和人事行政部就在同一栋楼里，沈飞先是找到了宣传部的部长——蒋且。简短的聊天看来，这个领导对这个话题似乎不感兴趣，只是介绍了一下部门内员工开支一直以来的情况，并没有提到哪方面的看法。这个宣传部部长在“文革”时期受过迫害，本身又是个研究各种语言的爱好者，沈飞感到从他这里几乎得不到什么收获，于是来到了《美顶人》杂志的办公室。

一进门，沈飞就看到了潘翰文在埋头苦写，沈飞就用力敲了敲门。

潘翰文抬起头：“沈飞，你怎么来了？”

“哦，这不是做薪金调查吗？我是想看看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信息，好给我点启示。”

“我们这没有，要有也直接登在杂志上了啊？”

“不是现成的那种文章，我的意思有没有员工向这里反映的关于薪金的情况。”

“你是人事部的？”一个带着轻微江浙口音的年轻女子的声音从沈飞的后面传过来。

沈飞随着声音转过身，答道：“是啊。”说完话，沈飞才看清这女孩的脸，好一张清秀的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清澈得像是能看到底，垂直的长发散在她单薄的肩上。沈飞把头回转向了潘翰文，做了个鬼脸，示意

你们部门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然后又转回头对这个姑娘绅士地回道：“怎么了？”

“呀，真的！不好意思打断你和潘老师的对话，不过我这里倒是有一篇文章和你刚才说的很像，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噢？”沈飞像是傻了一样，呆呆地应了一声，接过文章。

“哦，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人事行政部的沈飞，跟我住一个宿舍，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同事——田娜。”

沈飞主动伸出手来：“你好。”

“你好。”田娜很大方地和沈飞握了握手。

“我也刚来没多久，呵呵。”

“呵呵，习惯了。”田娜笑的样子很有感染力，会让看见她笑的人也跟着笑。

沈飞低下头仔细看着文章，作者是个外国名字，他写的是关于现代企业薪酬制度，沈飞粗略读了一下，顿时感觉茅塞顿开。他之前也是感到了现在美顶的薪金制度存在很大的漏洞，就像那天他调查的情况：看守库房的老大爷比工厂生产一线新来的本科毕业工程师挣的还多；而生产一线上的老工人的工资几乎和他的领导差不多。这让沈飞依稀觉得不太合理，但应该怎样却一直不清楚。可是这篇文章写得相当清楚，几乎把沈飞想到的和没想到的问题都写进去了。沈飞如获至宝地问道：“小妹，这个你是怎么搞到的？”

“这就是我翻译的啊。”

“你翻译的？”

“哦，她是我们新请来的翻译。我怎么觉得她是你招聘进来的啊。”潘翰文解释道。

“哦？是吗？那是不是要登在《美顶人》上？”

潘翰文也不知道，便看着田娜，田娜接过话：“不是，这篇是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在七八十年代写的文章，我只是翻译一下。我过来面试的时候

好像是见过你的，嘿嘿。”

沈飞根本没有注意到田娜说的他们见过的事情，现在他满脑子都在这篇文章上面：“我觉得这上面说得相当有道理，不知道我的报告能不能参考一下？”

“田娜，这任务是谁派你做的？”潘翰文问道。

“社长，不过听社长的意思好像是看看我的文笔怎么样，就随手拿了本书，随便指了篇文章叫我翻译。”田娜说着把桌子上的书拿了起来。

沈飞便问：“那这篇文章什么时候要？”

“明天。”

“你还差多少没翻译完？”

“马上就完了，今天下班之前应该能弄完吧。”

“那，小妹，今晚这个借我用一用？晚上你弄好了以后，让潘翰文替我带一下，我晚上抄好了之后，明天再让潘翰文给你？”

“潘老师？”

“既然是个作业也没什么的，你要想借给他就借给他呗。”潘翰文说。

“那好吧，我加紧把它翻译完。”田娜直爽地说。

“哇，小妹，我太感谢你了，谢啦，翰文，改天请你和小妹吃饭。对了，我还有两个问题，你是江浙人？”

“嗯，我从小在苏州长大。”

“呀，你潘老师是扬州人，我说听你的口音怎么有点耳熟呢。第二个，你怎么知道我是人事部的人？”

“这个……因为，老师们都说人事部的人比较爱串门……”

沈潘两人一听都笑了，田娜自己说出口也笑了。沈飞说：“行啊，小妹还真敢猜。好了，我先忙去了，走了啊。”

沈飞走出门之后田娜低声说：“潘老师，他真是人事部的人？”

“是啊，也刚来不久，不过比你早几天。他在人事部管些面试的工作，我怎么觉得应该他招聘的你啊？”

“也许吧，记不得了，刚才见到就是瞎猜了一下。”田娜露出俏皮的表情。

“没听沈飞说你真敢猜吗？这要是个领导，你就惨了。”潘翰文说。

“那我还不是看他和你特别熟的样子才猜的吗？而且那天我来面试好像真见过他呢，不过他好像没什么印象了。”田娜说。

“嗯，呵呵。大家都是刚来美顶，以后还有很多合作呢。你先忙吧，我也写稿子了。辛苦你了。”

田娜轻声呵呵一笑：“你真客气。”

沈飞这一下午去了宣传部、销售部、财务部、机械部、后勤部几乎所有部门，脑子一直想着刚才看到的那篇文章。他感觉自己后来去的这些部门的薪金情况正应合刚才那个美国学者所说到的，一下子对于这份报告胸有成竹，便提前了一会儿回到宾馆准备报告。

大概六点钟，潘翰文回来了，带着田娜的那篇翻译文章。

“沈飞，给你，你要的那篇文章。”

“啊呀，实在太感谢你们俩了，可帮了我大忙啊。”

“怎么了？这么着急？”

“说来话长，这个薪金调查报告，本来是俞昕准备在周五例会上讨论的课题，今天也给我布置了一下。可你不知道，上周我们人事部的那个陈敏丽，你知道她吗？”

“不认识。”

“反正她在美顶也一两年了，听我们部别的人说，这人还是挺有资格的。就是她，上星期就接到这个任务了，看我新来的没什么事做，就让我去办。当时，我还高高兴兴的呢，心想可以好好转转美顶了。结果呢，今天俞昕给了我一个同样的任务。你说，这可愁死我了。”

“哈哈，还有这么巧的事？”

“一样的事情，我得写两份报告，不能一样，又不能差距太大。”

“你可有的干了。”

“我这正琢磨用两种口吻表达一个意思呢。”

“幸好我没赶上这种事。”

“这样，翰文，我写完了，你给我看看，像不像两个人写的。”

“没问题。”

沈飞一边写字，一边又和潘翰文聊起来：“对了，翰文，今天你们那个小姑娘不错啊。”

“瞧你今天看人家那眼神，眼珠子都快出来了。好在人家姑娘挺大方，没让你看毛了。要不我给你介绍？”

“不是说这个，我是说白娘子啊。”

“什么白娘子？”

“装傻。你不是没媳妇儿吗？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又开我玩笑，人家姑娘今年才大学毕业，这么年轻。再说了，人家那么漂亮，怎么看得上我这个穷酸小子啊。”

“你有才啊，有‘才’能使鬼推磨。你这么年轻，以后发达成了什么样，谁能知道？你俩又算老乡，人家孤身来顺德打工，你也在这儿，索性就照顾人家。这不两全其美吗？”

“都是没边的事，你还挺能联想。”

“这叫‘头脑风暴’，不是瞎说的。”

“呵，你还知道这个？”

“哇！我还以为你不知道才说的，没想到你知道。”

“别贫了，赶紧写吧。”

“多好的姑娘啊，我这可是从兄弟的角度帮你考虑，你要是没兴趣，我可就惦记上啦。哈哈。”

“哈哈，还白娘子！绕这么大弯！我看你早就惦记上啦。放心吧，到时候我给你们介绍，我看你们也挺聊得来的。行了，写吧。”

九点来钟的时候，沈飞终于把两篇报告稿写出来了，拿给潘翰文看。

潘翰文很认真地看了两篇稿子，然后说：“行啊你，一样的事情用两

种口吻说出来。”

沈飞也一点不谦虚地回道：“我好歹也是搞了几年人事工作啊，这种话要是还说不出来，岂不早干不成了？哈哈。”

潘翰文不知看到哪里，扑哧一笑。沈飞问：“怎么了？”

“这个报告都是些专业知识，我也不懂，觉得也挺好，可是前面这个调查小结，你干吗还把数据故意写得有些出入啊。”潘翰文一边笑着一边说出来。

“这不是为了像两个人调查的吗？我跟她的这两组数据，有我对的，有她对的，我估计俞昕自己应该也没正确的数据，反正我们的差不多，这样应该像真的一点。”

“可是，你想啊，既然俞昕让你们几个人去弄这个报告，那就说明这应该是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我倒是认为俞昕自己应该有一份调查，她虽然主要看的是你们的分析报告，但调查数据这里应该心里有数，这样才能看出来谁是认真的，谁是糊弄的。同样，后面的报告也能分辨出谁的可信度更高，谁的更低。你觉得呢？沈飞？”

“厉害啊！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这里呢？翰文啊，你应该去搞行政。你说你一个做文学的，竟然有这等智谋啊！佩服！”

“我倒觉得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你也能想到。”

“你真是大师！没白让你当参谋。”

“别废话啦，赶紧改改吧，我也就帮帮你这个。后面那些理论的东西我是不太懂，你说得天花乱坠的。对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个给她？”

“陈敏丽的？”

“嗯。”

“周四吧。因为我觉得，明天给太早了，万一她也弄到什么相关资料，结果跟我的撞上了就不妙了。周五给呢又太晚了，她知道我自己还要写一份之后，自己肯定也要改改，我也希望她改改，这样就更真了。所以我打算周四给，既给她时间自己改，又不会碰巧撞上。”

“嗯。”

周四上午，沈飞来到办公室，看见陈敏丽已经到了，就直接走了过去。

“陈姐，这个东西给你写好了。”

“啊哟，沈飞啊，这两天你去哪儿啦？整天都看不见你。”

“就在公司啊，一边弄那些信，联系面试的事；一边到处走走，把你交给我的事做好了。给你。”

“呀，年轻人就是认真啊！真是辛苦你了。”

“哪里话啊。”

“其实，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不就是想让你有个机会到处锻炼一下吗？没想到你这么认真，认真也好啊，以后有发展啊。”

“一开始其实我也是一点都不懂，整个美顶瞎逛，发现也没什么可在报告里写的。但我运气好，我认识咱们《美顶人》的一个编辑同事，有天我去找他，偶然发现了一篇‘老美’写的文章，正好是关于企业薪金制度的。我觉得说得特别有道理，我就按照咱们公司的一些实情和他的理论分析了一下，也提了几点建议。”

“是吗，你这么用心，怪不得俞姐这么器重你。那我要好好看看了，这里面可有思想性啊。”陈敏丽心里不知道美到哪去了，心想沈飞这小子这么用功，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小任务，做得这么卖力，这份报告也一定精彩，这样就能在例会上好好表现一下了，“你放心啊，陈姐一定会好好谢谢你。”

“不过有件事，昨天下午俞副部长找我，也给了我这份同样的任务。”沈飞故意把这个交代任务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下，这样就变得比较恰当了。

“然后呢？”陈敏丽一听，身上便冒出冷汗，顿时没了办法。

“没事，我今天上午来，就是把这报告给你。一会儿我就要回去，赶紧把我那份写出来，也好应付周五的例会。不过我写你那份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事，能说的话基本也都写出来了，再写可能多少有点重复。所以你

最好今天再看看，改点儿，这样咱们就不会太像了，免得俞副部长看出来……不好。”沈飞的口吻相当诚恳。

“好好，那真是太难为你了，你昨天跟我说就行了，我自己写这份啊。”

“这不是本来答应你了吗？我也觉得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完成的。”

陈敏丽叹了口气：“好了，你赶紧回去写吧，我也改改。这次算是陈姐欠你的，等有空了，陈姐请你吃饭。”

“那我就回去了，明天见。”沈飞便走出办公室。

陈敏丽这时心里还没缓过来，倒吸一口凉气。心想从来就没想过俞听会安排沈飞也去做这个报告，幸好沈飞没说漏嘴，还算这小子机灵。她打开报告一看，没想到这小子的文笔和思想这么出众，字迹工整不说，内容也有板有眼。陈敏丽想，原来还真看扁了这个沈飞，这人也确实有点能力。但是，陈敏丽毕竟在美顶工作过一两年了，粗看一下就看出了破绽：沈飞在谈到员工的薪金应该与企业利润严密挂钩的方面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方法。以陈敏丽的判断，这些方法固然有效，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一个乡镇企业谈这些问题有点过早，甚至是急功近利。比如沈飞提到：价值报酬对比工龄报酬的优势是，员工不再仅仅狭隘地、形式地追求职称等级的晋升，转而变成追求自身价值的体现程度；他还全面地否定了平均分配制，反而提出应该采取把员工的开支与当月的利润联系在一起，以及按照每个部门在利润上的贡献多少来按比例分配薪酬，这样会非常有效地提高整个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仅这两点，陈敏丽做出了比较大的改动，相对沈飞这么激进的改革意见，陈敏丽给出了更加软性的意见。另外，她虽然赞同沈飞所提到的价值报酬制度，但并没有在文中直接提出。在更改的过程中，陈敏丽心里也一直在想，沈飞虽然在某些方面提到的问题过于激进，但就文章来看，沈飞是经过比较深刻的思考，从理论到实例都结合得很好。再加上沈飞得知自己也要写一份这样的报告，而没有给自己的这份糊弄过去，说明沈飞很负责任。

就在那么一刻，陈敏丽感到了压力，感到了来自沈飞这么一个既有才干，又懂得战术，懂得做事的人的压力。

这时的陈敏丽就像是独自撑起桅杆的水手突然看见了帮手，撑起帆的速度固然会比以前快，船舶也固然会比以前航行得更加顺利。但船长会任命哪个人担当大副？除了要看航海经验以外，也会考虑天赋和精神。而俞昕究竟会看好陈敏丽还是沈飞，谁也不知道，但至少陈敏丽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她认为这本来就应该她是她的。

周五下午，人事行政部的内部会议如期而至。俞昕作了一些工作总结和计划，人事和行政方面的工作都掺杂在一起。最后，俞昕叫同事汇报一下关于员工薪金情况的报告。在这之前，俞昕自己先拿出一份表格，上面正是美顶历年来各个部门员工的薪金情况列表。俞昕还说：“我请大家做调查，现在大家已经把调查的情况交给我。咱们开会的时间比较有限，就不一一汇报这些情况了。就请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报告，说是报告，也就是各位的一些体会。大家都知道，美顶现在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改革，薪金制度是否要改革？要怎么改革？我和所有的领导都非常关注这点，所以今天就来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沈飞心中一惊，幸好听了潘翰文的提醒，要不自己在这数据调查上面就已经被淘汰了。他也重新认识了面前的这位温文尔雅的女领导，以及自己的职责。这倒不是说沈飞多么感叹俞昕的狡猾，反而是钦佩像俞昕这样的领导，因此也可以想象传说中美顶的老板——尚健会是何等厉害。一心要在美顶做一番大事业的火焰，像是要烧到他的嗓子眼了。沈飞出神的时候，已经轮到了陈敏丽发言。

沈飞仔细听着陈敏丽的发言，发现陈敏丽把自己原本一些理念上面的东西巧妙地变成操作十分简单的具体方案，而一些比较激进的东西也被她柔化了。就像沈飞听到的“……我建议在当下，先暂时不要改变原则性的平均分配制。但应该增加‘提成’和‘奖金’这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在固定工资的基础上，每个员工应该得到一定数额的提成和奖金。针对这两者

的具体数额，我拟定了一个潦草的评判标准，这个标准共分为五个方面：工作态度、思想水平、行为考订、考勤情况、业绩贡献。根据这几方面或者更多方面，确定具体员工的提成和奖金……”

沈飞一听，感觉陈敏丽的文章就像根本不是自己写的一样，但是细细品味，味道还是原来的味道，暗自感叹。

“最后，我想听听咱们部门新来的同事——沈飞的想法。”俞听说道。

沈飞一惊，被突然地提到名字，他感到有些紧张，就直接按照自己的稿子读了起来。紧张的发言往往会让自己的听觉下降，沈飞就知道自己一直在念，却怎么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不时，他也会抬头看看其他同事的反应、俞听的反应，他发现大家都是在很认真地听他报告，但是几乎到他报告的最后他才听见了自己的声音：“我所说的价值报酬比较工龄报酬的优势，就是员工不再仅仅狭隘地、形式地追求职称等级的晋升，转而变成追求自身价值的体现程度；采取把员工的开支与当月的利润联系在一起，以及按照每个部门在利润上的贡献多少来按比例分配薪酬会非常有效地提高整个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而员工也在追求胜任感、成就感和责任感的同时，获得了来自集体、来自企业的最大酬劳。谢谢各位。”

沈飞说完，整个会议室变得很安静。而之后，俞听也只说了一句“年轻人啊，很有激情”的评价。最后俞听也只不过说了些“大家的意见，我会尽快和上面的领导沟通，等到有具体办法的时候，大家还要相互合作”之类的话。而之后，也没再和任何人提过关于这次会议以及薪金制度的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不过这“下海”第一遭，还是让沈飞着实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就是民营企业。沈飞现在才稍微冷静了下来，想想之前在政府机关里面，虽然每天没有这种惊心动魄，但也算是安逸。可是沈飞力排众议，来到美顶，为的不就是逃脱来得太早的安逸吗？前途是凶是吉，沈飞没有一点把握，只是这时他天生的乐天精神又在主导着自己的行动，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勤勤恳恳地工作，闯出一个名堂。

6 积累是机遇之母

中国南方夏天经常会出现雷暴天气，顺德这边全年雷暴日数为80天，各月均有雷暴出现，5到8月均有10天以上，占全年雷暴日数的70%，尤其是8月，竟能达到15天。

现在，雷暴最密集的时候终于过去了，沈飞除了由试用工转变成正式工，薪水从900元增至和陈敏丽一样的1200元以外，也没有什么变化。他还是住在北滘宾馆的309房间，平常不定时地会和另外住在一起的三个朋友喝酒聊天。

唯一能感觉到的改变就是“坏脾气”的雷暴终于安静了，沈飞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去闲逛。

一天沈飞在那家双皮奶店铺和那位老乡——朱铁发聊天。阿发的摩托车上装有广播，那时候这可是高级货，于是阿发就把喇叭的声音开得很大，让街上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说来也奇怪，雷暴的天气一结束，好像顺德人的心境和这里的广播也随着变得安静而清晰了。广播里不再是不合时宜地报告坏天气的消息，人们这时也开始静下心来收听这来自空中的声音，所有的节目都恢复了它本来的连续性，而变得格外地富有内涵。

这边沈飞和阿发还在漫天地聊着，摩托车上的广播正在播放一个经济节目。谁都没有注意里面的嘉宾是谁，里面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沈飞断断续续地好像听到了一个新鲜的名词——人力资源，可能是他的职业反应，之后他便留心地听了听里面在讲什么。后来回到宿舍，便和潘翰文聊起了这个。

“你听说过‘人力资源’吗？”沈飞问。

“没有，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刚才听阿发那摩托车上的广播里说的。”

“阿发？”

“就是我那老乡，上次带你去大良办事的那个人，骑摩托车拉客的。”

“噢，朱铁发？”

“对，就是他。”

“人——力——资——源——听着像你的专业啊。”

“我也感觉是，可是广播里也没说太多。但我听了觉得挺有意思，本来想问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书什么的。”

“应该没有，我不记得，最近《美顶人》那边的事我做得少了。不是快到年底了吗？宣传部正准备晚会呢。你要是特别想看，我给你问问田娜去。”

“嘿呀，还说呢！当时我还劝你要抓紧啊，要放下包袱啊。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拿下了啊！哈哈。”

“什么啊，我看这小姑娘喜欢你。再说了，我跟你不一样，当年汉武帝打击匈奴的时候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我要先成就一番事业再说。”

“嗨……老拿出你那些英雄出来，我可不是什么英雄，我小时候我妈就教我——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好啊，可是我帮你介绍了之后，你别糊弄人家小姑娘啊。”

“这可不好说，现在我也要事业啊。不过田娜确实不错，没想到你一

点没看上，你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我就是不理解。好了，反正等到时候你能给我介绍，我也封你个牵线老儿做做。哈哈！”

“拜托，要不是‘牵线红娘’，要不是‘月下老儿’。哪有你这种两个缠在一起说的？”

“好，好，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反正距离你跟田娜那样还早着呢。”

“你看看，你看看，太俗了吧你。哈哈，我问的是帮我问问那个人力资源的资料。”

潘翰文又被沈飞说得哭笑不得：“我倒是看你每天就拿我练嘴皮子。”

“那没办法啊，你说我白天的事就是面试，现在美顶面试的要求可多了，我没办法啊，就是天天说，都成职业病了。”

“好，你赢了，我睡觉。”

沈飞虽然在闲暇的时候，说话和做事都带有点调皮的感觉，但内心还是很负责、很认真的。这时他就像着了魔似的，开始在工作之余，到处搜罗人力资源方面的书籍，可是这种资料实在缺乏。有一次，沈飞来到书店问老板有没有人力资源的书，老板诧异地看着沈飞说：“什么？有金庸和琼瑶卖得好吗？”在市图书馆里，根本就没有人力资源管理的词条，就连企业管理类的书也是在一个角落。沈飞不管这些，只管把这些书借回宿舍，希望从中间发现点什么。这些东拼西凑的理论让沈飞反而更加着迷，想要完完全全地了解。

沈飞在这种学习中找到了乐趣，正好天气慢慢地变凉，晚上沈飞也像潘翰文一样憋在家里读书。今天潘翰文从田娜那里给沈飞带来一些资料，沈飞如饥似渴地看着这些国外第一手的文件。在阅读的时候，沈飞的思绪好像飞到了田娜这个女生的身上。田娜的专业是英美文学，所以她优异的文采在工作中十分出众，再加上她阅读了非常丰富的英美文学，使得她的文章总能洋溢着新颖的文艺气息。这种感觉，沈飞在上次看到田娜翻译的那份关于薪金制度的文章时就有感触，而现在沈飞手中拿着的文章更洋溢

着这种感觉。

总体来说，这些资料并不多，沈飞平常可能花上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但是这次他看了一夜。他总是不自觉地走神，脑子里出现那天和田娜见面的样子，她平时就像一个可爱的邻家女孩，爱笑、开朗，不时还拿出一些恶作剧。她不封闭自己，见到什么样的人都能打成一片，沈飞想到田娜毫不认生地和自己对话时大大咧咧的样子，忍不住自己笑了起来。但同时，田娜还是一个有思想的文艺青年，不过这些仅限于她的工作当中。沈飞慢慢被田娜身上的这种特质的矛盾所吸引，脑中美好地勾勒着这个美丽的女生。感情可能就在一瞬间形成了，确切地说是一种吸引。此后，沈飞的脑子中就像给田娜这个女生留了一个小房间，房间的小门经常打开，田娜就会走出来。

不过，沈飞已经在控制着自己的“胡思乱想”，因为他手中的这些资料同样对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对于沈飞来说，人力资源这个概念，他感觉上熟悉，但细细品味却又根本陌生。

整整一周，沈飞几乎每天都在琢磨这个概念。他发现有些东西正和他的体会不谋而合，这种兴奋可能连他大学时期都没感受过。他晚上也很少和潘翰文斗嘴了，当然潘翰文还是了解沈飞的，虽然有时候有点小不正经，但他一要抓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全身心地投入，所以潘翰文也从不因为两人斗嘴而对沈飞有任何偏见。

在沈飞学习人力资源这个概念的时候，虽然他已经算是有过几年的专业经验的人，但是回归到理论上面还是一头雾水。尤其是一些比较深邃的概念，和那些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理论。

就拿人力资源这个定义来说，早在1954年就由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中提出并加以明确界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不断成熟，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企业所广泛接受，并逐渐取代人事管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不断发展，也不

断成熟。人们更多地探讨人力资源管理如何为企业的战略服务，人力资源部门的角色如何向企业管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转变。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进入新阶段。

也就是说，单从这个定义上来讲，沈飞以前的经验基本上就是已经被淘汰的老思想了，可是沈飞现在既没有老师可以请教，又没有整理好了的相关国内出版物。沈飞根本就不能把这些生硬翻译过来的纯理论概念完全理解明白，所以他选择放弃从概念入手，而按照自己的经验去理解这些东西。

首先，沈飞选择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做法。因为一般的理论著作都会对应一些实际的方法，而沈飞自己又有人事管理的经验。那么多用沈飞亲身经历过的事实联系西方现今的管理理论，不得不说对于沈飞这种情况来说就是一条捷径。人力资源管理的几个具体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点：组织规划、岗位职务规划、人力分配规划、人力补充规划 and 教育培训规划。沈飞就各个击破，从中了解，究竟在实际运作上面，人力资源管理有哪些是先进于人事管理的。

这种问题一旦研究进去，沈飞就显得有些无法自拔。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正在了解的知识，可能在整个中国就没有多少人在研究。作为本身就是抱有那种冒险精神的人来说，沈飞越来越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新大陆”可能就在前方。

方法上面的了解对于沈飞很轻松，这些具体的工作沈飞理解起来还是很快的，接下来就是攻破各个理论概念。其实在沈飞认识这些方法的同时，已经对概念有一些印证了。

最后沈飞也总结出来了，也是对于他以后工作来说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仅研究人与工作的关系不够，还需研究工作与工作、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环境等更多关系；而人力资源也是目前现代企业当中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现代的企业管理者需要认识到所有人都有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的愿望。

这样，一切就变得非常具体，非常直观。在这个过程中，沈飞总和潘翰文讨论这些问题，虽然潘翰文一直作为一个外行人仔细地听讲，但最后还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沈飞啊，我觉得这个不仅特别时尚，还非常有用啊，你为什么不与俞昕说呢？如果说上次那个薪金制度有点锋芒毕露的话，我觉得这个十分实用，而且操作性强。而且，你整天干的那些面试的事情可不这么简单了，之后就是有理论支持的啦，有系统了。”

“对对对，没错，事不宜迟，我要写一份报告。如果这个思想能率先在美顶推出，这是不得了的啊！哈哈。”沈飞满怀信心地说。

7 被认可，一个新起点

沈飞整理好自己的报告，找到俞昕。俞昕之前已经收到了沈飞的一个小报告，她看过之后，虽然有一些内容还不够成熟，但是细心的她发现这个报告孕育了很强的潜力。于是她便让沈飞准备一份完整的可以在部门内部演讲，可以递交到尚总那里的报告。

这天已经是1992年12月份的最后几天了，沈飞按照之前的安排，坐在会议室等待自己报告。前面，俞昕还是照常做总结报告，接着轮到了沈飞报告。

俞昕说：“大家一定都认识了，咱们前一阵子新来的这位年轻同事——沈飞。前几天，他跟我提了一个新的概念——人力资源管理，我想这个概念在座的各位可能都还有些陌生，所以今天我特意让沈飞重写了一份报告。我们除了听这些新概念以外，还要进行讨论，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上报给尚总了。尚总很关注，说这是一个新的管理制度，这比一个节电、节水装置重要得多。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得出最真实的讨论结果。好吧，沈飞，你来吧。”

沈飞到了这时候还是真有些紧张，就像俞昕一开始说，大家一定都认识他了。其实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介绍一个人的惯用句型，沈飞来到这里

之后，也不过才接触了几个人而已。这份报告比起那些繁琐的理论来说，相当简短，因为沈飞知道太过冗长就会枯燥，太过专业也就会空泛。所以沈飞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他是这么写的：

其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人力资源管理较之人事管理的优势就是：企业把员工看成资源而非成本。这句话也是我第一次接触人力资源管理的时候，耳旁闪过最吸引我的一句话。其实在中国不算漫长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员工的地位和以前封建时期被雇佣者，甚至是为地主种地的农民具有差不多的性质，只不过现在的员工，在拥有一些保障和福利之后，便弱化了这方面的思考。另一方面，现在的形势也要求企业尽量减少成本，那最容易也最直接减少的成本就是人事成本。那么最后造成的就是在中国，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一直很难出现，经过我的了解，我大致总结出了以下三句话：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仅研究人与工作的关系不够，还需研究工作与工作、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环境等更多关系；而人力资源也是目前的现代企业当中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现代的企业管理者需要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有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的愿望。

诚如各位所见，这三点既从管理者考虑，也从员工考虑；既为投资者考虑，也为社会国家考虑。

而真正把人力资源贯彻到底的话，我们有很多的经典例子，比如日本的长崎集团，美国的AAA集团，欧洲的众多汽车大厂等等。尤其是日本的长崎集团，它既作为我们的同行，也作为这方面的佼佼者，我这里有一个例子……

从现在局势看来，我们不难分析到我国未来的人才市场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在这时候推出是极富预见性的。

沈飞的报告大概持续了20多分钟。这中间，沈飞基本上把自己能够获

得的案例全部用上了，使得报告总体相当实际，有据可循。再加上实际并且不保守的预测，更增添了整个报告过程的效果。在场的人都很认真地听完了报告，并在最后给予沈飞赞扬和尊重的掌声，几位领导频频点头。再后来的讨论，也几乎是一致的肯定，除了沈飞目前还在研究的，其余的部分都没有太大的异议。

俞昕认真地记下了会议的所有讨论，并把沈飞的报告一并交给了尚总。

沈飞自从来美顶找俞昕面试开始，就对尚健这个美顶的缔造者、结构构架者、决策者产生了无限的想象和期待。一般没有特殊事情的时候，只有员工大会才有可能很远地看见尚健。但是，一般即使有特殊事情的时候，员工大会也只是由副总来开。一位在美顶工作几年的老工人说，自己直到工作了2年多的时候才算是第一次见到尚健。可见，尚健在美顶是多么被员工所尊敬和爱戴。很多员工认为，尚健就像美顶的“王”，他带领着美顶，一步步从十几个人的小厂房，做到几千人的大型企业。从电机到电扇，再到空调，每一次尚健的决策都带领员工走上更光明的发展道路。之前发放的股票，可谓让员工都在90年代的初期一下子赚上了几千块钱，在这种层面上，尚健就像美顶的家长一样，就像菩萨一样。

这次沈飞的报告已经交上去几天了，沈飞也是美顶中的普通一员，一直也在幻想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尚健，什么时候可以和尚健对话。

一周之后便进入新的一年了，为了迎接崭新的1993年的到来，美顶举办了一次全员代表大会，这种大规模的会一般会有2000多人，能把美顶唯一的一个大礼堂坐得满满的。在这次会之前，俞昕找到了沈飞，高兴地说：“你上周，也是去年的报告，尚总已经看了。尚总十分高兴，非常欣赏你这样的年轻人。我们不是要开员工大会了吗？我听说尚总要针对你的报告还有咱们部门的讨论，对人事行政部进行一些改动，具体的改动我也不清楚，不过肯定是要给你升职，为了让美顶，让你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工作。”

沈飞一听到这消息，开心得实在不行，毕竟自己已经来美顶一段时

间。这段时间基本也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这次不但学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且还能利用这个机会在美顶得到发展。沈飞知道，如果以后真能像一开始他和华文景幻想的那样，一个人成为大款，一个人成为大官，那现在就可以说，就是沈飞自己迈出的第一步。自己能够在全员大会上升职，沈飞没想到这第一步会是这么惊天动地，说不定这就是他第一次见到尚健的机会。沈飞越想越开心，第一次感觉广东的冬天没有那么阴冷了。

全员大会如期而至。首先上来的还是那个副总，沈飞也没听见他在说什么，心想就等着尚总来宣布自己升职的消息，心里还在计划这一会儿要是上台要说些什么，这些东西沈飞想起来就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事与愿违，这次人事资源部的改动也是特别低调：说新建一个人力资源科，沈飞任副科长，等待3个月后自动成为科长。这在美顶应该算作比较大的调整了，可是最后只有一些礼貌性的鼓掌，别说让沈飞上台发言，就是尚健在后来的总结中，也就是简单地一语带过。这种结果让沈飞有些失望。

其实尚健这次十分注重沈飞提到的人力资源科，不过由于人力资源科可能会牵扯到美顶所有员工的利益，所以尚健选择了一个比较低调的方式。但是从此开始，尚健便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个年轻的员工以及新建的人力资源科在美顶的表现。

即使沈飞之前有些失望，但是回到人事行政部还是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沈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情绪从低落调整到兴奋。所以他总给人“很开心”的感觉，这样所有人便都爱和他交流和共事。

这次人事行政部的调整大致分为以下内容：原人事行政部部长升职为美顶副总经理；原人事行政部副部长俞昕升职为人事行政部部长；在人事行政部的基礎上新建人力资源科，沈飞任副科长，3个月后自动升职为正科长。

就这样，在人力资源部里面，大家纷纷庆祝，这次广大的同事算是认

识了沈飞，沈飞开朗、幽默的性格也让他成为人事行政部的一个亮点。

之后的一段时间，沈飞的主要工作便是努力地按照理论知识，架构这个人力资源科。人力资源科新建之初，沈飞手下的员工便是沈飞的第一批培训对象。

沈飞不仅要向大家普及人力资源的理论，而且还要与大家共同研究这些理论，沈飞从部门里面挑选人员的唯一要求是：一定能够对人力资源管理这个新概念有很大的兴趣。

这些同事的鼎力合作让沈飞心中增强了不少信心。3个月的“观察期”就要结束，这天潘翰文找到了沈飞，要为他即将顺利升职为科长而庆祝一番。沈飞这边想到刚好可以一并把田娜约出来，潘翰文那边也是早就看出了沈飞的想法，开玩笑地说：“哈哈，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

这天对于沈飞这个从来没有恋爱经历的人来说，既兴奋又紧张，三个人来到北涪宾馆周围最体面的酒店——云桥。

沈飞坐在椅子上总觉得每种姿势都很别扭，这时候还是潘翰文打破了餐桌上的尴尬：“来！我们先庆祝一下沈飞升职！”

三个人干了杯，田娜大大咧咧的性格又表现了出来：“沈科长啊！你升职了，我可是一大功臣啊，怎么谢我呢？嘿嘿。”

沈飞没想到田娜这边直接就向自己“发难”，他当然还没准备好，结结巴巴地回答：“啊？哦，这个……你想让我怎么谢都可以啊，当然是感谢你啊！”

“不用啦！开个玩笑，大恩不必言谢，小恩就不用记在心上啦！”

眼看这对话就要进行不下去了，潘翰文说道：“我看你俩说话风格还挺像，沈飞平时也总一套一套的。对了田娜，给你说个逗事，你知道‘牵线红娘’和‘月下老儿’吧？有一次沈飞竟从嘴里蹦出个‘牵线老儿’来，你说逗不逗？哈哈。”

沈飞一听到便狡辩起来：“那我是形容你，难道你不是‘老儿’，还想我说你是‘红娘’啊？”

“啊？你叫潘翰文‘牵线老儿’，难不成你要让他帮你介绍对象？你看上谁啦？哈哈。沈科长这么幽默能说的，还用得上潘翰文介绍啊？哈哈。”田娜说。

这一下，沈飞和潘翰文都没了话，沈飞心想肯定这是潘翰文设计好了让自己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可沈飞这时候哪里说得出口，就算说出口，也多没有面子。潘翰文也的确是这么想的，他就想拿沈飞现在的样子开玩笑，其实他已经想出了更好的办法。

潘翰文心里确实觉得沈飞和田娜十分合适，两个人在一起一定经常出现有意思的状况，所以极力想促成他们。于是在快吃完饭的时候，他说：

“田娜啊！我想沈飞现在做的人力资源应该是很有文章的。今天约你过来也是叫你们相互熟悉一下，过几天你去他办公室找他，你给他做个采访，也算这个月咱们的一个主题了。你看没问题吧？”

沈飞一听到这个，心里“豁然开朗”：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没想到？潘翰文这次实在够兄弟。以工作之由和田娜接触，既不尴尬还能加深了解，这招实在绝！沈飞心里美美的，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田娜当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在美顶的管理层，沈飞是一个年轻领导的代表，田娜心中也正有着很强的好奇心。

之后就像沈飞希望的一样，田娜过来采访他。而沈飞也抓住机会，让田娜的采访充分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如果男人爱上女人的第一个瞬间是从外表开始的，那么女人爱上男人则是从一个个细节慢慢地开始。时间久了，田娜不仅发现了沈飞处理工作的态度，更感觉到了沈飞那种认真而乐观、潇洒而幽默的性格，即使有时候总爱用些挖苦人的话开玩笑，但是田娜享受和沈飞在一起时的那种开心。

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暧昧，只是缺少一个时机让他们真正地走到一起。在90年代初期，“恋爱”这个词还是十分青涩的，沈飞和田娜也在这条青涩的路上慢慢地行走。

3个月之后，沈飞顺利地成为了人力资源科的第一任科长，他所带领

的团队也成功地转型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团队。沈飞固然欣喜，但不知道这支他自己训练出来的团队，正是当时中国纯“国产”的第一支人力资源管理团队，而这个团队肩负的使命不仅仅是服务于美顶，更是为中国的广大企业树立了榜样，同时也是引领了中国新人才市场蜕变脚步。

“沈科长”的称号逐渐在美顶叫响，这主要的原因仍然来自他的招聘工作。

美顶在飞速地发展，尚健当时建立人力资源科最迫切的需要就是鼓励像沈飞这样年轻的人才，从而引进更多的年轻“血液”，所以这个团队前期几乎所有的实战历练便基本来自于面试招聘工作。

可以说，面试是沈飞众多专业业务中最为骄傲自豪的业务。在以后的岁月里，沈飞招聘进来的人，既有美顶最普通的工人、厨师、清洁人员，也有美顶高层的决策人员。“亲力亲为”是沈飞工作的心态，这既是一种认真，也是一种尊重。

当然这些也并不是一日造就的，更不是在书本上可以学到的。

记得在美顶与日本的山崎集团合作的初期，美顶需要招聘一些日语专业的工作员工，于是沈飞面向社会发出了招聘启事，很快几个人就前来面试。

上午，第一个女生拿着自己的简历走了进来，沈飞看了看，基本的条件符合，下面要查看一些具体的能力，于是沈飞很有礼貌地说：“请你用日语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这女生便在沈飞的面前开始流畅地说了起来。沈飞哪里懂得日语，只是故作镇定地听女生讲，不时地点点头，皱皱眉，再拿出这个女生的简历看看，装出一副正在自己评判的样子。这时女生的介绍突然停止了，她看着沈飞。沈飞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里便想：应该不是这个女生在用日语问自己问题吧？也许是自己的什么动作打断了这女生的介绍。于是沈飞很自信，也很礼貌地说：“没关系，你请继续。”

然后那女生说了一句日语，便又停下了。

沈飞问道：“说吧，怎么了？”

结果那女生用一句中文硬生生地说：“老师，我说完了。”

其实刚才那个女生就已经用日语一直在说自己说完了，不过沈飞哪里听得懂。这下子沈飞是完全露馅了，突然脸红起来，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哦，哦，谢谢你，那个你……你等我们的通知吧。”

就这样，沈飞是哭笑不得，立即暂停了面试。心想幸好后面面试的人没有一起进来，不然应聘的人都知道考官不懂日语，今天整个的面试就要完蛋了。

沈飞赶快调整了面试的策略，继续了面试。

这次进来的还是一个女生，仍然是投给了沈飞简历。这次沈飞的语气变得比较简练而严格，为了让这个女生紧张一点儿，沈飞说道：“你来自日语讲讲自己的兴趣爱好。”

那女生便开始了自我介绍，沈飞当然也是一句听不懂，感觉上这个女生的日语水平和上一个女生差不太多。正在这女生谈笑风生，讲到自己比较兴奋的话题时，沈飞也跟着这女生一笑，跟着说：“好了，到这里吧。”

这个效果果然十分有效，从这个女生的表情上看，她显然知道考官已经听懂了自己的介绍。这种互动和适时的叫停，让接下来的面试过程中，这女生一直相当认真而且保持着自己的那份紧张。可以说沈飞这样就占有了交流的主动权。沈飞又随便拿出了一份当天的报纸，让这名女生当场书面翻译成日文。这样做的目的是，沈飞虽然不懂日文，在面试过程中并不能认识到每个考生具体的日语能力。写在纸上之后就可以让专业的人员分辨出日语专业的水平，再加上沈飞对考生的临场反应和状态的打分，两者综合的评价便可以得到比较科学的结果。沈飞把这种面试方法叫做“综合压力面试法”。

过了一会儿，这名女生写完了笔试的部分交给沈飞，沈飞看了看文章说：“嗯，主要的意思差不太多，有些语法还存在些问题。好，我们保持联系，在最后结果出来之后，我们会很快通知你的。”

就这样，沈飞完美地完成了这次面试，这既是对考生的考察，也是对面试官的考察。沈飞热爱这份挑战。

就这样，各种各样的面试让沈飞充满了经验，后来他便总结提出了身为面试考官的四大法门：望、闻、问、切。

望，就是要看面试者的表情，肢体以及外形。

闻，就是注意面试者说话的语气和语言习惯。

问，就是考官要主动地问一些指向性强的问题，避免太过宽泛的问题，而让考官自己都很难从中提取自己需要的信息。

切，就是根据自己的专业经验以及理论去反推考生的一切表现。

这四大方法，本是来自于中医的“医之纲领”，但运用到面试也极为贴切。就像很多人都说中医的医治过程是交流，西医的医治过程是判断一样，面试的根本目的不是像西医一样机械地断定这个考生哪里优越，哪里缺乏，而是要通过充分的观察得到这个考生整体的综合素质。这里面当然包括专业素质，不过这些应该由专业人士来提出意见，而不是职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给出判断。

我把一生献给HR >>>



第二部分

8 闷日惊雷

湿热的夏季在最后一段时间总会给顺德带来“坏脾气”的雷暴，今年亦是如此。每到这个时候，美顶员工的下班时间就会相对宽松。要是天气阴得早，大家就拖晚点下班；天气阴得晚，大家就提前点儿下班。一般像今天到了下午4点多天还没有阴，大家就都赶快把手里的工作做完，提前一点儿回家。可是今天例外，因为昨天美顶去欧美的考察团回来了，今天要召开领导层的会议，就考察情况做一个报告。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考察团几乎就是美顶最高领导层组成的，其中当然也有总裁尚健。

像沈飞这样的部门小领导，虽然还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但是他希望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会的精神。所以虽然同事都提前回家了，他依然在办公室等候。这时电话响了。

“喂，你好。”沈飞说。

“是我啊，你没走吧？”田娜的声音从电话听筒里传了过来。

“我等他们开完会再走啊。”

“那我过去找你吧，反正我这里也没事了。”

挂了电话没多一会儿，田娜就上来了。

自从半年前，潘翰文用了采访这招之后，沈飞和田娜就已经相互暧昧

上了。经过了春天和大半个夏天之后，两个人已经“偷偷”地走在了一起。毕竟在同家企业里谈恋爱，肯定会影响两个人的发展，所以两个人严格保密，整个美顶除了潘翰文知道以外，就再没有人知道了。说出来也并不奇怪，沈飞和田娜都属于性格开朗的，即使有些时候他们之间开些玩笑，别人也没多想什么。

“你的工作都做完了，怎么不回去？”沈飞问。

“等开完会啊，就只允许你等，不允许我等啊？沈飞同志，这次考察是很有指引性的，《美顶人》肯定要有这方面的文章，别人都走了，至少我要留下吧。”田娜俏皮地说。

“对，你现在也是《美顶人》编辑部长了，果然眼光看得远了。”沈飞也随着田娜的语气说。

“行啦，连尚总都去了，谁不知道这次考察重要啊？你夸人都不会夸！潘翰文这次也跟着去了。估计这次回来他应该能升职，那我也要升职啦。”

“嗯，翰文这次终于有机会展示了。以前我老跟他说，别太低调。不过这次机会好，他懂得的知识多，又精通英文，替他高兴啊。”

“没错，这次他要升职了，叫他请我们吃饭。不行，他肯定能被提拔，今天晚上就让他请客。”

“好，一会儿散会了，我跟他去说。”

“你说这次考察会有什么结果啊？”

“我又不是决策层，不过是个管人事的，我怎么知道。还是等他们散会吧。”

这次考察的报告会从下午2点开始，到现在已经2个多小时了。一号会议室里的人虽然有些疲劳，但他们更被尚健考察回来的一些改革举措所吸引。就像尚健在会议上说：

“我们这次考察，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如果说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甚至是了解过欧美的那些企业，那是贬低我们的，但是了解是不够的，

只有亲身去体验才能得到那种震撼。这次一起去的同志都有一个同感——人家确实是好。而我们要做的，除了弄明白人家哪里好，怎么好，回来还要落实，要抓紧落实！我们的想法，刚才潘翰文的报告中已经都有体现了，大家一定也都听到了。怎么做就看各位的能力。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支持这些措施，期待成果。至于这些措施的重要性，就像刚才的那句话——这是美顶真正的变革，脱胎换骨从而超越时代。脱胎换骨是程度和决心，超越时代是责任和使命……”

会上的领导们在感到这些措施的复杂和困难的同时，又看到总裁如此坚定的决心，不禁心中哗然。

“好了，今天的会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大家也回去休息吧，”尚健说，“各部门的领导尽快择时在自己的部门开会，把每个部门的工作布置下去。俞昕你留一下。还有——潘翰文，你明天来总裁办公室上班吧，蒋且你回去安排一下你们部门的工作，潘翰文这个人我要了。”

蒋且这个老人，心态异常安逸，从来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向尚健点点头，表示明白，也就离开了。

潘翰文离开会议室，不少人向他祝贺，尤其是一起去欧美的那些领导们。“小伙子，好好干，文章写得不错”，“我们老总把目标可不仅定在国内，现在美顶就是需要你这种懂外语的了，你有前途啊。”潘翰文向每个人微笑以表示感谢，之后走到了蒋且身边。

“蒋老师。”

“哦，潘翰文啊，好好努力。《美顶人》那边让田娜接替你做副主编，可以吧。”

“蒋老师，《美顶人》是你一手做出来的，当然看你的想法了。”

“呵呵，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蒋且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很少说话，更少表达自己的想法。潘翰文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蒋且，除了听说蒋且曾经在民国上过私塾和在“文革”中遭过迫害以外，对这个深藏自己的老人是一无所知。

潘翰文也不去想那些，从会议室出来往宣传部走去，准备收拾收拾东西。路过人事行政部的时候，潘翰文下意识地想去看看沈飞在不在。一进去，看到了沈飞正和田娜在办公室里聊天。

“咦？你们俩啊！被我抓到啦。”潘翰文看到他们便说道。

田娜虽然平时开朗大方，这下被潘翰文看见自己和沈飞两个人聊天，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一直也没有说话。

“呦！翰文，你们可终于散会了。哈哈，不错啊，看来欧美那地方过的就是好日子，你出了快一个月的差，回来没瘦，反而胖了。”沈飞看见潘翰文很是兴奋。

潘翰文点点头：“是啊，哈哈。”

“对了，尚总都说什么了？有没有新动向，告诉我们啊。”沈飞问道。

“嗨，说来话长了，你们没吃饭呢吧？我们一起出去吃？”潘翰文说。

“你们先去吧，我要等俞昕回来啊。”沈飞说。

“别等了，尚总找俞部长谈话呢。估计得有点时间，我们吃饭说吧。我去了这么长时间，好久没吃中国饭了，我们赶紧吃饭吧。”潘翰文着急地说。

田娜一听到吃饭便一下开心起来，笑着说：“哈，对了，刚才沈飞还说让你请客呢。”

“为什么啊？”潘翰文问。

“你和那么多领导去欧美考察，回来不给你升职啊？你升职当然要请我们吃饭。”沈飞笑道。

“你们怎么知道我升职？好吧！我请客。”潘翰文说。

“真升职啦？你行啊！走，走，我们走。”沈飞高兴地说。

三个人来到北涪宾馆旁边的一个粤菜馆。这家叫做云桥的粤菜馆，从老板到厨师都是大良人，沈飞刚来到美顶住在北涪宾馆的时候，就经常和潘翰文来这里吃饭。

老规矩，只要潘翰文和沈飞吃饭，从来都是沈飞点菜。今天，沈飞点

的都是平时和潘翰文经常吃的菜，之后三个人便开始聊天。

“首先要祝贺，今天做东的潘翰文升职啦。”沈飞一句话，田娜也举起杯子，三个人先是喝了杯茶。

“对了，你当科长的时候怎么没请我吃饭啊？”潘翰文开起玩笑。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请了？那时候……我不还……让你帮忙吗？”沈飞对潘翰文说。

“那时候你还是副科长呢！那顿是庆祝你升职成副科长！当科长之后你没请吧？”潘翰文说。

“啊！行，行，行，改天我补上！”沈飞也开心地说。

“好啊，好啊，我最好了，你们都升职要请客，我就不用请客，因为我没升。”田娜也开始起哄。

“你这就要升啦，刚才老蒋跟我说让你接我的职位。不过你升职，也应该沈飞请客嘛，是不是啊？哈哈。”潘翰文说。

“对，对，沈飞又加一顿啊！”田娜可爱地说。

沈飞当然也答应了。

“对了，给你升成什么了？”田娜好奇地问潘翰文。

“总裁办公室秘书。”潘翰文说。

“美差，美差。”沈飞和田娜不约而同地说道。

“对了，先不说这事。你们知道今天开会都说什么了吗？”潘翰文问道。

“翰文，你这不是白问吗？你们开会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啊？”沈飞笑着回答。

“美顶要有大变动啦。”潘翰文表情十分夸张地说。

“能有什么大变动？你别吓唬我们。”田娜说。

“沈飞，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尚总把俞昕留下吗？”潘翰文还用那种夸张的表情说。

“不知道啊。”沈飞回答。

“明天你就有大事做了。”说着潘翰文便把声音压低，“尚总要裁人啦。”

“不会要把俞昕裁了吧？怪不得这次考察没带着俞昕呢，原来是想裁掉俞昕！”沈飞惊叹道。

“不是！不是！”潘翰文说。

“难不成裁我？我没犯错误啊？”沈飞更加惊叹。

“不——是——”潘翰文说。

“潘副主编，拜托，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啊？”田娜一时还没习惯改口，继续用原来的称呼叫潘翰文。

“这次尚总他们在欧美考察，感受特别多，而且特别迫切，在路上就让我改了好几次报告。这里面有很多特别实际、特别重大的举措，其中最迫切的，也是影响最直观，会在美顶波及最广的措施就是你们人事行政部的工作。”潘翰文说得特别认真，“就是在美顶全厂实行强制性的淘汰举动……”

“大裁员？”潘翰文还没说完，沈飞就插进话来，“全厂的？多少人？”

“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尚总的意思是这么多。”潘翰文做了个“十”的手势。

田娜从来都是心快口快：“十个？不对！一百个？”

“不对，不过差不多，尚总的意思是从现在的美顶淘汰百分之十的人。”潘翰文说。

“啊？”沈飞和田娜都张大了嘴巴，表示强烈的不相信。

“反正具体的尚总也没说，到时候这件事肯定让你们人事行政部操作，估计现在尚总就和俞昕谈这事情呢。”潘翰文说。

“我们美顶现在里里外外一共有三千员工，百分之十就是三百人。他不怕闹出事来？”沈飞惊讶地问。

“是这样，那些欧美的企业，员工都不多，而且精英占了其中很大的比重，生产方面几乎都运用高自动化的技术。这给了尚总很大的启示，我

想他也是因为这个而下的决心。总之明天俞昕应该就会找到你，你现在是人力资源科科长，跑不了这个‘唱白脸’的差事。”

“啊！”田娜在一边像是被什么点醒了似的，突然说道，“沈科长，看在曾经小妹帮助过你的分上，放我一马吧。刚才我们说的那顿饭你也不用请了，我请你！多少顿都可以。”田娜的表情十分认真，沈飞和潘翰文都被她逗笑了。

“你们笑什么啊？一个刚刚升成总裁办公室秘书，一个主管这个大裁员。你们当然不着急了啊。我虽然不求升官发财，但可千万别裁我啊！”田娜继续说着，没有半分夸张，因为她真的认为自己很有可能被裁。

“你刚才没听潘翰文说，尚总是想把美顶的人精英化，你知道精英吗？在现在的中国，本科以上的已经算是精英，在美顶，大部分本科以上学历的都是20来岁，尚总一向注重培养年轻人，所以这次裁员肯定跟你没什么关系。我估计主要是那些年纪大的，尤其是老美顶人。”沈飞说。

“真的？”田娜还是觉得沈飞在故意安慰她。

“我觉得是这样，我又没开会去！但听翰文的描述，应该是这个意思。”沈飞说。

“嗯，差不多。”潘翰文连连点头。

“翰文，你觉没觉得，这次的裁员和去年我让你看的我那个关于薪金制度的文章，大概意思有些类似，但比那里面的措施更直接和彻底？”沈飞说。

“是，你这么说还真是。可是我个人认为三百人还是有点多，我怕会出现影响企业形象的事情。”潘翰文说。

“就像你说的，这次是要我‘唱白脸’啊。不管怎么说，明天就知道了。翰文，你们赶紧吃啊，菜都上齐了。”

第二天，沈飞很早就来到办公室，果然办公室的公告板上醒目地写着四个字——十点开会。

9 民主的弊端

十点整，人事行政部除了还在试用期的新人以外，所有人都坐在了部门的小会议室里，俞昕也走进了会议室。

“大家好，今天开会的任务是布置一下接下来大家的工作。尚总和考察团从欧美考察回来，昨天开了2个多小时的领导会议，而会后又专门把我留下谈了1个多小时。我想大家应该清楚，这说明尚总对于我们部门接下来的工作十分重视。我也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为美顶作出贡献。

好了，我来说一下近期尚总交代我们的工作：鉴于国家经济形势和企业发展等多方面原因，美顶公司领导层决定在未来的两至三周实施强制性淘汰措施。这项工作由美顶集团人事行政部部长俞昕主管，该部门全体成员协助完成。工作要求有三：1. 在美顶现在总共三千员工的基础上淘汰百分之十；2. 对于在淘汰过程中离开美顶的员工，企业将不给予经济上的补助；3. 人事行政部门要用一切方法避免被淘汰员工与美顶之间出现劳资官司。”

读到这里，俞昕深深地呼了口气，继续用她永远是那么镇定的口吻说：“总体来说就是这项工作，今天的会，一是向各位传达这个精神，二来我也想与一些科长和工作一段时间的老员工谈谈这件事情。我想听听大

家的看法，规划出一个大家认可的方法。”

这时，几个在美顶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员工强压住听到这个计划之后内心的震动，开始陆续说出自己的想法。

沈飞内心一直在回荡着刚才俞听说过的话，由于之前潘翰文没有说得这么具体，沈飞虽然知道这个消息，但还是很吃惊。沈飞发现，俞听并没有像潘翰文说的那样，直接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反而是叫大家讨论。作为人力资源科的科长，这件事理应由自己来负责。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科室，自己在美顶的工龄也还不到一年，俞听需要用这种方式，由大家讨论出个方案，来让自己作一个决定。沈飞这时真的没有办法，看看周围的人说起话来也是颠三倒四，东一句西一句的，沈飞知道这时候应该拼命集中精神，认真地听着别人的想法。

有人说：“像我们这样的老员工，别说自己已经在美顶多少年了，就说我们自己的家人，甚至孩子都在北涪这边多少年了，如果企业突然让这些老员工离开，那他们能去哪里？他们心里肯定会不平衡的。”

有人说：“我认为这件事情上就不能仅仅顾及老员工，虽然我也来美顶一段时间了，但我认为既然为了企业发展，就应该多关注新人，新人更适应新的时代。”

有人说：“这件事情根本就很难理解，三千减三百，平均十个人就要裁掉一个人，我们人事行政部总共20来个人就要走两个人，这事情没法做啊。应该提议尚总，这个淘汰份额应该减少，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三，甚至百分之一，才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可以慢慢来嘛。”

有人说：“要不就给点补贴什么的，人家好歹工作了一段时间，说让人走就走，谁不难受啊？也要想想员工的情况，也要想想我们办事人的情况。”

陈敏丽开口说道：“我认为，既然尚总定了这样三条要求，我们要求改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既然这是一个裁员工作，应该由我们人力资源科来处理。因为裁员就会涉及很多人际关系和个人利益，如果这样大家

坐在一起讨论，势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算盘，那永远也不会讨论出结果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交由我们人力资源科去办。俞姐，你觉得是不是？”

俞昕本来也是这么想的，既然陈敏丽已经张口了，于是对沈飞说：“沈飞！你们副科长都站出来了，你怎么还没有要说的意思？”

本来当时，沈飞引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时，俞昕安排沈飞做科长，陈敏丽做副科长，陈敏丽就十分气愤。一直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这个比自己晚来的沈飞比下去，所以很多工作都是争先恐后。这次陈敏丽认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便想一鸣惊人，展现自己的能力，即便最后做得糟糕了，也是沈飞这个小子背黑锅。

沈飞也明白陈敏丽这个人，知道现在不得不开口：“陈副科长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当初我引入国际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概念，里面就包含了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保持激励、控制调整及开发的过程，整合与控制调整的概念也就是对应了一些像如今的这次大裁员事情。”

别人巴不得不理睬这趟浑水，看见人力资源科的人这么主动请命，暗自偷笑。

俞昕说道：“那如果交由你们办，你有什么方法？”

沈飞说：“具体的方法，我想我要我们的科员通过讨论总结出来。但是大致的做法会是通过评审和领导意见两方面的综合而得出名单。”

俞昕说：“好，裁员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了快一个小时了，先讨论到这里。沈飞，你们人力资源科在周末之前把一份具体的名单交到我这里。接下来我安排一下别的工作……”

一个星期，对于一个极为繁忙或者极为悠闲的人都是相当短暂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脱离了规律的安排。这个星期对于沈飞当然相当忙碌，实际上并没有一周的时间，因为开会的那天已经是周二了。

这天，沈飞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呆坐在椅子上，他尝试着从头梳理这件事情。

其实，尚总欧美考察肯定是发现了国外现代企业的典范中实行的硬性淘汰制，让那些企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硬性淘汰在中国是一片处女地，不用说美顶这样的乡镇企业，就是那些国企还依然沿用着终身制。美顶一没有国企的实力，二没有国企的财力，怎么才能够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呢？硬性淘汰制在这时的中国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别说沈飞自己抓不着头脑，就算是俞昕、尚健也根本不是很明白。

这种制度究竟要如何起草？如何落实？现在没有人清楚，再加上中国一贯的终身制甚至是世袭制的思想，运作起来究竟会碰到什么事情，谁也不清楚。

沈飞也只能硬下头皮，考虑这个名单如何形成。

事不宜迟，沈飞首先安排科内的同事整理出一份全体员工的审评数据，再通知各部门自行上交淘汰名单，两者汇总，就能形成最初的名单了。整个下午，沈飞都在忙碌着，按照预计淘汰300人，每个部门都要合理地处理好份额。淘汰最多的肯定是生产一线上的工人，还有一些，例如食堂的厨师、后勤人员这些工作量较少的员工。最难处理的就是公司的管理层，因为管理层的员工本来就不多，大部分人又都是有学历，有关系的。沈飞对这样的部门采取比较柔和的方法：首先让领导确定人员名单，再在恰当的时候把裁员的消息悄悄在各个部门的员工之间流传，这样首先有能力的员工不会被领导写在名单上，其次一些关系比较硬，和该部门领导站在同一战线的员工，得到消息后，经过打点也不会出现在名单当中，最后只能剩下那些领导认为能力不强和在部门里不受领导器重，与同事关系不亲密的员工了。另外让领导在定名单之前就说清楚，如果最后他们定的名单上面的人员不够预定的人数，则按照人力资源科得出的审评数据，硬性淘汰。

这一整天，沈飞不是在办公室里，就是溜达到食堂，找些认识的管理层同事像散发小消息似的告诉他们领导要裁点人。到了晚上6点多，沈飞觉得消息散发得应该差不多了，在食堂吃了晚饭，就回到了宿舍。

躺在床上，沈飞心里还是起伏不定，他开始怀疑这个硬性淘汰，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正确。如果只是淘汰那些工作上有劣迹的，或是能力跟不上的，那么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尚健硬性规定的百分之十份额却可以说没有任何道理，在美顶，怎么也不会有300人玩忽职守、不思进取啊。

这种情绪让沈飞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也是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很大的内心矛盾。

到了周四，各部门的名单基本上都报上来了。出于公正的目的，沈飞把陈敏丽叫到了办公室。

“陈姐。”沈飞即使现在职位比陈敏丽高，也仍然这么称呼陈敏丽，“你看这份名单已经出来了，我们一起整理一下，争取下午就给俞经理送过去。”

陈敏丽粗略地看了一下名单，上面的人不是从来就没听说过的，就是看得出来能力不行的，但是有几个好像牵扯到一些关系，但是陈敏丽巴不得沈飞碰上点钉子。于是陈敏丽说：“呵呵，现在你是我的领导了，安排工作我就去做嘛。我觉得这个名单已经十分合适了。”

沈飞一听便听出陈敏丽的敷衍，心想反正叫陈敏丽过来，也就是让她看一下这个表，别以后让她抓住这方面的什么把柄。

之后，沈飞拿着这张表找到了俞昕。

“俞经理，名单我们整理出来了。”

“这么快！好，尚总也希望我们能够快速解决这件事。这么办，你回去以后按照名单，逐个通知一下，然后让他们下午去第一多功能厅开个会。”

“好的。”

“其实一开始尚总和我商量，就是想让你负责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一来你比较年轻，在美顶的资历比较浅，这种硬条文的事情很难镇住那些老人的；二来怕你不知道我们美顶的一些内部复杂的关系。所以那天我把大家都叫来商量了一下，也让你知道我们人事行政部一些领导的看

法。接下来，我是这么打算的，先让我们人事行政部的副部长王永给这些人开个会，王永在美顶的时间比较长，认识的人也多，毕竟我们也想温和地解决这件事嘛。先让王永好好和他们谈谈。”

到了下午，这三百人稀稀拉拉地坐满了这个多功能厅。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都是一头雾水，有的认识，有的从来没见过，大部分又不是在同一个部门工作，里面既有厨师也有会计，局面十分混乱。多功能厅里没有挂任何条幅，这三百人谁也不知道将要开什么会。这时，人事行政部的副部长王永站到台上，下面一下也安静了许多。

王永故意用一份坚定的，带有老员工的权威以及领导的口吻说：“员工们，现在正是国家起飞，我们乡镇企业起飞的时代，所有的预示都指向着美好和健康。然而我们也仅仅是一个乡镇企业，多方面的条件还不完善。所以今天找大家来到这里，是想和大家商量商量，美顶的家园固然美好，大家的汗水固然珍贵，但北潞也不仅仅就只有美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大家何不去外面闯闯世界呢？”这时候，下面的员工已经基本听出了意思，开始小声骚动起来，王永仍然接着说：“大家有什么难处我们企业都是能理解的，而企业有什么难处大家也应该体谅，我王永与大家共事，与美顶共事那是快十年的经历了。在座各位的想法，我王永都明白，可是我想各位也知道企业的难处。所以为何不听王永一声劝？现在不要说顺德有多少新兴的企业，就是北潞新兴的企业也不下十家。大家何不去新环境尝试一番呢？”

“你们不就是想炒我们吗？你们凭什么炒我们啊？”一个不知道从人群的哪个角落发出的一声质问顿时划过多功能厅上空，先是一两秒钟的宁静，然后一下子所有的人都开始大喝，沈飞在台的侧面坐着，一下也被这句话问住了——是啊，凭什么啊？他自己也还在问自己，之后全场的哗然更是让沈飞乱了手脚。一开始还能分辨出，大部分都在说“是啊！凭什么啊？你们怎么不走啊？”后来就各说各的，谁的话也听不清。倒是情绪越来越失控了，在语言的嘈杂声中依稀能听到骂声。一些情绪更为激动的人

不仅站在椅子上、桌子上，甚至还要往台上的王永那边涌去。这些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沈飞顿时就傻了眼。自己这20来年从来没见过这等阵势。

眼看着人群就涌过来，王永站在那里已经有点懵了，嘴里还在劝着大家“冷静点”。这边沈飞和俞昕两个人已经从侧面溜下去了。眼前的样子，混乱得不行，尤其是一些生产一线的工人们，他们性子直，也就更加火暴起来。这时，沈飞心里已经被吓住了，这万一要是出什么事情，怎么办？但是现在又不能放下这个摊子走开，想了想，他跟俞昕说：“俞姐，你去后台等我，我马上就来。”然后便钻入人群。

沈飞在人群里穿行，仔细地看每一个人。他当然是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沈飞看到了一个情绪虽然激动但还没有冲到最前面，感觉像个工头的人。沈飞一步上前便说：“兄弟，哪个部门的？”

那人便回答：“什么哪个部门的？美顶这帮人要开除我，那还得了？”

“是厂方的吧。”

“是啊，车间的。”

“兄弟想不想解决这件事啊？”

“什么事？”

“还什么事？现在的事啊。”

“这怎么解决？他们存心是想开除我们。”

“你先别急，这当然能解决啊，我就能解决啊。”

“你？你怎么解决？”

“你先别问，找个你认识的，跟我来啊。”沈飞的语气格外温存、客气，让人不得不相信他。

这人一听这句话，马上就想大声喊，问问谁愿意和他解决问题，沈飞看出来，马上制止道：“别别别，你一喊大家可都来了，我是看你面善，能和你好好商量。你要提点条件，我还能接受，你把所有人都招来，我就没法解决了。你说是不是啊？”

那人一听，感觉自己会有好处，也就没有声张，从旁边把自己的朋友

拉了过来，跟着沈飞挤出了人群，往后台走去。

“喂！我凭什么信你？”那人问道。

“跟我来吧，我是人力资源科的，这事情就是我管。闹成现在这样谁也不想，是吧？你们跟我来。”沈飞说。

三个人来到后台，俞昕已经在这里了。

“来来，你们坐，这位是人事行政部的俞经理。”

那人一听这个，一下又激动了：“你凭什么开除我们？我们又没犯错误！你今天非得说出个理来……”

“我都说了，我找你来是商量的，你先坐下，先听我说。”沈飞制止了这个人。

跟过来的两个人，气哄哄地坐到椅子上，嘴里却还念叨着：“你光不讲理的，叫我们怎么办。”

沈飞等两人坐下，先开口说：“兄弟，我们在这可是说心里话。你也知道，大家都是打工的，都是替老板做事。这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们这么闹下去，轻了砸坏点东西，重了伤着人，后果我想你们也应该清楚吧？所以你先平静平静，仔细想想，你现在就是外面整个300来人的代表，你跟我谈就是跟尚总谈。这样，你先提三个意见，就是你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再讨论，好不好？”

这人想了想，说：“好，你说你是人力资源科的，我就信你。其实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么突然，你说企业发展的需要，大家都能理解，但是说赶我们走就赶，我好歹也为美顶做了这么多事。企业也应该给我们一点起码的尊重吧！”

“嗯，是应该这样，这方面我们确实做得不好，你说。”

“我们可不会像你们那么不讲理，所以如果一定要开除我们，应该多少给我们点好处吧。”

“好好，没问题，第一个。”

“然后，你们也不能这么绝吧，你们得想点什么办法。我们走了，可

我们大部分都是北潞的，要不就是大良的。不能以后看到美顶的同事，人家看不起我们。这个你们一定得想办法。”

“好好，没问题，第二个。”

“你答应得这么痛快，不会唬我们吧？”

“你看看，我为什么让你叫一个朋友，就是怕你不相信，这样也算有个证人。如果，我说如果啊，最后我们食言了，你们便可以去找尚总，说我同意了，而且这还坐着人事行政部的部长，即使尚总还没有答应你们，我们俩至少可以当你们垫背的吧。什么叫商量啊，前提就是双方要信任。好了，前两条，你提得也有道理，我们一定会安排好的，一定。”

那人看沈飞这么说，也不便说些什么了：“最后，我觉得你们应该给我们安排工作，我们离开美顶可以，那我们吃什么啊？所以你们得给我们找工作。”

“兄弟，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就太为难我们了？前两条要是说到尚总那，那绝对是没得商量啊。我是看大家都是打工的，要是我现在报警，你说警察是抓我，还是抓你们啊？所以我这么做，就是想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给这么多兄弟点方便，也不想大家这么难。可是这第三条，实在太为难我们了，尚总那里肯定不管，要是给你们找工作，那基本上就是我和俞经理的事啦。我为你们着想，你也为我们着想着想啊。两个人给三百个人找工作，就算我现在答应你了，你觉得这事可能吗？”

那人也没话可说。

这边沈飞则继续说：“这样，第三个不着急，你再好好想想，什么时候跟我说都行。你先听听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兄弟帮个忙，出去和大家好好说说，让大家先回家，公司对谁都一定会有个公正的安排，绝对不会让大家这么吃了哑巴亏。大家也别激动了，闹出事来，肯定不好。只要兄弟能够答应这个要求，跟你说，我沈飞说话算话，第三个要求可以只关于两位兄弟的，你们说要什么，我都会尽力去做，别说给二位找个个工作，就是二位想换个城市工作，我也能托人事局的朋友，处理好二位

的档案。你说行不行？”

沈飞的话说得天衣无缝，又是在那人脑袋发懵的时候，那个人顿时说不出什么，于是想了想，便点头答应了沈飞，然后走了出去。

那人刚一出去，沈飞便长舒一口气。

俞昕问：“他们能走吗？”

沈飞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我们过半个小时再出去吧。”

10 裁员洗礼1

后来，那个人果然把大家都说走了。多功能厅里虽然有点杂乱，但还算完好。沈飞、俞昕和那个王副部长，三个人匆匆忙忙地回到了人事行政部的办公室，这时心才算踏实下来。

王永坐了一会儿，提前走了。俞昕和沈飞还在讨论刚才的事情。

“今天这事，说是意外，我们之前也应该想到，可发生这些也不能说合情合理。”俞昕说。

“其实，确实没想到大家的情绪会这么失控，我们应该提前作点准备。”沈飞说。

“后来你找的那个人你认识？”

“不认识，我就是看他比较合适。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情况已经失控了，跟大家说，怎么也没法好好说了。于是就想找一两个人单独说说，再给他们点好处。我也是抱着侥幸心理。”

“你反应还挺快的。”

“我之前一句话也没想好，都是顺着他说的，比如他说的三个条件，当时我就想，前两个说什么我也同意，最后一个死活不同意。这样他就有点希望，但也不至于太满意。”

“你就是为了让他把那些人说走。”

“是啊，要是让他太满意了，回去跟那些人说，说不定变成什么样了。”

“不过，就是之前的两点就挺难办的了。”

“我脑子也转不动了，前两条也只是一听，你说尚总那边怎么办？”

“明天周六，他应该在，我倒是仔细听了，其实挺合理的。明天你再带个帮手，我们仨去找趟尚总，先把今天的事情说了，再把那个人提的两个条件换一种方式和尚总说，一定要他同意。要不然还不好办。”

“是啊，这也是我死活不让他最后说的那个成立，要不尚总该问我们，这是裁员啊，还是给人家再就业了？哈哈。”

“明天我们找尚总，你让你的帮手准备一下，我们一定要和尚总定个方案出来。要不然我们这么做下去，里外不是人，心里也没底。”

“嗯，我也想跟你说这个事情呢。尚总除了那三个原则，其他的什么也没说，我确实心里没底了。对了，你看我带那个新来的程乔怎么样？”

“程乔？”

“就是那个学企业管理的高材生，我觉得她理论这方面相当规范，做事也规范。”

“嗯，人力资源这方面你比我清楚，这个人你决定吧。也好，陈敏丽关系比较复杂，策划起来，我看你们俩还得出摩擦。带个新人也不错，要是这次可以的话，以后就做你的秘书。”

沈飞这才知道，原来俞昕早就看出来他和陈敏丽之间的矛盾，一下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心想俞昕这人虽然专业业务方面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洞察力和管理能力很优秀。即使知道自己的员工有这样的矛盾，也尽量不把这些浮出水面，而且自己抽身其外。

“今天的事真让我后怕啊。”俞昕还在感叹。

“你一会儿回家的时候还是走后门吧。刚才他们在那闹，我还听见说什么，找我们麻烦的话。我觉得还是注意一点，呵呵。”

俞昕也是一笑，两人后来也就回家了。

沈飞刚要进宿舍，看见田娜站在楼门口。

“呦？你在这等我怎么不提早告诉我？”沈飞道。

“是啊，上次不是说要请你吃饭吗？那个名单上面没有我，我不得好好谢谢你吗？”田娜今天说话的口吻十分亲昵。

“你今天怎么说话这么别扭啊？平时不这样啊。我也没做什么，你们部门的名单是老蒋定的，说明人家肯定你的表现呗。”

“唉呀，无所谓啦，走吧，吃饭去。双皮奶那家？”

“小姐——我忙了一天了，改天吧。”

“走吧，走吧。美女请客，你还推托？”

两人来到北滘宾馆对面的那家双皮奶店，边吃边聊。

“田娜，我跟你讲啊，今天还真是惊险。甭说别的，我们过来的这一路我都发怵。”

“你怕那些人找你啊？哈哈。”

“你别笑，你要是看到三百多人乱作一团，还那么亢奋，你肯定都说不出话了，这时候早躲被窝里了。”

“那他们最后怎么走的？”

于是沈飞就一五一十地讲了整个经过。

田娜一边听一边笑：“亏你反应快，要不然你现在还不一定什么样了呢。”

“那当然了。而且吧，你面对那些人，就要会演戏。‘不行’的时候要演‘行’，‘行’的时候要演‘不行’。总之，我看你是干不来这活。”说着说着，沈飞开始可爱地自我陶醉起来。

“哼！那你跟我也演？”

“开什么玩笑？工作和生活怎么能一起说呢！”

“你看看你整天油嘴滑舌的，我怎么就……”田娜说着便不好意思起来。

“哈哈，你就怎么样？”

“讨厌！对了，跟你说个正经事。李可你认识吗？”

“李可？不认识。”

“我们宣传部的。”

“你们宣传部的我就要认识啦？你们宣传部我算得上认识的也就仨，翰文、你，还有老蒋。现在的话，应该就是俩了，因为翰文转走了。”

“唉呀，跟你说正经的呢。李可，你手里那名单里有她。”

“名单？哦，你说要被淘汰的吧？李——可——好像有点印象。怎么了？”

“我给她求情啊。她可是我的好姐妹，你说什么也要帮帮她啊，帮她就是帮我啊。”

“求情？”

“是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她的名字从名单里去了？”

“这不行。名单已经上交了，而且都是按照份额定的。正好300个人，不多不少，你让我去了她，那用谁顶啊？”

“你看看，我都出面了，你肯定能想到办法。”

“你今天请客是因为这个吧？”

“好啦，既然你看出来了，我也不用兜圈子了。你就把她去了呗。”

“你们真是好姐妹？这个名单我可下了不少工夫，之前我散布过消息啊。按理说，能上名单的人应该都没有什么太硬的关系了啊。虽然你官不大，但现在也是《美顶人》的副主编了啊。老蒋在做这个名单的时候，怎么也会照顾照顾你的关系啊，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要好，她不是《美顶人》编辑部的，不过是个宣传部的小科员，我有时候会找她做点工作而已；但是我感觉这个小姑娘工作挺认真的，主要是她家里环境不太好，性格可能有点孤僻，所以和同事、领导的关系都很一般。今天她参加完你们那个会后，回来就坐那儿发呆，我一问才知道的。人家也挺不容易的，你就行行好呗？”

“真的不行，你说的情况我能理解，可是不能谁来说一个人，我这就

减一个人。我必须要公平，否则本来就这么复杂的事情，就更没法做了。”

“公平？人家小姑娘工作认真，虽然没什么突出成绩，但也没犯过错误啊。每天都是勤勤恳恳的，脑子里也没有什么邪的歪的，不知道比多少人强了。你一下把人裁了，你还说公平！”

“这个公平和你说的不一样，我们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菩萨庙。老板眼里最大的是利益。我所谓的公平，简单来说就是两点，一是综合所有方面的能力，二是不掺杂私人感情。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至少在现在这个任务上，我要是掺杂感情的话，根本没法做。”

“你这是狡辩！你不觉得你自己就是一个工具了吗？自己除了业务以外，就没有思考？老总让你干吗你就干吗？你说是这么说，你真能做到？”

“至少现在我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再者说了，跟员工之间搞好关系也是综合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点啊，至少这方面她不擅长了吧？”

“我就不说别的，那时候你用我的那篇翻译的文章。本来是一篇稿子的需要，潘翰文看你那么想要，就使劲给我使了眼色，所以才能给你，后来也就没用在杂志上，怕与你的报告撞上。我今天要不说，你永远也不知道。你看看不就是举手之劳吗？现在你是科长，潘翰文是总裁办公室秘书。你们不都很顺利吗？你帮帮别人怎么就那么难啊？”

沈飞当然是第一次听说，一下子也没有反驳的话了。两个人虽然说的是一件事情，但却是两个方面，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吵起来。沈飞没想到田娜这么执著，田娜也没想到沈飞这么刻板。两个人都是爱要面子的人，这样双方互相不给面子，使得整个气氛一下子陷入安静，以至让田娜感到一种陌生。

沈飞想打破这种可怕的安静，便说道：“行啦，别人的事，不至于这么生气吧？继续吃吧。”

“我吃饱了，你呢？”田娜的话很冷漠。

“我也饱了。”沈飞也不愿意再多说什么。

最后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服务员！埋单！”就结束了这顿饭，

两个人各自回到宿舍，一路上也没有说话。

第二天，沈飞依然绕过正门走进办公楼。来到办公室，很多人在议论着昨天发生的那件事情。沈飞当然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同事都在猜测沈飞到底是怎么让那三百个人离开的。当然，沈飞没有心情和时间听这些人的闲话，直接找到了程乔，让她与自己一起去找尚健。

俞昕、沈飞和程乔来到尚健的办公室。在走进办公室之前，沈飞看到了正在办公的潘翰文，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沈飞偷偷地做了个鬼脸。

要知道，沈飞来美顶快一年的时间，虽然在去年《美顶人》上看见过尚健的照片，但是自从那次升职没能见到尚健本人后，就再也没有了机会。这次不仅能见，还能交流，沈飞一直都觉得那么开心。

“你们坐吧！”尚健的第一句话并没有让沈飞感到什么特别，可能他之前对尚健的期待太高的缘故。

尚健继续说：“沈飞，很早就听俞昕提到你了，一直都想跟你聊聊，不过一直都很忙。不过前两次的印象已经很深了。第一次是那份关于薪金制度的报告，第二次是关于人力资源的概念。从你的文章里，能感到你们年轻人的那种激情。不过在企业变革或者说是革命的时候，不仅仅要激情，也要成熟。”

尚健温和地向沈飞微笑了一下，之后又主动向程乔打招呼：“你好，这位是？”

“程乔，人力资源科新来的大学生。”俞昕解释道。

“你好。”尚健表示了同样的微笑，“人力资源科是不是我们美顶平均学历最高，年龄最小的部门？”

尚健的幽默严肃有余，指向性也很强，唯独幽默性不足。不过大家还是微笑附和。

“俞昕，怎么？什么事要和我商量？”尚健问。

“是这样的……”俞昕描述了昨天开会的情况。

尚健在听的过程中只是点点头，直到俞昕说完才说道：“你们有什么

看法？”

俞昕看了眼沈飞，示意让他来说。

沈飞说：“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是完全围绕着你一开始所定的三个原则，但是由于这个大范围的硬性淘汰制在中国完全是首次，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多少会有方法性的错误。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制定出相对完善的方案策划，一方面能够为这次淘汰提供清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以后的淘汰提供文本上的参考。”

尚健说：“方案策划，嗯，有道理，那你对内容有什么想法？”

“首先，我认为应该吸取昨天那件事的教训。这种事情不能选择一种民主开大会的方式，应该把整件事情放在比较低调的环境下实施；其次，我们应该利用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文，使得整个淘汰过程当中，我们仍然站在主动的地位。目前我想到的大概是这两个方面。”

“嗯，这边相对专业的法律条文，你肯定比我了解，这个我也不过问。你们的难处我也能理解，其实之前我说的三个原则，并不一定是那么硬性的，那是说给所有人听的，你明白吧？在实际操作中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同样可以像这样跟我反映的。”

“其实昨天我的具体感受是，这些人大部分还是理解企业作出的这个决定的，矛盾点主要在于他们的自尊心和绝望。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来得太过突然，而激化了矛盾。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个决定，虽然你之前说‘企业将不给予经济上的补助’，但是那些选择主动离开的人是否可以按照原本工资，把该月的发上？”

尚健想了想，说：“可以是可以，正如我之前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美顶之所以淘汰了这些人，主要是因为我们承受不起太多的负担，即使下决心淘汰了他们，也不能为之付出过多的代价，否则我们这次工作的意义就不大了。不过按照你说的，把当月的工资发全，企业还是能办到的，问题是这个效果如何？”

“就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如果工资这边搞定，应该会有很大一部分

人主动离开，这样剩下一些人我们就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地寻找办法。”

“好，可以。这件事肯定是个开拓，你们做起来遇到问题也是正常的。你的这个提议我同意。”

“还有一个问题，我思考得也不是特别成熟，就是关于这个硬性条件硬的程度。也就是说，这三百人中间是否可以有一个浮动区间？”

“这个不行，那你怎么确定这三百人里面谁走谁留？不是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上面了吗？另外，这里主动要走的还会主动要求补偿的，你也没法处理。我想这样就失去公正了。你们认为呢？”

“我想这个意见能不能先保留，等我今天回去把完整的方案写出来，我再来找你，你看可以吗？”

“尚总，我也认为这个想法可以再商量，因为现在这三百人的情绪比较激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稳住大家的情绪，不然企业也会出现损失。”俞昕补充道。

“嗯，我知道你们做这件事面对着很大的压力，这也是我之所以这么重用你们的原因。在一定范围内，我会非常支持你们的。你尽管去做，就像俞昕说的，现在要稳住大家的情绪。”尚健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这样，你们回去先尽快把方案写出来，我们拿着方案也好商量。”

俞昕一行人离开尚健的办公室，沈飞和程乔便着手成立方案。

在沈飞的办公室里，他和程乔正一起琢磨这个方案。

“沈科长，你怎么想？”程乔问。

“我昨天晚上想了这两个问题，看来第二个尚总还是没同意。这个硬性淘汰其实在法律上不是很合理的，如果我们不给自己在这方面留后路的话，日后很可能出现劳资官司。”沈飞陷入了困境。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想尚总同不同意，他毕竟不清楚具体情况，只要我们的方案合理，尚总一定同意。”

“嗯，尚总是个做大事的人，做大事不拘小节嘛。我们现在首先要想想怎么稳住大家的情绪。”

“是啊，现在整个美顶可能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三百人工作上肯定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不能赶快稳住情绪，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员工的工作。那样矛盾激化了，就什么也不好说了。”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方案就是要让尚总那边觉得不亏，被裁掉的人也觉得不亏。我们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我觉得既然开会的形式行不通，我们可以发通知书。这样不是即时的，那些人在看通知的时候，应该会比开会时冷静。这样做也像你说的——比较低调。”

“有道理，你看这样，我们的方案分两个步骤：先发通知，之后再直接采取行动。”

“可是我们要怎么写这个通知呢？怎么才能让最后直接采取行动时阻力小一点？”

“我再想想。”沈飞在纸上写写画画，大概二十多分钟之后，他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找支笔记一下。”

于是程乔便把沈飞说的话记录了下来。

“由于公司改制等多方面原因，你现在的职位已经被正式移除，本人力资源科代表美顶高层领导特此通知，你将在接下来一个月内的时间里完成如下选择：1.自行离职，去社会上寻找更合适的工作。如这样选择，企业将按原当月工资如实发放。2.符合退休、内退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退休、内退，企业按照常规退休、内退金额发放退休金、内退金。3.可以在公司内部寻找工作。在内部找到工作之前，企业将按照每月最低保障工资金额发放工资。如在一个月期限到达之际，仍没有作出选择，公司将进行合理的员工岗位调整，不服从调整的人员需要待岗签到，领取最低保障工资。根据法律相关政策规定，企业先提前一个月郑重通告大家。本通告从即日起生效。”

沈飞说完，看着程乔说：“你觉得这个可以吗？”

程乔想了想说：“尚总不是说一定要淘汰三百人吗？那只要有在内部

找到工作的人，就不够这个人数了啊。”

“我也想到了，但是这样硬性必定会引来非议，倒不如给他们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一方面能在这三百人里面自然地调出一些有能力的人才，或许以前的部门不适合他；另一方面大家也会有个盼头，不至于像一开始那样，觉得失望，而破罐破摔了。”

“不知道尚总会不会同意这条？”

“是啊，就看尚总同不同意了。”

11 裁员洗礼2

上周六下午，沈飞把与程乔一起拟定的《广东顺德美顶有限责任公司1993年全企业硬性淘汰制度实行方案》上交给了尚健。过了一个周日，沈飞正在办公室等待着尚健的批复，程乔在旁边正在准备着文件。只要尚健的批复下来，就开始正式印制通知书。

过了一会儿，俞昕给沈飞打了电话，让沈飞和程乔过去她办公室。

一进俞昕的办公室，俞昕就是满意的一笑：“沈飞，尚总的批复下来了，通过了，来，给你。”

沈飞和程乔一下子异常兴奋。沈飞拿起文件夹，仔细地看了尚健的批复：

同意。

这个方案如能顺利实施，对于人力资源科，对于美顶，以至对于中国的大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我在沈飞科长的方案中，发现了中国的年轻一代企业管理型人才的优秀品质和能力。望沈飞科长以及其所率的整个人力资源科能够成功完成美顶这次改革浪潮中的第一，也是最响亮的一战。同时，鼓励俞昕部长以及其所率的人事行政部门完全配合

这次工作。在下恭等各位美顶同仁捷报的佳音。

尚健

沈飞看完尚健的批语之后，心中竟是一热。感觉到一个宽广而结实的臂膀在撑起自己。曾经对尚健的望叹，到上周的不解，直到今日的温暖。沈飞感觉这一切好像是尚健特意安排的一样，自己的情绪好像一直就跟着这个五十多岁的商人在改变。这时，沈飞心中像是有着一团燃烧的火焰，推动他工作。程乔看着尚健的批语，眼圈都有点红润了。

俞昕也替他们高兴，说道：“程乔，怎么样？你这个小科长领导很有作为吧。这次你就跟他好好学习学习，等完成工作，你就当他秘书吧。”

“谢谢俞部长，我会多学习的。”程乔说。

“谢我什么，好好谢谢你们沈科长吧。”俞昕看来确实很高兴，虽然她的工作是人事方面，但她很少直接处理员工之间的事，这种轻松的口吻也是很少听到。俞昕接着说：“沈飞，刚才尚总还跟我说，这个通告既是最高要求，也是最低要求。既然你的方案通过了，就不用每天跑去跟他汇报，这个人是谁谁谁的亲戚，这个人托了谁的关系找到岗位，这个人要和谁谁谁交换岗位等这些事。”

回到沈飞自己的办公室，沈飞和程乔庆祝起来。

“哈哈，太好了！看来尚总基本上都没意见啊。”程乔非常高兴地说。

“是啊，这回我们做事心里也有底了。”沈飞说。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准备通告了？”程乔问。

“嗯，你就按照我们之前定的整理一份出来，然后印出来发下去吧。我们就先等等消息再看吧。”

“这次你可算能歇歇了，不用整天那么绷着。”

工作上合作开心，能一下子拉近两个人的距离。沈飞看着程乔认真地弄这个通知，不禁把她和田娜比较起来。程乔是本地人，田娜是江浙人，两个人都是典型南方姑娘的长相。相比较而言，可能田娜更外向，程乔却

内向一些。一般来说，外向的人不会掩饰自己的想法，心里有些意见，便会表现出来，而内向的人则相反。虽然这么说来，程乔更好接触一些，但沈飞内心还是更喜爱田娜，想起田娜可爱的样子沈飞就忍不住想笑。

不一会儿，三百封通知准备好，沈飞便把人力资源科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安排了一下接下来的工作。这时候的人力资源科总共7个人，也谈不上开会，大家就都来到沈飞的办公室。

沈飞拿着尚健审批的方案和大家说：“我想，最近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司硬性淘汰的工作遇到一些挫折，我和我们俞部长，还有程乔，一起制定了一个新方案。今天尚总也给我们批下来了，接下来就要看各位的工作了。我把这个方案都给大家印了。同时，大家也要熟悉一下我们整体的工作流程和方式。这里有要发给那三百个人的通知，我按照大家的分工，给每个人都分了一些，之后我会给你们。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大家需要注意的几点：第一，不管谁来找各位理论，或者出现什么纠纷，不要和他过多解释，你们就让他来找我或者陈副科长，我们来解决这些事情。第二，我们做人力资源管理的，在这种事情上一定要公正。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大道理谁都会讲，但是别人信不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端正自己，这样我们这些做人與人之间关系的工作才能更顺利地进行。第三，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在中国还是起步阶段，大多数人对新事物是存在一定戒心的，所以你们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不要用我们的那些理论，尽量用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去说，这样别人接受起来才更轻松。当然，这第三点是建立在第二点——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基础上的。”

布置完任务，沈飞把陈敏丽留下来。

“陈姐，我看你也一直没说话，对这个方案有什么看法吗？”沈飞很客气地问陈敏丽。

“没——有——”陈敏丽故意拉长了声音，“我是看到当年稚嫩的沈飞，现在做起事来条理清晰，看来也用不上陈姐帮什么忙了。哦，不对不对，是陈姐现在也只能给你帮帮忙了。”

“陈姐，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原来刚进美顶还是陈姐处处帮助我呢。这次事情太突然了，所以之前也没和陈姐讨论一下，我不是怕陈姐多想吗？现在事情也算定下来了，想是和陈姐商量商量接下来的事情。毕竟你在这美顶经历的比我多。”

“哟，沈飞兄弟可别这么说，你说的是哪方面？”

“就是等着通知一发下去，陈姐估计后面还会有什么事？”

“我觉得这通知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这些人看完了应该都自己找出路了，不会出什么事了。”

“哈哈，陈姐这不是在敷衍我吗？我觉得，肯定还有那种过来理论的。其实我是想问问，对待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沈飞一方面是想知道陈敏丽心里是怎么想的，另一方面，他一直觉得陈敏丽还是有些能力的。自从自己做起科长以来，一直感觉陈敏丽与自己有种隔阂，陈敏丽心中也一定有所嫉妒。沈飞便想在这件事上和她合作，这样或许能减少他们之间的隔阂。

“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人来理论，无外乎两种情况。”陈敏丽心想，当然不能让这小子问倒，虽说旁边也没有别的领导给她做旁证，但是自己总要说出点想法，也好杀杀这小子的威风，“一种就是那种纯属无理取闹，来捣乱的。这种人好对付，给点甜头再给点厉害，他也会知趣地走了。另外一种应该就是一些能力的，美顶裁掉他也确实有点不合适。这种人就比较不好对付，因为理在人家那儿。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用说道理，应该多动情。一般这种人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他本来理直气壮地来，我们就先感动他，抓住他的感情，他也能听进去我们的道理，理解我们了。”

“陈姐果然经验丰富啊，一下就能出口成章。”连沈飞自己都觉得陈敏丽一下就能听出来这种恭维的话，但是没办法，也只能这么说。

“你就别恭维我了，你比我会说得多。”

这句话的意思已经相当明显，沈飞聪明地选择不置可否，顺着陈敏丽

的话继续说：“哈哈，陈姐也知道，没办法啦，我们做人事的，那不就靠这嘴皮子。又不是工人和机器打交道，会计和钱打交道，我们是和人打交道，不靠嘴皮子靠什么呀。哈哈。”

陈敏丽也是一笑。

“那好，陈姐，我觉得你对付那些来理论的人很有办法啊。那我们也分下工？到时候要是真要是有人来理论，陈姐，你可要帮我啊。”沈飞说。

“好，你可别跟我客气，你是正的，我是副的，我当然要给你分忧解难啊。”

直到后来，沈飞也一直没明白，在美顶为什么只有跟陈敏丽聊天这么累，自己说的每句话都要拐来拐去，而陈敏丽说出来的话也是“歪歪扭扭”的，让沈飞浑身不舒服。虽然陈敏丽这个人有时候有点小毛病，可谁又没点小毛病呢？甚至有时候沈飞还觉得陈敏丽在某些问题的见解上，比自己耍老道，但是两人合作起来就是有各种障碍。可能这就是“宿敌”吧，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

通知书发下去大概两周的时间，基本上三百人已经走了一半了。剩下的一些人中，大概有五十个也都在美顶内部找到了新岗位。又过了两周多，最后的一百来人，看出在美顶一直领这最低的工资也没什么希望，大部分也拿了最后一个月的正常工资离开了。只剩下个别的几个人还在“挣扎”。

这天来了一个曾经在机械部做设计的老员工，说是老员工，也不过刚刚40岁，只是来美顶比较早。他姓钱，名叫钱国成。这时已经过了通知上一个月的期限了，钱国成于是就被安排到库房去看货物。他自己怎么也无法接受，虽然之前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空调结构设计人员，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脑力劳动者，现在却被安排到库房，连体力劳动都不算。他急躁地要找沈飞评理，气冲冲地走进人力资源科的办公室，推开沈飞的办公室门就走了进去，大声说道：“沈飞，你们凭什么给我分到库房？”

沈飞一听这句话，就知道是过来理论的。其实这一个月里，虽然没出

现什么大事，但小打小闹过来理论的人还真不少，不过都被沈飞和陈敏丽巧妙地化解掉了。沈飞心想，今天又来了个不善的主，于是先请钱国成坐下，给他沏了杯茶，又把陈敏丽叫了过来。

三个人坐在沈飞办公室里新添的黑色组合沙发上，钱国成正在气头上。根据几次沈飞和陈敏丽联手劝走来理论的人的经验，这时候应该由陈敏丽先张口说话，毕竟男的和女的说话，相对还是容易沟通一些。这时沈飞和陈敏丽之间也形成了一些默契，于是陈敏丽说：“老钱啊，你这是何必呢？到这来发这么大脾气。”

“你说我好歹是个设计人员吧，结果你们给我调派到库房，你说你们讲不讲理？”钱国成说。

“可是，通知上已经说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要进行合理的人事调动。本来你就对机械比较了解，你知道什么机械比较适合什么环境，再加上原来库房的人也走了，让你到库房里看货是合理的啊。”陈敏丽说。

“那看库房的用得上什么知识？整天就在那屋里坐着，一个月工资跟最低工资就差十几块钱。”钱国成说。

“老钱啊，你看看你们没走的这几个人，基本都去生产一线了，有的还去搞清洁了。我和沈科长考虑到你在美顶工龄也不短，人也实在，才好不容易给你找了这么一个轻省的事做。现在他们别人都没说什么，倒是你先来我们这发脾气了，你看看你这不是太为难我们了？我们都是给老板打工的，你问问，当时我跟沈科长费了多少口舌给你安排的这个差事啊。”陈敏丽说。

陈敏丽的几句话就让钱国成说不出话来了，可是钱国成心里实在是不服气，还是硬生生地说：“你们说这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算真是这样，我也不干。我听说机床那边缺个工程师，我可以做啊。”

“是啊，我们不是给了你一个月自己去找吗？但是机床那边没要你，我们也没办法啊。”陈敏丽说。

“他们那帮人就是成心！嫌我以前搞设计时，总挑他们毛病！现在报

复我！”钱国成说。

“其实我们也体谅你啊，四十岁了去外面找工作，确实也比较困难，家里媳妇儿和孩子又等着用钱，可是公司现在的样子你也清楚，你总不能这么逼我们吧。”陈敏丽说。

沈飞拍了拍钱国成的肩膀，然后说：“老钱啊，陈姐说得直白，但也说明了我们的现状。其实我倒认为，以你的业务水平和在美顶的经验，到了外面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你别对自己没了信心，你看那些收到通知拿着钱就走的同事，现在也都找到了一些事做。现在的北潞，整个是个拔地而起的城市啊，到处都是机会。实在不行，你也可以看看别的行业适不适合你啊。”

“可是我家的情况，还有我自己的情况，必须要稳定的收入啊。我现在出去了，要是万一找不到，我用什么养活我家里啊？”钱国成说。

“这样，老钱。”沈飞听到这里，也感到十分遗憾，说道，“你也别说了，我们都退一步。你呢，回去好好去外面找找机会，我也认识一些朋友，我也帮你看看机会。美顶这边呢，你也不用每天过来签到。我们再给你一个月时间，一个月之后，你在外面找到工作了，就去做。这个月的工资呢，也就不能发了。找不到的话，即便你没来上班，我还是把工资发给你，不过你也只能在库房工作。我能做的就是这样，这已经属于违背原则了，以后你也别来这里骂我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钱国成也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答应。

“我这里有三百块钱，你就拿去吧，这阵子也好叫你和家里交差。”沈飞说着从兜里掏出三百块钱给钱国成。

“这……这不行，我虽然难，但不能这么拿你的钱啊。”钱国成说。

“我这是借你的，等你找到工作再还我啊。你看我都对你能找到工作这么有信心，你自己还老犹豫。拿着吧。”沈飞说。

“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先走了，你们忙吧。”说完，钱国成也就走出办公室。

等钱国成走出办公室，陈敏丽就一脸不屑地说：“你看看，就是过来要钱的。给了钱，立马就走了。”

“也没办法啊，这是实情。你与其让他天天来闹事，不如给人家点好处嘛。”沈飞说。

“反正一个月之后，他找到工作了，那现在这份工资也归你了。他要没找到，也算你这钱白花了。”陈敏丽说。

“怎么白花了，万一没找到，至少他也没勇气再来闹事了。”沈飞说。

12 破镜重圆

送走钱国成，沈飞内心很不舒服。站在老钱的境地去想，确实很矛盾，也很无奈。可是沈飞自己也还不是一方面要遵从老板的意思，一方面要照顾这些员工。其实，沈飞完全可以在美顶为钱国成找到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但是这样别的人就会有怨言了，说不定都来找沈飞要工作了，所以沈飞选择了给钱国成点好处，让他自己去找差事。对于钱国成来说，在收到通知的时候，他没选择跟大多数人一样，拿着当月的工资，签个名字就走，因为他害怕风险，害怕竞争，可是这种选择最后换来的却是看库房，领很低的工资，同样很难照顾家人。

也许，每个人，每件事，都是一种选择，就像这次美顶推行硬性淘汰制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面临选择。其实，选择对的和错的，选择好的与坏的，都不难，都不会引起这么复杂的事情的；然而越是复杂的事情，越分不清对与错、好与坏，人们大部分进行的选择都是选择好的，还是选择对的？

在整个过程中，作为人力资源科的科长，沈飞更是一直在经历这种选择，虽然这种选择的结果不是对的，就是好的，但是同理——放弃的那个选择也不是好的，就是对的。

好在，这一切总算过去了，沈飞心里虽然有着没有抚平的内心矛盾，但也不用再承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压力了。现在，沈飞只感到自己疲惫的身体十分需要休息，他早早地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一阵电话铃叫醒了沈飞。

听筒那边说：“沈飞？你怎么回家啦？我还去你办公室找你呢。”

沈飞听出是潘翰文的声音，说：“翰文啊，我不在办公室就肯定在家啊。怎么了？”

“没事，这段时间你不是忙吗？现在应该好多了吧？我是想找你吃个饭，顺便给你庆祝啊，恭喜完成工作。哈哈。”潘翰文在电话那头说。

“庆祝什么啊，这事快给我累扁了。”

“行啦，我一会儿下班，在大门等你，还去云桥。6点行吧？”

“好，好久没见了。”

6点的时候，沈飞来到美顶的大门。除了潘翰文，田娜也在，两个人自从上次吵架之后一直没再联系。三个人走着走着，来到了云桥粤菜馆。

“沈飞啊，你这回太棒了，我在总裁办公室听到好多表扬你的话。尚总也很高兴啊。”潘翰文说。

“这也是分内的事，你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沈飞说。

“怎么了？我看你今天没什么兴致。”潘翰文说。

“我也不知道，今天有个被裁的人来找我，我们聊了聊。你不知道，他一个人养活他们家，现在他被安排去看库房，那些收入是肯定维持不了他一家三口的了，反正说了好多。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特别累，特别累，就回家睡觉了。”沈飞说。

“这可不像你啊，平时你都是跟充了电似的。最后那人怎么办的？”潘翰文问。

“我自己给了他三百块钱，让他出去找找机会，实在不行也只能在这里看库房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沈飞说。

“这事就是这样，其实搁在谁身上都没法办，所以你表现得这么好，

才说明你厉害呢。我看这次尚总的意思是又想给你升官。”潘翰文说。

“是吗？你可别逗我啊。你现在可是尚总的‘近臣’了，你的消息可不一般啊。”沈飞又开起了玩笑。

“我逗你干吗？什么‘近臣’啊，整天都忙死了，虽然不像你，但一天的文件和日程排得满满的。”

“都够难的。”沈飞说。

这两个人一直在说话，田娜就在旁边坐着，虽然一直低着头吃饭，但耳朵却听着每句话，心想这个死沈飞跟自己吵架之后，一句软话都没说。

“田娜，你怎么不说话啊？《美顶人》现在也不好做了？”潘翰文说。

“没啊，你个死沈飞，我老看见你旁边跟个小姑娘，是叫程乔吧。”

“啊？”沈飞一听这么问，先是懵了一下，心想原来田娜还吃醋了，然后说，“是啊，这次工作，俞昕给我找的秘书。”

“你说，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还是人家看上你了？”田娜的语气既像开玩笑，又像很认真。

“我们这是正常的工作拍档。照你这么说，那尚总一天到晚多少个人跟着他啊。”沈飞说。

“行啦行啦，你俩一见面就顶嘴。”潘翰文说，“沈飞啊，我听说之前你们还吵架了？”

“谁？”沈飞说。

“你们俩啊。”潘翰文说。

“谁跟她吵架？是她非要跟我吵。”沈飞说。

“谁跟你吵啊？你那不是不讲理吗？我才跟你理论的。”田娜说。

潘翰文坐在那里听着这两人说话，忍不住笑了。

“谁不讲理啊！我那是工作。你又不不懂，还管闲事。”沈飞说。

“怎么是闲事？不过我听说人家李可找到工作了，怎么样？才不用你帮忙！哼！”田娜说。

“同志啊，她找的什么工作？”沈飞问。



“你管呢？还不是你们逼着人家找的。”田娜说。

“拜托，她自己找能找到碧海山庄？能做上秘书？”沈飞问。

“你怎么知道？”田娜问。

“我给她找的好不好？”沈飞说。

这下田娜气势一下下来了，吞吞吐吐地问：“真的？”

“我怎么也是人力资源这行的，北涪这边的企业我不知道转过多少次了！给人家找个工作算什么？”沈飞这些算是强找理了。

田娜小声嘀咕道：“就会臭显摆。”

潘翰文哈哈大笑：“你们俩太逗了，哈哈。”潘翰文笑得不行。沈飞和田娜也被自己逗笑了。

“谁让你没跟我说的？我跟你吵活该！”田娜说。

“我忙啊。是吧？这种事就应该心照不宣。”沈飞开玩笑说。

田娜哭笑不得：“放屁！”

“啊呀，沈飞你不知道。后来田娜特别生气地找我，说你那臭脾气，当个科长就谁也不听了，骂了你半天。我还劝她，她也不听。我看你们俩都是那副臭脾气，谁也不服软，所以这不今天约你出来嘛？本来我还想劝你们俩，没想到就这么互相骂好了。你们真逗。”潘翰文说。

沈飞也笑着说：“田娜小姐，你也得改改你这脾气，你看人家翰文也是江浙人，你也是江浙人，怎么脾气差这么多？”

“我就这样，讨厌。”田娜说。

后来三个人有说有笑，本来沈飞心里因工作而引起的疲惫也烟消云散了。

从云桥出来，沈飞偶然看到了朱铁发。“发哥！”沈飞便大喊出来。

朱铁发正在路边等活，看看沈飞，一下就认出来了：“呦，这不是小老乡嘛？怎么样啊？你是不是都不住北涪宾馆这里啦？”

“是啊，我早就搬到美顶里面了。你最近怎么样啊？”

“嗨——老样子啦。换了辆新摩托。哈哈，你呢？”

“我还在美顶啊，前几天太忙了，都没怎么出来。真是好久不见啦。看来发哥是发了啊，这辆新摩托不少钱吧？”

“一般吧。挣了点钱，我也没什么爱好，就把原来的那个卖了，换辆新的。”

“对了，哪天我找你啊。我也想弄辆摩托，便宜点的就行。不用你这么好，你这多少？”

“我这托朋友买的，六千多吧。”

“这么贵！”

“这是走私的，你要走正当渠道买，要上万呢。”

“哇，这不得老板才能骑上？我也不在美顶干了，天天跟你拉客好了，哈哈。”

“哈哈，你不比我挣得多？我在大良和朋友合作开了个机车店。家还在这边，没事的时候我就过来拉客。”

“怪不得了，你也是小老板啦。”

“哈哈，怎么样，我带你兜风？”

“好啊。”沈飞问潘翰文和田娜要不要一起来，他们貌似都没什么兴趣，便先回美顶了，沈飞就坐着朱铁发的摩托走了。

两人开到了三洪奇大桥，坐在水道旁边，顺便还带了点啤酒，吹着晚风聊天。

“这天真舒服，我发现这人就是好事坏事都是跟着来。前一阵子忙，整天都是破事，现在忙完了，什么都顺心了。”沈飞说。

“可不是嘛，老哥我也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就相信老天爷公平。那时候，我天天风吹日晒地在外边拉客。结果遇到个也爱摩托车的朋友，合伙开了个店，现在我就自由多了，天气好就出来拉拉客，没活也不着急。总有好日子的。”朱铁发说。

“是啊。”

“小兄弟，我们是有缘啊。今天又碰见了，我都好几天没出来拉活了。”

“这不今天和同事出来吃饭吗？潘翰文，你见过的，那是在北涪宾馆的时候跟我住一起的。”

“认出来了，老哥我见过一次的人，都能认出来。对了，旁边那个女的也是你同事？”

“啊，算是吧……哈哈，我在美顶跟他们俩最熟了。”

“哈哈，我怎么看刚才你跟我走的时候，那女的眼神够复杂的啊。我觉得那女的对你有意思，哈哈。”

“哈哈，这个嘛……我们挺早认识的，后来就偷偷地谈恋爱来着，前阵子吵了个架，现在……现在应该也没事了。”

“小弟现在也二十不小了吧？”

“27啦。”

“所以嘛，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啦。我小孩都上小学了啊。”

“我也不是没考虑，可是工作太忙，压力也大啊。”

“老哥我就觉得刚才那女的不错，既然现在没事了，还不趁早给稳定下来？”

“嗯，发哥这么一说倒也是，以前确实没想过。”

“你看你们互相也熟悉，天天又能见到面，多好沟通啊。”

“哈哈，没想到发哥对这些事情也有研究啊。”

“什么研究啊，哥就是提醒你，现在这年头好姑娘可不多，你也要抓紧啊，哈哈。”

“哈哈，对了，买摩托车的事，发哥可要多帮我想想。”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你不就要个三千多的吗？发哥给你好好选选，给你选个有气派的，带着姑娘，多幸福啊。”

“你老挖苦我啊，哈哈。”

朱铁发给沈飞送回美顶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沈飞手里还提着一听没喝完的啤酒往宿舍走去。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发现田娜站在那里，在等沈飞。

这时田娜站在路边也看见了沈飞。没等她说什么，沈飞就快步走近了田娜，说：“你……你没回去？”

田娜把头低下，什么也没说。时间仿佛静止，语言也仿佛苍白了，田娜抓过沈飞手中的啤酒，一口气把剩下的半听啤酒喝下，把罐子一下丢在地上，扑到沈飞的怀里。两个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相互沉浸在对方身体的味道当中，久久没有说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沈飞轻轻地吻了田娜，说：“很快我就有摩托车了，我们想去哪里都可以。”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朱铁发骑着一辆摩托车来找沈飞。

“小兄弟，你看这辆怎么样？铃木王GS125，这可是我托一个海员朋友带过来的，大陆都没多少啊。”

“发哥，这我也不懂啊。”

“真是不错，我那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平常也就骑了一两次。我说帮他卖了，他也同意。这比较新了，样子也好。你要买了，我给你带到我们店好好整整，你要什么颜色，我就给你喷。”

“哈哈，那不是太麻烦你了。多少钱？”

“这是朋友的，车子又是他骑过的，不过可是好货啊，一口价4500。什么上牌子、路费，维修我都包了，你就拿去骑，什么也不用你管。”

“我听说，弄牌子什么的，挺麻烦的吧？”

“我干这行的，还帮不了你这个？”

“那行，就这个了。”

“哈哈，好。那我就回去给你弄弄，大概下周我给你送过来。你把钱给我，我去给你弄好了就把车给你。”

“就这么定了。”

“别人要问你，你就说是朋友的车借过来骑啊。这车可远不止这个价钱，而且别让人盯上了。”

后来，沈飞才知道，这个车在国内买到都比较困难，更别说这价格

了。沈飞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更是满顺德地逛，开心坏了。

同时，沈飞和田娜也更深地交往起来，两人几乎每天下班之后，都要骑着摩托车去找新鲜的地方玩。等到周末还会骑着摩托到郊外或者别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开心的了。

13 弱点是交易的最大砝码

热恋总会让人变得天真，不会太关注除了对象以外的其他人，也不会太关注时间。很快就到了1994年，转过年第一件让沈飞高兴的是，华文景从宁山人事局转调到顺德人事局了，这下老同学又相聚了。这天下班后，沈飞骑着自己拉风的铃木王来到大良找华文景。

两人一见面就拥抱到一起，嘘寒问暖。

“你个死小子，也不说回去看看！”华文景说。

沈飞看见华文景，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平时的机灵、乐观和幽默顿时消散。可以说，华文景是沈飞出来闯世界时第一个帮助他的人，沈飞在他面前一直都像个弟弟。两个人在大学时候就已经一起共事，他们互相实在太熟悉了，对于沈飞这个从小就自己生活的人来说，华文景就是自己的亲人。

“这边你熟，你找个地方，我们好好聊聊。”华文景说。

两人来到一家粤菜馆，沈飞点了菜。

“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啊。这家很不错。”沈飞说。

“你现在可不像我在宁山时候第一次见你的样子啊，一看就是成功人士了。当年让你来美顶看来是没错啊。”华文景说。

“你也不错啊。从宁山调到顺德。多好啊，做什么职位？”沈飞问。

“局长助理。当年不是说了嘛，在政府做工作，就是看时间。我家不也有点关系嘛。”

“那周靖呢？什么时候过来？”

“她还在那边呢。我看看这边能不能给她找个工作，再让她过来。”

“老温最近怎么样？”

“你猜呢？呵呵，他和我一起过来啦！我副局长助理，他就是局长喽。最近忙什么呢？”

“哇！老温也过来了！还是局长！那估计我以后要经常和他打交道啊。最近打算弄个校园专场招聘，现在还在准备呢。”

“主要是顺德这边的领导调到省里，我们宁山小地方，用不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就调过来了嘛。你这工作可是越做越大了。”

“你不知道，美顶的老板很有远见，很多事情也是他的指点啊。你看看顺德这楼建的，你一不注意，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出来一个大楼呢。”

“确实啊，宁山这几年变化倒不大。”

“啊呀，真是没想到，你能调到这里来。我俩太有缘啊，大学在一起读书，上了班还偶然碰到，现在我下海了，我们还能碰到。”

“没办法，我们绑到一块了。哈哈。”

“真是的，这阵子一忙，我都没回去过。”

“你啊，听我一句话，赶紧成个家。你说你现在事业风风火火，还不成个家？整天晃荡也不踏实啊。”

“你一说这个，我倒是告诉你个好消息，估计再过一阵你就有弟妹啦。”

“是嘛！太好了，可一定要带来给我见见面啊。”

“哈哈，她也是美顶的，在一个公司不是不能明着搞对象吗？我们都是偷偷的。主要是都有顾虑啊，如果要是确定关系了，必须是要走一个。”

“可真是……她搞什么的？”

“搞杂志的。美顶不是有个内部杂志嘛？她是副主编。”

“够厉害的啊。”

“凑合吧，那个杂志总共也就10个人。你想美顶每个月也不一定都有那么多事要写嘛。”

“挺不错的。等你们好了，我可一定要见见。”

“那当然。”

“你刚才说你要搞个校园专场招聘？”

“我是这么想的。”

“在哪搞？”

“我想是华中理工。”

“外省啊，这个可有难度了。”

“主要是看老板的意思，在企业里，只要老板支持你，做什么工作都简单。”

“你有经验啦。”

“对了，还记得我第一次回去给你带的双皮奶么？”

“记得啊，我吃的时候都破了。”

“那家店就在北滘，下次我带你去吃。”

沈飞和华文景告别后就回美顶了。这个时候天气慢慢地暖和起来，骑起摩托车也舒服多了。

自从硬性淘汰之后，沈飞的人力资源科在美顶一下出了名。先是尚健在全体员工的会议上直接表扬了沈飞在工作中的出色发挥。然后美顶里大大小小的人见到沈飞也打起招呼了，沈飞从来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可以说，沈飞在美顶的知名度，几乎仅次于那些高层领导了。加上沈飞这个人从不认生，有人和他打招呼，他就礼貌地与人家打招呼，他毫不避讳地享受这种成就感。

虽然沈飞在这次工作之后并没有马上被升职，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子证明了公司高层对沈飞的肯定，那就是人事行政部在慢慢地重组，原来那些工作重心在人事这方面的员工，很多都被划进了沈飞的人力资源科，人力资源科这时也成为人事行政部下面最大的科室。俞昕的工作也更为侧重向

行政方面，美顶的人事工作重心则慢慢向沈飞倾斜。

现在的人力资源科，已经有20多人了。在所有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方向，都有对应的主管负责。一切都孕育着发展，他们有条理而快速地前进着。

这天沈飞照例在会上安排工作：

“1994年3月5日，是一个周六，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在关注这个日子，这天会是我国新工时制实行的第一个双休日。按照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倒休，也就是这周六你们十个人休息；下周六另外的十个人休息，而所有的人周日休息不会改变。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改成永久型的双休日，所有的人一周都会减少一个工作日。下周六就是3月5日了，我认为我们人力资源科要非常关注这个政策，因为它会给企业带来相当多的影响。一会儿我会让大家讨论一下。另外，还是我之前提过的校园招聘的工作。这个事情我看大家讨论的效果不错，等这周末，我会向领导层报告我们的想法和计划。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双休日的问题，大家先说下自己有什么看法。”

人力资源科的平均年龄在二十七八岁，基本在同一个年龄层，学历几乎都是本科学历，所以人力资源科的气氛在美顶一直都是出了名的活跃。

有人说：“现在既然是倒休，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不习惯的，一定有周六一大早还来上班的人。呵呵。”

陈敏丽说：“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比较乱。就拿美顶来说，以前一直是周五下午的例会，我想因为这个，可能会改成周五上午，或者周四。那就对很多工作产生影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关于这方面和俞部长手下的那些管行政的领导进行一个工作安排时间表的统一。”

有人接着说：“我觉得副科长的想法很切实，应该提前作些准备。”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没错，陈副科长的这个提议我看大家都很赞同。”沈飞说，“这件事的确应该抓紧作准备。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这个双休日必定会带来

人们更多的可以自主控制的时间。那么我们不如用它来做文章，也就是说，所有正在工作的人，有一半的人在周六都会想自己做什么，去哪里。这是一个机会。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想法里面，这一天是多出来的一天，他们已经适应了一周休息一天的生活，而在多出的这一个休息日里，其实是能做很多事的。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从我们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考虑，可否利用这个很多人认为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工作的机会，同时也是我们获得人才的机会。这些人一定是美顶以外的人，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天里，把别的企业休息的人雇佣到我们美顶，为我们打一天工。我们请他们过来，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日薪制度，虽然成本可能会高，但物超所值啊。我们可能会得到平常在美顶无法得到的理念和经验。这就类似于西方的兼职制度，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如何？”

程乔说：“兼职——在西方是指有较高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专家、学者、实业家同时兼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业。这个制度无论对个人、社会都有益。虽然这个制度在中国基本没有，但我觉得双休日可以作为突破口。只要说服领导，为这些兼职人员提供足够吸引他们的日薪就可以了。”

沈飞说：“其实我们现在说的，与西方的兼职还是有点区别的。我的理解是，西方的兼职是签约兼职。我觉得如果在中国，我们要签约的话，可能还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说是定日薪的。但是有一点你说得没错，我们要联系的目标就是那些专业人士，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信誉来达成这件事，签约可能在现在还不太现实。这样，我们这个想法也一并上报给领导层，不叫‘兼职’，我想了个名字——星期六工程。”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沈飞的想法所吸引。沈飞不仅为人幽默、阳光、正直，而且工作严谨负责，他还能经常给别人带来惊喜。这也正是沈飞在科内以至美顶都人缘很好的主要原因。

这天周四下午，沈飞正在酝酿关于校园专场招聘的最后方案、星期六工程以及关于新工时制度所要做的工作调整的报告，明天就要向领导报告了。程乔敲了敲门。

“请进。”沈飞说。

“沈科长！”程乔有点惊慌地进来。

“怎么了？”沈飞问。

“这个——这个，有个人要告我们！”程乔说。

“告我们！为什么？”沈飞也一下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说是劳资官司。俞部长打来电话说的，说公司的律师已经开始准备了，但是还是想避免这场官司，让你来处理。”

“我管？劳资官司？谁要跟咱们打？”

“关强。”

“领导怎么说？”

“领导说让你来处理，明天上午9点在顺德劳动仲裁庭开庭。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俞部长说尚总已经发话了，说之前说好不能出现劳资官司，如果这次劳动仲裁，我们不能说服关强撤诉的话，以后就要到法庭上开庭了。要是这样的话，无论输赢，人事行政部这边多少还是要受批评的。”

“这帮领导可真沉得住气，这么晚了才通知我，我怎么处理？”沈飞冷静了一下，说，“你先把这个关强的资料都调出来吧，我们先研究一下。”

过了一会儿，程乔把关强的资料拿过来了，两个人开始仔细地研究。

“他就是要告我们之前的硬性淘汰，说我们没有对员工进行补偿什么的。”程乔说。

“幸好他没有联系很多人一起起诉我们。现在就他一个人，我们应该就能有机会。”

“什么机会？”

“找他的弱点啊。对了，这法律方面你比较专业，你给我解释一下。”

“他就是想要赔偿。按照道理来说，我们在没到合同期限就裁掉他，

确实理亏。虽然之后官司谁赢还是不一定，但是他就以这个理由，是完全可以开庭的。”

“哦，所以我们要想让他不打这个官司，只有两种办法：第一找到一些证据，说我们淘汰他是合情合理的，再加上他是一个人跟一个企业打官司，他看到成功率要打折扣，可能就撤诉了；第二就是只能给他钱，私了。”

“嗯，我觉得我们老总的意思就是不想打这个劳资官司，主要这对美顶的形象影响很大。在顺德，美顶出现劳资官司这样的消息很容易扩散到全国。”

“所以最好的就是我们能发现什么，有跟他谈判的资本。”

“这个人以前在财务部做事，记录上没有什么错误、处分什么的。”

“再仔细看看，你说人家要是在业绩方面哪哪哪不合标准，我认为没有足够的力度，顶多是个在法庭上跟他周旋的证据，但不能说因为这个就裁掉他，太片面。再看看，一定要那种一说出来就能让他哑口的事情，我们别着急，慢慢看。”

两个人仔细地查看有关关强的所有资料，大大小小的能算得上谈条件的地方屈指可数。沈飞更是调出了关强过手的所有财务报表，想从中找出致命问题。两个人前前后后对照了财务信息，还是无功而返。

这时程乔好像发现了什么，说：“要是我们换个方向呢？你看这里，他原来的记录里面写着他有大三阳，可是九〇年进美顶之后的体检上却写的阴性。这个算是做假吧。”

“我看看。”沈飞拿过来这两张表格看了看说，“这个大三阳，能治好吗？”

“好像不行，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是大三阳，结果老师就说这个会传染，传染之后好像就是肺炎的一种，具体的哪种我也说不清楚，所以我对这个印象比较深；这个大三阳好像在病人身上存在的时间比较长，过很久之后才能变成小三阳，应该是要吃很长时间的药，或者治疗吧。具体的我说不清，但大概的意思肯定是这样。”

“如果他后来进美顶的体检表上写的是假的，那他还是大三阳，就可以说，后来我们员工只要是得了肺炎的，都有可能是他造成的？”

“可能性应该很大。我记得当时我就听说，这个主要在用餐的时候传染，所以当时我们都不敢去食堂吃饭，好多之前和那同学在食堂吃过饭的，都去检查了。”

“太好了，这个有用。我们掌握了这个以后，我相信他就哑口无言了。这样，程乔，今天可能来不及了，明天一大早你跑一趟人民医院，拿着这两张单子。这是美顶员工体检的医院，肯定能找到他当时体检的情况，你复印一份；其次，他也是顺德人，之前这个检查出他有大三阳的医院应该也是本地的，你争取能找到病例什么的证据，我们为的就是证明当时他有大三阳的具体时间和具体病况；最后就是找个医生，开个证明，证明这个大三阳像你说的，多久能好，什么情况下可以传染，传染几率是多少，传染能造成什么后果等等。”沈飞的脑子飞转，一口气说出了所有话。

第二天很早的时候，沈飞便在顺德劳动局门口等待程乔的证明，同时沈飞也在出来的时候随身带了一些现金，对待这种事，肯定要费很多口舌，而金钱从来都是能产生有利效果的。沈飞已经在美顶做了一年多的人事工作，并且经历了复杂的大裁员过程，他深知这一点。所以现在他的身上一共带了2500块现金。说是“一共”，因为沈飞留了个心眼儿：这2500是分了两部分装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有1000块钱装在他自己的钱夹中，另外的1500装在外套的内兜里。因为他想看具体交涉的情况掏钱，不能一下子掏出2500，这样的效果肯定一般；再加上昨天晚上他掌握的证据，今天他势必要让这个关强撤诉。

这时候的沈飞就像个视死如归的战士，他的脑中只有使命和信心。

大概8点左右，程乔按照沈飞的想法把所有的证明都拿了过来，两个人赶快进入到顺德劳动局。经过询问，沈飞找到关强，推开门，关强和他的律师在屋子里坐着。

“你们好，请问哪位是关强？”沈飞问道。

“我是！怎么了？”那个叫关强的人回答。

沈飞上前先和他握了手，然后说：“我是美顶的沈飞。”

关强听到这句话便把手分开了说：“你来干吗？”

“我是找你商量商量啊。”

“没什么好商量的，我们法庭上见。当时，你们也没和我们商量啊，现在倒是来商量啊。”

“你看看你，先别激动。”

“哈，我为什么激动，现在着急的是你们。你们这叫做贼心虚，这叫见光死！不就是怕有人给你那些事抖露出去吗？我这也是作贡献，好好让政府管管你们这些企业。你们就是想炒我，你们就是不讲理！”

“好，关强你先听我说，还有你的律师朋友也可以听。你认为你一个人和一个企业打官司有什么好处？只要开庭你就要过来，我们只要律师过来就行。这件事过去都半年了吧，我也知道你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你总要过来打官司，工作肯定要受影响啊。”

“我不管，我就是要告你们，要出这口气。”

沈飞听到这里已经很有把握了，本来他以为这个关强蓄意了半年，各种准备作得充分。但这么一听，这个人打官司的目的十分狭隘，根本没有太深度的思考。于是沈飞问：“好，我看你这么激动，也没法和交流。抽烟吗？出去抽根烟？”

“不去！”关强硬生生地说。

“你看我拿了这么多文件过来，应该都是关于你的吧，不想过来看看？”沈飞说。

“那些都什么啊？”

“来嘛，过来看看。”

两个人走出这个屋子，沈飞把那些医院开的证明给他看，一下子，关强有点不知所措。

沈飞看出了机会，先是给自己和关强点了烟，然后说：“兄弟，我来

的时候领导跟我交代，让我说服你，要是你撤诉呢，我们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如果我今天实在说服不了你，那等你告完我们之后，我们就用这个证据再告你。你想想，你告我们，也就是我们赔你点钱，美顶随便给你点钱应该没什么事吧？但是我们还会告你体检做假，你去食堂吃饭，就会把大三阳传染给别人，完全有可能造成我们公司后来那些人的肺炎，这些你能怎么解释？另外，那些原来帮你做假的人，也会被牵连。我想这对于你们的损失应该不会轻松吧。”

沈飞的话有礼有节，语气虽软，但道理十分清晰，关强听到这些，不知道能说什么。

沈飞继续说，但是语气变得和蔼多了：“这个劳资官司，不像那些刑事案件。那些案件赢家就是赢家，输家就是输家，比如我抢劫了，你告我的话，我就蹲监狱去了。可是劳资官司就不一样啦，我认为这个劳资官司最后肯定是双方都有损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最后不是都输吗？”

沈飞继续说：“这样，兄弟，你撤诉了，我的工作也算圆满完成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而我呢，这个资料就不上交，领导谁也不知道。你看怎么样？对你对我都好的吧。”

总之，最后两个人聊了大概半个小时，回到原来的房间，关强一屁股坐到刚才的椅子上。程乔一直在屋子里等沈飞，看他们进来，一直盯着沈飞的眼睛看，想看看结局到底怎么样。沈飞看见程乔特期待、特认真地盯着自己，差点一下没忍住笑出来。程乔一看到沈飞这种表情，心想看来谈好了，冲沈飞做了个胜利的鬼脸。沈飞向关强走过去说：“怎么样？兄弟，你要是撤诉了，我们就签个字。然后我做东，请你和这位律师朋友吃个饭。”

那位关强的顾问律师说：“什么？不告了？为什么？”

关强无奈地在纸上签了字，全然没有理睬自己的律师，只是低头回了句：“不用了！”

沈飞满意地拿过关强的签字，心想不吃就不吃呗。那位律师还在说：

“那关先生，没什么事，我也回去了？”

“没事了。”关强连头都懒得抬地说。

沈飞也和程乔走出顺德劳动局。现在时间还早，他们喝了个上午茶，然后回到美顶，准备原定在下午的关于校园专场招聘、星期六工程以及关于新工时制度所要做的工作调整的会议报告。

14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下午的报告相当成功，沈飞在会上总共阐述了三个概念：针对就要实行的“双休日”制度，美顶人力资源科所要进行的工作调整建议；同样是“双休日”制度下的星期六工程设想；夏季毕业之前在华中理工大学举办校园专场招聘的计划方案。

会上的领导对于沈飞所提出的三个概念十分感兴趣。

会后，尚健找到了俞昕。

“你怎么看待今天沈飞所提的想法？”尚健问。

“我认为，沈飞的想法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就像这个星期六工程，我认为十分精彩。”

“我认为这个校园招聘最精彩。星期六工程确实很给人惊喜，但就像小聪明，有点类似几十年前的投机行为，哈哈。但是这个校园招聘，就更需要缜密的计划和想象力，这个更有大气的感觉。”

“看来你很满意。”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潘翰文调到我这里，但是沈飞没有吗？”

俞昕想了下说：“不知道。”

“你知道汉朝的晁错么？”

“不太清楚。”俞听说，她虽然很懂得管理方面的技巧，经验丰富，但是文化背景并不出众。就像之前沈飞与她谈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俞听一窍不通，但俞听的优点正是在于用人灵活和人缘很好。

尚健继续说：“晁错是汉代文帝、景帝两朝的老臣，这个老臣很有见地，也很超越时代，他先后向这两个皇帝都建议了‘削藩策’。结果文帝没有接受，晁错仍旧不知疲倦地上书，终于到了景帝的时候，汉景帝同意了‘削藩策’，而最后削藩也成功了，但是晁错在这之前就被小人运用离间术而含冤害死。”

“因为树敌太多？”

“可以这么说，但还有别的方面。‘削藩策’是一个符合历史进程的建议，这个没错，为什么文帝没把它变成决策，而景帝把它变成决策了呢？其实说出来道理很简单，建议和决策是两个概念，或者说它们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关系紧密。简单地说，就是好的建议不一定要变成决策。”

“就比如，沈飞之前提过的薪金制度？虽然很好但是不能立即实现，不能变成决策。”

“嗯，所以如果沈飞这样的人，来到我这里做办公室秘书，他有了想法，就一定会像晁错那样，乐此不疲地进谏。相反现在，他和我之间隔着一个你，我想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你明白了吧？”

“嗯，明白。”

“好，你去安排下这些工作吧，我看沈飞这个校园招聘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了，而且之前他不是也实践过校园招聘吗？这件事情就交给他做。剩下的两个你分配给别人来做，一来是分担一下压力；二来也看看别人的能力，如果老是沈飞表现，别人也会有意见的。”

话说沈飞自从进入美顶之后，就一直在做有关于校园招聘的工作。只不过，以前沈飞进行校园招聘，就是进到学校里，发些传单或者找人聊天，向来都是不敢声张的。因为这时候，像美顶这种乡镇企业的声誉与国

企差距很大，很多地方都不会相信他们。本来学校的老师就反对学生找工作，更不要说学生去这种私营的企业工作了。

直到那次推行硬性淘汰制度之后，沈飞在脑子里已经计划要做一次在校园里面的美顶专场招聘会。现在是3月初，沈飞正式接到了面向今年大学毕业生的校园专场招聘会的工作。这让他非常激动，可以说，校园招聘是他进入美顶以来最想去做的事情。根据沈飞几次走到校园里面“鬼鬼祟祟”的招聘经验，如果沈飞想要在学校办大型的专场招聘会，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与学校取得深度的沟通。沈飞这次选择的目的地是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他虽然正在等待俞昕批下来的出差申请，但他已经在想象他来到美顶之后的第一次出差。也是沈飞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开广东，他异常激动。

这天，俞昕把沈飞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给你，申请批下来了，后天晚上的火车票也给你，中间要在广州换车。”

“太好了，谢谢，俞部长。”

“谢我干什么啊？你可真有意思，人家都是怕出差，躲着出差。”

“没有啊，多开心啊。”

俞昕笑了笑：“等你出差出多了就不开心了。对了，尚总对这件事非常期待，你好好做，那个招聘会什么形式，什么规格，甚至是效果，你一定要做到最好。另外尚总说了，你需要带一个帮手，一来帮你处理一些琐事，二来有些分不开身的情况你也可以安排。尚总还有一个嘱咐，我们这次是跟一个学校谈合作，而不是商家，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肃、认真，你带个帮手也算能体现我们的诚意还有实力。我考虑了一下，程乔这个小孩儿从去年到现在一直跟着你做事，你们之间的配合也比较默契，所以你就带着她吧。这孩子长得也不错，出去也比较给我们长面子。”

“这个……一男一女出差，还是去武汉这么远，会不会有点不方便啊，俞部长？”沈飞有点不好意思。

“什么啊！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脑子尽想些邪的歪的，我这是为了工作

考虑。那叫陈敏丽去，你觉得怎么样？”俞昕看见沈飞有点不好意思，也故意给他开玩笑，“好吧，不逗你了。本来是这样的，尚总重视这次招聘会，所以想让一个人跟着你去，主要是为了跟踪采访、记录一下，做一个备案和专题，想在当地的报纸上好好宣传一下，可是广告部那边的人手业务比较紧，所以就选了《美顶人》的一个小头头。然后我一问，人家是个姑娘，而且还没结婚呢。我觉得不太方便，所以提议让你这边也带姑娘，互相照应一下。尚总也同意了。”

“噢。”沈飞听俞昕描述，越来越觉得这个《美顶人》的小头头就是田娜，“这样叫上程乔一起去应该就没什么不方便了，呵呵。看来这次尚总果真重视啊。”

“是，不过这次是三个人出差，你们的开销要自己控制，住的地方就选择那些小旅馆吧。好了，你去准备准备吧，然后通知一下程乔，让她也准备。你先回去吧。”俞昕说。

沈飞飞快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他第一件事哪里是通知程乔，他先给《美顶人》的编辑部拨了电话：“喂？你好，请找一下你们田副主编。”

过了一会儿，田娜接起了电话：“你好，哪位？”

“我啊，沈飞。”

“哦。”

“我问你，最近尚总或者你们的老蒋有没有找你啊？”

“啊？没有……哦，有啊，蒋且每天不都找我商量工作嘛。哎呀，你到底要问谁啊？我怎么回答你啊？”

“我没说这个。我问你，有没有提到去武汉的事？”

“武汉？为什么去武汉？”

沈飞听到这里，心想原来不是田娜，便说：“就是……武汉啊。校园招聘的事。那……没事了。”

“去武汉校园招聘？哪个学校？”

“华中理工。”

“这么好的学校啊！那谁负责？”

“我啊。”

“哦——”田娜故意拉长这个音说，“提啦！”

“啊？”沈飞就听见电话那边已经哈哈大笑出声来，“那安排谁去了？”

“哈哈——”田娜那边还是停不住地笑着说，“我啊。”

“噢，你本来都知道，你诚心逗我啊？”沈飞自己也笑起来，电话那边还是在笑个不停，沈飞接着说，“好，看我到时候怎么整你。跟你说啊，我这边还要带个秘书。”

“你随便，哈哈。不跟你说了，我这还要处理点事情，要不没法出差了。”

两个人挂了电话，沈飞也还在自己偷着笑。

后天晚上，沈飞、田娜还有程乔三个人踏上去往武汉的路程。

这时中国的轨道交通也在发展，他们三个到达武汉已经是相当疲惫了，然后沈飞按照俞听的嘱咐，选择了一家就在华中理工大学周边的小旅馆，开了两间房。当然是田娜和程乔一间，沈飞自己一间。三个人先好好地睡了一觉。

等田娜和程乔醒过来以后，沈飞已经不见了踪影，两个人便也无奈地在旅馆等他回来。程乔还不时地解释道：“呵呵，他这人就是脑子和行动力太快，有时候还真不容易跟上他。”

田娜心想，程乔肯定是不知道她和沈飞的关系，便说道：“你们领导还挺有个性。”

这时，沈飞已经在华中理工大学的校园里了。不像以前他走进学校去招聘，沈飞这次觉得自己挺胸抬头的，要做一番大事业。

说是大事业，但也是要一步步地开始。整个下午，沈飞在华中理工的考察，基本吻合之前他的了解。为了这次校园之行，沈飞特意准备了一些比较贴合现在大学生的衣服，这使得这个28岁的职业人看着还是很像学生。

快到吃饭的时候，沈飞回到旅馆，叫上田娜和程乔两个人来到了一家

门脸看上去很是气派的湖北菜馆。

“今天这顿我们不开发票啊，你们想要什么就要吧，我埋单。”沈飞说。

“田娜是江浙人，按理说应该比我们了解湖北的菜，让她点吧。”程乔说。

田娜也不客气，一口气把自己知道的湖北菜基本都点上了：清蒸武昌鱼、沔阳三蒸、黄州东坡肉，还有一份排骨藕汤和一个素菜。

点完之后，程乔惊讶地说：“这么多我们肯定吃不了吧，听起来都是肉。”

田娜说：“没关系，你们沈科长请客，谁让他丢下我们不管呢？再说来次武汉也不容易，这里的菜可能口味比粤菜重了一点。不过不像川菜那么辣，你们应该能习惯。”

沈飞说：“没事，我们也尝尝。”

菜一道道地上来，大家也都觉得可口，沈飞一边品尝一边大谈自己的计划。

“我今天大致看了看，这个华中理工不愧是在全国数一数二的，所以我们要更认真一些，越是名誉大的地方，规矩也就越多。明天程乔，你先陪我去找下这里的就业办公室主任，这个老师姓萧，叫萧博。我之前查过，这个萧老师是学经济出身的，但学历可能也不是很高，所以明天到那儿，你就多夸夸他，我想这样的人应该很受用。别的话你就听我的口风，顺着说，让人家感觉很有成就感就好了。田娜，你明天去和他们学生聊聊，看看他们那里有什么信息，也看看他们学生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沈飞说。

程乔说：“人家田娜是过来采访、记录的啊，让她帮你跑，不太好吧？”

“没事。”田娜说，“反正都来了，闲着也是闲着。”

“你看看，人家都不嫌弃，而且她不是江浙人吗？又是搞杂志的，比较能说，就让她去吧。”

“没问题，要我说，探探他们学生的心态，之后我们再弄点传单什么的，效果应该不错。”田娜说。

“行，反正学生这边你就看着办吧，但是尺度把握好，别人家老师还不知道这事，学生之间就已经传遍了，那样人家学校该反感了。”沈飞说。

“行啦，我知道了。那要这样的话，明天我们在他们学校食堂吃吧。好久没在学校吃过了，而且还便宜。”田娜说。

两个人一人一句地说个不停，程乔在旁边越听越觉得奇怪，在火车上就觉得这两人说话的感觉很轻松，本来以为两人都不是那种认生的人，可今天他们两个说话，相互的眼神显得特别默契。即使是相互认识的同事或是一般朋友都不可能是这样的，于是程乔低声地问：“你们是不是认识啊？我怎么觉得你们特别熟啊？”

沈飞和田娜一听这句话，立马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三个人的眼睛互相扫射，但都没开口，而且田娜的脸上还有点泛红。

这种小细节从来逃不过女人的眼睛，程乔心里想，沈飞和田娜一定相互之间有些暧昧，笑道：“哈哈，你俩真逗。”

田娜一下子低下头，认认真真的吃东西了，留给沈飞去解释。

“这个……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哦，程乔你还记得潘翰文吗？”

“潘翰文？”

“就是那个总裁办公室的秘书，一个男的，跟我挺好的。”

“噢，知道。”

“我们仨好朋友，他也说我们真逗。跟你说话的口气简直一样。”

“行啦，不用瞒啦，我都看出来了，哈哈。”

“看出什么啊？”

“你们是情侣啊。”

“不是！”沈飞和田娜异口同声地说。

“啊？”程乔感叹。

“谁跟他是……是情侣啊，你看他一个死木鱼脑袋。”田娜说。

“谁是死木鱼啊？你、你，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沈飞说。

“哈哈，你俩真的太逗了。”程乔笑道。

15 “我爱你”

第二天，三个人分成两路分头行动。在路上程乔又提到昨天的事情：“沈科长啊，我昨天问她，她可都说了，祝福你们啊。哈哈。”

沈飞说：“我才不会上你这种小孩子的当呢。”

程乔说：“是真的！娜姐跟我说了，你肯定能成。再说了，你看这次出差，不就是老天的安排吗？哈哈，真好，我还能见证沈科长你谈恋爱啊。”

沈飞说：“哎……我就是不习惯你们这些小孩子，动不动就情侣啊，谈恋爱啊。我们是老啦，都说不出口了。”

程乔说：“不是老了，是时代不一样，其实我们没差几岁啊。反正祝福你们啊。”

沈飞说：“好了，不开玩笑了。昨天跟你说的都记得了吧，尽量夸夸这个萧老师，然后就是顺着我的话说。”

程乔说：“噢，不过我从小一见到老师就发怵。”

沈飞说：“怕什么，现在你跟他是平等的，没事的。”

说着两人来到就业办，一打听才知道，今天萧老师在家里。两个人又来到了华中理工大学的教师宿舍，可算找到了萧博。

因为刚才在办公室已经给萧博打了电话，所以也不用什么寒暄，萧博就把这两位美顶来的客人请进屋子的客厅，热情地给他们沏茶。这时萧博的儿子从房里面探出头，程乔一下就发现了这个四五岁样子的小男孩，心想这可是个赞赏的大好机会啊，不在这时更待何时？于是便开口就说：“唉呀，小弟弟真可爱啊，长得真漂亮。”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这屋子里的人却是都听到了。但是等程乔仔细看到这个小孩儿时，发现这个孩子的眼睛有些问题，是明显的斜视，顿时程乔从脸到脖子全红了。沈飞发现之后也有点懵了，但是假装根本就没看这个小孩儿，赶紧说道：“萧老师你别忙活了，我们带了矿泉水的。我们从广东过来，也不知道你喜好什么，就随便买了点东西。”

萧博也没有在意程乔的一时失口，说：“你们也太客气了，这参茶近几年很流行啊，很贵的吧，太谢谢你们了。你看你们做生意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天天都喝矿泉水。不过啊，我倒是觉得这从口入的东西还是天然的好，等你们下次有机会再来，我给你们泡我们湖北的名茶——宜红功夫茶，这次你们来得急，就只能尝尝这峡州碧峰了。这茶虽然没有龙井、碧螺春那么有名气，但在我们这个产红茶的地方，也算是最好的绿茶了。”萧博把两杯茶递给沈飞和程乔。

“谢谢。”沈飞接过来，尝了一口，陶醉地摇着头，说道，“的确啊，味道很清新。好喝！哈哈。”

“哈哈，两位远道而来，辛苦啦。”萧博说。

“哪里。我之前与你讨论的校园招聘，我们领导层已经通过了，所以这不派我来了吗？让我来与你商量一些具体的方面。”沈飞说。

“嗯，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主要这是第一次像你们这种乡镇企业进校园办专场招聘会，所以我的意思是，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萧博说。

“当然，我们也想到了这些，所以这次提前派我过来。你看我带了一些关于美顶的介绍，这里还有几本我们企业内部的杂志，我觉得这对于你

了解我们有更多帮助。”沈飞说。

“其实我们一直是电话联系，还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条文。”萧博说。

“哈哈，我这里有当时我在美顶做的报告，我还特地写了一份给贵校的合作细则，你可以看看。这下我们就能聊得比较具体了，你有什么顾虑我们都可以谈。”沈飞说。

萧博仔细看了看这两份文件，说：“你的文笔果然不错啊。我看这些东西牵扯的方面还是比较广的，我先考虑一下，可以吧？”

“当然没问题，你看我后天再去你的办公室找你？”沈飞说。

“好，这件事我看来还要与一些领导商量。哎呀，还要让你们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啊。”萧博说。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哈哈。”沈飞说。

后来双方又随便说了几句，沈飞和乔程便告辞了。两人按照预定的地点找到了田娜，程乔一直觉得是自己一开始说错了话，才导致后来的谈话十分不顺利。田娜在一旁，一直劝程乔不要自责。沈飞心里也十分郁闷，这个萧老师明显就是拖延，可是之前在电话沟通的时候，却感觉这个老师对校园招聘很感兴趣，沈飞心里也想不通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时，田娜在旁边说：“你看你们俩，怎么这么沮丧啊？不是约了后天吗？对了沈飞，晚上我给你约了一个人。”

“谁？”

“我今天打听到的，这个学校里有一个关于学生就业的社团，这个社团刚刚组建设没有多长时间，但是经常举行模拟面试的活动，在学生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应该有帮助。他们本来还以为我就是这个社团的呢。”田娜说。

“我怎么觉得最后你那句话，像自己加上去的。是为了说你年轻是吧？”沈飞说。

程乔听到一下笑了出来。田娜说：“去，去，去，我可认真着呢。你又有精神了吧？听我说，后来我找到那个社团的社长，他叫徐坤，跟他约

了晚上7点，食堂门口那见，你别忘了啊。”

“哦，行。”

“程乔妹妹啊，我们逛街去吧？”田娜问。

“晚上不是要找那个社长吗？”程乔说。

“那个让沈飞去就行了，去见一个学生我们不用那么兴师动众的。会吓到人家。”田娜说。

“你们去吧，下午也没什么事。”沈飞说。

晚上，沈飞在理工大学的食堂吃饭，他不禁感叹食堂的饭菜永远是那个味道，虽然他原来不是这个学校的，但味道十分接近。学校的天如果黑了，你会感觉特别安静，就像自己也融化到黑色的阴影当中。沈飞也把上午谈话受挫的事情放在一边，在食堂门口踱步，享受着春天特有的暖风。在某个瞬间的迷茫之间，沈飞好像回到了从前，那个青涩而灿烂的青春。

约的时间是7点整，可是那个男生直到7点半才来。他一身正装让他在这个校园里比较突出。简单几句对话，沈飞发现徐坤虽然尽量注重了各方面的交涉礼仪，但是从言语之间还是显出了年轻人的稚嫩。沈飞一下子被这个男生的可爱和执著所吸引。沈飞显然对徐坤的迟到没有太在意，好像从他这次进入校园开始，他就把循规蹈矩的职业处事方法和态度抛到脑后了，放放松松地感受学校的乐趣。

一开始两人便聊起了萧博，徐坤说：“萧老师其实很好，就是有时候，被传统思想禁锢住了一些。就拿你的这个计划来说，我觉得萧老师本身可能很感兴趣，也觉得合理，但就是下不了死决定。而且吧，我觉得你的想法挺超前的，别说老师了，我们有的同学可能都不太适应。不过我们实才社肯定支持你。我们平常总办模拟面试、模拟招聘，这次终于能实战一次了……”可能是徐坤还有一些紧张，整段话几乎没有什么逻辑，一通说了出来。沈飞也在徐坤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那个激情年代——总会乐观地面对阻挠，只要成功就会满足。而不是像现在工作之后，世面见得多了，往往认为成功就是应该，就是完成任务，而缺少了那种异常珍贵的满

足感。

后来两个人更多地聊到了职业以及人生，徐坤这个求知若渴的男生听得十分入神，不时地还会讨论两句。沈飞本来就是爱表达、爱展示自己，用田娜的话就是“自恋”。所以，一个爱听，一个爱说，沈飞就悉数着自己经历的一件件趣事，还有当时淘汰制度推行的惊险情况，这些故事在徐坤听来完全不次于武侠小说。不知不觉食堂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但是两人的兴致丝毫不减。

“人力资源科科长，就叫HR吧。”徐坤说。

“这你都知道，你厉害啊！这是外企的叫法。HR是指人力资源，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说HR经理。不过我们国家的乡镇企业不像外企那么规范，现在正在向国际上学习。你是怎么知道的？”沈飞说。

“书上啊。”徐坤说。

“哇。当时我都快找遍顺德了，都没找到什么资料啊。”沈飞说。

“我是学管理的，最近也不知道从哪本书看到的。”徐坤说。

“你们现在条件真是好。我那时候……”沈飞话还没说完，食堂的一个管理员过来说：“同学，食堂下班了。”

沈飞和徐坤只好边说边往外面走，他们坐在食堂外面的楼梯上。徐坤又滔滔不绝起来：“我觉得如果都按照你的设想，招聘会那天一定反响很热烈。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开始我也没这么想，就是觉得我们实才社可能这次有机会能成长一下，但是你说人生啊，职业啊，我觉得大学生听着都会热血沸腾的，真的。我不知道像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大赛员的事情不能在那种大场合里面说，但是如果说了，真的，我觉得这不比哪个教授的讲课逊色。主要你是亲历者，整个故事太有感染力了。”

沈飞说：“哈哈，你说的这个我倒是能想想。”

这时候从黑暗中走来了两个身影，正是田娜和程乔。田娜的身影和远眺的眼神真像青涩的学生。说是青涩，可能就是年少的那份执著的可爱。

沈飞看着两人走过来，问：“你们怎么来了？”

程乔说：“我们没钥匙，旅店的管理员说钥匙在你手里。然后我们就等你，等了好长时间你还没回来，娜姐有点不放心了，就说过来找找你。”

沈飞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说：“都十点啦！徐坤，你赶紧回宿舍吧，别进不去了。等我那边和你们萧老师定好了，再找你。”

徐坤赶紧说：“那好，我先走了，刚才一激动就忘了点了。走了啊。”

这三个人也往旅馆走去。在路上，田娜和程乔一个劲儿地说今天看见了什么好东西，沈飞就一直点头，不时看看田娜。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田娜特别美丽，校园里若隐若现的灯光照在田娜的身上，像极了穿着婚纱的新娘。当田娜的目光与沈飞交流的时候，他们心中都是温暖的。也许爱情就是一头吞食“新鲜”的猛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它便疯狂地生长。

回到旅馆，沈飞脑子里全是田娜的样子，怎么也睡不着，便起床去找田娜。

“干吗啊？都这么晚了。”田娜问。

沈飞吞吞吐吐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怎么啦？”田娜说话的声音很轻，“怎么啦？”

“你——你——”沈飞憋了半天还是说不出口。

“说啊。”

沈飞做了个深呼吸，说：“我想娶你。”

田娜先是一怔，然后扑哧一笑，说：“你看给你憋的，就这四个字啊，完啦？”

沈飞点了点头，还补充了一句：“做我老婆，我想。”

田娜说：“你平时不是那么能说吗？现在怎么这么点事都说不利落啊？好啦，我知道了，去睡觉了啊。”

沈飞一惊：“怎么？你也不……”

这时，田娜已经溜进了屋子把门关上。沈飞平常做事机灵，想法和反应都很快，但对于这种事是一点经验也没有，甚至他都不知道刚才自己说

了什么，他的脑子完全陷入混乱。

之后两天，沈飞一行人又去找了萧博，这次沈飞改变了方法，他用了更为主动的态度与萧博对话。他一上来便告诉萧博，美顶集团愿意在华中理工大学建立中国的第一份企业奖学金，并且承诺这个专场招聘会每年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至少持续5年。当然，沈飞从头到尾话语精练，还请萧老师吃了两次大餐。

这一切的诱惑实在让萧博难以拒绝，最后的谈判相当成功。虽然原定举行招聘会的大礼堂改成了大礼堂旁边的一个舞蹈团的排练室，但是萧博同意了可以让外校的学生前来参加招聘会。这样美顶就能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这对美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其宣传的效果不可限量。

在回来的列车上，三个人都因为成功完成任务很是开心。几天的同室而居，让田娜和程乔成为了要好的姐妹。在列车上，两个人竟聊些女孩之间的琐事，不亦乐乎。沈飞则看着窗外，心里在想，自从那天晚上和田娜说完之后，田娜一直没有反应，是不是自己太鲁莽了？田娜并不想发生得这么快？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车窗外的一切事物飞速地流逝，谁也无法看清其中的某一个点。就像在生活当中，时间都是在当下流走，要想看清这个繁华世界，也许就要下车。田娜虽然一直在和程乔交流，但却一直都观察着沈飞。

这时程乔问：“娜姐，回去后采访就能出来吗？我还从来没在杂志报纸上看到过自己呢，真紧张。”

“哈哈，肯定会是一个系列报道，这次应该是第一个。”

“娜姐，可一定夸夸我，那个……我在萧老师家里夸人家小孩的事就别说了，哈哈。”

“放心吧。”田娜说，“不过下次就不知道是不是我来写了。”

“啊，为什么？”程乔问。沈飞也一下回过神来，听田娜解释。

“我可能这次回去要辞职。”田娜说。

这话一出，程乔和沈飞两个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田娜看见两人傻眼的表情倒是一笑，说：“瞧你俩那样。我没开玩笑，真的。”

“为什么啊？”程乔急着说。

“因为……”田娜有点结巴。这时沈飞都不敢听了，他心想一定是前两天自己莽撞地说了那些话，让田娜为难，不敢再面对自己，只得离开美顶。

“……因为……你问他啊。”田娜让沈飞来解释。

沈飞只是在那里装傻，并没有回答。

“沈飞？你不会后悔了吧？我要听你再说一次。”田娜说。

“什么？”沈飞说。

“你那天跟我说的话啊。”田娜笑着说，眼神里透露出温暖的期待。

这时沈飞才算明白田娜同意了自己，但是让他在程乔面前再一次向田娜示爱，他实在不好意思。沈飞看着田娜期待的眼神，过往的回忆历历在目，列车飞速地向前移动……沈飞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地说道：

“田娜，嫁给我吧！我爱你！”

16 立业、成家

回到美顶，伴随着沈飞“告捷”的音讯的还有田娜的辞呈。田娜在辞呈中也表现得很诚实，离开的原因是与美顶人力资源科科长沈飞结婚，而在美顶显然沈飞的作用更为突出，为了不影响两个人的工作，所以田娜离开。而且，田娜也正好有个朋友在顺德做传媒行业，一直想让田娜过去，田娜也认为自己对那些更感兴趣。宣传部的蒋且是田娜的直属领导，他仍旧是没有说什么，只过了一两天的时间，就接受了田娜的申请。

美顶大多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没有讲什么流言蜚语，都在祝福这对新人。

沈飞这边忙碌地进行着一切的准备活动。因为华中理工大学方面要求美顶找到当地人事局开示企业合法证明，沈飞就找到华文景。

“文景啊，上次我跟你所说的那个校园招聘的事基本上已经定了。学校那方面需要我们给他证明，这东西要你们人事局开。我一想，你正好在这呢，简直太方便了，这证明好弄吗？”沈飞说。

“这个从理论上讲不难弄，你要先写一下申请，到时候我给你约几个领导，请人家吃顿饭，应该就差不多。这边的领导对你们也比较熟悉，只要搞好关系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最难办的就是，以前别人没这么做过，没有对比。我担心领导们会比较在乎这个，要是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就不好了，他们会不会特别保守？”

“所以你的申请就要写得稳重、实在一点，这是证明，又不是工作报告。你写的时候，少说点什么第一次的话，多说一点现实的东西。你起草个这个申请应该不难吧？”

“反正有你在，我肯定放心。对了，下次什么时候吃个饭啊？给你带了人来瞧瞧。”

“谁啊？”

“上次我们说的那个人，田娜。”

“怎么了？你们好了？”

“我向她求婚了。”

“你终于开窍了，都28了，也该结婚了。恭喜啊！”

“等忙完这件事吧。”

“到时候给你捧场去。对了，那她还能在美顶吗？”

“当然不行了，好像她一个朋友也正邀她一起做传媒呢。”

“这个行业可够潮的啊。”

“反正到时候你见到这人就都了解了。哈哈。”

回到美顶，沈飞除了向各位领导报告情况以外，最主要的就是与人力资源科的同事以及别的部门的代表共同商议招聘会细则。沈飞非常注重这点，从会场当时的布置，到每个部门的招聘计划，以及当天的宣传，届时会有美顶的许多部门代表去现场招聘，不少部门的代表对招聘还有面试一窍不通。于是，沈飞就安排自己手下的人，分配到各个部门，配合部门的领导招聘。

对于宣传的事情，沈飞特意找到了广告部的同事，并且商定好，之前会在武汉以及其他一些南方省级的报纸上刊登这则消息。这件事就交由广告部的人办理了，同时在宣传方面，沈飞应邀还写下了这句话——我们提

供的不是舞台，提供的是万马奔驰的疆场；我们提供的不是港口，提供的是万吨巨轮远航的港湾。这句话当时给很多人留下了印象，同时也让美顶这个广纳贤才的口碑远扬。

很快便到了5月初，现在沈飞只是在等顺德人事局的审批。只要审批一到，沈飞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就可以把之前的一切准备变成现实。从上交申请到审批一共整整一周时间，这已经比沈飞之前的预想提前了很多。

这里面华文景帮了不少忙，等到审批下来的时候，华文景还给沈飞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由于人事局方面对这件事情相当重视，所以指派华文景届时出席招聘会，既是对美顶招聘会的一种监督，也是表达政府方面对招聘会的态度。

就这样，华文景参加了这次活动，再加上美顶派出的十人团体，声势十分浩大。沈飞作为这次活动的主管，负责活动一切事务的安排和规划。潘翰文作为这次活动的总监，除了监督主管工作以外，还负责处理广告宣传以及合作洽谈等事务。美顶在华中理工大学的专场校园招聘会，时间定在5月20日下午2点，地点定在华中理工大学舞蹈团的排练室。也就从沈飞得到这个消息开始，一切的准备变成现实。南方一些报纸上出现了这次招聘会的整版的广告，武汉当地的报纸也有同样的广告。

从各方面来说，这次美顶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的专场招聘会的规模是空前的。它对于整个中国的人才市场的发展也是一次大踏步进步。

5月20日下午，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校园里人头攒动，无论是本校的学生还是外校的人，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在此之前，很多人对于招聘，对于面试都还没有什么概念。

华文景本来是说要和沈飞一起来的，结果临来的时候单位有些事情，所以今天才赶到这里。他走进这个招聘会的现场，里面装扮得井井有条，各种部门之间用夹板分开。会场墙上的很多镜子是最大的亮点，它不仅显得整个空间特别宽敞，还有一种艺术和狂欢气息，特意让前来的人进入到沈飞所安排的兴奋状态。华文景随着人流行走，看见房间的另一侧有几个

茶座，而沈飞正坐在那里。

华文景兴奋地走过去，沈飞一下就看出了华文景。

沈飞高兴地说：“文景！到啦！来坐坐。”然后对着旁边的姑娘说：“华文景，顺德人事局的，我来美顶以前的同事，我俩是大学同学，怎么样？够神的吧？”然后对着华文景说，“都是自己人，别客气。”

华文景赶紧说：“想必这就是田娜了？”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是程乔，程乔，沈科长的秘书，嘿嘿。”程乔不好意思地笑笑。

华文景更是不好意思了，一上来就把人认错了，然后对着沈飞说：“你给人家介绍我，就说是华文景；给我介绍人家，就说是自己人。你不是引着我犯错吗？”

“哈哈，谁让你不问问我啊，田娜已经离开美顶了，所以这次没来。哎，怎么样？你感觉这会？”沈飞自信地指着整个会场问华文景。

“比我想象的不知道好多少。这镜子也是你计划的？我觉得太好了，其实这块地方也不算很大，但是用了这镜子既显得宽敞了，又明亮了。”华文景说。

“这是人家学校舞蹈团的排练室，我还想用那个礼堂呢，人家不让啊。后来说让我看看这里，我才觉得这里也不错，四周都是镜子，你有没有一种聚会狂欢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子特别好，把紧张的面试和就业的压力完美地弱化了，大家都变得特别兴奋、开心。”

“梦幻！哈哈。今天还真来了不少人，不过很有秩序。”

“这是要感谢潘翰文了，之前广告打得好。还有，你看没看见那些穿着白T恤的学生？他们都是这学校的，一个叫实才社的社团。他们帮了不少忙啊。”

“为什么啊？”

“这说来话长了，你等等啊。”沈飞说着，站起来在人群里把徐坤叫了过来，“这就是他们实才社的社长，叫徐坤。这小子很强啊！这些椅

子都是他们准备的，昨天还帮我们一起把会场都布置了。”然后沈飞对着徐坤说，“这位是广东顺德市人事局的副局长助理，专门派过来监督我们的，你们认识认识。”

徐坤和华文景握了握手，便开玩笑地说：“您好，您是来监督沈科长的？呵呵，我觉得沈科长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对同学来说是特别好的事情，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啊。我们都很开心，哈哈。”

“噢？你觉得这次活动的意义在哪里啊？”华文景问。

“我觉得这次活动对于现在的大学生的职业生涯乃至人生态度都有很积极的影响，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现在以及未来的形势。我觉得以后这种活动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正是这样，这次的活动才会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是第一。”徐坤有条不紊地说着。

华文景听完，说：“我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一样了，至少人家会表达了，哪像我们那时候一个比一个笨的。对了小伙子，沈飞和你这么好，以后毕业了还不去美顶发展？”

徐坤说：“我也是学管理的，我也想像沈科长一样能够成为一名人力资源师。不过，我觉得美顶已经有沈科长了，我想去别的地方，从头开始。就像沈科长那天给我说的那些故事一样，我也想经历，我想一步步自己开始。”

沈飞说：“好样的，哈哈，说不定以后我们还会有合作呢。”

徐坤笑着说：“哈哈，我真是想这天早点来啊。这次美顶的招聘会不就是实才社和你的合作吗？那你们先聊，我继续干活去了。”

说完徐坤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有时候看着他们学生的笑，就总能想到我们原来在大学里的样子。那时候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就觉得未来特别光明，做一点事情就特别有成就感，而现在说淡定也不淡定，说激情也不激情。怎么就变成现在的样子了呢？呵呵。”沈飞说。

“哎……这个茶座是你想的？”华文景岔开了话题。

“是啊，这样学生就感觉自己和美顶的人是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交流，而不是像在平时上课那样。这会让他们觉得很舒服。”沈飞说。

“准备招多少人？”华文景问。

“那就要看部门代表的计划了，也不会太多，这里距离北滘还是有点远，不过好的一定要留下。”沈飞说，“文景啊，晚上吃饭？我想犒劳犒劳他们实才社的学生。”

“行啊，没问题，刚才那小伙子不错。”华文景说。

“那好，程乔你去安排一个地方吧，约上实才社的同学们，再把潘翰文叫上。我要好好感谢他们！”

“潘翰文？”程乔问。

沈飞回身给程乔指：“那位，看见了吧？那个穿着黑西服，挺瘦的，头发有点长，就是总裁办公室的那个。”

晚上，沈飞请到了实才社的同学们。在包间里，沈飞举着酒杯一边和每个同学碰杯，一边感慨地说着：“同学们，这次首先就要感谢你们，至少我沈飞特别感谢你们。我看见你们忙了一下午，晚上还能过来，我真的很感动。刚才招聘会结束的时候，你们把我围住，开心地鼓掌，我想这里面蕴含了比我在美顶受到的每次表扬还要多的东西。我沈飞与你们的大多数人素昧平生，除了两箱矿泉水以外，我什么也没有给你们，但是你们辛辛苦苦忙了整个下午。我为你们的社长——徐坤骄傲，也为你们骄傲。与你们合作是我这次活动最大的收获，你们纯真的脸上写满了对我的信任，我受宠若惊。我不是你们的老师，也不想让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商人来看待，今天晚上请你们过来，就是想和你们成为朋友，只是由衷地感谢你们。这位是华文景，是顺德人事局这次派来监督我们美顶的，同时，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以后你们就会知道，现在的同学之情是多么珍贵。这位是潘翰文，是美顶总裁办公室里最出色、最风光的秘书，他也是我来到美顶以后的舍友，我们是从最小的职员开始便互相扶助的。这位你们可能更了解一些，程乔。她是我的第一个秘书，而那时的我也不过刚来美顶一

年，她一直默默地帮助我，可以说在工作方面，我们是一起成长的，即使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成绩，她还依然勤勤恳恳地做我的秘书。我就是想说沈飞一个人的成功，或者说我整个的生命，是很多人在帮助我、鼓励我、信任我而造成的，现在这中间又增添了你们。我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认识清楚你们每一个人。祝愿你们每一个能够成功，能够幸福……”

沈飞说着，眼圈已经有点湿润，声音有些哽咽。潘翰文站了起来，说：“同学们，今天沈飞很激动，我们都看出来了。我说两句，沈飞一直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的。在一般人眼里，这个职位的人可能有点油滑，甚至有时候会有点虚伪。不过，今天的沈飞给我们大家诠释了一个真正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师的典范。我想说，无论你们将来身处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行业，不要丢失自己和自己的原则，我想沈飞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也是有感而发，没想到话题说得这么沉重。总而言之，我斗胆代表我们尚总和美顶真诚地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一边吃一边聊，不用管沈飞，让他自己缓缓就好了，呵呵。其实沈飞平常根本不是这样，他在我们面前总开各种玩笑，让整个气氛变得轻松。记得最早的时候，他知道我出生在江浙，名叫翰文，所以他就整天叫我许仙，拿白娘子来取笑我，哈哈，平时他可能贫了。这不让他念叨的，我现在还没老婆呢，哈哈。”大家听完也笑了起来。

程乔还真没看见过沈飞这么动情，也看出来潘翰文极力地帮沈飞，把餐桌的气氛转回到了轻松。潘翰文的智慧与沈飞不一样，沈飞是那种热情的充满未知的惊喜，而潘翰文则是深沉的、宽厚的、理性的。这种气质给程乔很深的印象。

第一次的校园招聘就在沈飞的感慨之下结束了。回到美顶，尚健大力赞扬了人事行政部及其人力资源科，在硬性淘汰制度的推行以及首届校园专场招聘会两个大任务中突出表现。尚健提升俞昕为总裁办公室主任，并决定撤除原来的人事行政部，改建为人力资源部和行政部，沈飞担任人力资源部副部长，3个月之后自动升职为部长，届时由陈敏丽填补副部长一职。另外，尚健发现了潘翰文的广告宣传能力，提升潘翰文为市场部副部

长，3个月之后自动升职为部长，全面负责广告、销售和营销工作。

3个月之后，沈飞和潘翰文顺利升职。同时，沈飞也在1994年的夏天和田娜结为夫妻。两个人的婚礼在北滘举办，众多同事纷纷祝贺沈飞爱情事业的双喜临门。

那天举行婚礼，在“二拜高堂”的时候，沈飞面对着专门从老家赶过来参加女儿婚礼的田娜父母，失声地喊出了“爸妈”。

是的，沈飞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泪流满面。站在一旁的华文景也掉泪了。是啊，沈飞，多少年没有父母了，多少年没有喊过“爸爸、妈妈”了，多少年没有一个像样的家了。

沈飞坚持要将岳父岳母留在北滘，他异常孝敬二老。他们一家四口住进了美顶特地给沈飞分配的新房里。看着房间里的温馨，沈飞在感叹：十多年来自己都住在各种宿舍或者寄人篱下，现在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17 有种放假叫出差

1995年7月15日，可以说是沈飞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天，沈飞和田娜的女儿出生了，他们给她取名为沈佳娜。

沈飞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假期，在家照顾妻子和女儿。沈飞看着这两个女人，觉得她们异常美丽。

妻子田娜在离开美顶之后，来到顺德一个朋友新开业的文化传媒公司，她在那里担任编辑部部长，算是这家公司的元老。在这个年代，传媒行业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许多制度并不规范。田娜的工作也十分繁重，作为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基本上每个人都担任很多职位，再加上这个时候，许多人还不是很了解传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两个人的工作都很紧张，倒是女儿出生让他们好好享受了一下家庭生活。

说起给女儿取名的事情，倒是发挥了沈飞的想象力。沈飞整天抱着字典，不知道想到过多少名字，几乎每天都会列出十个名字让田娜和岳父岳母选择。田娜总开玩笑说：“你想让我给你生多少啊？”最后两个人还是选择了最直白而甜蜜的名字——沈佳娜。

沈飞从来不会拒绝新鲜，更不要说自己得到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每隔个两三天就会总结出一份“报告”，沈飞管它叫“佳佳报告”。里

面记录了他每天观察女儿点滴的变化，以及一些育儿心得和寄语。沈飞每次都是正正经经地把报告读给老婆和女儿，田娜当然被逗得很开心，可是小佳佳总是茫然地看着沈飞。

在当上人力资源部部长之后，沈飞主要的工作落实在美顶的薪金制度改革。在这一年中，沈飞彻底执行了以员工薪金与企业的业绩相结合为基础的现代薪金制度；另外，他还安排了更为专业和合理的美顶员工培训制度。

沈飞现在已经在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领域站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而美顶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成为国内许多企业学习的方面，就连政府也开始重视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

女儿满月，沈飞的假期也结束了。他被安排和美顶的一些领导去日本的山崎集团总部参观学习。

日本山崎集团成立于20世纪初，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集团企业。使得山崎集团名声大噪的正是旗下山崎电器贸易公司，空调则是该公司的扛鼎产品。1995年初，美顶与日本山崎电器贸易公司达成了合作关系，合作的一个主要精神就是美顶可以派出学习团到日本山崎总部进行学习访问。技术的学习是表面上的学习，尚健深刻地知道，只有把山崎先进的管理制度学习过来才是治本的。

8月底，美顶管理层的六位领导组成的学习团来到了日本大阪——山崎集团总部。

自从沈飞坐上去往日本的飞机，沈飞就不停地开心说道：“这是一次划时代的破冰之旅。”当然，沈飞这句玩笑话并不是指的那些专业管理知识的破冰，而是这次旅行让沈飞完成了自己很多的第一。首先，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沈飞摆弄着飞机上的快餐，兴奋不已。下了飞机，这行人便坐上了日本的新干线，沈飞更用自己新买的相机到处留影，以致让很多当地人茫然地看着这些来自中国的学习团。

来到山崎的本部，这里完全就像一个小城市。来自美顶的考察团被安排到一个靠近属于山崎旗下的高尔夫球场酒店。这里既靠近山崎总部的核

心，又能比较方便地到达大阪市区。

在山崎高尔夫酒店里，沈飞这个人力资源部部长如愿以偿地和市场部部长潘翰文分到了同一个房间，两个人便又成为了室友。

晚上，他们在这个豪华的旅店上演了一场“发现之旅”。

当时潘翰文正躺在床上，欣赏酒店里面的山崎宽频电视，就听见沈飞叫了一声，然后从厕所里提着裤子出来，一边笑一边说：“这里的马桶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潘翰文说，“你怎么一身水啊？”

“小日本这马桶漏水！还往外面喷！”

“不会吧？”

“我都冲完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有东西冲我，我就赶紧起来，结果那水弄了我一身！”

“我看看。”

两个人蹲在马桶旁边，仔细看着，也没发现哪里漏水。这时沈飞指着刚才按的按钮，说自己是按的这里冲水。然后又按了下去，马桶里果然开始冲水了，之后马桶旁边的一排按钮就亮了，沈飞和潘翰文都看不懂，就瞎按了下去。结果一根白色的管子伸了出来，之后，就开始向外面冲水了，两个人吓了一跳。沈飞还不停地说：“你看，你看！就是这个！”

其实，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卫浴装置，可那时候，两个人在国内哪里见过？他们一度还想把机械部出身的一个同事叫过来一起研究，不过后来沈飞冲了个澡，把衣服洗了，也就没再提这事情。

第二天就开始参观、学习了，中间还开了大大小小不少的交流会。日本人的形象，并不像沈飞原来想的那么坏，他们很客气，有时候虽然缺少一些幽默，但谈话还算轻松。沈飞很爱听山崎集团在发展中遇到的点点滴滴，因为这对美顶和人力资源管理都很重要。以现在山崎的规模来看，美顶在几年里想和山崎平肩是不现实的，所以山崎现在实行的很多制度并不适应美顶，倒是那些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故事更有意义。

这次随行的翻译是总裁办的一个秘书，曾经与潘翰文共事，所以闲下来的时候，他们俩还有沈飞就一起去外面逛，有个翻译当然就放心多了。

离开日本的前一天晚上，正好赶上了山崎集团的一个聚会，日方邀请了美顶的考察团。山崎的聚会很豪华，几乎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女士都穿上正式的晚礼服。沈飞就本着看热闹的心情参加了这个聚会，但宴会的主持唧唧呱呱说个没完，让沈飞也没有了什么兴趣。这时，宴会中心来了一些乐手，开始演奏音乐，沈飞在大学和后来去中学做老师的时候也玩过乐器，在这无聊的时候，也算有个兴趣点了。

这时一个老人伴着全场的掌声走了出来。听翻译说，这位老人就是山崎集团创始人山崎洋介之子——山崎宏。可以看出来，他在山崎集团是多么受人尊敬，所有人都起立鼓掌表示欢迎。翻译还说这个老人刚刚80岁，曾经是山崎的董事会主席，现在已经不过问山崎的事情了。

沈飞看着这位老人虽然已经80岁高龄了，但是走路的样子依然很潇洒、挺拔。老人在日本人里面算是身高很高了，走在人群里格外显眼。过了一会儿，一个日本的司仪走过来和美顶的翻译说了几句话，然后翻译问大家：“他们邀请我们来个一人演奏一首乐曲，你们有人会吗？”大家面面相觑。潘翰文说：“沈飞你不是原来在学校弄过这个吗？你来吧。”

沈飞连忙摇头道：“我都多少年没碰了。”

但是大家还是一致推荐沈飞上了台。翻译解释道：“让你选择一个乐器。”沈飞一下子就看到了手风琴，想想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手风琴还算拿得出手，一般有个聚会的话，也是用手风琴烘托气氛，于是他就选择了手风琴。

坐在椅子上，沈飞心想，自己只会演奏那些前苏联的舞曲，但是二战的时候日本好像和前苏联的关系不好，在这里的聚会演奏前苏联的舞曲是不是不太合适。可是沈飞实在不会别的了，总算想起了一首欢快的俄罗斯舞曲，也比在这里傻坐着强。于是轻快的手风琴节奏在整个礼堂奏响，舞曲的节奏比较简单，于是日本的钢琴师也一起伴奏。随着乐曲的进行，一

些人开始在乐队的前面跳起舞蹈。前苏联的舞曲大多是豪放而激情的，这与日本的歌舞伎传统不太一样。不过这些跳舞的人还是按照沈飞的演奏旋律摆动起身体。

演奏结束，宴会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日本的主持人赞扬道：“来自中国的同事里面卧虎藏龙，我们十分荣幸能够欣赏到沈飞先生的演奏，他为我们的晚会带来不同凡响的热烈气氛。”听到翻译的解释后，沈飞心里泛起自豪。自从离开学校，就再也没碰过手风琴了，没想到还能在日本的一个聚会上面演奏。

后来，沈飞便成为了宴会上人尽皆知的名字，不少人专门来到沈飞所在的餐桌与沈飞碰杯表示尊敬。这种绅士的礼遇，沈飞还是第一次感受。也正是这件事之后，沈飞发现日本的很多人并不像原来他认为的那么死板，也减少了对日本人的偏见。

第二天晚上就要坐飞机返回国内了，上午一个日本人礼貌地来邀请沈飞，希望他中午有时间一起吃饭，沈飞便欣然接受。

沈飞和翻译坐着这个人的车子来到了大阪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这时车子拐进了一个路口里的别墅，那种繁华便突然消失。一个戴白手套的门童为沈飞开了车门。原来邀请沈飞同享午餐的正是山崎宏先生。

沈飞和翻译跟着这个人来到屋内的客厅，这间房子里面是典型的日本装帧，除了沈飞现在正坐的长毛绒大沙发以外，就没有太多名贵的摆设了。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带着沈飞和翻译进了客厅旁边的一个铺有榻榻米的小房间，山崎先生正坐在里面。

首先便开始午餐，沈飞这几天基本已经习惯了日本菜。这顿午餐并没有沈飞想象的那么豪华，与外面的日本餐比起来除了精致一些以外，没有什么特别。吃完了午餐，桌子上面换成了日本的功夫茶。山崎宏道：“以日本人的理解，在榻榻米上交流，因为没有繁复家具的障碍，心与心的距离更近，更感亲和。在宁静、平和之下，感性和理性都能比较恰当地融合。沈先生应该体会得到这一点吧。”

“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像你这样的大人物，在平时的生活上一定会一掷千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勤俭的人。”沈飞说。

“我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没想到今天又能多交到一个中国朋友，能与你一起享用下午茶。听说现在的中国发展得十分迅速。”

“是的，每天都在改变。”

“我能理解，当时我父亲开始创业的时候，日本也是这种情况。可惜我不如我父亲的十分之一，后来也不过是延续家业而已，没有什么惊天的功绩。我听到你在昨晚的宴会上演奏，因为我非常喜欢音乐，于是便邀请你来做客。”

“你太客气了，昨晚不过是临时抱佛脚，你要是喜欢音乐的话，一定听出来了，很多地方我都演奏得不尽如人意。”

“哈哈，听得出来，但我还是希望我的员工能够像你一样，在工作之余尽量陶冶自己的情操。”

“其实平常我同样也没有时间，太多的时候还是在拼搏。我觉得你的生活十分闲适，实在羡慕你的这种状态。”

“哈哈，你们中国有句话，‘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我在第一次听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爱上它了。不过我还是没有那种淡定的心，能隐于山崎那个喧嚣争斗的地方，只能在退休之后，在大阪最繁华的街道中买一栋房子，我这也才算做‘中隐’啊。”

“你这样的状态，在现在的时代已经很少见了，一定是很多东西都沉淀下来，才能够达到的。像我们现在的状态，还是会有太多的东西放不下。”

“我给你讲一件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有一天我的父亲生病了，在医院和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也才40多岁，我在家里照顾父亲。这时候，父亲拿出当天的财经报纸说：‘宏，你看，我病了，山崎的股票也降了，看来我的公司还是不行啊。’我当时很诧异，我就问父亲：‘这才是说明山崎需要你啊！你应该赶快好起来，经营山崎。’后来父亲就质问

我：‘山崎除了造电器还造什么？’我想了半天，胡乱地说了一些别的产品，父亲指责我说：‘山崎还是一家造人的公司。如果一家拉面馆或是酒馆老板休息了，还同样会有面卖有酒卖，为什么我们办不到呢？’父亲的话直到现在我还铭记在心，直到现在我还在因为我的无知而惭愧。”

“我能理解你现在为何生活如此淡定了，并不是你对于山崎的事情不想过问，而是已经不用你去操心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哈哈。我喜欢和你们年轻人交谈，能让我看到现在的世界……”

后来两个人还谈了很多，但是没有关于美顶的、关于合作的事情。其实沈飞本是想听听山崎宏对于这次中日合作的看法，但是没想到山崎宏是这样一个世外之人的状态。临走之前，山崎宏邀请沈飞在他家的一本专门让客人留言的大本子上签字留言，沈飞十分受宠若惊。因为这本子上不但有日本的很多大臣的签名，还有许许多多商家名流。其实只要来过山崎家的客人，他们都会礼貌地邀请客人留下自己的名字，沈飞深受感染。

在回国的路上，沈飞和潘翰文谈到，自己的脑中一片空白，和山崎先生的这次对话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被一种力量带到一个空洞的环境，他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个似有似无的牵引之力；但同时，他又明确地知道自己好像得到了什么。

潘翰文便说了这么一句话：“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叫牛顿的人，他创建了经典力学，把人类从黑暗带到了光明；后来，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叫爱因斯坦的人，他提出了相对论，把人类从光明又带到了黑暗。”

我把一生献给HR >>>



第三部分

18 人才易解不“易”结1

从日本回来之后，沈飞的内心豁然开朗。也许是亲身感受到了日本这个现代都市的气息，沈飞从心底产生了更多对于新生活的追求。也许是与山崎宏先生的谈话让他的心境更为洒脱。

但是这种心境好像又一下被国内惨烈的市场竞争给夺去了。1995年，中国的家电行业群雄并起，美顶本来有些优势的市场被群雄割据。每家企业都在向着宏大的目标而奋斗。尤其是新兴起的赛力集团，随着他们近年来飞快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与美顶相庭抗争的形势。刚好此时，美顶正在进行区域化建设，大批资金投入到了建设厂房、兴建园区、购买硬件设备与人才。外部形势的紧张和内部形势的压力，使得美顶上上下下都绷紧了自己的神经。

回来之后，沈飞参加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战略会议。

“美顶现在的形势十分紧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乐观。我们需要的就是战斗！现在不是说美顶有历史有经验的时候，也不是说赛力有激情有新生代的时候，现在是要用十二分的认真去迎接实战的时候。一切还是要拿成绩来说话，外战内战我们都要内行。所以，各个部门不仅要制订一个详细的针对性计划，还要用成绩来说话……”

尚健几乎每次的会议上讲的话都像慷慨激昂的“发军令”。每个人都听得寒毛直竖，憋着一口气要去做点什么。

作为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沈飞被安排的工作是挖人，尚健点名要沈飞引进高级的总工程师。

挖人和招聘、面试的最大区别就是对象的层次不同，挖人目标基本都是大企业的高级管理人群或者高级技术人群。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企业工作，对于其他的企业并不是很了解，同时，其他的企业对于这些人才也不了解。

人力资源科虽然变成了人力资源部，但是原本的人员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增加的是详细的分工。经过沈飞的改造，美顶的人力资源部趋于成熟。对应于不同的职能划分为各种科室，有的负责员工的各种培训，有的负责劳资关系和薪金制度，有的负责福利制度和功绩考核，有的负责录用和招聘。经过这样的改建，美顶的人力资源工作十分有条理，从而让美顶的员工享受到更为现代更为人性的管理制度。

沈飞知道想要挖人，就必须对同行企业的内部十分了解，于是他一下子想起了之前的“星期六工程”。也就是说如果要能联系到那些来美顶成为“星期六工程”的人，就可以很好地了解其他企业的高级人才了。于是找到了这件事情的主管陈敏丽。

“沈部长，怎么了？”陈敏丽说。

“哦，陈姐，我想看看那些参与星期六工程的人才联系表。现在公司缺少人才，看看能不能从他们口中获得一些其他企业的信息。”沈飞说。

“沈部长啊，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去年5月就彻底实行双休日了，那些人后来也没再来啊！”

“没关系，我就是想看看他们的联系方式，联系他们是为得到消息啊。”

“可是都这么长时间了，上哪去找联系方式啊？”

“联系方式和时间长短有什么关系啊？”

“当时星期六工程不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时方案吗？我当时发布了

一些兼职信息，然后就有人来打工啦。等到彻底实行双休日，他们就不来了，要不是去享受假期，要不就一点消息也没有，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再找也找不到了。哪还有联系方式啊？”

“什么？星期六工程不是为了吸引那些高级人才的方案吗？怎么成了招聘打工的了？”

“兼职啊！你都说了，那些高级人才上哪里联系啊？而且还贵。反正也是个星期六工程，不如找一些便宜的人来打工。”

“这、这……”沈飞这下有点生气，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大了，“本来我在计划这个工程的时候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吸引高级人才。当时我的想法是这个意思，我们先把那些高级人才吸引到美顶用周六的时间做兼职，真正的目的是学到他们的经验和思想，甚至能够把这些高级人才留在美顶。说实话，我们美顶缺少那几个打工的吗？”

“啊——”陈敏丽故意拉长了声音，“可你不觉得这不现实吗？那些高级人才，都被自己的企业供起来了，谁还愿意来美顶？再说啊，参与星期六工程的那些人也不是我找过来的啊，今天这个领导安排过来一个，明天那个副总安排过来一个，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又没你那些本事，能跟尚总和俞昕的关系搞那么好！你那边风风光光地办校园招聘，我这边处理这些臭鱼烂虾的事！我还不平衡呢。最后你升职了，我呢？让我自动填补该职位空缺，弄了个副部长当，我怎么那么贱啊？”

“陈敏丽！这是谈工作的事情，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好，我不跟你理论，那我问你，你觉得我工作哪里不好，哪里有问题，你可以说啊，可以跟领导提啊。这些东西怎么能和工作扯在一起？”

“我提？哼，我找谁说？你的好兄弟是尚总的秘书，现在俞昕是总裁办公室主任，我跟谁说去？啊？你跟俞昕关系肯定不一般，要不然怎么一年比一年爬得快？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就是一直挤对我。无所谓，我还说了，我就是不走！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太不讲理了，岂有此理！胡搅蛮缠！我本来觉

得你陈敏丽做事情还是有点脑子，进美顶之后我还多少有点尊敬你。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颠倒黑白、肆意妄为的本事！”

“尊敬我？你别逗我了，你到底是怎么工作，我比谁都清楚！不过就是找那些国外的文章，挑了两句你看得懂的，然后跟老板一说，你说老板就这么给你蒙了，哼！到了裁人的时候，耍个小聪明就把人给开了。切！我都不屑说。还有……”

“你出去！”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说啊？要不是你今天挑我这个星期六工程的碴，你看我理你吗？还星期六工程，你早就该想想有多少人想进美顶进不来呢？他们都惦记着呢！最后还不是我给你收拾了这摊子？你……”

沈飞又一次打断陈敏丽说的话，他的脸色差极了，一字一句地说：“我——请——你——出——去！谢谢。”

陈敏丽甩了一眼沈飞，便走出了办公室。

沈飞这时才发现，他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于是他两手捂住了脸，躺在了椅子上。

沈飞转动老板椅，面向窗外。沈飞的办公室有面巨大的窗户，透过窗户只能看见对面的多功能厅，还有正在新建的办公楼。沈飞是看着这楼从地基慢慢长高的，没几天的时候就已经超过沈飞办公室的高度，现在已经有了十多层了。这个新的办公楼可能还要大半年之后才能投入使用，工人们正在施工，办公楼和脚手架都在往上长，相反，旁边原来垒得高高的建筑材料在一点点地变矮。建筑工地上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他们希望在雨季来临之前多赶一些进度。

沈飞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沈飞下意识地说了句“请进！”却还在对着窗外发呆。

程乔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说：“沈部长，刚才……需要我做什么吗？”

沈飞转过身来说：“哦，没事。嗯……”可能沈飞还在出神，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程乔说：“你别生气了，为了这样的事情不值得生气，会影响工作的。”

沈飞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点点头，心想，刚才外面一定听得很清楚自己和陈敏丽吵架，也不必说什么。

程乔轻轻地把门关上，说：“要是你真的特别生气，我觉得这样坐着更是窝火，给你讲个八卦？”

“八卦？八卦是什么？”

“这你都不知道啊，就是一些关于别人有趣的事情。”

“别人？那和我没什么关系啊。”

“那我就说一个跟你有关关系的。关于潘部长的？”

沈飞一听是潘翰文的，便来了点兴致，说：“翰文啊，他的事你也知道？前几天开会，我们还见到了呢，怎么没听他说什么啊？”

“嗯——”程乔想了想，“其实八卦都是人家传的，没有自己说自己八卦的，一般没人去在意这些是不是真的，就是好奇。嗯，好奇。”

“噢？说来听听。”

“我听同事说，上次跟他出差的秘书，姓白。我一听就想到那时候在武汉，我们最后吃饭，潘部长说你总拿许仙和白娘子和他开玩笑，然后就……”

“哦，哈哈，这个呀。好像是有这件事，我还逗过他呢，不过他好像没有这意思。翰文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才华，但想法有点怪，他不是学历史的吗？他就特别喜欢历史里面的英雄，觉得那些人带兵打仗、攻城略地，这简直就是自己的梦想，可是你再看看他平常工作，一点都不像这些征战沙场的英雄人物。其实生活里他可时髦了，上次我们不是去日本吗？我们整个学习团就数他认识的牌子多，而且他还买了好多，还都是衣服，哈哈。跟你说这些干吗，你也不怎么认识他。”沈飞说。

“没有啊，我挺爱听的。”程乔说。

“噢？”沈飞有点意外，说，“那好，等有机会我们一起吃饭，叫上

他，我再跟你说他的那些事情。他这个人很有意思，生活里面的他和在公司里完全不一样。”

“嘿嘿，好啊。”程乔说。

“你来找我就是说这个？”沈飞问。

“啊？”程乔有点脸红说，“不，没有，我刚才在外面办公，听见你和陈……陈副部长吵起来了，我想……看看你。”

“没事。”沈飞叹了口气说，“其实，我和陈敏丽可能一开始就出现点问题，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思想不太一样，不过今天才爆发的。可能是我心情也不好，这次尚总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啊。”

“挖人的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吗？”

“反正这个事情要抓紧，以前我们公司要是写一些方案计划的什么，尚总更注重我们的想法和创意，这次不一样了，他要成功率。也就是说，你怎么做这件事情他现在不太关心，他只想知道能不能成功。可是，没人会笨到写了一个方案交上去，最后说我的方案不能成功吧？我们人力资源又不是生产一个冰箱，生产一台空调，怎么可能说自己的方案一定能够成功啊？”

“这倒是，现在陈副部长又与你闹不合。这也太郁闷了。”

“不提这事了，我也不能对一个女同志怎么样，这事算是没法了。”沈飞停顿了一会儿说，“对待极端的问题，就要用极端的方法。刚刚我还在想，只能去趟赛力了。”

“为什么？”

“就像外面那个正在建的大楼和旁边的那堆材料的关系，大楼高了十米，建筑材料就矮了十米，这样算起来，它们的差距就是二十米。所以，我们的第一仗要是能够挖到赛力的人，岂不事半功倍？”

“赛力在珠海啊，我们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怎么才能挖到呢？”

“现在也只能用笨办法了，去那里逛逛说不定就能发现目标啦。我想今天就过去，一会儿你给你娜姐打个电话说下这个事，等晚上我再给她打

电话。这边你就安排好大家的工作，每个科一定要做好自己科室的工作，各个科长也要写一份近期的工作方案，给我放到桌子上就行。上边要是过来催方案的事情，你就往后拖拖。”

陈敏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沈飞这小子终于还是跟自己撕破脸皮了。她心想，自从沈飞当上科长以来，什么风光都让他沾走了，领导更是特别器重他。他是科长的时候，自己是副科长。他是部长的时候，自己又是副部长。再这么下去，自己就要永远被沈飞踩着了。陈敏丽越想越气，放下工作，在美顶园区里瞎逛。

在路上，陈敏丽碰到了一个与她几乎同时进美顶的人，他叫住了陈敏丽说：“呦，陈敏丽，好久不见了啊。”

陈敏丽一抬头，原来是刘青，这个人向来都是吊儿郎当，工作上也没有多少能力，不过一直靠着家里门路多的优势，现在在美顶做到了西南地区销售科的科长。虽然平时陈敏丽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因为忌惮这个人的背景，也就多少表示友好。这时她正在气头上也不顾面子，只是嗯了一下。

“呀！你这怎么了？吃了谁的窝囊气？”刘青说。

陈敏丽说：“沈飞。”

“哦，他啊，他是你们部长吧。没事，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别看他平时风风光光，不就是尚健罩着他吗？你不知道这美顶里，有多少老同志对他有看法呢？他别出错，一旦出错了，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把他赶下去呢！”

“真的？”

“我骗你干吗啊。”

“都有谁看不上他？”

“那可多了，最主要的就是副总高峰洋，我听说那次裁员，裁掉了高副总的亲信，他早就怀恨在心了，不过就忌惮尚总那边支持着沈飞。我也讨厌那个沈飞，整天就会出风头，这里弄个招聘会，那里弄个薪金制度

的。这纯粹就是剥削员工，我们为公司挣的钱，全让他的招聘会给挥霍了，也没看现在来了多少人啊！”

“那可好了，到时候你们可一定要叫上我啊。我从他一进美顶就在他旁边，他干那点事我全都知道。”

“什么事啊？”

“我傻啊！我现在就跟你说了，我以后还有什么价值，反正到时候你们叫上我，保准给沈飞这小子整下去，省得看他整天耀武扬威！”

“呵，看来你没少受他的气啊？行，反正沈飞下去了，就是你当部长呗。现在搞这人力资源可是肥差啊，到时候，不知道多少人求你办事呢！”

沈飞乘坐的大巴到达珠海已经是要下班的时间了，他赶快赶向赛力的厂房，希望能打听点消息出来。

19 人才易解不“易”结2

沈飞赶到赛力的大门，刚刚过了下班的时间，赛力的员工成群地往外面走。沈飞突发奇想，自己可以混在赛力的大门口，偷听员工讨论的话，或许这样就能了解一些信息。

可是下班的人太多了，沈飞靠在大门的旁边，还故意买了一份报纸，装作等人的样子。人群在沈飞面前经过，杂乱的对话里面根本分不清谁在和谁对话，沈飞是一句也没听清。后来他就索性拿开报纸，因为他发现根本也没人注意他。可是，人们交流的话里面还是没有什么关于沈飞想知道的东西。最后，沈飞蹲在门口，任凭人们从他面前走过，也懒得再听，心想等人少点的时候再听听试试。

谁知道沈飞稍微一走神，从赛力往外走的员工竟然几乎没有了。又过了大概十分钟，还是像刚才一样，成群的人从里面出来，然后又是没有人了。反复这样大概四五个来回，沈飞明白了，原来赛力为了员工下班能够比较顺畅地出厂，故意错开了各个部门的下班时间。沈飞暗自感叹，赛力不过才出现两三年。一年前的赛力，根本就是个小得不起眼的空调工厂，所有的运作都是全盘抄袭美顶的，才过了一年时间，赛力就已经在这种细节方面做得如此出色。眼看今天就要无功而返了，沈飞拼命地想着办法。

这时过来一位搞清洁的大娘，沈飞立马走上前去。

“大娘，请问一下机械部的沈工下班了没啊？”沈飞这样随便瞎问了一下，也只想到了自己的姓氏。

“什么？机械部的啊，他们第三波下班吧，好像都走了吧。你找谁？”

“沈工啊。我是他朋友啊，过来找他，他跟我说是赛力机械部的总工啊，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反正没听说过什么沈工，机械部总工姓梁啊，梁成啊！可有名啦，说是赛力最好的总工程师。”

“啊？等于沈……沈飞那小子骗我啊，我看他是想升官想疯了，跟我这吹牛。你说这梁工，怎么个厉害法啊？”

“呦，我听说啊，他是留学回来的，他挣的钱比好多小领导还多呢！”

“是吗？那可厉害了。那他这么有钱，肯定住在哪个公寓里面吧？”

“人家就住赛力的宿舍，他不是本地人，去外面找房还花钱，不住宿舍住哪啊？哈哈，这是我老太婆瞎想的。再说人家也结婚了，当时赛力就给了他特大一房子，干吗还出去住啊？你说是不是啊，小伙子？呵呵。”

“是啊，行了，我看我那朋友也出去了，我赶紧找找他去吧。谢谢人啊，大娘。”

就这样，沈飞打听到了他的目标——赛力机械部总工程师梁成。更让沈飞高兴的是，不仅打听到这个人，还问出了就住在赛力的宿舍里，这让沈飞开心坏了。

沈飞正在打算着找个合适的机会进到赛力的宿舍，然后再与这个叫做梁成的人好好聊聊。沈飞一边走一边看着赛力，感觉到赛力的管理的确是有自己的特点，从刚才各个部门分批下班的细节来看，现在赛力的成功确实有着自身的不懈努力。不用说别人，沈飞自己一下子也是对赛力有了好感，他认为正是有这样优秀的管理制度，才能让员工对公司有信心，员工自己也有动力。

“沈科长——沈科长——”沈飞一边走，突然感觉马路对面有人叫

他，他扭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的徐坤。徐坤看到果然是沈飞，便穿过马路走了过来。

“沈科长！真的是你啊？”

“呦！徐坤，一年了吧，怎么在这看见你啊？”

“我也正想问你哪。我毕业啦，正在这里实习呢。你呢？”

“哦，我……我这正好出差，你在哪实习？赛力？”

“是啊，我当时不是说要像你一样从头做过来吗？然后就发现赛力了，我觉得这里特别适合我，我能在这里做出成绩。”

沈飞一听，心想徐坤这个人有主见，也有一股拼搏的精神，却没想竟成了自己未来的对手了，不禁心里一凉。但又想到这这也是一个机会，便说：“既然这么巧，我过两天才回去呢，今天有没有空啊，出去吃饭？”

徐坤欣然接受了沈飞的邀请。

晚上，两个人找了一家饭馆。

“哎呀，真是想不到，一年没见了，却在珠海碰到你了。”沈飞感叹道。

“可不是吗？去年你办完招聘会之后我也就毕业了，今年也办招聘会了？”徐坤问道。

“当然啊，今年的规模和去年的差不多，当时我和萧博老师谈的就是几年的计划啊。你毕业之后就来赛力了？”

“没有，今年才来的，我毕业之后去了武汉那边的一个小企业。今年，正好赛力在我们那边也办了个招聘会，我就去看了看，觉得挺合适的，就来了。不过他们的招聘会完全是学你的，整体的组成和形式都和你的特别像。我还问他们，是不是赛力派卧底去华中理工大学偷看了？哈哈。”

“这个很正常嘛。本来我们就是同行，而且近两年赛力的进步很快啊，我们的老板也很关注赛力。”

“呵呵，其实当时我考虑来赛力，还怕你不高兴呢。你那时候教了我

那么多东西，还跟我讲了好多经验，结果我却成为你的对手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三国时期的英雄们，不是特流行一句话吗？‘各为其主’。你在赛力，我在美顶，这本来没有矛盾的。只要我们共建一个良性竞争的市场，其实我们也是共同发展，对吧？”

“呵呵，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做不了你的对手，我还是没你会说啊。”

“啊哈，你这是挖苦我吧。以后咱们都是同行，你就叫我什么沈哥、老沈的吧，这样亲近啊。对了，你知道赛力的梁成吧？”

“知道啊！怎么？连沈哥都知道他啊？看来确实挺厉害的了。”

“他不是留学回来的吗？在赛力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工程师了，在全国也能排个前三名吧？”

“嗯，赛力为了他也是花费了不少，不过这样他还有点不满意呢。还说呢，他就住我宿舍后面的楼，有时候还能看见他呢，其实也是普通人，还不是长了一个脑袋两个胳膊？哈哈。”

“哈哈，可是人家脑子装的东西不一样啊！徐坤，我也跟你说实话吧，我怕以后万一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该看不起我了。是这样，我这次出差的目的就是想挖赛力的梁成。”

“啊……这……我……”

“哈哈，你这是什么反应啊，你怎么看？”

“我、我……”

“这样，你在赛力做什么？”

“我、我觉得不能再和你说了。”

“你看，刚才还说共同发展呢，怎么这就要划清界限了？”

“可是我也不能出卖企业啊。”

“我现在不是问你呢吗？你在赛力是做HR的吗？”

“是……是想，不过在实习呢。”

“哦——那看来就不好办了，我想想啊。”沈飞停了一会儿说，“你看这样行不行？今天呢就算老哥我遇见了老朋友，吃了个饭，我不会让你

帮我去联系他，也不会因为这个让你在工作上受到损失。因为我沈飞也不想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去伤害一个对HR事业如此有憧憬的年轻人。我还想有你这个朋友。你觉得我说得合理吗？”

“无论怎么样，反正我走上这条路，有你很大的帮助。在我眼里，你一直跟老师一样，所以不管怎样，都希望可以和你成为朋友，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了。可是……可是你刚才还说要能良性竞争的话，赛力和美顶就能共同发展，我不知道这个挖人是不是良性竞争！”

徐坤说的话还是那么真实得甚至稚嫩，沈飞拍拍徐坤的肩膀说：“这个问题我也无法解答，但是我能告诉你，美顶需要梁成，美顶更需要从赛力手里得到梁成，这是竞争。可你知道吗？在今天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梁成这么一个人，我做HR也有几年了，你觉得我不知道这么一个人才的唯一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赛力拼命地保护梁成的消息。你说这是商业秘密也好，企业内幕也好，现在这个年代，只要做HR就要面对人才战争。战争是什么？具体的我说不清楚，但是战争肯定不是良性竞争。你明白吗？本来今天我完全可以不告诉你这些，然后送你回宿舍，记下梁成的地址之后，直接跟他谈，我没这么做已经辜负了我这个美顶人力资源部部长的职责。而我这么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自己的良心，你和梁成对我都很重要！我不能为了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而伤害另一个人！今天回去之后你怎么做我都可以理解，还是那句话——各为其主。好了，等你什么时候有空，去顺德的话记得去找我啊，还有程乔那个傻丫头，你也很长时间没见了吧？记得一定要去找我啊！还记得田娜姐吗？她现在是你的嫂子了，我们也刚刚有了一个女儿……服务员！埋单！”

结完账之后，两人也就分开了。之后，徐坤既没有把美顶来挖梁成的消息告诉赛力的领导，也没有帮助沈飞联系梁成。

沈飞找到一家旅馆之后，立即就给程乔打了电话，电话的主要内容就是让程乔一定要连夜查找到所有关于梁成的信息，然后用最快的方法交到自己手里。另外，第二天一定要把沈飞想挖梁成的消息通知给尚健或者俞

听，要给他们看梁成的资料，看看他们是否要这么做，问问他们最大程度能够提供多少工资和福利。

第二天上午，沈飞接到程乔的电话，电话里程乔说道，资料都已经整理好了，尚总同意了决定。挂了电话，程乔这就坐长途车把资料给沈飞送了过来。从顺德到珠海的路程并不远，快一点儿的大巴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程乔在中午之前就到了沈飞住的旅馆。

一进门第一句话，程乔就说：“尚总让我告诉你，只要能把梁成挖过来，付出别太离谱就没问题。他说这是气势上的事情，容不得小气。”

有了这句话，沈飞便有了十足的信心。在看资料的过程中，沈飞突然说：“你知道昨天我在赛力大门口看见谁了吗？徐坤。”

“啊？！”

“他现在在赛力做HR，不知道这件事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你跟他说要挖梁成了？”

“嗯。”

“怎么这么巧啊？要是徐坤把这事告诉了他领导，可怎么办？”

“今天周几？”

“周六啊。”

“那我们就今天晚上约梁成。即使徐坤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领导，他们也来不及了，今天一定能够联系到梁成，而且还能聊好长时间呢。你看，资料上写他在英国留学，是个利物浦球迷。我记得，周六晚上不是体育频道有个足球节目吗？我们找个包间有电视的饭店请他吃饭，到时候就从足球入手，跟他交流，效果肯定好。下午，买几本足球杂志看看，恶补一下知识。”

晚上，沈飞通过很多渠道总算找到了梁成，他也发现徐坤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领导。

沈飞、梁成和程乔三人直接来到了一家香港人开的豪华酒吧。坐在包厢里，他们开始聊天。

“你们美顶可是够下血本的啊！这么贵的地方，平时我可不来。”梁成是个北方人，说话也比较直接。

“哈哈，平时我也不来这种地方，今天不是沾了梁先生的光才能来吗？”沈飞在HR的工作上也算是身经百战了，这种十分受用的话随口便能说出。

“哈哈，你到挺有意思的。你属什么的？”

“不用说啦，梁先生比我大我知道，我属马，1966年出生，今年29了。”

“果然啊，做HR不短了吧？”

“小弟不才，也就3年光景，不过原来还在人事局做过事。”

“哦，我说呢？我可够难找的啊，你都能找到我。”

“哈哈，确实花费了一些工夫。你在赛力这么被看好，他们一定很优待你吧？”

“哪有？我回国之后，不知道怎么就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就一直和我谈，那时候我还没来得及了解国内的形势就进了赛力。待了一阵，觉得赛力确实不错，他们的企业文化做得很好，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最好的。不过综合来看，我倒不认为赛力是我唯一的选择。”

“哦？你对企业文化还有研究？”

“怎么？看我是个工程师，就以为我只会动动钳子、动动锤子啊？哈哈，我在英国的时候，学过企业管理。”

“那你为什么觉得赛力不是你的唯一选择呢？以我看来，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对于高级人才。”

“赛力现在的这套理念太像一个西方的企业了，如果我那么钟爱西方的那套，我为什么还回来？我不如在那边先做出点成绩再回国创业。”

“哦，明白明白，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你们美顶就不错啊。赛力最早的那套理论不就是照搬你们美顶的吗？你们的老总——尚健我可是听说过，在一些财经的杂志上能看到关于

他的报道，我很欣赏这个企业家。”

沈飞听到这儿，心里还真是咯噔了一下。他暗想自己来美顶以来，还真没听说过哪个人这么随意地评价尚健的。看来这个留学回来的高级工程师，在文化背景上和国内的人才还是存在一定差异，而且这么一个自信的人，出价可能会非常高。沈飞说：“呀！这一进来又忘点东西，又忘开电视了。程乔，你把电视打开吧。对了梁先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足球？”沈飞虽然知道答案，但还是这么问，为了让梁成感觉一下子认识了知己。

“嗯！还可以。”

“那你介不介意看体育台啊？马上就有个足球节目，我喜欢足球，每周都看。”

“看吧，没关系。哈哈。”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程乔，转到体育台吧。我们点些吃的东西。”

果然这个台确实在播放一个足球的节目，这个时候甲A联赛刚刚出现，节目的内容大都是关于欧洲足球的。

“你说你喜欢足球？你有喜欢的队吗？”

“这个，我也就是看个热闹，我是广东人，肯定是支持广州太阳神啦！去年拿了个联赛第二啊。至于别的队，我觉得是利物浦。”

“为什么？”

“我看球比较狭隘啦，喜欢哪个球队基本是因为喜欢哪个球星，因为我喜欢福勒，所以……哈哈。”

“我也喜欢福勒啊，The King of Anfield Stadium，利物浦的人都这么称呼他，全世界的人都这么称呼他！”

“你也是利物浦的球迷？”

“是啊，虽然我不是在利物浦读书，但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队歌——*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的时候就开始追随他们了。”

一下子，沈飞和梁成的交谈便亲近得多了，沈飞把下午恶补的足球知识一股脑儿地全部说出来。之后他们不但高谈足球，沈飞还借机提到了美

顶诚邀梁成的事情。梁成这个人对于跳槽没有半点疑虑，他更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在美顶实现自我的价值，以及美顶的决策方向是什么。

这些问题让沈飞吃了一惊，本来以为这样的人会特别在意美顶为他开出的工资是多少，没想到他更在意这些。沈飞一一为他做了答复之后，又问了梁成对于工资的想法。

这个问题梁成很坦诚地说：“我在赛力，他们给我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我知道在国内，这个薪金也不算低了。我在美顶只要比这个多一些就可以，不过我既然要撕毁与赛力的合同，赔偿的事情就要你们来处理了。而且我有妻子，我希望在美顶能够得到一套舒适的房子，我听说顺德有一套地产，在中国很有名，叫做碧海山庄，我希望我能够住在那里，其他我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

沈飞心想，这个工资要求并不离谱，赔偿赛力的事情也是应该。只是碧海山庄是出了名的富人区。以现在美顶的实力，虽然能接受别墅的价格，不过尚总自己都还没住进碧海山庄，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给梁成买这房子？

于是沈飞说：“碧海山庄是在中国都是毛坯房的时候，就兴建起来的豪华欧陆风情的花园别墅。当时第一期一共300套，全中国有钱的人，用了一个月就把这些房子都买走了，现在是没有现成的别墅可以住了。不过现在碧海山庄还有普通联栋别墅，梁先生先暂时住在这里如何？碧海山庄的老板也是北涪人，他和我们尚总既是老乡，也同是这北涪镇里最风光的两个人，平时私交甚好。我与碧海山庄的几个经理也比较熟，所以只要等到第二期的别墅开盘，我们一定送你一栋独栋别墅，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落实在合同上，别让你认为我是把你骗了过去。”

“好，我跟你聊了这么半天，要是还不领你这份真诚，还说什么都是利物浦的球迷啊？哈哈。”

随后，梁成高调地离开了赛力，加入到美顶。一时间成为国内家电业最震惊的新闻。

20 山越高，谷就越深

梁成来到美顶的消息，不仅没有平息国内的人才争夺战，反而让这场战争演变得愈加激烈了。

除了已经在中国建厂的山崎（中国）以外，欧美的知名厂商也纷纷进军中国这个市场，其中德国的国际知名家电品牌——豪西在中国江苏落户，他们兴建了大型厂房，面向中国的高消费市场；美国的马克家电更是把品牌直接落户到中国，收购了大量的中国中小型家电企业，使得这些中小型企业直接生产马克的家电。一些国内品牌也是蒸蒸日上，国有企业中有江苏小腾马；民营企业中有广东美顶、广东赛力和青岛飞鸥等等。

国外这三个豪门家电企业落户中国，让中国的家电品牌出现了激烈的竞争。任何一家企业也都在为自己计划着。

这天尚健找到了沈飞和潘翰文，三个人在办公室里谈了谈现在国内的形势。

尚健问道：“你们两个人说说，为什么赛力对这次梁成来美顶这件事几乎没什么反应呢？”

沈飞说：“我也觉得奇怪。按理来说，赛力一直跟我们美顶对着干，现在他们的总工跳槽来到我们这里，赛力那边肯定要说明顶用了什么见不

得人的手段，梁成这个人收人钱财什么的。他们至少应该在舆论上找回些面子吧。”

潘翰文说：“是的，现在赛力那边几乎就没表示什么。估计是正在制定什么对策呢，不想提前露出什么马脚。”

尚健说：“赛力这次的反应太反常了，他们从来都是中国家电企业里面最爱说话的一个，现在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倒没了声音了。沈飞，你想办法找个人去赛力打听打听他们的消息，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沈飞回答道：“好，我会想办法的。”

尚健问道：“潘翰文，你们广告部那边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潘翰文回答：“我们一直都在按照你的计划，一步步地宣传，现在我们的空调市场已经能够一步步地扩大了。”

尚健说：“嗯，今天叫你们过来，也是想谈一谈现在国内家电市场的形势。你们两个人是美顶现在最年轻的领导，一直以来在美顶表现得都很出色。你们怎么看待现在的家电市场？”

沈飞和潘翰文面面相觑，他们虽然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已经成为部长级别的领导了，但是对于整个国内的家电市场还是一头雾水，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沈飞这段时间经常出差，调查一些同行业的企业当中有哪些高级人才和高级理念。潘翰文也经常穿梭于各大城市，致力于广告宣传的工作。两个人也算是比较熟悉目前中国家电市场的情形，但是让他们彻底地分析一下确实很难。

尚健看他们都难以开口，于是便说：“自从外资开始进入，我觉得中国电器市场可以分为这样，江苏有德国的豪西和国营的小腾马，这两家一个是国际品牌来中国野心最大的外商企业，一个是国营家电的巨头，他们必定是相互激烈竞争。日本的山崎和青岛的飞鸥基本都是竞争北方的市场，相对说来市场比较大，它们的竞争也不是很激烈。然后就是广东，美顶和赛力都是民营企业，但是我们距离太近，相互又十分了解，我觉得也同样是激烈甚至是惨烈的竞争。最后就是美国的马克了，他们财大气粗，

到处收购濒临倒闭的小厂，在中国的大片地域上都有分布，这是最可怕的情况。我前面说过的三个争夺形势，有任何一家失败了，都会成为马克的收购对象。所以，我在开会的时候才会特别强调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有一句话叫‘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成为一只‘骆驼’，才能不怕‘饿死’。”

潘翰文说：“可是尚总，美顶要扩张固然是件好事，但需要看准时机，这方面您一定要三思啊。就拿现在来说，国内市场突然出现这么多家公司同行企业，我们的销售必然会一定程度地走低，如果这时候继续在异地建厂，持续扩张可能会很危险的。”

尚健不置可否，向沈飞问道：“你认为呢？”

沈飞回答道：“我是搞人力资源的，我认为还是应该提高美顶现在员工的整体素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挖人。只要把像梁成这样的行业顶尖人物会聚到美顶，我们就不会缺少品质和信誉。我认为，美顶下一步可以招一些高级的管理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业内小有名气。他们也不一定是家电行业的，企业的管理本身就是一门职业。”

尚健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挖过来一个高层管理人员之后，让谁下台？我们美顶在现代化转变上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彻底，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以后再谈，要不是我想出新办法，要不是你想出新办法，总之在出现新办法之前还是不能这么做。潘翰文说得很有道理，所以我才要求你们每一件事情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沈飞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还是认为自己的提议能够更好地帮助美顶，心想虽然尚健嘴上说“在出现新办法之前还是不能这么做”，不过是怕挖人失败。沈飞一直以来都是能巧妙地把事情处理得很好，这次同样有着这样的信心，脑子里面已经把尚健让他调查赛力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沈飞叫来了程乔，对她说：“刚才尚总找我们谈了会儿话，说了很多现在国内家电市场的环境。”

程乔好奇地问：“都有谁啊？”

“就只有我和翰文。”

“哦。”

“你问这个干吗？”沈飞看着程乔。

程乔脸上有点尴尬的表情，低着头说：“没……没有。”

“那行，说正经事，刚才我看尚总的样子，现在这么紧张的形势实在让他很难办啊，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事情。我觉得自从我们从赛力挖梁成过来以后，我们也有一些经验和知名度了，这次我想挖过来一个高级管理人才。”

“好啊，那你有没有目标了？”

“没有啊！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大概的目标。”

“哪里？”

“这次我想从飞鸥那里挖人。”

“青岛的那个？为什么？”

“因为刚才尚总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广东这边美顶和赛力竞争，江苏那边豪西和小腾马竞争，只有北方的那几个相对竞争力度不大，我们可以去看看情况。尚总现在只要成功不要失败，从飞鸥挖人可能相对简单一些。”

“好办法啊！那我和你一起去？”

“当然，有你帮助我向来都是事半功倍啊。”

“对了，你从珠海回来还没怎么陪过娜姐吧？上次你连说都没说就去珠海了，一直也没跟娜姐说，我看娜姐可有点不高兴了。”

“没有吧，我回家的时候看到她也没表现出什么啊。”

“那是你看不出来，昨天我看你们打电话的样子我就明白了，这种事情我们女生最懂了。”

“好了，你先去找些飞鸥的资料吧，我再计划一下。”

说完程乔走出办公室，沈飞独自坐在椅子上想刚才程乔说的话。

以沈飞对田娜的了解，田娜心里要是有什么想法一定会跟自己说的，尤其是这么她不开心的事情。如果真的像程乔说的一样，田娜这次是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至少沈飞自己还没有发现出了什么状况。逐渐沈飞想到了自己的女儿，自从小佳娜出生以来，沈飞和田娜都整天地忙东忙西，根本没有时间来照顾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沈飞这边总是出差，每次出差回来都发现小佳娜长大了很多，当然有时候沈飞出差回来小佳娜都对他有点陌生了。沈飞想到这里，便暗下决心，等忙过了这件事情，一定要请个大假，好好陪陪家里人。

正在沈飞想着家里人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响了，沈飞原本以为是程乔查完了飞鸥的资料，结果是陈敏丽走了进来。

自从上次两个吵了一架之后，两个见面愈加生分，两个见面只是表示一些礼节性的友好，从来没有再说过什么话，沈飞心想这次陈敏丽主动来找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

“沈部长，真要恭喜你吧把梁成从赛力挖过来了啊。”陈敏丽仍然还是用沈飞听起来就“浑身难受”的语气说道。

“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尚总的安排。”

“你才是客气呢，上次那件事我想了想，觉得还是我的错，没想到沈部长不但没有放在心上，还做了件这么成功的事情。真的，我真的从心里佩服你。”

“呵呵。”沈飞傻笑着，他从来都没听陈敏丽说过这样的话，“陈姐今天来，不会都是夸我的吧？我怎么受得起呢？”

“怎么能受不起呢？我是真心来向沈飞兄弟讨教讨教的，梁成这样的高工肯定被赛力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你是怎么把他挖过来的啊？”

“也没什么办法啊，可能还是我们美顶的名誉好吧，梁先生也许一直就想来美顶了，不过一直没有机会而已。”

“你看看，我来向你请教，你还这么糊弄我，我可是真心来讨教的。看来你还记着之前的事，我跟你学学，以后我们好合作啊。”

沈飞实在受不住陈敏丽一而再地说，并且今天她的态度果然是360度大转弯，沈飞当然也不会因为上次的事情而记挂一辈子，便原原本本把怎么认识梁成，怎么巧遇许坤，最后怎么挖梁成的整个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沈飞说到其中感动或是欢乐的瞬间，陈敏丽也伴随着感动或是欢乐，沈飞发现陈敏丽听得很认真，内心中也油然升起一种高兴。他心想，总算能和陈敏丽自然地相处了。

两个人第一次聊得这么开心，毕竟他们已经相处了很久了，如今只需要一次把话说通，两个人也就自然多了。

晚上下班之后，沈飞特地买了很多东西回家。他一推开家门，就高声地招呼田娜和小佳娜过来，高兴地跟两个可爱的人说：“老婆，这袋子是给你的；女儿，这袋子是给你的。你们都打开看看吧，哈哈。”

小佳娜是个既可爱又乖的孩子，两只手紧紧地抱着给她的袋子，先是向沈飞使劲地笑着，同时从嘴里发出非常不标准的ba的声音。沈飞特别开心。

田娜也说：“瞧，给她买点东西就这么开心了，哈哈，太逗了。嗯，谢谢老公，谢谢老公，哈哈。今天你是怎么了？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

“是这样，老婆啊，明天我出差，去青岛。”

“哦？是么？干什么去？”

“还能是干什么啊？挖人呗。”

“怎么总叫你去啊？这刚回来几天啊，又出去。”

“现在不是‘全国人才大战’吗？美顶这边也紧张啊，分不出人手来。”

“哼，总之比上次好，这次说什么也能和我说一声，买点东西，哪像上次不吭不响地就走了，连个电话也不打。”

“好啦，好啦。我都说过了，上次真的时间紧张，而且我第一次挖这么厉害的人物，实在是忘记了嘛。”

“哼，这次你自己去？”

“不啊，你程乔妹妹也去。”

“她也去？又是你们俩？”

“是啊，不过现在程乔可不是当时咱们去武汉的样子，现在也长大了，专业多了。做起事来也有板有眼了。”

“是不是也成熟多了，女人味更足了？”

“这个嘛……应该是吧。”

“哼。”

沈飞和程乔来到了青岛，下了火车沈飞显得很是兴奋，这里要比广东凉快很多，阵阵的海风吹过，但是沈飞来不及沉浸在这种景色，来不及享受北部海边的舒爽。他知道他必须现在就行动，因为这次的事情是瞒着尚总的，甚至连俞昕和潘翰文都不知道，所以他的时间并不多，必须速战速决。这也是他叫程乔跟自己一起来的一个原因，如果把程乔留在美顶，一定会有人向程乔打听沈飞的去向，如果传到尚总的耳朵里，可就麻烦了。

沈飞是一个心里憋不住话的人，尤其在这种特别矛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宾馆里坐着，沈飞开口问道：“程乔，你觉得美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程乔哪里知道沈飞心里的难处，突然被沈飞这么一问，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关于美顶，你不是比我更了解吗？”

“我是想问问你的想法啊。”

“哦，我觉得美顶现在就像一个巨型运转的机器啊，每个环节都在劳动，整个机器就创造了巨大的能量。”

“可是再大的机器也有一个操作台啊。”

“啊？部长，你是说美顶的领带不好？”

“哈哈，你怎么这么敏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这次我来青岛，是瞒着尚总和俞昕的。”

“什么？”

“呵呵，不好意思，一开始骗你过来。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部长，这……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全国的企业都在抢人才，对于我们部门，最要做的肯定就是抢人才。可是现在全国的市场竞争得也特别厉害，尚总那边给的精神就是一定要步步为营。可是你想想，市场可以稳固，人才不能稳固啊，我们美顶被挖走多少人了？尚总觉得应该稳定内部人员，但是我觉的这个工作实在太难做了。无论你怎么跟员工灌输热爱美顶的思想，到头来，人家一个月给3000，这里一个月给1500，大部分人还是都选择3000的啊。所以，我就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咱们也挖人，趁着现在法律条文还不是特别明确，必须赶快行动。但是尚总那里肯定说不通，我能看出来尚总觉得我的提议还是正确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直接同意。”

“部长，我觉得你就这么干，肯定没问题。等挖来了人，就行了。这叫先斩后奏。”

“其实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也是我想的。我刚来美顶的时候，那时候美顶就是一个小的乡镇企业，刚刚进入空调市场，尚总特别喜欢年轻人，只要能提出新想法的，尚总都会吸取，放手让人去做。但是现在，随着美顶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他提出的精神就越来越不明确了。就像上次我去挖梁成，去之前他的话就模棱两可，好像成了是美顶的，不成就是我的。”

“部长，我觉得你不用想这么多。”

“其实是这样，美顶自从组建董事会之后，拿决策就不是尚总一个人了，还有那帮董事会的人。这里面的人，有深有浅啊。”

“这倒是，我听好多姐姐都说，美顶有个副总高峰洋，也是董事会成员之一，他就是最开始的美顶人，比较古板，对于改革总是阻挠。”

“嗯，高峰洋跟尚总的关系不一般，从一开始美顶还做电机和电风扇的时候，就是一把手。我听说他自从那次大裁员就开始不满，后来校园招聘，跟日本山崎合作这两件事，他也觉得不好。”

“我觉得对于现在全国的市场竞争越来越紧张，高峰洋肯定跟尚总说了好多。”

“嗨……谁知道呢？现在虽然美顶建立了人力资源部，但是据我所知，那些来到中国的合资企业，他们都设有首席人才官和首席人力官这样的职位，他们都是在在一个整体的高度，比起咱们挖挖人，开开工资，要高级得多。”

“部长为什么不把这个想法告诉尚总呢？”

“这个想法我跟尚总说过啊，可是尚总还是觉得再等一等。我觉得董事会那边可能还不同意，还觉得多了这么一个职位毫无意义，还容易多一个控制不住的嘴。”

“哈哈，这是你想的，还是谁跟你说的啊？这些董事会的人不就是怕沈部长担任这个职位，整天要商量着改革吗？”

“也不是，我哪有那样啊？其实我胆子不是特别大那种，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有那种英雄情结。我就是觉得，让我做一件事，我就要做好。所以，我现在特别矛盾。”

“部长，别着急，慢慢来，就会好的啊。其实，我觉得这点你应该学学潘翰文潘部长，我觉得他就好像从来不为这种事情担心。”

“哈哈，翰文，是有大智慧的人。啊，我发现你一提起翰文就满脸发红啊。哈哈！”

“哪有……没有！”

“还说没有！你看你那鼻子红得。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到时候我给你问问。”

“问什么啊？”

“还能问什么啊？当然是终身大事了啊。”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思的，我……”

“哈哈！你没有那个意思，我有那个意思行吧？哈哈。”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就好好说服这个赵雪航吧。我也知道这个挖人

有点不道德，可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正规的人才市场和人才体系，我们又是在企业里，不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先干活吧。”

“呵呵，部长想回政府了？”

沈飞低下头，想了想说：“不知道，还是先干活吧。”

之后，沈飞很轻松地就找到飞鸥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就是他之前在美顶就已经打听好了的赵雪航，他是青岛本地人，在飞鸥出任法律顾问。顾问这个职位说高就高，但是没有实权。赵雪航是学法律出身的，沈飞想挖他的理由也是能帮助美顶，在这个市场还不是很规范的时候，给予美顶最正确的建议。不过，这个赵雪航接到沈飞的邀请之后总是小心翼翼的，这天他们约在沈飞所在的宾馆见面。

赵雪航故意迟到了20多分钟，在谈话中他也表现得十分谨慎。

“赵先生啊，你为什么这么小心翼翼的呢？弄得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才好了啊，哈哈。”沈飞希望利用开玩笑来缓解赵雪航的紧张情绪。

“这位沈兄弟啊，咱们见面当然是要偷偷摸摸的了。万一要是让我公司的人发现了，我以后可怎么在这公司混了啊！”

“正好啊，飞鸥不要你了，我们美顶要你啊。你看我已经都和你说说了，我们美顶给你的福利肯定会比飞鸥多的。美顶最在意的就是人才，你也知道现在市场竞争得多么激烈。这好钢还是要用在刀刃上啊。”

“可是这刀，舞来舞去的总要伤到人的啊！”

“啊？这句话怎么解释？”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自从上次那个叫梁成的人从赛力去了你们美顶，现在国内的这些企业都紧张得不得了，一边派出自己的人出去挖人，一边严管手底下的人。”

“哦，大家都是这样嘛。很平衡啊，为什么说会伤到人呢？”

赵雪航看着沈飞怎么也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但是他也不想把话说明白，自己只得连连叹气：“你们美顶给我开出的条件确实很诱惑，可是……可是我还要想想。”

“哦，没关系，这很正常的。只要你能来美顶，你的妻子和孩子也能一起过去，我们有自己的宿舍，也省得你顺德、青岛地来回跑了。你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跟我提啊！”

“这样，我先回去好好想想，过几天联系你们好吗？”

“呵呵，赵先生，是这样，现在的形势十分紧迫，我们还要去很多地方。不过你是人才，我们美顶也是正缺少一个权威的法律顾问，如果你方便的话，最好尽快联系我们，我们暂时把后面的行程往后退，静待你的答复。”

“好的，那我先走了。”

说着，赵雪航就离开了宾馆。沈飞和程乔两个人觉得赵雪航这个人处处谨慎的样子实在好笑。

过了一天，沈飞的手机就响了，不过打来电话的不是赵雪航，而是人力资源办公室的小王。

小王在电话里着急地说：“沈部长，你在哪里？俞昕主任这几天一直找你，今天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你在哪里？现在快回美顶吧，下午领导们要开个会。”

“什么会？这几天，我没有在公司的会啊！你知道俞主任找我什么事吗？”

“不是特别清楚。”

“什么叫不是特别清楚啊？清楚就是清楚，不清楚就是不清楚。”

“大概可能和梁成的事情有关。”

“梁成？他出事了？”

“反正是他跳槽到咱们美顶的这件事情，赛力那边不干了，现在美顶的领导都等着下午开会呢，就是找不到你。总算打通你的电话了，下午来吧。”

“这……这……我下午过不去啊！下午几点？”

“下午四点。你在哪？要不我找个车接你去，现在才不到九点。我看

俞主任找你也挺着急的，你一定要来啊，俞主任现在已经去找尚总了，她走的时候吩咐我一直给你打电话直到通了为止，所以我觉得情况很紧急。”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挂下电话，沈飞呆坐在沙发上。

程乔走过来问沈飞：“怎么了？美顶那边叫你回去？”

程乔说了好几句，沈飞才听见。

“哦，是啊。”

“因为什么？梁成？”

“可能吧。”

“可是梁成能有什么事？他们知道你来青岛挖人，怎么还突然通知你回去？美顶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一直很支持你工作的，这次怎么回事？”

这句话算是说到沈飞心里去了，他当然不能告诉程乔，这次他是瞒着美顶的人出来的，因为尚总之前明令不许沈飞在没有新办法之前做这件事情，他只得说道：“谁知道？现在只能想办法了。”

沈飞坐在这里，脑子飞速旋转着，就像每一次他遇到棘手的事情一样。沈飞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次希望为美顶作一些贡献，却把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来他必须回到美顶，那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关键在于这件事情与自己有着很大的联系。二来他还要等着赵雪航的回复，因为沈飞毕竟是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联系上这么一个高级法律顾问的，而且沈飞在与赵雪航的谈话过程中，一直是以美顶的名义在与他讲条件，如果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尚健根本不知道的话，沈飞很可能会名誉扫地。现在程乔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时之间沈飞也很难把这件事给程乔解释清楚。

沈飞平时很少抽烟的，而且在去年田娜怀孕之后更是很少抽烟，但是现在他特地到宾馆下面买了一包烟，回到屋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个没完。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沈飞只能无奈地作出选择。他让程乔留在青岛，自己现在就坐飞机回顺德，等开完会之后，再电话联系程乔。沈飞还特意

嘱咐程乔，除了沈飞和赵雪航以外的电话都不要接。

就这样，沈飞马上坐上了出租车来到了位于青岛郊外的机场。

下午四点，沈飞总算风风火火地赶到了美顶的会议室，别人问起他去哪了，他也随便编个谎话把话题岔开了。

这个会议果然非常重要，尚健等几乎所有的公司领导都到齐了，美顶大部分管理层的部长也纷纷出席。沈飞知道这样突然召开的会议能来这么多人，一定是发生了大事情，尤其看到一些美顶决策者的表情凝重，就知道这件大事情是坏事。

尚健简短的几句话一说，一下子让沈飞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尚健说道：“赛力已经把我们告上法庭了，他们说梁成跳槽存在太多法律上面的手续，这些我在这里就不仔细说了。他们还在各大媒体上说，美顶用了极不道德的方法挖走他们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梁成先生。赛力还说，梁成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支付毁约金，而且也是不辞而别，他们经过了大量调查才知道梁成原来来到了美顶，他们不仅把梁成告上法院，更以美顶应承担人才连带责任为由，也把我们告上法庭……”

21 冲动是魔鬼

沈飞听着尚健低沉的声音，自己却像飘到空中一般，他突然觉得身体的左右方向都没有了支撑，脑中也不太能反应过来尚健说的话了。沈飞努力地想听清楚尚健的话，脑中却一直浮现着他去挖梁成的每一个细节，这一幕幕像是意识流电影一般，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在沈飞的脑中浮现：来到赛力、遇见徐坤、拿到程乔给他的材料、那顿有英超足球比赛的晚饭，以及后来跟随梁成完成一些手续。

就在这时，沈飞听到了尚健的这句话“……梁成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支付毁约金……”沈飞身上立刻一紧，就感觉全身的皮肤都在同一时刻把自己的身体裹紧似的，这次沈飞更加不知所措了。

直到有一个嗓门很大，声音中夹杂着一些沙哑的话语中提到了他的名字，沈飞才缓过神来。“这件事情凭什么要我们美顶来承担？就应该由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承担，人力资源部的沈飞同志来负责。尚总说梁成没有支付毁约金给赛力，可据我所知，沈飞已经从美顶拿了一些钱，说是为了让梁成支付毁约金的，我想知道这笔钱去了哪里？”

说这句话的人正是美顶的副总、董事会重要人物高峰洋，他对沈飞一直都有看法，这次大好的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

俞昕有些听不下去了，便质问道：“高总，你要是有什么看法、建议，都可以直接提，你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刚才尚总已经说了，这件事情很可能是赛力那边设计故意陷害我们的，包括那个梁成可能都是骗子。如果你说沈飞这边拿了美顶的钱，却没有给梁成的话，请你拿出证据。”

“呵呵，俞主任何必这么紧张呢，在下不过是进行一点猜测嘛。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沈飞从美顶这里拿了部分支付梁成在赛力的毁约金，他也如实都交给了梁成，那也应该跟着梁成一起去赛力办理好每个手续，这应该是他的职责。如果现在没出这件事情，我也不说什么，但是事情已经出了，还是人家发现的，那就要好好说说了。”高峰洋说。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落井下石了？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你却这么说，我非常怀疑你的居心！如果是你，你会跟着一个你挖过来的人，去人家的公司办手续？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俞昕越说越气。

沈飞眼见这样子下去就会大吵起来，就赶忙说：“这是我的错，这件事的发生实在是难以相信。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任何责任，但是不该我承担的责任，我绝对不会忍辱负重。虽然说挖人这件事并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情，但是这也是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谈判环境下进行的。如果有人故意陷害我，陷害美顶，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维护真相！”

“呵，你要是这么说，怎么我们找你好几天，你现在才出现？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让我们也早有准备，你看看，现在人家直接把我们告上法庭了。”高峰洋说。

沈飞也看出来这个高峰洋在故意向他发难，便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必要向负责机械技术的高总汇报吧？我正在联系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大型企业的高级法律顾问。”沈飞这么说也没错，赵雪航确实是大型企业的高级法律顾问。

俞昕说：“尚总，我想既然各位领导都知道这件事了，你的意思也表达了，另外沈飞也作了解释，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觉得某位领导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实在没有必要再这么商讨下去了。”

尚健也点了点头，便散会了。整个会的过程中，尚健没有看沈飞一眼，会后也没有找他谈话。来开会的人基本都走掉了，沈飞坐在会议室里还没有缓过神来，俞昕故意没走，她想和沈飞说些什么。她慢慢走到沈飞旁边，轻轻把手放在沈飞的肩膀上说：“这次美顶可能遇到了真正的麻烦，赛力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搞坏我们的名声。沈飞，我问你，如果美顶有黑锅给你背，你会背吗？”

沈飞呆坐在椅子上不动，他听到了俞昕的话，但是他又感到自己的身体十分僵硬，实在是什么话、什么动作都不想有。过了一段时间，俞昕轻轻拍了拍沈飞的肩膀，也就离开了。

等俞昕离开之后，沈飞点了根烟，现在他已经什么都不管，在会议室里抽起烟来。

顺着烟雾的上腾，沈飞反过来回想整件事情，可能是刚才消息来得太突然，沈飞没有来得及仔细想，现在沈飞突然觉得这个圈套不仅仅是赛力给美顶下的，还有别人在陷害他。这时候，换作谁，心里都会不平衡。本来他辛辛苦苦把梁成挖过来，美顶非但没有对沈飞有什么赞赏，反而让沈飞把计划一再完美。可是挖人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说百分之百一定完成呢？沈飞刚决定自己先掏钱，想办法给美顶挖来一个人才，现在却把他直接拉回，接着就是一通批斗。最后就连自己最亲近的领导俞昕都跟他说，让他给美顶背黑锅。沈飞越想越气，觉得自己不但委屈，简直就是冤枉。他的心中好像突然聚集了很多愤怒，于是，他先给程乔打了个电话，叫她第二天回美顶，赵雪航那边不用她再盯着了，然后就气哄哄地去找潘翰文。在这个时候，沈飞认为潘翰文是他在美顶唯一可以相信的人了。

潘翰文之前已经听说了梁成的事情，他也为了这事找过沈飞好几次，但是沈飞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所以现在看见沈飞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就赶忙问沈飞：“你可终于出现了，怎么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他妈有人存心想害我，他别让我找出来，找出来我就跟他玩命！”沈飞气急败坏地说。

自从潘翰文认识沈飞以来，从来没有看见沈飞这么生气过，也很少听见沈飞骂人，看来这次沈飞真是急了。他说：“沈飞啊，你先别急，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前一阵子我不是从赛力挖过来一个叫梁成的高工吗？美顶花了大价钱。一时间，梁成跳槽美顶这件事在报纸上说得热热闹闹的。”

“嗯，这事我知道。报纸上不还都提到你了吗？说你是现在最棒的人才领导。”

“梁成过来之后，我本以为赛力这回面子上输了，想在舆论上做些文章，骂骂美顶、骂骂我，可是他们一直没表态，我以为这事情也就过去了。结果没想到，今天突然告诉我，赛力以美顶用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挖梁成这件事告美顶，还声称美顶这是要搞垄断，你说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现在哪家企业不这么搞？”

“唉。”潘翰文叹了口气。

沈飞继续说：“最关键的是，前两天尚总要我挖人，但又说要有百分之百成功的办法。挖人这种事哪有百分之百的啊？我只能背着领导自己掏钱和程乔去了趟青岛，跟那个人见面谈，结果我还没谈完呢，美顶就给我叫回来了，今天还跟我说了梁成这件事。今天，那个高峰洋从头到尾地针对我，显然就是想把这事往我身上推。本来也不是特在意他说什么，可你知道最后俞昕跟我说什么么？她问我能不能替美顶背黑锅。气死我了！”

“啊？那这明显就是想让你负责，美顶这边什么事也没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人是他们要挖的，我是他们派过去的，我不明白这些领导怎么想的？这明显是赛力设计好了要搞美顶，再怎么让我承担也没用啊！我看有些领导也太不负责了，公司出了事，就会这么往下推卸责任，我干活的时候他们都干吗去了？尤其那个高峰洋，我看他就是想整我！”

“沈飞，好了，你先冷静一下，冲动是魔鬼。你想想，现在你一说不过赛力，二说不过美顶，你这么冲动也不是个事儿啊，先冷静。听我说

说？”

沈飞听见潘翰文劝他，也就不再嚷嚷了，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等着听潘翰文说。

“你急也没用是吧？依我看，现在你有三条路。第一条路，跟他们拼了，不管是美顶还是赛力，全都骂一通，现在这事已经要上法庭了，你倒是可以把你这些事全都说出来。不过你想想，你这么都说出来，你有这套说法，美顶和赛力也都有自己的说法，你斗不过他们的。第二条路，你离开，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但是依我看这两条路，明显都是杀敌一百，自损三千。你除了让那些整你的人得逞以外，还有什么？第三条路你就保持沉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不是有人想整你吗？反正现在人家就拿着你的把柄，你越狡辩越觉得自己理亏。既然俞昕悄悄说让你背黑锅，那这意思就是结果再怎么样，美顶也不会把你裁了，他们要是想开了你，今天就让你卷铺盖走了，尚总也不会让你过来解释啊。美顶不裁你，顶多就是降你的职啊，这有什么的？你不也从小科员做起的吗？谁怕谁啊？有本事的人一样可以再将功补过做回部长，你说呢，沈飞？”

沈飞听了潘翰文的这些话之后，情绪确实稳定了不少。自从沈飞来到美顶以后，虽然碰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但他都能很好地解决，一直以来也算平步青云。面对如今这个形势，沈飞心里当然很难平衡，他想自己为美顶做了这么多事，到头来却让自己背这个黑锅。

一时间，这件事情，再加上沈飞之前思考的企业人才改革的事情，让沈飞有了离开美顶的想法。潘翰文对沈飞说：“你现在离开算什么？俗话说，‘从哪里倒下，就从哪里爬起来’，你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潘翰文的话虽然不中听，但是都很在理，只有像沈飞和潘翰文如此熟的朋友才能这么说。沈飞想了想，也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就在这官司三番五次开庭，沈飞需要出庭作证的时候，国内市场新一轮的人才“暗战”又开始了，这次美顶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控制这方面

的事情了。公司这次流失了大量人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月薪上四千的高级员工，他们的离开不仅在产业上给美顶带来损失，同时，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很多新空调，这些空调的技术都是原来只有美顶拥有的技术。

这些来美顶挖人的其他公司的人，用的基本都是沈飞曾经的办法，他们在美顶的大门口徘徊，相互打听美顶的消息。有的甚至更为直接，他们直接租了美顶门口的北涪宾馆的房间，在里面直接开起了招聘会，并直接面试。一开始是一家企业这么做，后来别的企业看见这么做的效果更为出色，也就开起了招聘会。一时间，美顶里面的人都在北涪宾馆里面开招聘会。中午这些来招聘的企业还会提供免费午餐，这样招聘会的人气则是更旺了。

沈飞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但他却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他还要出庭回答一些律师和法官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那么锐利，它们都是直接而冰冷的，就像嫖客剥去妓女衣服的那双手一样，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原原本本、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世人眼前，这对一个人的尊严是极大的挑战。

沈飞也在这种折磨之下丧失了往日的乐观与机灵。他每次回到家里，田娜总感觉沈飞一下子变老了，变得沧桑了。

赛力和美顶之间的案件终于结束了，最后的审判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首先，美顶确实是导火者，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其次，美顶通过与律师和侦探的合作，发现赛力一直与梁成暗地勾结，他们设下这个“跳槽陷阱”，其目的就是想加害美顶。虽然赛力一方的解释是，他们的行为是出于美顶首先挑起这个事端，但是，法官认为，赛力的行为构成欺诈行为。

在这些审判之后，沈飞虽然没有承担任何经济责任，但是美顶方面也对沈飞予以一下处分：美顶人力资源部部长沈飞，因为工作过程中的疏忽，导致美顶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同时由于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美顶有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沈飞并没有作出相应的举措，又造成了美顶大面积的人才损失。综上所述，撤除沈飞在美顶人力资源部部长一职，担任人力资源部人才培养主办一职，试用期3个月，期后处置需看沈飞在试用期当中的表现。

沈飞被降职之后，陈敏丽顺利地成为了人力资源部部长。程乔也不再是沈飞的秘书，她被安排担任人力资源部培训科的科长。

面对这样的现状，沈飞早已经作好了心理准备去迎接这些。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件事没有牵扯到程乔，反而美顶让程乔当上了培训科的

科长。好在沈飞去青岛挖人的事情没有被曝光出来，而程乔也一直被沈飞蒙在鼓里。这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在担心沈飞之余，终于也脱离了长久以来沈飞的带领，自己开始了真正的工作。

赛力与美顶之间的这场官司，在让全国的企业大跌眼镜的同时，各个管理人事工作的政府机构也开始插手国内的人才争夺战。因为他们发现国内市场的竞争惨烈度，已经远远出乎他们的意料。政府方面认为，美顶运用了非正当手段挖别人的“墙脚”，而赛力则运用欺诈行为防御，两家企业之间的竞争方法都是不正当的，所以这次判决对两方都比较严厉。政府的目的就是杀鸡儆猴，的确在这件案子审理之后，全国的人才争夺战的“硝烟”算是暂时熄灭了，至少任何企业也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挖人了。同时，政府开始了探讨修订符合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国情的关于劳动者权利义务的法律。

这天沈飞来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办公室，绕过了他曾经的部长办公室，来到了整间房子一个角落的写字台前。一坐下，他就低下头仔细地看桌前的文件，一次也没有抬头看过他曾经的办公室。他知道现在那间办公室里面坐着的是陈敏丽。

人力资源部的培训科，主要负责的就是美顶员工上岗前或者上岗后的技术或者职业培训。培训科的主要工作就是合理地安排一些培训课程，以供员工的学习深造。这份工作交给沈飞来做，当然是得心应手，他只需要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便可以把一天的工作完成。并且美顶的培训一般都会在春季和秋季进行，现在已经到了深秋的季节，所以沈飞这个培训科主办基本也没有什么工作了。

沈飞坐在写字台前，不时会有同事过来和他打招呼，同事们的表情都很友好，这给了沈飞很大的动力。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一头雾水的降职的人来说，沈飞疲惫的身心正需要这种抚慰，同事之间的这种温暖友好的问候让沈飞渐渐不再去想刚刚发生的变故。相反，沈飞开始想用自己的

努力工作回报美顶和这些同事给予自己的支持，而慢慢放弃了离开的想法。

沈飞开始回想自己在美顶的工作过程。这三年多时间，说快也快，说慢也慢。主要是沈飞一进美顶就开始繁忙起来了，无论是全厂大裁员，还是校园专场招聘，或是出差去日本，好像每件事情不是给沈飞扒层皮，就是填块砖。这让他已经感觉不到什么是疲惫了，甚至这种全身心的投入，让他迷失了自己。他每次成功完成任务之后，脑子里想的都是，下个任务什么时候到来，自己要接受什么挑战。这让沈飞想起潘翰文给他讲过的道理，“小人成不了大事，愚忠成不了大臣”。也许沈飞是时候该想想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了，他已经不是那个对“下海”充满浪漫幻想的青年了。在美顶经历了将近四年的他，这时候显得有点茫然。

这时程乔走了过来，小声地在沈飞耳边说：“沈部长，来我办公室里坐会儿吧？”

沈飞看到程乔总是那么可爱的样子，不禁一笑，跟着程乔走进她的办公室。

两个人坐到了沙发上，沈飞喝着茶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程乔脑子里在飞快寻找要对沈飞说些什么。

“沈部长，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呵呵，我已经不是部长了，你要觉得叫我名字不习惯，就叫我哥哥啊，老沈啊什么的。你叫我沈部长，那陈敏丽听见了会怎么想啊？接下来就好好做我该做的工作呗。”

“我们都感觉你特别冤枉，你应该找俞昕好好说说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这样安排，实在太影响心情了，撤你的职，还要让你在陈……陈部长的手底下工作。而且现在办公室里都是你以前一直带领的团队，总之我觉得这样不合适。”

“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啊，梁成那件事情确实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了美

顶的损失，所以我觉得现在就要好好地表现了。在企业工作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在事业单位里上班就像坐滚动电梯一样，你只要站上去，你的职位就是稳涨不跌。最近我也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在企业上班跟咱们爬山的道理刚好反过来，下山容易，上山难。”

“你不想好好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吗？说不定还会有些改观呢。”

“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调查的，不如努力工作，将功补过。”

“那赵雪航那边还要联系吗？”

“不用了，我之前要挖赵雪航，也没有和领导那边汇报，那时候我有点急功近利了，现在想想应该留在美顶。我脑子一冲动就去了青岛，忘记了尚总让我去调查一下赛力在做什么，结果，没想到赛力那边计划着这么一个阴谋。”

“对啊，你说赛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算这件事情的？是不是徐坤当时把咱们挖人的事告诉了赛力？”

“我相信他，不会是这样的。嗨，不用想了，现在结果都出来了。”

“嗯，也对。我们努力做出一个项目，向领导们证明你的实力，我想领导很快就会给你复职的。”

“不是说3个月吗？”

这时程乔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打来电话的是俞昕，她叫沈飞去找她。

在俞昕的办公室里，她对沈飞说：“这次的事情谁也不想发生，可是现在发生了，所以谁心里都不是滋味。我知道对你这样的处罚并不是特别合适，但是这都是美顶领导层决定的，所以你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今天找你过来，只是想跟你谈谈，不希望你有什么不好的情绪，我也希望不要把那些情绪带到工作中。我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其实这是一件好事，这三个月你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最主要的是好好思考一下，冷静一下。你来到美顶这段时间，前后也经历了不少事情，为美顶作出了许多贡献，这些不仅仅是我看到了，尚总和公司的很多人都看到了，你在美顶的知名度也不比我小，呵呵，是不是？所以，我想这次对你的降职，也可以让你好好地回想一下自己一直走过来所经历的，总结沉淀一下，我想这个会对你以后有帮助。”

“谢谢，俞主任。我没有什么不良情绪，只是心里一直对于自己的失误难以释怀。”

“你看，这还不是不良情绪吗？无论怎样，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以你在人力资源部的影响，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人整天给你颜色看吧，所以你也可以不要对自己这么刻薄，应该抬起头向远处看。你以后想怎么打算？”

“在这三个月好好表现，弥补自己的过失。”

“我给你点建议，你现在的培训主办再怎么努力表现，也不过是安排一些课程，这些能说明什么能力呢？你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充实一下自己，你对人力资源管理这么了解，又有很多的实战经验，为什么不去考一下MBA呢？如果你能考下来，我想你的价值一定会得到，到那时，你的道路也就更多了。”

“MBA？”

“怎么？你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可是从来没想过。”

“你应该去试试，反正现在的工作也不像从前那么忙了。”

沈飞看着俞昕，心中不由燃起一份崇敬，她从外表看和普通的中年妇女没有什么区别，本身也没有特别高的学历和出众的家庭背景。她的表情和语言从来都是那么温暖，而富有涵养。也许一个好的管理者，既要是一个被人敬仰的预见者，也要是一个优秀的心灵抚慰师。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最根本的地方管理别人，俞昕可能就是这种类型的管理者。虽然现在她是总裁办公室的主任，不参与过多的公司行政管理，这个职位可能更像一个全职保姆、高级管家，是的，俞昕就是美顶的高级管家。她游离在政策与制度内外，保全着这个企业的和谐运作。

从俞昕的办公室离开，沈飞回到了自己的写字台，开始了解关于MBA的消息。1995年的中国，MBA还算一个生疏的名词，获得MBA的人更是被视为企业管理的绝对专家。这时的美顶总共有不超过5个MBA，整个中国也只有一些大企业才有这种人才。沈飞内心的冲动一下子又出现了，学习新事物对于他来说从来不是难事。

沈飞调查后，剑桥大学CIE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这个资格认证一下子吸引了他。他很快找到了该门认证的考试信息，当他看到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CIE）指定教材——《人力资源管理》（高级）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的确是得心应手。

但是，CIE的考试在每年的5月和10月全球统考，每次考试的报考截至时间为考试日期前2个半月到3个月。沈飞发现已经赶不上今年的考试报名了，只得报名参加次年5月份的考试。

从现在算起，到考试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沈飞觉得这样会把时间拖得太久。这时他发现自己的桌子上多了一个信封，他拆开信封，里面是很多打印好的材料。原来这是俞昕派人偷偷放到沈飞的办公桌上的，里面是一份俞昕提前准备好的亚洲国际公开大学MBA入学通知单，里面还有尚健签名的美顶企业推荐书。其实，尚健和俞昕之前已经商量过让沈飞考取MBA的事情了，亚洲国际公开大学MBA是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MBA。美顶本来就希望培养像沈飞这样年轻有为的员工继续深造，不过这次沈飞被降职，尚健想到公开宣布推荐沈飞去学习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于是就悄悄地让俞昕完成这件事情。和沈飞一起被推荐完成MBA学业的还有4个年轻的员工，当然潘翰文也在其中。

沈飞仔细阅读着这份亚洲国际公开大学MBA的学习计划，心中下定决心，在以后的时间里，主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MBA和CIE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这两个都要完成。

沈飞天生就乐于学习，尤其现在是面对自己热爱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他沉浸在学习当中，很快就忘记了撤职这件事情，每天白天他做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就开始阅读专业书籍，晚上回到家，就一面照顾孩子，一面陪田娜一起看电视。也许这样的日子在外人看起来是异常美好，而沈飞认为这是卧薪尝胆，他希望学业有成的时候，能够发挥出他自己的能力和知识。

24 化干戈为玉帛

这时候，陈敏丽也在美顶人力资源部部长的位子上做了一段时间了，自从沈飞来到美顶以后，陈敏丽还是第一次比过了沈飞，至少是在自己的职位上。陈敏丽一开始当上人力资源部部长的时候还是有点小心翼翼的，毕竟自己当副部长的时候并没有把每项业务都学习得那么熟练，不过日子久了，陈敏丽很快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理解的人力资源部部长的样子。

她发现，正如她之前预料的一样，很多人都在暗地里给她贿赂，这实在太符合陈敏丽的心意了，她尽情享受她所获得的眼前利益。

在陈敏丽的脑海中，能够管理谁做这份工作，谁做另一份工作，是个毋庸置疑的美差。如果谁要想进入美顶，那一定是要通过人力资源部部长的认可的，这中间的交涉过程定能让这个人力资源部部长大捞一笔，而现在陈敏丽终于坐上了这个位子。果不其然，陈敏丽“上位”的时机正赶上了国内各个企业争夺高级人才的暗战。按照陈敏丽的想法，这样的情况对她来说有两大价值：一是其他企业有过来挖人的，陈敏丽这里握有美顶所有员工的资料，其他人要是想打听美顶的消息，则一定会通过她知道的，这样仅仅是卖信息也能挣到不少“外快”；另外各大企业既然是争夺高级人才，那么中低级人才则会无人问津，但是陈敏丽想到了他们。陈敏丽不

但可以帮美顶的中低级人才制造虚假的信息，还可以按照招聘高级人才的标准招聘中低级人才，这样就能收受别人的贿赂了。陈敏丽计划着自己的小算盘，欣喜望外。

一天，陈敏丽的办公室门响了，走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次陈敏丽和沈飞吵架之后在园区里遇见的刘青。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一进来就怪声怪气地说：“哟，陈部长，最近可好啊？”

陈敏丽虽然是那种典型的拜金主义者，但同样很看不惯刘青这种依仗家里关系在外面混事的人，她不冷不热地说：“托你们的福，还算活得下去。你来什么事？”

“哈哈，当上部长了就是不一样啊。说话的底气都这么足。”

陈敏丽只是抬了下眼皮瞟了一眼刘青，根本没有接他的话。

刘青继续说：“是这样，你当上部长了，怎么说也要表示表示吧？就算你看不上我刘青，你至少也该在高副总那边表示表示吧。”

“什么？为什么？”

“哈。”刘青冷笑了一下，说，“贵人多忘事啊，我帮你回忆回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天天盼着沈飞那小子下去。这次高副总在领导会上可是最执意要求降沈飞的职的，而且还说了好多你的好话，这你才上来的。你说你是不是该表示一下？”

“少跟我说这些话，你们怎么给沈飞弄下去的我可知道，不想让我说出去就赶紧出去！”

“哟！过了河想要拆桥啊！我们怎么给沈飞弄下去的？没你份？”

陈敏丽眼看声音越来越大，再大的话外面就能听见了，只得说：“好，你说我应该怎么表示？”

“嘿嘿，其实不难啊！我和高副总也都不是坏人。高副总有个客户，这个客户的孩子找不到工作了，高副总看在谈生意的立场就让这个孩子来我们美顶了，在技术研发中心找个活做，我是来通知你一下，过两天有人把他的材料档案给你。”

“怎么又一个？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就是因为前两个忘记跟你说了，给陈部长带来了不少麻烦，所以这次我特意来跟你说一下。”

“这次不行，技术研发中心的人已经够用了，而且赵部长已经提前给我推荐了一个人了。”

“赵部长？哪个赵部长？”

“财务部，赵部长。”

“我顶你个肺。”

“喂！注意你的嘴！”

“哦，对不起啦！反正……反正高总说了，这人一定是要留下了，你想想怎么跟赵莲华说吧。”

“你……这没办法说，赵部长上周就跟我说好了。”

原来上周的时候，赵莲华给陈敏丽打了个电话。电话中，赵莲华让陈敏丽聘用自己的小侄子来美顶的技术研发中心，她说自己的这个小侄子是技校毕业，本事一般但也算是对口专业。陈敏丽知道，美顶的技术研发中心里都是高学历或者富有经验的工程师，从几年前就不招聘中专技校的毕业生了。本来美顶的技术研发中心里面确实空缺一个职位，陈敏丽本想利用这个职位大赚一笔，可是赵莲华这么一说，陈敏丽当然没有任何推卸的理由，更何况这也算给赵莲华买了个人情，以后也许还会有用，陈敏丽就爽快地答应了。要知道这个美顶的财务部部长，在美顶算得上首脑级人物了，陈敏丽当然不想得罪她。

刘青也知道赵莲华这个地位不低，也不好多说什么，就离开了陈敏丽的办公室，走之前他说：“总之你自己想办法吧。”

这下子陈敏丽陷入了尴尬，她长时间地坐在椅子上发呆，用脚转动自己的椅子。当她面对窗户的时候，她才发现这里正在盖一栋新楼，这看上去已经超过十层了，陈敏丽心想为什么自己以前都没有发现过。她看着这个正在建造的新楼开始回忆自己，从童年到成熟，再到工作，以及后来来

到美顶，最后做到了现在的位置。她发现沈飞也并不是一个特别讨厌的人，而且几乎也没有给她造成什么麻烦，可能只是自己嫉妒。不过沈飞这个人确实会使别人嫉妒他，从进入美顶开始就一路高升，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成为人力资源部部长了。不过陈敏丽不知道的是，沈飞在这中间花费了多少精力、智力和业余时间。

突然，陈敏丽觉得可以问问沈飞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连她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想起了沈飞。但是陈敏丽面前摆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要问沈飞如何处理这件事，就必须讲明自己和高峰洋的利害关系。这样一来，当时沈飞被撤职的等等事情就一概都要说出来，陈敏丽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让沈飞来帮忙。

就在陈敏丽正在出神的时候，刘青又闯了进来，这次他连门都没有敲就进来了。刘青表露出自己想出来一个好办法的样子对陈敏丽说：“要不让我高总的人到你这来上班？”

陈敏丽被刘青吓了一跳，一时间还在诧异，过了一会儿她回过神来，说：“我这也不缺人啊。”

“哎呀！你就算做个顺水人情吧。现在沈飞不是下去了吗？正好副部长空缺，我让高副总的人来这里不就行了？”

“这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胃口也太大了吧？”

“反正副部长的位子现在空闲着，你就先让高总的人来干，等高总那边的生意谈完了，你再让那人下去随便做个主办、科员什么的，不就行了？”

“我们人力资源部也不是是个人就能来的，他一没学历，二没经验，还想当副部长？”

“你现在怎么这么呆板了啊？沈飞现在下去了，人力资源部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那也要看情况啊！这么突然来了个人就干副部长，别人怎么想？我手底下的人也不会同意的！”

“你手底下的人？这些还不都是高总给你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能把沈飞弄下去，也能把你弄下去！”

“唉！我这个人就是吃软不吃硬，你们怎么来，我就怎么接着。不就是这么点事吗？大不了继续让沈飞坐这个位置！我还怕了你们不行？”

“哟，现在又不烦沈飞啦？你等着，我让你和沈飞都从美顶滚蛋！”刘青骂骂咧咧地从陈敏丽的办公室走了，整个人力资源部的员工都四下张望着。

大概过了几分钟，程乔战战兢兢地走进陈敏丽的办公室，说：“陈……陈部长，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陈敏丽半天没有说话，眼睛一直盯着桌子上的笔筒，过了一会儿她长长地呼了口气，然后轻声地说：“没事，请你帮我把沈飞叫过来，谢谢。”

“哦，好的。”

程乔连忙把沈飞叫了过来，沈飞当然也听到刚才从陈敏丽办公室传来的吵声，他不止一次地听见了自己的名字，觉得陈敏丽一定了解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便来到了陈敏丽的办公室。

陈敏丽正在办公室里四下踱步，见到沈飞进来，就把办公室的门轻轻关上了。

陈敏丽请沈飞坐到沙发上，她也坐在了旁边，说：“刚才我和刘青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是。”

“我想了想之后决定，有件事情请你帮忙，作为交换，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吧。”

“你们的事情我不管，我也没权力管。我想你也看见了，现在我在学习，准备明年的考试。”

“嗯，其实……你被降职，是有一些别的原因的。”陈敏丽停了停之后，见沈飞没有要说话的意思，然后继续说，“你知道高峰洋吧，他一直

对你很有意见，这次这件事他就是抓着你的尾巴不放，直到给你降职。不过……不过这里面，我也帮了他的忙。你还记得前一阵子我问你怎么把梁成挖过来的吗？其实是高峰洋让我来问的。他和赛力那边的人勾结，赛力跟他打听挖走梁成的细节。因为梁成离开的时候，很多手续没有办清楚，他自己也想从中捞一笔，赛力这边不仅想惩罚梁成，更想借此来灭灭咱们美顶的威风，所以他们就找到了高峰洋，高峰洋又找到了我。那时候我确实有些嫉妒你，便和他们合作了，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沈飞听到之后，没有表现出之前那么冲动的样子，只是无奈地笑了一下，说：“没关系，我在这件事情上本来就有失误，失误了就应该被惩罚，不应该怪别人的。”

“是，不过这阵子我也一直想这个事情，心里觉得有些对不住你。其实我也不过是爱贪小便宜，对于你之前的成就有点嫉妒，但是对你本人并没有敌意。后来我回想，觉得不应该这么做，可是事情已经做了，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合作，让事情往好的一方面发展。”

“可是我现在在准备考试，一切等到考试之后再作打算吧。”

“现在事情迫在眉睫了，要不你回来做部长，我继续干我的副部长？高峰洋现在已经把目标锁定在我们人力资源部了，再被他这么折腾下去，我想人力资源部就要归他了。你也不想看到这个样子吧？我承认我现在特别需要你帮助我，我们需要合作！”

沈飞沉思了一会儿，脸上的表情依然凝重，之后他同意了陈敏丽，然后又说：“但是你继续做部长吧，等帮你处理完这件事，我还要回去继续准备考试。”

陈敏丽听到沈飞的话，一下松了口气，她从来也没有想过和沈飞合作会让她一下这么轻松。于是，她便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和沈飞说了一遍，包括高峰洋和赵莲华两个的要求，以及现在美顶技术研发中心的情况。

沈飞低头想了想，说：“看来这件事情的确棘手，我回去想想，明天

找你？”

“好，好，谢谢沈兄弟了。等这件事处理完了，我要好好谢谢你。”

沈飞走出陈敏丽的办公室，看见人力资源部的员工都在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沈飞看着大家，然后露出了轻松而自信的微笑。是的，这是久违的沈飞，这是久违的乐观而充满自信的沈飞。沈飞的这种微笑一下子温暖了在座的每个人，任何语言都不用解释了。

沈飞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思考着刚才陈敏丽说的事情，这时他突然想到了曾经在北涪宾馆住在他隔壁的冯强，这个人自从来到美顶就进入技术研发中心了，现在已经是空调节能技术研发项目总监了，并且还兼任着众多研发项目的顾问。虽然沈飞和冯强有段时间没有联系了，但是他们曾经住在北涪宾馆的时候经常一起喝酒喝到深夜，交往还是很深的。沈飞想冯强一定能够多少帮些忙。

沈飞想了想，也就不再多想这件事情了，毕竟这种事情想多了会让人心情很不好。今天晚上华文景一家人会来沈飞家，大家一起聚聚，因为今天是华文景儿子的两岁生日。

沈飞看人力资源部里面没有什么工作了，就收拾了东西回家了。

今天田娜也请了假，在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沈飞回到家就和女儿玩了起来，自从他发现小佳娜喜欢粉色，就把屋子里的很多装饰和家用用品都换成了粉色。他看着小佳娜就特别开心，抱着孩子在屋子里来回溜达，看见什么就和她解释这个东西，也不管女儿是否听得懂。

田娜在厨房准备晚餐，看见沈飞今天特别开心，就拿他开起了玩笑：“佳娜啊，你看你爹被降职了还这么开心，以后你可别随你爹，整天就会傻开心。”

“哈哈，小佳娜，你跟你妈说，你爸这叫开朗乐观，心境豁达，品性宽厚。”

“切！老公啊，你今天提前下班没事吧？你现在可不是部长了，别又

让人抓住把柄。”

“没事，我都是主办了，再往下降也只有科员了，这怕什么？”

“您倒真是开朗乐观。”

“田娜啊，你还记得陈敏丽吗？”

“陈——敏——丽——哦，想起来了，原来就是你们那的吧，一个大姐，老员工了吧，你降职之后是不是她当部长了？”

“哈，对。今天她跟我说我降职还有好多别的原因，你知不知道？她在其中也起了作用的。”

“人家逗你吧？他们把你弄下来，还跟你说是她干的。这不是傻吗？”

“她这次是想求我帮忙，才跟我说的。”

“哦，你们这种大企业里面，关系就是复杂，幸好我走了。他们是不是嫉妒你啊？看你这么风光就设陷阱害你。”

“也不能都这么说，毕竟我也有失误啊。”

“那你帮她吗？”

“帮呗。毕竟同事这么长时间了，而且今天她说得也很诚恳。其实我一直觉得陈敏丽这个人虽然有时候爱贪小便宜，但还有点能力。如果真能跟她合作，那以后我们部就算和谐了。”

“这倒是，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好。你怎么就确定这次她不是又设了个陷阱害你呢？”

“不会吧！”

“不过就像你说的，你现在已经是主办了，再降也不过是科员。”

沈飞笑笑，对着小佳娜说：“女儿，你爸爸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来，跟我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田娜笑着说：“你教孩子说什么呢？教点正经的。”

25 团队就意味着合作

晚上，华文景带着妻子周靖和两岁的儿子小霆来到沈飞美顶园区里的家。

自从华文景调到了顺德人事局工作，他就在顺德把家安顿下来。大概过了两个月，华文景就把妻子和儿子小霆接过来了，当时正好也赶上了沈飞的婚礼。和沈飞比起来，华文景的工作则清闲得多了，虽然挣的钱比不上沈飞，但是待遇相当好。现在，沈飞外出还靠着那时候找朱铁发买的摩托车，但华文景已经有了小轿车了。虽然这是政府出钱给他配的，但是也算是华文景自己的了，这一点着实让沈飞羡慕不已。本来，沈飞计划今年年底在大良买间房子，和华文景成为邻居，但是这次降职一下推迟了他的计划。不过，田娜在大良上班，平常没事的时候，会找周靖学习一些育儿知识，沈飞也算经常能够见到这个老同学。

“哇，小霆又长大了，越来越帅气了！”华文景一家一进门，田娜就一下子和小霆打招呼。小霆的确长得很漂亮，打扮得也很干净，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家里生活环境很好的孩子。田娜经常去华文景家和周靖聊孩子的事情，所以小霆跟她也很熟，见面就叫“田娜阿姨”。不过沈飞他没见过几次，就显得格外生疏了。

沈飞看见田娜和小霆这么熟，自己也不肯示弱，就蹲在小霆旁边说：“小霆啊，不记得我了？叫叔叔啊。我和你爸你妈可都是老同学啊，好几年以前就认识了。”

田娜拉着小霆的小手说：“你就别跟人家孩子套近乎了，你又跟人家不熟。”

“呵呵。”周靖笑着说，“你们俩真逗，自己就跟小孩似的，不知道小佳娜以后被你们俩教成什么样子。呵呵。”

“对，对，对，我带着小霆去看看他妹妹去。让他们俩玩会儿。周靖，你也来啊，看看我家小佳娜。”田娜说。

客厅就只剩下了沈飞和华文景两个人聊天。

“沈飞啊，怎么样？你那事完了吗？”

“嗨，降职了呗。”

“现在没什么事了吧？你是真够倒霉的，本来是企业之间的事，结果还拉上你了。”

“其实，我后来想想，那时候确实不应该那么激动，本身就有我自己的错误，倒是应该感恩于美顶。对了，还没跟你说呢。我现在专心学习，明年考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证，后年再把MBA给结业了。”

“感恩？”

“是啊，怎么说我也算一个下海里面比较成功的了，刚一下海，就能到美顶这样的大企业里，这里还有这么优秀的领导，还能给我这么多机会。就像这两天，我降职之后了，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对我很好，还是很尊敬我，特别欣慰。”

“是啊，他们都是你招聘进来的吧？”

“大部分是我带的团队，剩下的就都是我招聘进来的。所以，我就在想，人家进了美顶一两年都是在这个位子上，也没有埋怨什么，更没有跳槽。我这个部长刚刚降了下职，就想着跳槽，实在是太不负责了。尚总、

俞昕也都是曾经很帮助我的，现在美顶正在危急时刻，国内空调市场十分紧张，我就更不应该离开了。”

“我说也是！对了，刚才你说你在攻读MBA？这个计划好，那时候我听田娜跟我说你受了冤枉，帮美顶背黑锅什么的，我就担心你。知道有时候你个性强，还怕你因为这个事闹出什么别的麻烦来呢。现在你选择这条道路不错，有前途啊。真是挺佩服你的，永远能看到新目标，这叫‘预见未来’啊。MBA你要拿下来了，你可就是这个了。”说着华文景竖起了大拇指。

“这哪是我的计划啊？是那天俞昕跟我说的，是尚健想培养美顶的几个年轻人，就写了推荐信，把我们几个人的名字报上了。”

“看来你虽然被降职了，美顶还是挺重视你的。”

“是啊，我也挺感动的。正好现在这份差事没以前那么忙了，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

“哈哈，是啊，这样多好。这人生有时候需要潇洒一点，飘逸一点，可有时候又需要稳重一点，扎实一点。不过要看到你稳重，还真是挺难的，我还以为你在家整天琢磨跳槽呢。”

“怎么没想过？话说回来，你说我现在就是一小小的主办，人家一问我为什么跳槽，我就说，因为犯了严重错误，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这……谁敢要我啊？哈哈，是不是？”

“哈哈，索性你就把什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和MBA都拿下来，再出去找新职位。”

“嗯，这个还是再说吧，谁知道以后怎么着呢？但是，我看见现在国内人才市场的竞争，我还是希望，我能为中国建立正式的人才体制作一份贡献。尤其是人才培训和教育。”

“是啊，怎么说你在广东这个职场圈里面还是有点小名气的啊。”

“哈哈，对，出了美顶赛力这个事之后，我不想让人家知道人家也知道了。”沈飞拿自己开了个玩笑，继续说，“你还记得我从宁山走的时

候，你给我的那几瓶九江双蒸吗？后来我和潘翰文他们喝了点，我自己还留着一瓶没喝呢，今天咱俩给喝了？”

“啊，你还留着呢啊？这……这都多少年了，我当然记得，当时买那酒还觉得挺贵的呢。你就存着吧，我这还带了别的酒啊。”

“不行！不行！就喝那瓶，今天小霆两岁生日啊，也给他看看我跟他爸关系多好，认识多久了。以后，别一见我就认生，哈哈。”

第二天，沈飞来到了陈敏丽的办公室。

“陈姐，我想起了一个人，或许能够帮助你，他叫冯强，现在应该是美顶技术研发中心的空调节能技术研发项目总监，还兼任着许多项目的顾问。我想如果他们那里要人的话，应该会叫他过目吧。我跟他在北涪宾馆的时候是邻居，相互关系不错，你求求他把这两个人都先收下，等事情过去后再作打算，你看行不行？”

“行是行，可我觉得刘青肯定跟高峰洋告状去了。我看他们已经瞄上咱们人力资源部了。一开始他以为让我当部长，这人力资源部就归他了，可现在一定认为我不行，迟早要对我下手。”

“可是，昨天你跟我说的意思，不就是要把那两个人的工作给安排了吗？现在这样，他们都能进技术研发中心，他们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后来我也想了想，我们一定要提前作准备，免得他们对我们下手，我们一点防范都没有。”

“陈姐，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可别错误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咱们应该想办法让我们的人力资源部的实力强大起来。就像裁员和校园招聘之后，别说我们部门在美顶里面，就是全国一些其他的企业也都知道我们这个部门，那时候我们多么风光啊。可是这阵子的情况你也了解，人力资源部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了，我知道我的管理能力可能有局限，但是时机确实也不好。”

“的确，自从之前的那场官司之后，人力资源部的人确实很伤士气。”

“我也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并不是绝对公平，你现在也在忙一些自己的事情。如果说美顶人力资源部原来是你的团队，那么现在领导把这个团队交给我管理。我认为既然是团队，就要我们的成员合作，所以希望你也踊跃地加入。不过你仍然可以继续学习你的东西，我也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陈姐，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不过你不用这么客气，我现在就是一个主办，你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我肯定会尽力完成的。”

“不是，我这么安排，是因为你的降职多少也有我的影响，这样算是扯平了。我不想欠你什么，对不对？”

“对。”

“高峰洋和赵莲华的这件事情，我去办，就按照你说的，去找那个叫冯强的人。接下来，我们商量一下别的问题。前几天开会，所有领导都认为，人力资源部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全国的企业之间争夺高级人才的竞争，这种竞争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战争了。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其实仔细研究这场‘人才战’的话，是从美顶开始的。不过经过很多事情之后，美顶现在确实落后了。其实现在的人才竞争无外乎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外，一个是里。所谓外，就是别的企业到我们美顶来挖人的情况，而且我发现他们已经在咱们门口开起招聘会了；所谓里，就是美顶自己员工的素质，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中，企业自己的员工是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只要我们加大对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我们自己的员工也可以成为很优秀的人才。”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我们分工，你负责员工的培训，我负责那些来美顶挖人的企业。”

“可是程乔现在管培训那方面的事情，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一直觉得程乔对你特别崇拜，你有什么想法她应该不会拒绝的，而且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你也不用全权负责，只要出一些建议就可以了。主要在培训这方面我觉得你可以给员工培训，当然了，这不过是我的

一点建议，你可以和程乔再商量商量的。”

“我来讲？”

“是啊，你不是本来就是教师吗？现在你也在学习这些专业知识，我觉得这些应该就足够，而且以你的口才和渲染力，肯定没有问题。我就是想到了这个才让你来处理培训的事。好了，既然咱们商量好了，你就去和程乔好好安排吧，我也要处理我手里的事了。”

沈飞走出陈敏丽的办公室，他一直都很诧异，为什么就在一两天之内对一个人的看法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与其说是沈飞对陈敏丽的看法改变，更应该说是陈敏丽自己的改变。当然，没有一个人真正地了解另外一个人，沈飞现在在想的只是，陈敏丽从副部长变成了部长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升职，但陈敏丽本人比以前职业得多了，如果陈敏丽能够按照现在的样子管理人力资源部，也许也会收到像沈飞那时候的效果的。

“真的！”程乔听到沈飞给她描述刚才陈敏丽跟自己说的话，表情异常惊讶，“那……那你来做科长吧？我去做主办。”

“呵呵，你还是好好当你的科长吧。现在你有什么事情派给我做啊？”

“啊？”程乔突然听见沈飞这么说实在不适应，以至发愣了半天，“呵呵，那你就先说说你有什么想法吧，哈哈。”

“我觉得培训方面还是多加一些系统的课程，既有工作方面，也有陶冶情操方面的。上次我去赛力，就觉得他们的企业文化做得很好，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国际的企业，就应该安排一些国际礼仪啊，各地风俗民情的课程。这样也不至于让员工的工作生活太过枯燥。刚才陈敏丽说让我讲课，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嗯，这样的话，我们就安排课程吧。我觉得现在的形势，你先给我们美顶的高级人才讲讲，比较合适。”

“嗯，可以。讲讲职业生涯规划，这样能让他们现在不那么浮躁。”

“哈哈，太好了，我也想去听。”

“好啊，来吧。”

“哈哈，那我就去写策划了，再在美顶找个地方，不过都要找什么人来上课呢？”

“找一些比较年轻的小领导或是有技术的人，现在他们比较容易浮躁。”

“哦，好。等我安排好了通知你啊。”

沈飞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翻看着自己的学习资料，脑海中构架着这个即将到来的演讲。他真的很激动，不仅因为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也不仅因为能够实践一下自己最近所学习到的知识，更多的是，这让他想到了曾经的岁月，那些他在中学时给村子里的学生上课的样子。沈飞感叹那时候自己的青春和激情，想想已经快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沈飞又找到潘翰文，说了自己要培训员工的事情。

潘翰文也很替沈飞高兴：“是啊，快十年了，这次你算是回归课堂了。”

“我心里还是觉得没底，太久没有讲课了。你说我第一节课讲什么呢？”

“第一节讲讲那些大道理吧。现在人心这么浮躁，告诉他们对公司要忠诚，对领导要负责什么的。”

“这些他们爱听吗？而且一堂课要有一个主题。”

“那就这样，你们人力资源管理不是讲究职业生涯规划么？给他们讲讲这个。”

“陈敏丽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主题太大，总也要讲一下午了。”

“嗨，讲课这个事我也不懂啊。”

另外一边，陈敏丽负责那些来美顶挖人的企业。她做事不像沈飞想得那么多，她用的解决办法很直接，就是带领了几个人力资源部的人，在美顶的大门口一站，然后再安排每个科长轮流到美顶周围的招聘会溜达。虽然这种办法看起来很直接，甚至有点极端，但是效果果然很好。那些平时

很关注招聘信息的人一下子不再去招聘会了，在美顶门口徘徊的别的公司的人也都知趣地走开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陈敏丽就已经把门口来挖人的人都赶走了，那些招聘会上的公司看到来的人越来越少，后来也“打道回府”了。陈敏丽这种立竿见影的方法让美顶领导很满意。的确，这方面就是陈敏丽和沈飞之前的差别，沈飞每次做事之前都愿意把事情计划得很周密，让别人能跟着自己的节奏；而陈敏丽的方法则更随着自己的情绪来，所以有的时候沈飞觉得陈敏丽这个人想问题、办事情挺有能力，有时候又觉得她不职业。

沈飞的第一堂课的主题是——职业忠诚。他已经为了这堂课准备了很多天了，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沈飞对这第一次给美顶的员工上课十分重视，他精心地安排了整个课程的整个桥段，所有的内容一环扣着一环。

在现代人的理解中，人的一生中已经不仅仅要做一份工作了，因为现代人的思想更为活跃，社会对人的约束也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如今的环境，整个中国有无数家企业，有无数份职业，有无数种新鲜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吸引着现代人。人们渴望追求新鲜的事物和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现状了。随着改革开放的火种遍及中国的更多土壤，我们正在与世界接轨，西方人的思想也在影响着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促使我们找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第四份工作的关键因素。

但是，物极必反。人们越是自由，也越是迷失自己。就拿现在来说，这么多家企业来美顶挖人，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受到过类似的邀请，那么我如何去看待这些呢？

我和大家一样，都是美顶的员工，但是我现在是以美顶人的身份来为大家讲这堂课，所以我也不可能跟各位探讨现在去哪家企业比较好，哪个行业有前途，但是正如今天的主题——职业忠诚，我们要探讨的是怎么去看待是去是留？甚至更为深刻地说，是人生与职业的关系……

沈飞的开篇就是二十来分钟的宣讲，每一句话都正中在座各位的内心。其实，对于个体来说，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选择呢？但是沈飞对于这个问题作了一番自己的解答。

我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职业，而是事业。这是两个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混淆很久的截然不同的词汇。所谓职业，就是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合理报酬，作为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需求的工作。它有四个含义：第一，与人类的需求和职业结构相关，强调社会分工；第二，与职业的内在属性相关，强调利用专门的知识技能；第三，与社会论理相关，强调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得合理报酬；第四，与个人生活相关，强调物质生活来源，并设计满足精神生活。所谓事业，《易经》有云，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用简单的话来说，职业是为了自己，事业是为了天下……

沈飞在讲台上讲着这些理论，但他看见台下的人并没有太高的兴趣，这让他有点不知所措。的确，这些理论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座的各位已经不是小学生了，他们对任何一种道理都已经具有了强大的抵抗能力。沈飞知道这节课如果继续这样上下去，效果肯定会很差，于是他马上改变了风格。

职业和事业的比较，这话说起来感觉有些空洞，但是道理就是这样，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就十分具体了。就拿我来举例，我最早从事的一份职业是中学老师，后来是人事局办公室主任，再后来就来到了美顶。从这个顺序来看，我所从事的职业在一步步地进步，因为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我现在的成就也远远大于曾经当老师的我。同时，我认为我的事业也取得了进步，因为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把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和

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所以，现在的事实是我没有离开美顶，而是把我的职业与我的事业理想尽量地融合。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不要永远只追求职业，或者只追求事业。只追求职业的人，必定会只注意到自己的眼前利益；只追求事业的人，又会脱离现实。这两者都不能称之为顺应时代发展的主流人。我们应该把职业和事业相互融合，这样才是真正地对自己有益……

沈飞这段演讲之后，在座的人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一直持续很久。

潘翰文和程乔也坐在下面，潘翰文第一个站起来为沈飞鼓掌，等待掌声结束，潘翰文又坐了下去，对旁边的程乔说：“沈飞这次讲得真的很成功啊，我觉得按照这样的影响力，以后都可以让沈飞在全体员工面前讲了。”

程乔一直对潘翰文有好感，曾经就在沈飞面前不止一次地提起过潘翰文，这次是她第一次和潘翰文这么接近，心中不免有点紧张：“是啊，沈部长从来都很有感染力，他给我们开会的时候也是这样。”

“沈部长？哈哈，你现在还没改过来呢？不过，以他的这个能力，马上就能复职。是金子总会发亮的，更何况沈飞原来当部长，当得多出色啊。”

“是啊。”

“真是替他开心，我觉得沈飞这样的性格和能力，就应该到处去办讲座，这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嗯。”

“对了，现在你是他的领导吧？哈哈。”

“啊？我——我也是听领导的安排，不过沈部长在我心里永远是部长！”

“哈哈，我觉得你真的特别符合今天的主题——职业忠诚，能一直对沈飞有这么大的帮助，他真是幸福啊。不像我身边的秘书，她们不是业务不行，就是主意太大，我都不知道怎么管她们。”

“其实——其实我对广告也挺感兴趣的。”程乔这么说纯粹是出于潘翰文的关系，如果真能有这么一次机会，让她选当沈飞的秘书或者潘翰文的秘书，她一定会选当潘翰文的秘书。不是说沈飞对她不好，而是程乔喜欢的类型正是像潘翰文那样子的。程乔喜欢潘翰文的稳重和温文尔雅，这也一直是程乔对潘翰文的认识。程乔认为沈飞就像自己的大哥哥，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时候都把最开心的一面呈献给大家；而潘翰文就像一位绅士，很能体恤别人。

“哦？广告确实很吸引女孩子的，现在广告都做得很漂亮。”

“那——那市场部的女孩子挺多的吧？”

“还行啊，这种事情你们人力资源部应该最清楚了吧？哈哈。”

“哦！对啊。那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在市场部能有出色的表现吗？”

“嗯？哈哈，广告跟市场可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

“两个不都是宣传吗？”

“不一样啊。市场包括很多东西，广告不过是扩大市场的手段之一啊。怎么？你想来市场部？”

“啊？”程乔没想到潘翰文这么直接地问自己，她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一方面她真的好想去市场部，这样就能和潘翰文更近了，但是她如果这么直接说出来，总感觉不好意思。

“你要来市场部了，沈飞肯定不干。虽然现在你不是他的秘书了，但你也是你们人力资源部的骨干了啊，你来市场部了，这不算我挖沈飞的墙脚么？呵呵。”

“呵呵……”程乔心想，真希望你来挖墙脚，这样也不算对不起沈飞了。

26 领导偏心你

这一年很快过去了，时间来到了1996年。自从沈飞第一次在美顶的授课获得成功以后，沈飞的这种授课方式一下子受到了美顶领导们的重视，他们安排沈飞每两周一次在美顶开课，对美顶的员工进行讲座。

沈飞格外重视美顶领导们这次对他的倚重，于是他根据每次讲座的体验，自己做总结，在下堂课的时候加以改进。沈飞第一次办讲座的时候，一开始他的内容有些过于死板了，效果就十分不好，沈飞反应很快，马上就加上了案例，当然他是用自己的例子。沈飞后来也认为这个例子并不是十分恰当，但是当时的效果很好，逐渐沈飞完善了自己的讲座，并形成了一个属于他的讲座风格。

说起沈飞的讲座风格，其实就是一个词——实在。

沈飞认为在这种背景之下办讲座，就不应该太过死板和空洞，来听课的人不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在沈飞的讲座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案例，这些案例有些来自沈飞的亲身经历，有些来自沈飞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摸爬滚打这几年的积累；再加上，沈飞在顺德一带已经结识了不少的老板，这样他就可以很容易地举出很多老板的心得体会，这些信息强烈地吸引住了听沈飞讲座的人。

沈飞的这些表现也全部都反映到了尚健那里，尚健十分满意，于是派俞昕给沈飞带来一个好消息。

“俞主任，你找我有事？”沈飞推开了俞昕的办公室门，问俞昕。

“是啊，你现在又忙起来了啊，没事也不会找你啊。呵呵。”俞昕轻松地说。

“嘿嘿，也不是很忙，一边学习，一边办讲座，这倒是对我自己知识的巩固很有帮助。这些还要多谢尚总和俞主任呢。”

“我现在不是总裁办公室主任了，这你都不知道啊？”

“哦？”

“现在我是总裁首席助理，也没以前那么忙了。”

“嗯，这样好，你也应该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呵呵，好了，说正经的事。尚总那边看见你这一阵子的表现十分出色，决定让你当人力资源部的副部长。今天就是这个事找你。”

“啊，这算是复职了吧？”

“你觉得呢？难道还要陈敏丽下来？最近她表现得也很好啊。听说你跟她最近关系处得不错啊。”

“是啊，是啊，我的意思是，这一下子又从主办升到副部长了，觉得挺突然的。陈姐的确领导得很好，我办讲座的事情就是她提醒我的。”

“嗯，好了，恭喜你了啊，虽然是个副部长，但是至少你能来开会了。”

“哈哈，对啊，好久没有开部长级领导的会了。”

“呵呵，怎么样？对你近来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想法？先说给我听听。”

“哦，讲座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空间发展的。这几天我正想呢，要是从培训的角度来想，应该让这些年轻的中级职称的员工，进行一些行动上的实践，一方面是老员工对他们一对一的教导，也就是让每一位员工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与绩效，让员工更清楚自己对本部门、公司的经营发展所起的作用，更有一种荣誉和责任感。通过一对一的绩效访谈，确定绩效目标和培训发展目标。在日常工作中，经理们都要花时间对员工进行指

导，还要听取反馈，可以采用灵活的培训形式对员工进行培养，以帮助员工达成绩效；另一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正式的机会来管理一个团队或者一个业务部门，同时提供管理方面的专业培训，这样他们会有机会接触公司更高层领导，身体力行地学会如何成为一个高层领导。我认为，提高领导能力的最好方式就是由领导人授课，而不是请大学教授专家讲授，这样才能传授实际的经验和教训。”

“你的意思是，有些内容让相关部门的领导来教他们？”

“嗯，差不多，这样算是讲座形式的一种补充吧。”

“嗯，那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我想把这个讲座的对象范围扩大，纵向的扩大是让美顶的一些低级职称的员工也参加这些讲座活动，横向的扩大是让其他企业的人也能来听我们的讲座。”

“哦——这个可能要有段时间了，要看尚总的意思。不过现在人才竞争比之前要缓和多了，看看尚总怎么考虑的吧。你这两个想法可都很大啊，实际操作起来估计都有难处，你找个合适的机会跟尚总汇报一下。我觉得前一种想法比较实际，也比较好实现。”

“呵呵，那好，我还真是很久没有写过汇报了。”

“呵呵，好吧，那你回去吧，记得把你的东西都搬到副部长办公室啊。还有，新年刚过，现在可是出项目的时候，不一定哪天就派你处理什么事情了，这次你可要多认真点啊，别让人家抓住什么把柄了。”

“哦？什么项目？”

俞昕思考了一小会儿，说：“交给你们人力资源部的项目，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对美顶以外人的，一种是对美顶里面人的。上次美顶以外的人抓住你的失误，结果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尚总还会把这种项目交给你吗？所以，好好思考一下吧，给你份文件，你回去看看。好了，不多说了，你回去吧。”

沈飞整理完自己的东西就来到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的办公室，这里曾经是陈敏丽的办公室，现在已经空闲几个月了。虽然沈飞现在的副部长职位没有部长的职位高，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就已经意味着沈飞被复职了。于是，人力资源部的员工都纷纷向沈飞祝贺，这里面大多数人都是跟沈飞一起开辟人力资源部的，他们相信沈飞被降职只是临时的事，早晚还是要回来管理人力资源部的；就连陈敏丽心里也清楚这点，她知道沈飞十分受尚健和俞昕的喜欢，自己在这一点上永远比不了他。陈敏丽心中也明白即使现在自己是部长，沈飞是副部长，但是大家心里还是更尊敬沈飞，毕竟沈飞培养了他们。

人力资源部内部的庆祝结束之后，沈飞来到陈敏丽的办公室，领了一些文件以及近期要做的工作。最近这段时间，陈敏丽管理的人力资源部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美顶上下对她的表现比较肯定，所以陈敏丽这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嫉妒沈飞，反而是和沈飞友好地聊起天来。

“这次我们总算合作成功了，现在全国性质的人才争夺也基本结束了。不过我觉得讲座还是要继续办，你觉得呢？”陈敏丽说。

“是啊，讲座的效果很好啊。”

“嗯，这样就好，你写份汇报吧，等到开会的时候，我交给领导。里面还可以提一些新的看法，这让领导更加重视我们。”

沈飞想了想，还是没有把俞昕交给他的那份文件告诉陈敏丽，一方面他不知道文件里面到底写的什么事情，另一方面，如果那文件果真是美顶马上就要交给人力资源部的项目的話，俞昕提前给沈飞，就代表着希望沈飞提前了解到，多作一些准备。人总是有私心的，这不是善与恶的问题，只是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而已。

沈飞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那份文件，里面的确是美顶将要交给人力资源部的項目。文件里面说道，美顶为了应付当今国内的高级人才争夺战，希望推出一个新的员工奖励活动。这个活动可以是一个表彰大会的样子，但重点是要吸引美顶以及全国各地的员工的注意，以及构建美顶的企

业文化。所以活动的形式一定要新鲜，一定要切实地奖励人才，但也不能盲目地奖励所有人。

沈飞看着这份报告，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不太理解文件中的内容，可能是这个文件还在起草阶段，一些设计还没有成熟。不过俞昕提前交给了沈飞，一定是想沈飞作好充足的准备，在这个项目上获得成就，从而强过陈敏丽。沈飞知道，比起陈敏丽来说，俞昕更偏心自己，希望自己重新管理整个人力资源部，而不是让陈敏丽来管理。

沈飞根据文件中的信息，调查了很多其他企业的员工奖励活动。他发现，中国的企业在这一点上要落后国外企业很多，目前能在中国的企业中看到的类似活动，不外乎一些优秀员工、技术能手和青年红旗手等等这样的称号。沈飞觉得这些奖励起初可能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时间久了，就很难引起员工的重视。因为这些称号基本都是企业领导评审、颁发的，并不一定能够让员工特别信服。倒是国企中非常常见的歌咏比赛、棋牌比赛这些内容更引起沈飞的注意。沈飞一下子想到，如果把比赛的形式和美顶的情况相结合，从而用一种公信度比较高的方式评选出优良结果，再予以奖励，这样就会吸引所有员工参与了，甚至会吸引其他企业的高级员工的注意。

沈飞一边思考，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他想，如果把高级人才分为两类的話，一是高级管理人才，一是高级技术人才。如果把他们对应到比赛当中就是，一个文化、智力比赛，一个科技创新比赛。沈飞一股脑儿地在纸上写了很多比赛项目：节能发明、空调创新、智力竞赛、辩论赛等等，此外沈飞还写了很多娱乐比赛，例如，员工运动会、美顶园区构想创意等等。沈飞认为，如果能有这么一次综合德、智、体、美的比赛，一定能够吸引美顶各个方面特长的员工的眼球。沈飞还想，等到所有比赛都结束以后，在美顶新建的大礼堂当中集体举行一次颁奖晚会，不仅让赢得比赛的人受到应有的尊敬和鼓励，更让一些有艺术功底员工有表现的机会。因为这些众多的比赛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都进行完至少要半个多月

的时间，再加上其中的评选，正好凑齐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前后时间也算比较宽裕；另外，美顶作为一家做空调的企业，理应把科技放在首位，沈飞也希望整个活动就是围绕着科技和人才做文章，所以沈飞把这个活动命名为“人才科技月”。

为了今天美顶的部长层领导例会，沈飞早早地把一切准备好。自从他被降职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开美顶的部长层领导例会了。这次他十分紧张，他发现几年前自己第一次开例会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紧张，反而现在的情形让他十分小心谨慎。

沈飞和陈敏丽走进会议室，沈飞发现在座的还都是原来那些人，当然潘翰文也坐在里面。沈飞礼貌性地向每一个人打招呼，要知道在以前，沈飞一进入会议室就和其他部门的人谈东谈西，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跟招聘有关的，气氛十分火热，但是这次沈飞不想抢陈敏丽的风头，自己也对马上汇报有些紧张，便低调了很多，只是坐在潘翰文的旁边聊了一些家常的事。

听潘翰文说，现在美顶的事务很是繁忙，这个部长层领导的例会尚总已经很少参加了，大部分都是由俞昕代理，一是把各个部门的情况传达给尚总，二是把尚总的计划传达给各个部门。所以，大部分时间的例会气氛轻松了很多，没有当时尚总开会时的那种像是在上朝的感觉了。

美顶的各个部门领导都十分信服俞昕，认为俞昕这个人在工作中能够保持一份公平的态度，把每个部门的情况如实汇报到尚总那里。在很多人看来，俞昕已经是美顶的二把手了。

整个例会的进程的确比以前轻松得多了，俞昕还会不时地开个玩笑。沈飞也慢慢缓和了自己的紧张、拘束的情绪。

这时俞昕说：“美顶为了鼓励和激励员工，计划组织一种活动……”

沈飞一听，俞昕正要说的就是之前她给自己的那个文件，便格外地仔细听。其实俞昕讲的和文件当中的内容差不多，之后她便开始征求每个部门在会上发表一下意见。

先是几个部门领导说完，然后俞昕说：“陈部长，你有什么看法？对于企业员工的管理，应该是你们人力资源部最擅长和权威的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陈敏丽当然就开始说了，可是之前她一点准备都没有，脑中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思路，只是对前几个部长说的内容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然后指出了一些不足，大都是一些条条框框的话，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没有错误，但是仔细研究的话则没有什么建设性。

陈敏丽讲完，俞昕便问沈飞：“沈副部长今天也来了啊，在这个会上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既然来了，你也提一些想法吧。”

沈飞这下子才明白过来，原来俞昕提早把那份文件给自己并不仅仅是让沈飞对这个项目多做策划，更多的是想让他在这次会上出一出风头，让在座的这些部门领导看出沈飞确实比陈敏丽更有能力。沈飞心想，俞昕这招真是厉害，没有丝毫风吹草动，就让他把陈敏丽比下去了。

当然，沈飞这个时候也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之前的想法，当做现场想的办法全部说了出来，足足说了有二十多分钟。在这二十多分钟里，沈飞不仅说到这个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更是把他所想的人才科技月的设计提高到一个企业理念的地位，比如他说：“‘技术驱动，人才为本’，美顶的人才科技月将不仅提出技术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更直接关注到企业核心资源——人才，而技术驱动归根到底也是人才的驱动。通过科技月设立的各种科技奖项，充分肯定员工的劳动成果，有效地激励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让员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企业中的价值，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科技氛围。它是对科技人员的一次鼓励与认可，也是科技人员个人价值体现的一次盛会。人才科技月将会体现美顶重视科技人才，鼓励科技创新的企业精神；各种福利奖励政策也会极大地鼓舞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这必将成为美顶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原动力。科技创新主要靠人才，美的人才科技月活动既充分体现了企业对技术人员的关心，也体现了企业对管理人员的尊重。”

27 小赢用智 大赢用德

沈飞在这次美顶的部长层领导例会上的表现让在座的人都很信服，也正如俞昕之前的计划，这次沈飞大出风头，气势完全胜过了陈敏丽。

固然是这样，俞昕也只是简单地说：“看来人力资源部的人果然专业，既然这样，我去和尚总汇报一下，然后交由你们人力资源部来策划和完成这个项目吧。别的部门有没有什么异议？如果没有，我们就散会了。”

散会之后，很多以前和沈飞打过交道的人，都主动走过来对沈飞表示祝贺和赞赏。陈敏丽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这次是她和沈飞唯一一次堂堂正正的比较，陈敏丽听到沈飞在会上如此流利地说出那么多想法，这让她一下子很受打击，她真的认为自己十分不称职，自己毫无能力，她默默地离开了会议室，并没有等在会议室里和同事谈笑风生的沈飞。

陈敏丽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越是有主见的人，自尊心也就更强，她对于自己这样的失败十分懊悔，甚至是憎恨自己。虽然陈敏丽以前嫉妒沈飞，不过她那时候还认为沈飞是靠一些小聪明，在一些恰当的时机里表现，才受到领导的重视。这一次，陈敏丽看到沈飞对于俞昕突然的提问，回答得游刃有余，这对一向自信的陈敏丽是绝对的打击。

两天之后，俞昕把陈敏丽和沈飞叫到她的办公室。

俞昕仍然用那种和蔼的语气说：“上次我们讨论的会议结果，我都和尚总商量的了，尚总十分满意，所以决定将这件事情交给你们人力资源部来操作。你们可以内部地进行一些意见交换，在下周给我一个详细的策划方案，你们看时间上有问题吗？”

陈敏丽说：“没有。”

俞昕继续说：“尚总那边希望这个活动能在5月份开展，你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哦。除此以外，尚总还提了一个意见，他希望你们在这整个活动当中加入一些讲座、研讨会、记者会，这样可能在业内显得更为专业一些。尚总这次可是给你们全力的支持，你们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想象力……”

整个谈话中，俞昕都在面对陈敏丽说，没有理会旁边站着的沈飞，只是不时地看他一眼。

陈敏丽和沈飞从俞昕的办公室出来，往人力资源部走去。在下楼梯的时候，陈敏丽叫住了沈飞，声音低沉地说：“沈飞，这件事情你来全权处理吧。”

“什么？”沈飞有点不知所措地说，“陈姐，上面安排人力资源部操作这件事情，就应该你带领我们来做啊。”

“我……我觉得还是你来做吧，我看大前天你在会上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我觉得你来做这件事应该会比我好，所以……”

“怎么会呢？我……”沈飞差一点就要把俞昕之前已经把这事告诉自己的事说出口，但又憋了回去，“我在会上不过是随便说说的，也是为了给人力资源部争一点面子。其实我觉得上次我们应付人才争夺战的事情，合作得很愉快，成绩也很突出，这次我们只要如法炮制就好了，至少……至少陈姐也不用让我全权处理啊。”

“好了，就这样了，你来处理吧，俞昕给我的这些文件都给你吧。”

说完之后，陈敏丽就下楼走了，沈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过了一会儿，沈飞回到了人力资源部，发现陈敏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

里发呆，于是他又劝了劝陈敏丽，可是陈敏丽像是突然丢了魂一样，无论沈飞怎么说，她都决定不做这个项目了，而让沈飞全权处理。

沈飞实在没有办法，他自己的心情也很差，便简单地安排给程乔一些工作，然后就回家了。

田娜风风火火地回到家，看到沈飞在家里抱着小佳娜来回玩耍，便问：“老公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别提了。”沈飞便把这整件事和田娜说了一遍。

田娜一听，说道：“这俞昕我早就觉得她城府最深了。果然，你看她整陈敏丽，都不费一兵一卒，就把陈敏丽直接给废了。真是厉害啊。”

“这么说，我倒成了棋子了。”

“不是啊，俞昕可能觉得你更适合当部长，但是又不能直接让陈敏丽把部长这个职位让给你，所以就用了这么一招。你想陈敏丽平时那么要强的一个人，这一下估计要很久才能缓回来。”

“要按照你这么说，陈敏丽这个人确实不够职业了。有时候我就觉得她做事太情绪化，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按照性子来，这确实很难让领导放心。再加上平时她还爱贪些小便宜……不过我实在没想到，陈敏丽这次这么严重，竟然什么事都不想做了。”

“正好啊，你来做。”

“可俞昕说这个活动要在5月份进行，我5月份要考试啊。”

“那可难办了，俞昕知道你要考试的事情吗？”

“应该知道吧，我忘了有没有告诉过她了。”

“那你可要好好想想了，这回又麻烦了。”

“这个考试倒不是很担心，我都复习半年多了，实在没什么好看的了，而且我还能交给程乔去办这个活动啊。主要是俞昕这么做，让我内心很受折磨啊。不知道这种感觉你能不能体会？陈敏丽本来是嫉妒我，然后就和别人一起害我，结果我被降职了，但是我们又化干戈为玉帛了。可好

不容易能够和平地合作了，俞昕现在又来了这么一招，结果我还要去开导陈敏丽，但是我又不能告诉陈敏丽，我之所以能在会上表现得那么好，是因为俞昕之前就给我通过气了，陈姐你别把这些放在心上。你说我到底能怎么办啊？真让我头疼。”

“哎，大企业的领导考虑决策的时候，就会照顾很多方面，考虑得多，便不能面面俱到啊。不过你们美顶就是庞大，这么多人可以用呢，陈敏丽不想做可以让你做，你不想做还能推给我程乔妹妹做。对了老公，有件事情还想问问你意见呢，我们公司要北上了！”

“北上？去哪里？”

“北京啊，我们还是觉得北京那边做传媒更有前途。”

“是吗？可是北京那里比这里管得严吧。那里可是政治中心。”

“瞧你说的，就跟我们公司是做违法的事情似的。北京信息发达、交通便利，大众的平均素质也高，这些都是适合传媒企业发展的好土壤啊。”

“那，你的意思……你也要去北京？”

“我们公司是这个意思，这不是跟你商量了吗？不过不着急，还要等几个月呢。不过公司搬家可不是找个搬家公司就行了的，老板已经这么决定了，我也有想去的意思，但还是想听你的意见。”

“哦……我再想想，那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走？”

“怎么也要下半年吧。估计要十一二月的样子了。”

“还有这么长时间了啊！那你们老板计划可真是长远啊。”

“行啦，你好好想想啊。我挺想去北京的，还没有去过呢。而且我们要是能够定居北京也不错啊，是不是？”

“其实，我也挺想去那里看看的，但是定居那里还真没想过，我还是喜欢广东的生活。”

沈飞一进入办公室，心情就黯淡下来，陈敏丽现在有时候根本都不出现在办公室了，沈飞感到格外内疚。

程乔知道沈飞马上就要考试了，所以自己主动完成了大量工作，每天手里拿了很多资料 and 文件直接交给沈飞，为沈飞分担了不少麻烦。

今天沈飞终于写完了人才科技月的全部策划，这份策划是沈飞写过的最为满意的策划，整篇文章将近一万字，把每个活动的细节通通设计好，让整个策划清晰透彻。沈飞仔细地修改了很多遍，看上去已经接近完美，便让程乔给俞昕送去了。

程乔来到俞昕的办公室，可爱的程乔说：“俞姐姐，这是沈飞写的活动策划，他最近还要忙一些考试的事情，时间比较紧，于是便让我把策划交给你了。”

“好，小程乔啊，今年多大了？”

“啊？哦，等到过生日就26了。”

“呵呵，自己都知道，个人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啊？没……没有。”

“呵呵，还不好意思啊。其实本来我觉得你跟沈飞挺合适的，年龄也差不多，可是那小子倒真是够速度，孩子都生了。那你有没有看上的？我帮你介绍？”

“不用，不用，呵呵。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俞姐姐操心呢？”

“别说不用，我在美顶也是认识不少人啊，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姐姐帮你说说。你看你们这些年轻人，要不就特别早结婚，要不就特别晚，真是不知道你们想什么呢。对了，我看沈飞旁边的那个潘翰文不错，年龄合适，你们又都是单身，况且还有什么这么个中间人，多好。”

“这……这……”程乔一听到俞昕说到潘翰文的名字，一下就脸红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哈哈，好了，反正姐姐是提醒你，现在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要抓紧啊。有合适的，姐姐我可以帮你啊，好了，就这样吧。”

程乔忐忑地离开了俞昕的办公室，可是她的心思早已经飘到了市场部。程乔是那种特别可爱，特别乖乖女形象的女生，无论如何她也不敢将

自己的心情勇敢表现出来，如果喜欢一个人就会远远地看着他，默默注视他，如果这个人并不关注她，她也只会悄悄地离开。

和大多数具有小公主和小精灵性格倾向的女生一样，程乔相信命运和缘分胜过追求，相信自己的命运就像童话故事一样，结局永远是甜甜的，众望所归的。所以她一直也没有让沈飞帮过她，这次还是没有。

就在程乔从俞昕办公室出来，往人力资源部走回去的时候，她看见陈敏丽低着头往俞昕的办公室走去。程乔向她打招呼，但是陈敏丽好像没有听见。

“为什么？”俞昕听到陈敏丽要辞职，不再在美顶干了，便问。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只是这么想的，也许别的环境会更适合。”陈敏丽回答。

“可是现在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办啊。”

“我已经交给沈飞办了，如果领导批了的话，请通知我一下。”

“如果你觉得部长这个职位不适合你，你可以看看别的职位有没有适合你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美顶的工资不够？还是有什么人针对你？”

“我只想离开，先休息一段时间。”

“那我们给你放个假怎么样？”

“真的，真的，我想辞职。”

俞昕看陈敏丽这么执著，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她一直认为陈敏丽虽然有能力，但完全不像个领导，陈敏丽是一个可以把一件事办得很完美的人，但很难领导一个团队。虽然在陈敏丽的领导下，美顶在企业间人才竞争上算是比较成功，但很多高层领导还是认为陈敏丽这个人不太适合部长这个职位。也许是这些领导先入为主，他们认为人力资源部部长只有沈飞一个人合适，所以他们三番五次地在会上讨论陈敏丽的事情。于是，便有俞昕在美顶部长层领导例会上的那一招，本来目的是想让陈敏丽主动退居

二线，让沈飞重新回到部长的地位。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次陈敏丽去意已定，多少匹马也拉不回来。

俞昕心里很是遗憾，便说：“既然你已经把辞职信交到我手里了，我就一定会帮你上报，但是你还是有时间好好想想的。自从你进入美顶，就一直在我手下，我认为我很了解你。现在你已经想离开了，我也不怕说一些我的真实想法。你有你的能力，美顶需要各式各样的员工，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强大；但是你自己也有自己的缺点，不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我觉得你现在的决定，正是你的缺点，你无法正视你自己。我想既然每个人都有缺点，就要自己克服，如果不这样做，只是无意义地回避，我认为这样对你没有好处。其实，你能在美顶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想想能在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中，认识各种各样的人，这是多么能锻炼自己的机会啊！好了，你也回去想想，我也把你的辞职信交到领导手里。无论是我这里有消息，还是你那里改变主意，我们尽量通知对方。我不想给你造成遗憾，也不想自己留下遗憾。”

沈飞最后得到了关于人才科技月活动策划的审批，终于可以实际操作了。人力资源部全体的员工便随着沈飞副部长的带领，开始了隆重的筹备工作，美顶给他们留下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而一个月之后，沈飞还要参加剑桥大学CIE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认证考试。

这个繁忙的时候，沈飞总也看不到陈敏丽的身影，于是沈飞有一点点不满。就算陈敏丽心情不好，也应该来看看沈飞的这些工作啊，至少现在人力资源部的部长还是陈敏丽啊。于是沈飞便去打听陈敏丽的消息，这一打听他才知道陈敏丽已经交出辞职信了，估计马上就会批下来了，陈敏丽就要离开美顶了。

沈飞听了之后十分诧异，便赶忙去找俞昕。

“陈敏丽要走？”沈飞一进来就问俞昕。

“是啊，你也知道了。”俞昕回答。

“那辞职信批下来了吗？”

“这两天应该差不多了吧。”

“领导们同意她离开了？”

“是她自己想离开的，你们人力资源部还不明白？现在的企业无权强制留员工的，她铁下心来要离开的。”

“这……这，她……唉。”

“她走了，你就来当部长吧。我看人才科技月，现在也是由你来筹办。”

“俞姐，有一点我特别想问你，是不是你们特别不喜欢陈敏丽？”

俞昕想了想，说：“等你真正是一个大领导的时候就知道了，每一件事都没有你看见的那么简单。我对陈敏丽有没有自己的看法，我没有理由要告诉你，但是有这么一句话，这也是尚总跟我说的，小赢用智，大赢用德。我承认我确实用了一些手段来暗示陈敏丽，她可能更适合在另外的地方工作，或者更适合在另外一个企业做领导。从大的方面去考虑，美顶的众多领导都认为，选择一个更为合适的领导，比失去一个员工更为正确，所以你不要让美顶的领导们，不要让我失望……”

再后来的话，沈飞根本没有听进去。的确，他应该感谢俞昕和那些美顶的领导，因为这些人看得起他，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沈飞在想，如果自己有没有能力、有什么能力这些事情还用这些领导来确认的话，自己未免真的已经成为一个工具了。这种想法让沈飞心里很矛盾，情绪很久没有平和下来。自从他进入美顶以后，就对尚健和俞昕这样的人充满了崇拜，觉得他们身上那种商人特有的气质，让自己着迷，可是随着沈飞在美顶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沈飞慢慢认清了自己，知道自己哪里擅长，哪里缺陷，也就知道美顶希望要一个什么样的沈飞，不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陈敏丽。这种残酷的竞争，沈飞即使工作这么多年，经历了大裁员之后，还是难以接受。因为他从小就是最底层的孩子，深深地知道被别人比下去之后的那种自尊心的打击。好像就是那么一瞬间，沈飞抓住了员工的心。其实，一个员工在企业里，无论是宣扬要加薪，还是希望福利好一点，都是

自尊心的表现。大家干了活，内心理所应当地会想得到回报，只有这样，自尊心才能得到慰藉。沈飞讲了这么多堂课，一直告诉员工要爱企业，爱自己。说到底，也还是要有坚强的自尊心。沈飞意识到，在他以后的人事工作中，员工自尊心的建设，当是自己第一要务。

今年沈飞正好30岁，女儿马上就要一岁了，现在正在准备下个月的美顶第一届人才科技月活动，同时下个月还要参加剑桥大学CIE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认证考试。也许等这些事都结束之后，沈飞也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一个改变一下工作环境的想法在他脑中慢慢孵化，连沈飞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不过往往是这样不经意间积蓄起来的想法，让人们总也无法克制。

我把一生献给HR >>>



第四部分

28 人才科技月

在5月份的美顶人才科技月就要召开的倒数第二天，陈敏丽拿到了美顶领导批下来的辞职申请书。这是俞昕交给她的，据俞昕办公室的其他人说，那天她们聊了很久很久，没人知道她们具体聊了什么，只知道陈敏丽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表情很淡定。

后来，陈敏丽跟谁也没有打招呼就离开了，沈飞这阵子一直在忙人才科技月的事情。本来他是想等到陈敏丽走的时候跟她交流一下，但是陈敏丽的黯然离去，使得沈飞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1996年5月4日的“五四”青年节，美顶把人才科技月定在这天开幕。开幕当天，美顶的大多数员工都来参加了，整个美顶园区被装扮得如同节日一般。美顶的大门上挂起了巨大的条幅，这是尚健的决定，因为尚健希望能够把美顶人才科技月大事宣传。

虽然这次美顶的人才科技月参赛的所有选手都只能是美顶的员工，但是允许任何人来参观。这显然是一种宣传手段，其他企业的人在观看比赛的时候，一定能感觉到美顶这个企业美好的文化，并为之吸引。此外，美顶还邀请了大部分国内媒体，甚至几家国际媒体也来报道。

美顶人才科技月开幕当天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由该项活动主办人，美顶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沈飞主持的开幕大会。这次开幕大会，美顶的领导层格外重视，他们特地安排了人手，把本来就是新建成的美顶大礼堂，又重新装饰了一番。经过这样一番装饰，大礼堂用庄严的黑色和耀眼的金色装扮成，尽显辉煌，却不落俗。

程乔作为这场开幕大会的总司仪，一直在安排人员对会场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随着时间的临近，一些美顶的领导慢慢进入会场。就像程乔心里希望的一样，潘翰文很早便来到会场。

程乔热情地上前迎接道：“潘部长，你来得真早啊。”

潘翰文说：“今天不是沈飞露脸的时候吗？当然要早点来了，给沈飞打气啊。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

程乔脸一下红了，低下头说：“那……那我带你去找沈副部长？”

“好啊，能够去后台吗？”

“没事的，我带你过去。”程乔听到潘翰文表扬自己，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她只想和潘翰文多待一会儿。这样程乔带着潘翰文去找沈飞，然后安排别的司仪来做自己的工作了，她就和潘翰文待在一起了。

程乔带着潘翰文穿过忙碌的人群，来到后台。和会场上一样，后台的工作人员也是川流不息，往返于每个后台的休息室。他们两个人，找到了沈飞的休息室，沈飞这时正在闭目养神。

程乔轻轻地拍了拍沈飞的肩膀，沈飞回过头一看，原来是潘翰文和程乔。

还没等沈飞开口，潘翰文就说：“沈飞，你准备得怎么样啊？我来视察你了，哈哈。”

“这有什么好准备的啊？哈哈。我是主持人，不过是向大家介绍这次美顶人才科技月的具体活动，剩下的就是轮着叫每个领导发言。”沈飞说。

“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大学的时候当过主持人啊，这回算是你重操旧业了。”

“哈哈，那可不一样，今天来的领导，有顺德的政府领导、机关代表、人事局的代表，还有那么多兄弟企业的领导、众多媒体。我大学的时

候哪有这样的气势啊？”

“嗯，所以这次出名啦。”程乔插话道。

“哈哈，刚才我还夸程乔今天打扮得漂亮呢。”潘翰文说。

“瞧你就知道了吧，程乔平时就很漂亮啊，要不怎么打扮也漂亮不起来。”沈飞逗趣道。

“谁说我不知道？程乔妹妹在咱们美顶也是美女啊，这谁不知道？心地善良，业务出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要不今天美顶这么大的场面，怎么叫程乔妹妹来当总司仪啊？”

“哟，翰文啊，你说，你是不是看上我们程乔妹妹啦？哈哈。”

沈飞这么一说，本来就被这两个人夸得有点不好意思的程乔，更是整个身体都红了，甚至她都觉得自己呼吸一下紧张了。一方面，这句话一下子戳到她的心底，像是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她保守很久的秘密；另一方面，程乔真的好想听到潘翰文的答案。

潘翰文淡淡地说：“你开我玩笑可以，你怎么也开起程乔的玩笑来了，瞧把程乔都弄得不好意思了。”

沈飞傻傻地笑了一下，说：“嘿嘿，我突然看你们俩特合适啊，要不哪天我叫上田娜，咱们出去玩玩啊？”

“得了吧你，整天就知道拿我们寻开心。你还是先问问程乔吧，还有你也不准备准备？这大会马上就开始了。”潘翰文说。

“那好吧，我让你们单独待会儿吧，哈哈。我要准备了，你们先回去啦，我们散会见，你不是说我今天出名了吗？晚上请你俩吃饭。”

“行了，你好好准备吧，一会儿见啊。”

于是潘翰文和程乔便离开了。沈飞在自己的休息室里想：看程乔的样子，好像真的对潘翰文有意思。沈飞真是有心帮程乔撮合她和潘翰文，这两个人都是自己在美顶最要好的人。如果他们能在一起肯定会特别美好，而且潘翰文有才，程乔有貌，两个人在一起真是男才女貌，格外搭配啊。不过沈飞真的捉摸不透潘翰文的心思，因为沈飞记得潘翰文这个人总是想

先把自己的事业达到一定高度后再娶妻生子，不知道这次是不是能对程乔有意思。庆幸的一点是，程乔的性格十分适合潘翰文，而且沈飞深深知道，感情这回事，虽然需要时间的沉淀，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一下戳破了“窗户纸”，那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半个小时之后，美顶大礼堂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会场里放起了电视上美顶广告的标志性的音乐。沈飞知道该是自己上场的时候了，他最后整理下自己身上笔挺的西服，迈向舞台。

沈飞一出场，这个能装下三千多人的会场一下爆发了掌声。可能就在这一瞬间，沈飞真的想到了自己大学时候的样子，他露出他一贯自信的微笑。

众多媒体的闪光灯打开，全部投向沈飞，使他并不高大的身体显得格外伟岸。他也随着这阵闪光灯的亮起，开始说话：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上午好。五月是广东很美丽的月份，而五月四日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创新的，属于每一个面向未来而身心勇敢的人的节日，美顶也选择在这个节日里举行美顶第一届人才科技月活动。也许各位已经对这次人才科技月活动多少有了了解了，一会儿我会向各位详细地介绍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下面请大家先用掌声欢迎出席美顶人才科技月活动的各界嘉宾……”

沈飞早已经把这些嘉宾的名字深记于心。他介绍每个嘉宾的时候，都是用礼貌但不缺乏轻松的口吻，这让整个会场更符合一个主题月的气氛，而不是那种过于沉闷而带来的压抑和无趣。当沈飞介绍到顺德人事局的领导代表的时候，沈飞看到了许久没有见面的温世丞，几年过去之后，温世丞老了许多。两个人用眼神相互凝望了一下，温世丞用一种淡淡的微笑向沈飞点了点头，沈飞看到之后，也向温世丞回敬微笑，但是此时沈飞心中百感交集。这个自己眼前年迈的老人，曾经是自己的领导和老师，只因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吵了一架，从而4年都没有碰面了。他们虽然

在一个城市里，曾经又有过这么多关系，但是现在在会场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没有人看得出来他们的相视一笑里蕴含了多少话语。

介绍完所有的到会嘉宾之后，一个个领导开始连续发言，沈飞便坐在台幕后面等待，当轮到温世丞发言的时候，沈飞端详着他。温世丞说话的语气和几年前真的没变，他字正腔圆，从来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可以看出来，温世丞对于这个活动十分期待，他睁大眼睛颇有兴致地说：

“像我们顺德这个地方，虽然有众多家企业，但是很少能看到像美顶这样的企业，他们能够拥有比别家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心。从人事局这个角度来讲，美顶的人才科技月就是一个大型的平台。这个平台不仅仅代表着展现，更代表着交流……”

除了温世丞以外，其他的领导也对美顶的人才科技月有很高的评价。之后便是沈飞向各位介绍美顶人才科技月的具体内容，最后是尚健简短的总结和宣布开幕。

开幕式顺利结束，中午有美顶为各位领导准备的午餐会，所以各个领导都结伴往美顶食堂二层的宴会厅走去。作为部门领导的沈飞和潘翰文也要参加，两人一边走着一边说话。

“其实我真的不喜欢开这种会，完全是一种形式，我宁可去看看那些员工的比赛。”

“这两个不一样嘛。美顶为了人才科技月准备了这么久，当然希望它在它开幕的时候风光一下啦，而且你作为人才科技月的主管，也应该让你出出风头啊。”

“这些我也知道，不过我还是觉得这种会条条框框的规矩太多了，尤其是我刚才介绍美顶人才科技月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把那种青春和阳光的感觉表达出来，而我认为那些领导对这些好像也不感兴趣。”

“你怎么了？平时你不是这样啊？”

“你还记得今天有个领导叫温世丞吗？”

“记得啊，顺德人事局的，他对人才科技月很赞赏啊，还特地赞赏你

了啊。”

“嗯，我知道。我原来不是在宁山人事局吗？他就是我的领导，而且可以说他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我就想来美顶了，他觉得我应该留在宁山，于是我们吵了一架，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真复杂啊，其实每个人的成长都要感谢很多很多的人，也都要让很多很多人伤心。毕竟人都是主观的动物，你为了发展要来美顶，他也是为了发展要你留下，表面上这是矛盾的，其实想的都是同样的结果。”

“这件事情我总想不开，我不知道我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其实今天你也看出来了，温世丞虽然是一个从头到脚的政府官员，但他一点也不刻板，他说起话来还是很实在，而且有激情的，他真的是个好领导。”

“是啊，那他调来顺德多久了？”

“1994年，我们去武汉招聘会之前的时候。”

“我觉得你心里应该放下包袱，以后有空就去看看他。对了，我们晚上去哪里？”

“哦，云桥？”

“别总去云桥了，我们换个地方吧。”

“好啊，你想去哪儿？”

“我听说佛山有个很地道的粤菜馆，叫粤海秀。”

“哇！那个可贵了啊。”

“没事，今天我请客。”

“哦？哈哈，我看出来了，你就是对程乔有意思吧？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这……这，呵呵。”

29 老板的决定 猜也猜不透

这一个晚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改变潘翰文和程乔命运的晚上。因为从这个晚上开始，他们两个恋爱了，也许再过几个月的某一天，他们就会结婚，以后会生个孩子；也许不过几周他们就分手了。有时候，平平常常的一天，在别人心中可能是生命最为重要的一天；而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天，在别人心中也可能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对于恋爱的人而言，两个人确定关系的一天一定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但是往往这种日子不是预先定好的，就像今天，潘翰文和程乔可能会永远记住的。

这顿饭吃完，潘翰文和程乔算是确定了，这件事情让沈飞和田娜格外开心，尤其是沈飞，整天见到程乔就叫她“白娘子”。同时，沈飞的这种表现也是让潘翰文和程乔哭笑不得。

周末很快就到了，沈飞骑着自已的摩托车，自信地考试去了。

两天之后，沈飞回到美顶继续上班，人才科技月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作为第一届人才科技月的主管，沈飞辗转于各个会场和比赛场地。他看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同事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项目，再加上比赛本身的娱乐性和激烈性，这让沈飞流连忘返。

整个人才科技月有三个大部分：员工业务比赛、全员运动会和专业研讨会。最受员工关注的项目就是员工业务比赛了，技术员工参加一些节能发明和专业技巧的比赛，文职员工参加知识竞赛和论文比赛的项目。整个美顶在这个时候像是一个大型的科技游乐园，每个员工都充分加入其中。

这天，正好是潘翰文参加知识竞赛，沈飞特地前来观看。

沈飞进入第三会议室，这时知识竞赛已经比得火热，潘翰文进入到决赛，同另两名同事做最后的比赛。沈飞看见潘翰文在台上眉飞色舞地回答问题，又激烈地跟对手辩论，显然一副刚刚被爱情滋润的状态。潘翰文全然不顾自己的部长身份，遇见自己知道的答案就急忙抢答，不仅这样，他还向发问者详细地解释，看得在场的观众笑作一团，就连他自己也笑。

就在马上要分出胜负的时候，沈飞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原来是行政部的肖部长，他有一些关于这次人才科技月的事宜想和沈飞沟通一下。沈飞知道还是工作要紧，就冲着台上的潘翰文做了个大拇指的手势，再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行政部的肖部长比沈飞要大，沈飞刚进入美顶的时候，她就是人事行政部的副部长之一，只因为她更善于行政管理，所以没有像俞昕那样继续升职。不过这个肖部长心里并不计较这些，她是一个特别严谨甚至苛刻的人，同时脑子里也只管自己需要管的事情。沈飞对她也一直比较尊敬，因为美顶正是有了她，才能让员工的每项事务都井井有条，不过有的员工认为肖部长太过刻板，根本不讲什么情分。

肖部长见到沈飞之后，根本不说什么官场话，直奔主题地说：“沈副部长，这次人才科技月的活动为什么动静这么大？好多员工都以要参加比赛为由迟到或者早退，这些还不算什么。你也知道，现在公司正在完善异地管控，项目进度上受到这次人才科技月的影响很大。我想和你探讨一下这方面，我们应该作出的调整。”

肖部长的这句话一下子打击了沈飞心中最脆弱的要害。沈飞知道，第一次人才科技月对于美顶的每位领导都是一次尝试，既然是尝试，就存在

了很多问题。这次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有趣的活动内容多少会影响美顶这个月的效益，但是美顶的高级领导层认为，这次效益的损失会带来以后长久的收益。

所以，沈飞在策划这次人才科技月的时候，主要考虑的就是活动的吸引力而不是经济性。如今沈飞也是这样给肖部长回答的。

肖部长说：“这些我能够理解，但是我希望接下来的一些活动，我们能相应地减少。我知道美顶所有的领导对于第一届人才科技月都很陌生，只有等到活动实际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发现问题，现在就发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及时补救。”

“我想你说的就是现在的竞赛项目，等到这周运动会结束之后，就没有这类的活动了。剩下的就是研讨会了，应该不会影响各个部门的工作了。”

“其实我今天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运动会的事情，我觉得作为美顶这样一个企业，运动会完完全全不用开两天，我认为半天就够了。你想按照预先制定的两天运动会，再加上演练列队就是三天时间了。另外，我记得你说过，在人才科技月的闭幕式上，还要有我们员工的文艺表演，我认为这方面也应当取消，一些我认为并不能称得上有才艺的员工，以排练为理由，从现在就开始不好好工作了，我们的这些领导也不好管理，所以索性取消文艺表演。你看这两点怎么样？”

沈飞摇摇头，说：“这很难，因为我当初设计这些项目的时候就是为了建设美顶的企业文化。众所周知，美顶现在的企业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很多家兄弟企业了，如果我们不加紧赶超的话，未来可能会碰到更为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就难办了。我本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下，让运动会的参赛名额减少一半。至于闭幕式的文艺表演，就找一两个电视台或者剧团的三流演员来，花的钱不多，也能达到你需要的效果啊。”

“效果能达到，但是目的不一定能达到。我不同意这次修改人才科技

月的安排，如果修改，我们可以修改明年的策划。”

“我就只好把我已经写好的意见递交给上面的领导了。”

“你都已经写好了，干吗还要找我商量？”

“我是想你能和我达成共识，我们就不用再费这么多事了。”

沈飞无奈地说：“我想领导自有判断吧。我是按照领导的意思做这次人才科技月的，领导如果需要修改这次活动，我就完全服从。要是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先去忙了。”

说完沈飞便离开了。走在路上，沈飞心里想，这些上了年龄的领导为什么目光仅仅是放在眼前的利益得失方面，而不去关心长远的、整体的影响？要说沈飞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早已经过了青春激情的年龄，但是他眼里还是很看不惯那些老思想、老作风。沈飞一直都认为新鲜的事物才值得去追求。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旧的基础之上出现，因为他们正和旧事物一同生存。

另一点让沈飞气愤的是，他辛辛苦苦策划了许久的人才科技月，眼看正在美顶如火如荼地进行，现在却出现了一个肖部长，恶生生地要将这些“缩水”，沈飞实在无法容忍这点。

两天之后，美顶领导对于肖部长的意见给予了反馈，让人惊奇的是，这次反馈意见的速度出奇地快。反馈的结果是，本次美顶人才科技月当中运动会的内容全部取消，闭幕会当中的文艺表演全部聘用职业歌手舞者，美顶员工方面只出一个朗诵节目。

这个消息一出，沈飞完全崩溃了，沈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仔细阅读着这份文件，不知道如何是好。文件上面有包括尚健在内的三位领导的签字，而且这份文件是俞昕亲手交给沈飞的，可见这已经是美顶领导的综合意见了，里面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但是沈飞不明白了，美顶的领导怎么会作出这么重大而让人无法理解的决定？

沈飞首先按照文件中的意见，立刻安排程乔去做相关的工作，然后满脸别扭地去找潘翰文。

这时潘翰文完全沉浸在知识竞赛夺冠和谈恋爱的喜悦之中，坐在自己办公室里和助理聊天呢。但见沈飞满脸阴沉地走过来，便叫助理出去了，问沈飞：“你这是怎么了？现在美顶上上下下都像过节一样，你应该高兴啊。”

沈飞把之前肖部长和今天修改文件的事全都告诉了潘翰文，潘翰文一听便劝沈飞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现在的部长，不喜欢之前的总裁办公室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伴君如伴虎。这在企业里面也是一样的，你离老板越近越危险，这倒不是说老板人有多坏，主要是老板比你关心的地方要多多了。美顶上上下下的部门将近二十个，你只是其中之一，要我说，你就按照领导的意思办吧。”

沈飞端起了潘翰文面前的茶杯，一口气把里面的水全都喝掉了，说：“不然能怎样？”

30 调整心情才是成功的关键

其实，就像潘翰文说的，美顶这次在人才科技月的活动期间修改活动内容，完全不是针对沈飞，而是美顶的高层领导确实认为再按照之前的计划走下去，人才科技月的整体支出会大大超出预算，而且美顶的高层正在孕育着一个比人才科技月更为重要的事情。

由于运动会的取消和闭幕式的简化，沈飞的工作轻省了很多，即使这样，沈飞还是坚持认真完成剩下的工作，就像田娜对他说的“至少没让你去当主办啊，你现在还是个副部长呢”，沈飞也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一天的工作结束，他便很早回到家中，继续复习自己的MBA课程。可是时间过去了一周，沈飞的情绪有些变化，他开始反思自己，彻头彻尾地反思自己。

眼看小佳娜就要一岁了，田娜可能也要去北京发展，自己却一直还在人力资源部这几个职位来回变化，好像根本看不到比人力资源部部长更高的职位。几年前，自己凭着一股子好奇心和挣大钱的欲望来到美顶，起初任劳任怨，完成了大大小小不少事情，但是最近，越是能够发展却越是被泼一盆冷水。沈飞开始怀疑自己，怀疑美顶。他不知道这一切是自己的能

力造成的，还是美顶根本没想重用他。

曾经他和华文景约定，两个人以后都成就一番大事业。华文景成为大官，沈飞成为大老板。可是现在，华文景是顺德人事局最资深的副局长助理，不出一两年，随着温世丞的退休，他就要成为副局长了。现在华文景也开上了自己的汽车，住进了舒适的房子，衣食住行都由政府照顾，自己则干着一份不必太过分神的工作。而沈飞却还在美顶不上不下的位置上徘徊，每天不一定从哪里出来一个新提案就会让他在自己的职位上黯然无光，甚至一旦不合老板的意思，就被冷落或是降职。

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让沈飞全身上下不舒服，他不知道到底将来会发生什么。讽刺的是，沈飞每天还要摆出一副高级人力资源师那种自信的样子，被人问到就要回答什么是职业生涯规划，什么是人才的价值，现在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了。

下周就是美顶人才科技月的最后一周了，虽然沈飞这阵子的工作很是轻松，但是他仍然感觉很累。最后一周的时候，沈飞受美顶领导的安排，要进行一个面对外界的人力资源师的讲座，这样的状态让他几乎都写不出讲座的大纲。

正在这时，沈飞收到了剑桥大学CIE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认证证书。虽然沈飞一直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考试，但是当自己亲手拿到这个证书的时候，还是十分激动。这段时间以来，沈飞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是为快乐而活的动物，而没有难过和苦楚，就没有所谓的快乐。

沈飞这时也不再多想，开始准备马上就要进行的讲座了。因为这是一次名为“如何做好一名HR”的讲座，所以全国各地的HR都在关注这次讲座。现在沈飞在人力资源业界已经小有名气，不管是全国大企业第一次推行硬性淘汰制度，还是主办第一次校园专场招聘会，或是从赛力用天价挖过来一场“官司”，这些都被不少人当成典型的案例来分析。

沈飞的讲座被安排在一个不大不小的会场进行。这天来的人很多，这让沈飞和美顶的一些领导都很意外，他们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HR关注。沈飞在这之前已经在美顶上过很多次课了，对现在这种情况算是游刃有余。他知道，对于这样的讲座，自己要提前准备的不是那些专业理论和自己的讲座稿，而是应该提前挑起自己的兴奋状态。沈飞知道，一个自己再感兴趣的主题，如果仅仅是坐在一个椅子上听人家讲上两三个小时，也会觉得无趣，但是如果讲课时，主讲人拥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幽默形象地把内容传达给在座的人，那么效果会很好。

沈飞在后台，做着准备活动，这是他每次讲座之前的习惯。他愿意活动一下自己的四肢，喝一听可口可乐，听一些动感的流行歌曲。在上台之前，他会飞快地抽完一根烟，然后就走上讲台。

沈飞今天的状态不好不坏，反正不是他的巅峰状态，在讲座的进行中，他不断地调整自己，脑中飞快地思考着。这次沈飞讲座的主题是在本次人才科技月的背景下如何做一名成功的HR，所以讲座的内容全部来自他最近所感。跟往常不一样的是，沈飞这次不但举了许多正面的例子，还举出了许多反面的例子，尤其是HR的工作与企业效益的相吸相斥的问题。许多例子都是沈飞最近在完成人才科技月项目时的亲身所感。比起沈飞平时讲座的风趣幽默而言，今天沈飞选择了深刻甚至批判的角度进行讲座，而且整个讲座过程中，沈飞打破了自己一贯随意的风格，采用了人才科技月从无到有、从设想到实践的时空线索，这样就凸现了一个像故事一样的情节，这样的讲座方式受到在场同行的喜爱。

因为沈飞知道今天到场的大多数人都是做人力资源的，几乎每一个HR都有许许多多的案例来给人讲述，沈飞既然能站在台上给自己的同行讲座，就需要跳出自己曾经的路数。沈飞认为，大家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人才科技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别的企业如果效仿会得到什么，会损失什么。所以沈飞恰当的选题顺应了参加讲座的人的心意。

当沈飞的讲座全部完成的时候，会场上突然有一个人站起身来，把两

个手臂举得高高的，为沈飞鼓掌，嘴里连声喊着“好！好！”沈飞抬头一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徐坤。之后几乎会场里的所有人都起立为沈飞鼓掌，沈飞连连向大家鞠躬，眼神仍然锁定在徐坤出现的那里。沈飞不知道自己看见的到底是不是徐坤，现在在人群里已经找不到他了。

等待散场的时候，沈飞回到自己的休息室，一些看起来很有地位的人来到这里简单地祝贺了一下沈飞，然后就是交换名片。这时又有一个人进到休息室里，正像沈飞希望的一样，这个人就是徐坤。沈飞在空闲的时候给了徐坤一个眼神，大概的意思就是要他稍微等一会儿，等沈飞处理完这些应酬的事情再和他聊天。

沈飞终于送走了所有前来留联系方式的人，现在休息室里只有他和徐坤两个人，沈飞点了支烟，说：“啊呀，我刚才就是觉得看见的是你，但一下也找不到了，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

“你有这么重要的讲座，我怎么可能不来呢？本来我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结果跟着人群就到这里了。”

“怎么样啊，你？”

“我……我还行吧。”

“怎么了？”

“也没什么。哈哈，今天真是大饱耳福啊。听到你说了好多经验，其实我早就关注你的讲座了，但是美顶之前的讲座不对外开放，这次我总算能来了。”

“呵呵，其实也没有什么，你要是听得多了也觉得没意思了。对了，你在赛力做得怎么样了？赛力有没有在内部说美顶，说我什么话啊？”

“这……我现在不在赛力了。”

“什么？你跳槽了？去哪儿了？”

“也没什么，其实上次梁成那事，他很早就和赛力联系好了，他们就是计划着要搞美顶一次。结果事情出来后，本来我以为我没事，结果我还是被查出来了，说我跟美顶有沟通，后来我听说，这些具体的消息是从美

顶传过来的，我就知道你周围可能出内奸了。再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了，之后我就去了佛山，在哪里随便找了一个活，一直干到现在。”

“什么？怎么会把你查出来？”

“呵呵，我也不知道，这些也无所谓了。”

沈飞突然想起陈敏丽告密的事情，他没想到在别人陷害自己的时候，反而连累徐坤。

沈飞问道：“那你在佛山干什么？”

“就是在一个小企业，做一个总监的活。”

“你就打算在广东发展了？暂时先不回家了？”

“呵呵，我觉得还是要搞出点名堂再回家吧。”

“那你来美顶啊，好不好？现在我这里正缺人手呢。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说，你想自己闯出一番天地，但是我想你在美顶也能实现你自己的梦想，这两者并不矛盾。”

“是。”

“我想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找到一家合适公司，就可以先来美顶试试。这里你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美顶也在面对未来的挑战，应该能够给你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

“呵呵，没想到最后还是跟着沈哥了。”

“是啊，其实大多时候，事情的发展不像自己预期的一样，所以人要学会变通嘛。美顶未来可能会发展异地管控，你正好有机会去其他城市实现你自己的梦想。”

“好啊，那我什么时候来上班？”

“这样，你先把你在佛山的事情处理完了，然后来找我，我们商量之后的事情。”

31 什么是事业部

美顶第一届人才科技月就要结束了，在闭幕式的前一个晚上，尚健召开了一个关于美顶此次人才科技月活动的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上，美顶大大小小的领导全部出席，就连沈飞这个已经在美顶工作四年了的员工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

参加会议的人来到了第一会议室，这个会议室虽然面积不是所有会议室中最大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巨型的圆桌，今天所有的领导都要坐在这个圆桌边，看来尚健今天要讨论比较重要的问题。

自从美顶的领导层修改了人才科技月的活动安排之后，沈飞一直比较低调，他不知道领导修改活动安排的真正含义，所以也不敢贸然询问。会议一开始，尚健先让沈飞总结了本次人才科技月的活动。沈飞知道不要再提之前自己的策划了，所以一直围绕着更改以后的活动在说。这次沈飞没有像之前策划报告时把人才科技月说得那么伟大，反而在一些细小的环节表现出自己对临时更改活动项目的不满。他说：“本次的人才科技月在企业文化的建设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我们应该继续追随这样的道路，在未来加强美顶的企业文化的建设。”

听完了沈飞的报告，尚健轻松地说：“看来这次人才科技月的主管对

于临时更改活动还是有一些不满啊，这些我能理解。不过在我看来，本次人才科技月是非常成功的，我们预期要达到的效果，现在已经全部达到了，所以后来我和几位领导修改了活动安排。好了，今天叫大家来这里，要说的不是人才科技月的事情，我是想向大家宣布，从现在开始，美顶决定开始事业部改制。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开这个会，提前跟大家说一声，明天的闭幕式上，我将向所有人宣布这件事情。在宣布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应该作一些准备，以为日后的改制。俞昕？”

尚健开会的时候很少说话，一般都只说一些大概的方向，具体内容则几乎全由俞昕来说。

俞昕很认真地读着自己手中的文件。大家都明白，尚健这次开会是为了以后美顶的事业部改制而提升一些领导的职位。毕竟事业部改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作，每个事业部不一定先有组织，但一定要先有领导。尚健也一定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决定今天给一些人升职，正好能在明天的闭幕式，显示一下美顶改制的决心。

沈飞和潘翰文当然在升职行列当中，沈飞升职成为人力资源总监，潘翰文升职成为大客户部总监。此外美顶又新添了四五位副总裁，分别管理全国各地的美顶分部。以前的部长级领导不是升职为总监就是改称为部门经理。这样一来，事业部改制已经初露峥嵘。

最后尚健说：“希望各位领导回去多吃一些工作，了解了解何为事业部改制，以后的改制工作就要看大家的了。明天各位总监随我一起出席闭幕式，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了。祝大家工作愉快。”

说完尚健就先离去了。大部分开会的人还是一头雾水，留在会议室相互讨论着。

沈飞走到潘翰文旁边，问道：“你明白吗？事业部改制的事情怎么这么仓促？”

潘翰文说：“不是说为了明天的闭幕式吗？”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你一会有事吗？陪我走会儿？”

“好啊，正好看看你安排闭幕式去。”

两个人一同走出第一会议室，往大礼堂走去。

“我说怎么我之前策划得好好的人才科技月的活动，临时改变了呢？原来尚总是想事业部改制，但是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呢？这也太突然了。”沈飞说。

“的确有一点唐突，可能是尚总觉得美顶事业部改制这个消息应该高调地曝光，便也顾不得那么多流程方面的事情了，先把这些领导全部就位，以后的具体事项也交由这些领导来办。”

“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应该有一个详细的计划。现在公司与事业部的职位重叠，这不是人才浪费，就是人才空缺。员工编制一乱，工作就没法进行，工作一旦停止，美顶这个庞然大物就会成为所有人的巨大负担了。”

“所以，尚健选择的人，都是能承受巨大压力的人。你没看出来？你、我就不说了，市场总监杨立华现在35岁，财务总监薛韶正32岁，技术总监冯强35岁等等，这些都是美顶亲自培养起来的少壮派。这些人现在在业内也已经有相当的名气了，完全能够承受压力。”

“也是，还说呢，没想到当初我们北涪宾馆还真出了不少人才。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喝酒、聊天，没想到现在都是大总监了。”

“是啊，现在我们4个要还能聚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人打听我们聊什么呢？哪像那时候，默默无闻。”

“要是按照集团管理来说，人力资源总监可是比人力资源部长的官职大不少啊！你也是啊！”

“要不说呢？一夜之间竟然成了大老板了。”

“现代企业的名称就是给气势，人力资源总监！大客户部总监！”

“呵呵，你看你，亏你现在还修MBA呢，怎么这么少见多怪啊。”

“哈哈，我不是开心嘛！看来以后我的工作就不是操作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了，我要指挥了。”

“嗯，是啊。以前美顶不实行事业部制度，你是人力资源部部长，就管眼皮底下那十几个人的工作。可是美顶现在要彻底笼罩全国市场了，以前的管理制度就需要改进。以后你都不知道你管多少人了，广东、青岛、上海、北京，要是美顶能走向世界，说不定你还要管老外呢。”

“哈哈，是啊，这多开心。真是猜不透尚总，好事坏事都来得那么突然。”

“你呀，就是有些锋芒毕露，所以才大起大落的。你看看我，就没有什么事。”

“不一样啊，你是和数字打交道的，像我和行政部那样的部门，是跟人打交道，最容易得罪人了，不是得罪同事就是得罪老板，哪个也不是善主啊！”

“哈哈，所以你就老拿我开玩笑是吧？”

“嗯，这个主意不错。哈哈，对了，程乔怎么样？”

“什么？什么怎么样？”

“行啦，怎么最近我老看不见程乔啊？她不是跟你跑了？以后不来我这上班了？”

“挖苦我吧，她不是就在美顶吗？今天安排闭幕式的事情。”

“你看看，你果然了解啊。什么时候办事？”

“办什么事？”

“结婚啊。”

“结婚！太快了吧？还是等等吧。”

“你可别对不住程乔啊！哈哈，我就等吃你们喜酒了啊！”

“得了吧你！哈哈。”

沈飞和潘翰文有说有笑地走进大礼堂。为了召开明天美顶第一届人才科技月的闭幕式，大礼堂需要布置一番，现在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还有一些细小的环节需要整理。程乔正在礼堂里指挥人员工作，一回头看见沈飞和潘翰文站在礼堂门口，立刻没有了刚才的干练和潇洒，就连声音也小了。

大家看见人才科技月的主管沈飞来了，纷纷向他打招呼，沈飞也笑着询问大家的工作。潘翰文借机走近程乔，两人耳语起来。沈飞知道明天的闭幕式要宣布美顶准备事业部改制的事情，所以又在会场里添加了一些庄严的饰物，使得这里的环境更宏伟一些。沈飞回过头，看见潘翰文和程乔在相互耳语，会心地笑了。

想当年程乔还是那个刚从大学校园里出来的小女孩，如今已经在工作上独当一面，在感情上找到归属了。她十分可爱，时刻替别人着想，即使处理一些难缠的工作，也会发挥出自己天真、乐观的天性，让别人难以拒绝。她不像田娜那样性格突出，但正是这样，她在美顶有着非常好的人缘。程乔真的很适合潘翰文这样的人，像一个父亲照顾她，呵护她，在工作上能够给予她帮助，而潘翰文也需要像程乔这样一个人在自己身边，支持自己的梦想。

这时程乔发现沈飞看见了自己和潘翰文耳语，一下装成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立刻和潘翰文拉开了距离，脸却红了个透，尴尬地站在那里。

为期一个月的美顶人才科技月活动今天就要结束了，作为最后的重头戏，人才科技月的闭幕式，虽然缺少了美顶员工的文艺表演环节，但仍然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加。沈飞继续担当闭幕式的主持人，不过和开幕式不一样，沈飞知道一会儿尚健就要宣布美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事业部改制了，所以他一直把闭幕式的气氛控制到一个端庄、正式的感觉。果然，在轮到尚健讲话的时候，他说：“这次的人才科技月只是我们众多计划活动中的一项，美顶也愿意为中国的企业作出更为突出的贡献。接下来，我们将开展美顶的事业部改制，现在我们的相关工作已经在进行了，不出两三个月，美顶将更名为美顶集团，旗下将分为空调事业部、冰箱事业部、风扇事业部、微波炉事业部等等。届时，我们还会邀请各位嘉宾以及媒体来到北涪，谢谢各位的鼎力相助……”

尚健此话一说，台下就发出了稀疏的细语声，有些记者本以为这次闭

幕式不过是走一个形式，所以摄像机、录音笔，甚至连纸笔都没拿出来，现在却在手忙脚乱地掏出自己的工具。一些有胆量的记者干脆把尚健的发言直接当成了记者会，坐在位子上就向尚健发问。沈飞便笑着对台下说：“各位媒体的朋友不用着急，过一阵子，等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还会邀请大家参加新闻发布会。”

那些坐在下面手忙脚乱的记者一听到这话，都笑了。

32 当我成为专家

第一届美顶人才科技月结束了，时间来到了1996年6月，从这时开始，美顶便正式开始事业部改制。

这段时间，美顶上上下下都在开会，大部分领导上午刚参加完学习会，下午就要回到自己的部门给员工传达精神。沈飞自从被提拔到美顶人力资源总监的职位，从字面来看，好像和以前的人力资源部部长的职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实际的工作变动很大。如果说沈飞原来是一个办事人的话，现在他已经是美顶的决策层了。美顶这次提拔了很多年轻的部长级领导，参与到美顶的决策层当中，很多老领导对这点心里也有不满，但是他们忌惮尚健的威望，只是在私下里表现出自己的情绪。

这种情绪很快被俞昕察觉到，于是俞昕就向尚健汇报了这个情况。

俞昕说：“尚总，这两天，美顶有一些老领导对这次美顶改制起用这么多年轻的领导有意见。他们认为年轻人在经验上还是欠缺，而且做事容易毛躁，急于求成。”

“没事，不用管他们说什么。现在美顶的决策层就是需要一些年轻人，潘翰文、沈飞他们我已经观察很久了，是可以胜任这份职位的。”

“可我是怕，他们现在做总监，手下有很多老员工会不服从他们的

领导。”

“不会的，我既然能确定这几个人，我就是有用意的。如果等这些老领导都退下去之后，就要全部换一批新领导，那时候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麻烦。反而现在少量地提拔一些年轻骨干，他们首先可以从老领导身上学习一些经验，以后也能管理比他们更年轻的人。另外，也给这几个年轻人一些真正接触美顶的机会，如果总让他们在那里干活，你也分不清谁更有头脑，谁更适合美顶的发展。所以把这几个年轻人提拔上来，也好观察观察他们具体的决策能力。”

“嗯。”

“这两天我可能要出差，你找一天给这些新上任的总监开个会，把他们具体的工作布置下去。”

这次美顶事业部改制，首先成立三个事业部，他们分别为美顶空调事业部、美顶冰箱事业部和美顶生活电器事业部。其中空调事业部和冰箱事业部这两个是美顶的两个主打产品的专门事业部，改制起来相对简单。而美顶生活电器事业部的业务范围就包括了电饭煲、微波炉、饮水机等电器。这就要牵扯到了美顶从前的众多部门和复杂的管理关系。

沈飞不仅要和众位总监一同讨论这三个事业部的构建细节，还要为生活电器事业部寻找一名副总裁和两名部长。

俞昕在总监会上开玩笑地对沈飞说：“这次你要聘请的人才的年薪可能都是你的好几倍，所以千万别再犯上次梁成那件事情的错误了。”

说起这个工作，沈飞想安排新来的徐坤去做。虽然徐坤刚来美顶，对美顶的很多事情不熟悉，但沈飞还是决定让徐坤先来试试，毕竟沈飞对徐坤已经有了不少了解，他相信徐坤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徐坤知道自己刚来美顶就接受到这么重要的任务之后，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特意来到沈飞的办公室。

“沈总监，我现在去找？”

“哦？你打算去哪儿？”

“不知道啊。”

“呵呵，就是嘛。你应该先调查一下啊，现在你是人力资源部招聘部的副经理，应该多问问你们经理啊。”

“可是经理说，是你安排我去做这个工作的，他也不敢妄自指点。”

“好了，这样，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我现在已经把国内和美顶规模差不多的企业都看了一遍，能跟电器挂上钩的不超过10家。这10家当中以中外合资的企业为佳，所以这样就剩下不到5家，这其中以马克、山崎和豪西这三家在企业管理上最为出色，他们的员工基本也是业内最出色的员工。所以我想就从这三家公司入手，可是马克在北京，山崎在山东，豪西在江苏，我觉得要是调查起来，工作量会很大，而且开销也会很大。”

“按照现在美顶决策层的意思，美顶的空调事业部是一定会在北涪本地的，冰箱事业部可能会落户在江苏一带，生活电器事业部很有可能会设在北京附近，所以我推荐你去马克调查一下。”

“哦，好。”

“嗯，把刚才你说的话，还有我给你的意见，都用你自己的话再说一遍，然后交给你的经理，看他怎么安排。以后你可以找我，找程乔聊天，但是谈工作要讲究流程，你不能越级，我也不能越级，好吧？至于你要想直接跟我汇报工作，那就现在努力去赢得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受我领导了。不过你还要多努力，美顶这么一个大企业，不会平白无故给你一个团队去带的，已经有很多人在跟你竞争了。”

徐坤听完沈飞的话很受鼓舞，就像当年沈飞准备去完成硬性淘汰工作一样，他已经看不到面前的工作有多么复杂，心中有一腔激情需要挥洒。

沈飞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复杂的事业部改制文件，不知道从何下手。这时他的电话响了，沈飞接起电话，电话那边一个客气的声音说道：“您

好，是沈飞先生吗？”

“哦，我是。你是哪位？”

“我这里是中国人力资源协会，我们收到今年的剑桥大学CIE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通过的名单，上面有您的名字。我们想请问您是否愿意参加到我们这个协会中？”

“哦？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吗？”

“好的，我们这个协会是近一两年新成立的协会，您可能对这件事情并不了解。我们的协会是一个非赢利性的学术协会，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宣传人力资源管理这个新兴的，正在被不断认识的专业。现在我们协会还在初创阶段，十分需要国内的一些相关方面的专家，最近我们得知您在今年获得了剑桥大学CIE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证书，所以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协会。”

“哦，你们在哪儿？”

“上海。”

“这样啊，我在广东工作，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而且我工作比较繁忙，可能没有时间经常过去。”

“沈先生，是这样，我们协会现在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活动。目前为止，我们正在策划中国第一届人力资源管理高峰论坛，这个论坛会邀请到全国最顶尖的人力资源师出席参加，我想您的名字也在其中。也就是说，我们的协会活动暂时是比较少的，邀请您参加进来，也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信誉度和专业性。目前，我们协会已经邀请到了中国大多数中外合资企业的HR加入到我们的协会，同时也能提高您在业内的知名度。”

“是这样啊。那可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我要加入到协会中去平时需要做什么吗？”

“我们是隶属于上海市人事局的，所以我们协会不会向您收取任何费用。只要您参加到我们的协会中来，以后凡是协会组织的外出学习交流和论坛会议的一切费用都由协会来承担。另外，我们协会有一本自己的杂

志，是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期刊，如果您投稿并见刊的话，我们还会付给您稿费。”

“好，我明白了，我可以想一两天吗？周末之前我联系你，好吧？”

“嗯，好的，我们静待您的佳音。”

“不客气。”

33 女儿一岁

“老公，老公，我们老板说，打算今年11月份就‘搬家’去北京了。”田娜一进门就向屋子里喊着。

沈飞因为天气太热，果然提前回家了，他听见了田娜说的话，但还是下意识地问了句：“什么？”

“我说，我们公司11月份要去北京了。你赶紧问问美顶这边有没有要在北京发展的意思，我们一起都去北京吧！”

“开玩笑啊，我现在是美顶集团的人力资源总监，要是我去了北京分部，岂不是降职了？”

“可是我想去北京啊，我还没去过呢。”

“我也没去过啊，等我忙完了这些事，带你去北京玩一趟不就行了，干吗要去那里工作。”

“当然要去那里了！北京可是文化中心啊！我搞传媒的不去北京发展怎么行呢？”

“那我要去不了，你也去北京？”

“这……你那么有本事，去北京找个新工作也不难啊！”

“什么不难啊？这去北京能和去佛山，去深圳一样吗？那么远的地

方，光是办手续就不知道要来回跑多少次呢。今天有个上海的什么人力资源协会请我去参加，我还觉得远呢，更别说北京了。”

“你这是什么想法啊？你就愿意一辈子憋在这里？”

“至少应该把美顶事业部改革这件事情做完吧。我这个人力资源总监的位子还没热乎呢，你就催我跳槽啊？”

“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你要不去，我能自己一个人去吗？你也不想想。反正这件事情我跟你说过了，而且我也想去北京，你怎么决定我就听你的呗。”

“行，行，11月是吧？我好好想想。”

“11月就要‘搬家’啦！你至少9月份要给我个决定啊！我看你最近这么忙，我会经常提醒你的，免得你把我这事给忘了。”

“不会，不会。对了，马上就是小佳娜的一岁生日了，你有什么打算？这可是人家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过生日啊！”

“嗯——我要去北京。”田娜撒娇地说。

沈飞听完之后，更是一脸无奈地说：“好啦，我知道啦。现在说眼前的事，认真点儿，女儿都一岁了，你还像个小孩子。”

“你不也一样嘛！还说我。小佳娜一岁了，当然要大吃一顿，宴请宾朋了啊！”

“哦，看来又要破费了。你说小佳娜什么时候能跟我说话啊？现在只会喊‘爸爸’‘妈妈’，以后不会笨吧？”

“要笨也是随你，人家小佳娜现在可懂事了，见到生人也不哭了，满脸的可爱。”

“行，反正好的都随你，坏的都随我。”

“本来就是！女孩子当然要随妈妈了，要随爸爸那多恐怖啊！”

“好了，你过两天，把小佳娜接过来吧，我去找同事借个摄像机去，给她把一岁的样子拍下来，把爸妈也接过来吧，大家很久没聚了。”

过了两天，沈飞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参加中国人力资源协会。于是他就拨通了上海的电话，电话里还是上次那个人，那个人说话的声音十分客气，满嘴都是高级前台小姐的语气，虽然听起来有些过于温柔，但是这种客气的语气还是让人从心里感觉舒服。沈飞挂下电话，开始发呆。

也许是这个长途电话一下子把沈飞的心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呆滞地看着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中国地图，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眼神在注视什么地方。沈飞小时候根本都没有想过能离开自己出生的小村庄，长大了之后也愿意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度过一生。后来他去了宁山人事局，那是他真正地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当时的忐忑和不安现在他还记得。时间久了，沈飞褪去了自己一个农村孩子的气息，转变成了一个精干而有激情的青年。他第一时间选择了下海，来到美顶。这里，让他看到了未来生活的美好和富裕，让他体会到了久违的家的感觉。其实沈飞并不像他表面显现的那样，那么紧随潮流甚至引领时代，在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保守的人。直到刚才他还觉得上海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北京则是中国的首都，沈飞一直都没想过能有机会去北京，更不要说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并把自己的家安置在北京。

可是，当沈飞挂下电话那一刹那，他突然觉得上海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么遥远，而北京也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觉得这一切是这么接近他，甚至他只要一伸手就能够到这些。

沈飞向同事借到了摄像机，开心地拿回家对着女儿一通拍，沈飞虽然在美顶工作4年，但是对家用电器这些东西还是了解一般，他拿着新鲜的摄像机研究了半天。小佳娜看着爸爸手中的小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自己在那里玩着玩具。沈飞一边拍着小佳娜，一边笑着，小佳娜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爸爸，谁知道她是否理解爸爸在笑什么，不过她也跟着爸爸在笑。这时田娜给小佳娜端来一盘婴儿食用的饼干，小佳娜的注意力就全放在吃的上面了，不管爸爸妈妈做什么动作，她都不抬头，只是专心地和自

己的饼干“玩游戏”，样子十分可爱。

沈飞说：“7月5日那天，你带着小佳娜来美顶找我吧。那天下午我有个讲座，我邀请你们娘俩参加。”

“去听什么讲座多没意思啊。”

“你去就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啊。”

自从去年沈飞开始给美顶的员工讲课，一直到现在他都还在坚持着。虽然最近沈飞的工作很忙，大部分时间都是由人力资源部门的别的人来讲课，但是今天沈飞还是决定来到会场给美顶的员工讲座，因为今天对于沈飞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孩子都应该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沈飞觉得有必要安排这样一堂讲座，一是给美顶的员工讲，一是感谢一直支持自己工作的田娜和可爱的女儿。

今天来听讲座的人很多，一部分是一直跟沈飞交情颇深的老同事，一部分是新来美顶的年轻员工，他们对于这个开放而有趣的领导十分感兴趣。很多人都是沈飞招聘进来的，他们都是从沈飞这里对美顶有了最初的印象，所以每每等到沈飞有讲座的时候，大家都来捧场。

沈飞走上讲台，看见田娜抱着小佳娜坐在了之前安排好的第一排，旁边是程乔和潘翰文，沈飞冲着他们笑了一下，于是就开始讲课了。

今天沈飞的讲座题目是：为了下一个生命的职业。

大体上还是一些关于职业生涯规划的主题，但是今天沈飞主要讲的是感情以及得子这些事情如何与自己的职业相融合的问题。今天的题目相比以往的如何面试，如何相处人际关系等等来说要轻松很多，整个讲座更像一个交流会。许多听课的人面带微笑，或是举手向沈飞提问。

沈飞讲课之所以很受大家欢迎，就是不管他自己或者别人把话题扯得多远，他都能轻松地再把话题拉回到主题上。他从不照本宣科，也不控制场下所提的问题，因为他十分懂得应付各种问题，这种潇洒的讲课风格在美顶一直被传为佳话。只要是沈飞主讲的讲座，他就一定会坚持自己的风格，无论听众是最一线的生产工人，还是部门领导。因为他知道，没有一

个人会拒绝轻松和幽默，没有一个人真正喜爱刻板和无聊。

沈飞在讲课时有一句口头禅：很开心，很开心。

正是沈飞寓教于乐的讲座思想，让每次听完他的讲座的人都获得知识和快乐“双丰收”。沈飞自己说：“我的讲座不是教你们怎么运算一道数学题，也不是教你们如何理解一篇文言文。说白了，我就在和大家分享，分享那些你们将来就会有的体会。既然是体会，就没有方法，就没有正确答案，所以我们完全不用那些学校课堂的风格去讲解这些。我总结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总有这么一句话：人生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去选择，而是在于你要对你的选择负责。”

在讲座的最后，沈飞说：“其实一个美丽的人生是需要职业，也需要爱情的，两者没有孰轻孰重。挣得了钱就要照顾家里，就要教育子女，而美好的家庭又能让你有更多的热情投入到更高的工作当中。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并不是以前我们认为的那样，工作中不许谈恋爱，而恋爱又是多么至高无上的感情。如果我们用客观的角度去观察这些，其实这一切是很好融合的。并且一旦能把这两者融合得完美，你也就离成功并不遥远了。”

“最后，我想给大家放一个不到十分钟的视频，这是我自己拍摄的我的妻子和女儿。今天是我女儿一岁的生日，我特地邀请这两位女士出席我今天的讲座。为的是把我今天赢得的所有掌声献给她们，这两个美丽的女人。”

短片中，有田娜抱着小佳娜和她玩耍，有小佳娜用困倦的眼神看着镜头，有田娜在镜头展示自己最得意的一件衣服，还有田娜给小佳娜洗澡，田娜做饭等等，都是些十分家常的场景，最后镜头转向沈飞自己，他说，“沈佳娜小朋友，在你一岁大寿之际，祝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看完影片，全场爆出掌声，田娜坐在台下，眼泪都要流下来了。这对她真是一个意外，她没想到沈飞能当着这么多人，播放自己和孩子的录像。虽然沈飞的技术有限，录像的质量一般，但是这些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程乔在田娜的旁边也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拉着

小佳娜的手说：“快，快，给爸爸鼓掌。”

沈飞的温馨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同时也达到了沈飞讲这堂课的目的，他不仅仅是为了给女儿庆祝生日，更多的是在告诉各位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往往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是需要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来给大家演示的，其结果会胜过很多语言。

34 从矛盾开始 1

7月份，美顶全面进入到事业部改革的关键时期，三个事业部的领导都要在8月中旬确定。领导一旦确定，事业部改革的整体态势就基本稳定了。美顶的决策层决定，除了生活电器事业部以外，其他的两个事业部都从美顶内部选择总裁、副总裁。美顶的领导们都知道事业部制是分级管理、分级核算、自负盈亏的一种形式，即一个公司按地区或按产品类别分成若干个事业部，从产品的设计、原料采购、成本核算、产品制造，一直到产品销售，均由事业部及所属工厂负责，实行单独核算，独立经营。公司总部只保留人事决策、预算控制和监督大权，并通过利润等指标对事业部进行控制。所以，谁要是能够竞选成为事业部的总裁，就成为了大老板。所以大家对美顶空调事业部副总裁位置十分关注，因为决策层已经定下来，空调事业部将建设在北潞的美顶园区当中，空调事业部的总裁一定是由美顶董事会其中的一位副主席担任，而副总裁一共有两个名额，这两名副总裁其实就是美顶空调事业部的办事人。

同时，美顶的空调产品是美顶众多产品中最为优秀而且全国知名的。如果能都担任美顶空调事业部的副总裁，那以后的事业定会飞黄腾达。

这时，美顶每次的决策层会议都会引来所有美顶人，甚至是全国大企

业的关注。就像古代几个王子争夺王位一样，美顶的几个被看好的领导下面都有很多的簇拥者，虽然这并不是尚健所希望看到的，但是他知道这种事情仍然没有办法避免，所以他选择视而不见的方式。平时找些领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谈话，沈飞当然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位。

这天，尚健果然找到了沈飞谈话。

尚健说道：“这几天我看几位总监都在忙碌着，为空调事业部副总裁位置的最后竞选作准备，但是我发现你好像对这个不太关心啊。”

“没有啊，我希望能够胜任这个职位。不过最近一直在为北京的招聘繁忙。”

“哦？进展怎么样？”

“派出去的人，基本已经了解了人才动向，现在正在跟人家交涉。这次我想慢慢来，免得又出现上次那种事情。”

“嗯，好。这件事你就去办吧，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你看上了马克中国的一个行政经理，希望你们能够顺利成功。还有，我听俞听说，有一个人力资源协会邀请你去参加？”

“是啊，他们在上海，过一阵子可能会举办一个关于人力资源的高峰论坛。我觉得进入这个协会可能会认识更多的同行。”

“是啊，现在中国发展得这么快，你们正当年，应该多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的。”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培养出了你们这一波人才，你们都是30来岁，就已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闯出了一番天地，现在应该是交给你们一些决策的工作了。”

“作为我个人十分感谢美顶，这里真的给了我很多。”

“呵呵，再过一个月就要进行空调事业部副总裁的最后选举了，祝你好运啊。”

其实沈飞知道这次竞选空调事业部副总裁的事情对自己来说十分难

办，他知道这两个副总裁的位置会分别安排一个年轻领导和一个老领导来担任。现在，这个年轻领导的位置上最被看好的就是他自己和潘翰文了。沈飞作为人力资源总监，美顶上上下下的许多员工都是他招聘进来的，而且他还经常给员工讲课，所以沈飞在美顶人的范围享有很高的呼声。而潘翰文作为美顶大客户部总监，掌握了美顶大多数客户的人脉资源，副总裁一职如果交给他来做，一定在销售方面有很优秀的成绩。

潘翰文一直以来都是沈飞在美顶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两个都不想公开相互竞争。而且现在的形势让程乔很难办，一方面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潘翰文，一定希望潘翰文能够成为副总裁，因为潘翰文的未来可能就是程乔的未来，程乔当然希望潘翰文越来越好。另一方面，自从程乔进入美顶以来，就跟随沈飞工作，她也深知沈飞的能力有资格成为空调事业部的副总裁，况且现在她是美顶的薪金经理，等到竞选的时候必定要替沈飞说话，这就等于跟自己的男朋友作对。

沈飞每次碰到难办的事情都会找到潘翰文商量，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但是这次谁都知道这么办是不可能的，谁也没有办法和朋友商量这种事情。

沈飞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陷入矛盾。

这时，中国人力资源协会给沈飞打来电话，说上次谈到的中国第一届人力资源管理高峰论坛的相关事宜已经安排妥当了，预计这次论坛将要在7月底在上海召开，特邀沈飞参加，沈飞答应了这个邀请。并且协会的人还说，请沈飞在论坛上作一个自己擅长的演讲，可以是关于人力资源任何方面的内容，届时会邀请国内多家企业的人力资源师一起参加讨论。沈飞想了想，也答应了。

挂下电话，沈飞把竞选空调事业部副总裁的事情抛到脑后，反正竞选要在8月，沈飞实在懒得去想这么破坏自己心情的事情，反而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次在上海召开的人力资源管理高峰论坛上。

沈飞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己演讲的主题定位在人才培养方面。可能是

他这阵子策划人才科技月和给员工讲课的影响，沈飞逐渐把注意力从人才招聘转移到人才培养方面。

7月底很快到来了，沈飞乘坐人力资源协会给他预订的机票来到上海，下了飞机，沈飞一下感受到上海这个大城市的气息。沈飞曾经主管招聘工作的时候也来过上海，那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珠江三角洲展开没有多久，上海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没过几年，随着中国全面的进行改革开放，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下子高楼林立，已经和沈飞在大阪看到的样子差不多了，这让沈飞十分震惊。虽然他在美顶已经成为决策层中的一员，美顶也是中国最知名的家电企业之一，但是北涪比起上海还是一个乡下。

同样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北涪的街旁多是大大小小的饭馆，而上海这边咖啡厅、酒吧、快餐店一应俱全，许多国际品牌的落户让上海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海上明珠。沈飞当然很受这些新鲜事物的吸引，并且深深爱上这种现代化的生活。

中国第一届人力资源高峰论坛的开会地点设定在黄浦江畔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主办方派车把沈飞从宾馆接过来，沈飞下了车，只见眼前一栋宏伟的建筑，它高耸入云，沈飞暗自惊叹道：“都这么高了，还在建？”

司机听到沈飞的自言自语，自豪地说：“这是金茂大厦，可能要1999年才能建完。据说要建88层，很吉利吧。等建好了，他就是世界第四高的楼了。”

沈飞听着司机解释，却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虽然他在日本或者电视上看到过比这个还要高的建筑，但是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祖国也能建造这样的高楼，它好像孕育了无限的奋斗力量，催促着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拼搏。它雄伟的身躯可能不是每个人的目的地，但它是每个人心中的慰藉。

沈飞走入会场，虽然美顶也有专门的会议室，但是这里的会议室一眼看上去就是相当专业的。整个会场铺上了深色的、厚厚的地毯，人在上面

走起来格外柔软，并且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型的会议桌上，每个位子都有话筒、电源插座和简约古朴的茶杯。椅子坐上去像是能把自己的身体提拔起来一样，很省力气。

等所有的嘉宾全部入座以后，司仪小姐开始给每位嘉宾沏茶。中国人力资源协会的管理人员宣布第一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高峰论坛正式开始。

35 从矛盾开始 2

这是沈飞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他表现得很兴奋，一直认真地做着笔记。

会议的第二天，轮到各位代表发言，沈飞也在其中，他把自己之前所准备的一篇关于人才培养的稿子读给大家。

沈飞的讲话里蕴含了这几年来他潜心做人才培养工作的经历和总结。其中他提到：“人才的培训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比人才招聘和人才管理更为重要的，尤其面对先进的中国人才情况而言。当一般的企业难以招聘到合适的人选，或者花费重金才能签约下来的高级人才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的时候，HR或许更应该着眼于企业的内部。如果我们可以花费一部分人力、财力作用到员工的培训上面。其实高级人才和一般人才的区别除去本身的智力和出身这样的天生因素影响以外，更多的就是后天的培养、阅历以及教育的因素影响。所以HR如果更关心一些员工的培训的话，可以很好地弥补这方面的差距，从而提高员工整体素质。这样一来则可以为企业省下一大笔的开销。”

沈飞还说：“我的老板曾经告诉过我这样一句话：‘小胜用智、大胜用德’。我想，在HR对员工组织培训的同时，自己也是一种成长。育人

向来都是一项高尚的事业，HR的魅力同样也在这里。”

沈飞的演讲得到了会上嘉宾的一致好评，他激昂的用词感染了大家，长时间的掌声以及后来讨论，代表着各位嘉宾对于沈飞观点的肯定和重视。

事实证明了，沈飞参加这次中国人力资源管理高峰论坛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沈飞可以在这个行业佼佼者云集的地方更好地宣传自己，结识更多的朋友。

这次高峰论坛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晚宴，在这个宽敞的宴会厅里，沈飞和其他企业的人力资源师都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一支老上海乐队在一个台子上不停地演奏着老上海的乐曲。沈飞手举着葡萄酒杯在人群中穿梭，不时会有人和他攀谈几句。像这样的活动，不管你是否想与其他人交流，都总会有人找你交谈的。两个人互换名片之后，要么扯到多少年以后的合作，或是笑谈什么商业新闻。除非你是人人都认识的大老板，只有这样才会有很少人完全不管你是否愿意和他交流，都跟你乱扯一通。

沈飞当然不是什么大老板，所以就有很多的人和他交谈，他礼貌地对每一个人，只不过在结束谈话之后，他真的摸不透刚才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时候，一个面孔俊朗，身材标准的男士走过来向沈飞打招呼。

“您好。”这人一出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我是马克亚洲的首席人才官，郭启浩。”

沈飞一听，这个人来头不小，白天开会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个人，但是没想到今天这个论坛竟然能把这么厉害的人请过来。沈飞曾经知道马克集团亚洲分部就设在北京，这也是马克集团在整个亚洲经营的项目的最高指挥中心。马克亚洲完全按照美国马克总部的模式构建，里面的每一个职位上都是马克精心挑选的人才，今天能够看到马克亚洲的首席HR，沈飞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这个叫郭启浩的人从面相上看，也就比沈飞大不到10岁，微笑起来的样子十分像某部美国卡通片的角色，看来这个人并不难相处。

沈飞回敬道：“您好，我是广东美顶集团的人力资源总监，沈飞。很

高兴认识你，你看上去真年轻。”

“哈哈，我本来也不老啊。今天白天听到你的发言，真是我的荣幸，我觉得你很有才华。”

沈飞一听，心想，这个郭启浩夸人怎么不拐弯啊，让人听起来怪别扭的。不过聊了两句之后，沈飞发现这个人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客气虽然客气，但是他自己很清楚自己要说什么，而且他的思路十分清晰。

他们走到宴会厅一旁的沙发上，又点了一些红酒和点心，继续聊天。

“我听说你们美顶有人在打我马克的主意啊，都已经派人去和马克中国的人去交涉了。想挖我们的什么人？”

沈飞心想这下完了，人家是找自己算账的，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料想这个人也不能做什么，沈飞也只好老老实实地回道：“是啊，美顶计划在北京设一个事业部，但是现在缺少管理方面的人，所以我就让手下去北京找一找人才，最好是比较了解北京情况的，又对管理比较在行的人才。可能他们找来找去就找到马克了吧，谁让你们的人都是精英呢。呵呵。”

“也对，其实我的高中和大学都是在美国读的，毕业之后还在美国开了个自己的公司，结果实在混不下去了。这时发现马克集团把亚洲分部从日本搬到了北京，我籍贯就是北京的，结果就来这里上班了，这么说我也回来没几年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国内的人才资源确实很匮乏。不要说马克了，就说山崎也是一样，那天我跟他们的HR总监聊天，还说中国的人才争夺战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哈哈。所以一方面我觉得美顶的这种做法我可以理解，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如果你们成功挖到人，我们实在是太亏了，哈哈。”

“哈哈，看来马克也要打我们美顶的主意啦。这样大家就都不亏了，哈哈。”

“哈哈，你真会说笑啊，哪里有人让别人挖自己的人啊？不过美顶确实有很多人才，比如……你。”

“啊？过奖了。”

郭启浩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换了个话题说：“今天你说的人才培训让我印象真的很深，你认为一个人才培训的理想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理想状态就复杂了，我觉得现在中国很难有企业能办到这些。我比较重视中级领导的培训，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可塑性强，吸收新事物的速度也快，而且一旦企业培养他们，就能在他们心中形成对这个企业的忠诚感和创造欲望，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越是强大的企业，越应该在中级领导身上下工夫。具体的内容可以是这样四个阶段：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自我学习。其实最后一步是最难的，可以让这些领导的培训分配到每个主管经理那去，给他们一个团队，或者一个项目，让他们设身处地去思考自己对于整个企业的贡献和作用。我想这个相当重要，不过过程可能会比较久一点，一般的企业都会认为这样培训一个员工是不值当的，不过我不这么认为。”

“你认为一个企业所承担的育人的责任，比知道一个新产品要重要得多吧？”

“对，尤其是大企业。我记得山崎宏先生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的父亲山崎洋介先生病了，在家里休息，就跟山崎宏先生说：‘宏，你看，我病了，山崎的股票也降了，看来我的公司还是不行啊。’山崎宏先生很快地说：‘这才是说明山崎需要你啊！你应该赶快好起来，经营山崎。’后来他父亲就质问他：‘山崎除了造电器还造什么？’他想了半天，胡乱地说了一些电器产品，他父亲就严厉地指责他说：‘山崎还是一家造人的公司。如果一家拉面馆或是酒馆老板休息了，还同样会有面卖有酒卖，为什么我们办不到呢？’这个故事让我的感触特别深，所以我才慢慢形成这样子的想法。”

“你曾经跟山崎宏先生聊过天？”

“嗯，那是美顶组织学习团去日本考察学习。山崎宏先生不知怎么的，邀请我到他家吃午餐，还一起喝了下午茶。”

“我说，美顶人才很多嘛。别说我了，就连马克亚洲的总裁要是能约

见山崎宏先生，也是难事啊，他老人家可是企业管理这方面的大师，听说现在深居简出，过起了隐士生活。”

“嗯，算是吧。我不过是运气好，我也是后来回国查了查资料才知道山崎宏先生这么德高望重。不过当时他跟我说的很多话，和给我的感受，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当然了，大师的指点一定是独到而深刻的。对了，刚才你说的那些中级领导的培养路线，在美顶难道行不通吗？”

“行不通。美顶现在事业部改制还是需要能够快捷地得到一位领导，主要他们来不及自己培养这样的人才了。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残酷，真的是没有办法。”

“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实现你的愿望，你会去吗？”

“这……恐怕我要好好想了想了。”

郭启浩又突然把话题转开了，他说：“过几天我可能要去趟广东，不知道那边有什么玩的？”

“你要去广东哪里？”

“嗯——佛山。”

“那离我很近啊。广东主要还是美食，别的玩的，你在北京可能也玩过。”

“好，我要是有时间就过去找你。”

“这多麻烦你，我们派车去接你啊。你要是来了我们美顶，那可是贵客啊。我们一定好好款待你。”

“得，得，得。我是找你，又不是找美顶。等你来北京了，也要找我啊。咱们这就算是认识了，我觉得你绝对是个人才，常联系啊。”郭启浩伸出了自己的手，说。

沈飞和他握了握手，说：“当然，当然，以后我们常联系。”

吃完晚饭，沈飞回到宾馆，疲惫了一天的他，躺在房间里柔软的大床上。透过窗户，沈飞看着上海的夜景，一眼望去全都是灯火，甚至有的道

路还在堵车。街道上还有提着购物袋的人在行走，天空中不时飞过一架飞机，那个一闪一闪的红灯在天空上慢慢地移动。一个城市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一个标志的建筑，不仅仅在于一家支柱产业，往往在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们的点滴之间。沈飞打开窗户，迎面吹来的是一种掺杂了混凝土、钢铁、汽车尾气和海洋的味道，这种味道在北涪没有。沈飞以前出差去别的城市从来都是忙忙碌碌的，晚上回到宾馆就洗个澡睡了。而今天，他格外地注意自己身处的城市，去体会这个城市，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不想离开这里了。

沈飞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了郭启浩的声音：“沈飞，我明天突然有事，现在就在去机场的路上，直接回北京了，这次可能去不成广东了。本来还想当面再和你好好聊聊，现在只能用手机跟你说了。我认为我们马克是有能力办成你今天跟我说的想法的，现在就是缺少了一个像你这样能管理这些的人才。如果你有兴趣跟我谈谈来马克的事情，改天我派一个人去广东找你，好不好？我个人是非常欣赏你的，具体的事情，等我派人过去咱们再谈，好不好？”

“这……这……我……”沈飞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他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郭启浩。

郭启浩在电话那头听见沈飞支支吾吾的，便笑了，他说：“好了，我马上就要登机了，我预计咱们不久就又会碰面了。拜拜。”

“拜拜。”

36 美丽新世界

沈飞第二天就起程回美顶了。在路上，沈飞一直在想郭启浩跟他说的话，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沈飞根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好像突然之间，沈飞周围的信息一下子都是通往北京的了。老婆想去北京，马克邀请自己，美顶这里进行事业部改组，看来沈飞自己也有些心动了。不过，在美顶，沈飞有着记忆，这些都会随着他去北京而永远封存在过去。

回家没两天，沈飞就带着田娜和小佳娜来到华文景家。他没有跟田娜说起郭启浩的事情，他想先和华文景聊聊。华文景的家在大良的一个新建的小区里，环境十分干净，这里住的都是一些政府的员工。来到华文景家，田娜就和周靖聊起孩子的事情来，也不管沈飞和华文景聊什么。

“文景啊，我可能又要跳槽了。”

“什么？你现在在美顶不是挺好的吗？”

“嗨，前两天我去上海参加一个会，认识了马克亚洲的首席人力资源师，他挺想让我去他那的。”

“真的？干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呢，他跟我说过两天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交流一下。”

“马克是在北京吧？”

“嗯。”

“那这应该高兴啊！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也没有。我只是不知道应不应该去。”

“应该啊。哦，是不是怕和田娜离得太远了。”

“不是。是她先跟我说他们公司要搬到北京的，所以我才把这当件事情。”

“这次不像你了啊。”

“我是真有点搞不明白了，前一阵子我确实有点想离开美顶，但是一下子让我去北京，我还真是有点放不下。”

“怎么放不下啦？田娜正好也要去北京，你们一家人就要进首都啦，这样多好。”

“可是我的朋友都在广东，都在顺德，想起这些真是离不开。而且我在美顶待了这四年，也算跟着它一起成长。我拼搏了这么久，眼看美顶就要事业部改革成功，美顶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日益成熟，现在却让我放弃手中的这些。”

“其实我也感觉到了，记得那次你在武汉招聘的时候，那么感动，心中好像有很多要说的话。”

“是啊，虽然在美顶这四年里，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每天好像都是一场战争，但是我好像真的已经习惯了这些。每件事情好像都在眼前，历历在目。”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能做一份自己这么热爱的工作，每天都活在激情里。”

“现在可不是这样了。都30岁的人了，哪像当年那么有活力了。”

“是，不过30岁就开始这么怀旧也不对啊。三十而立，对于你来说应该有新的发展啊。”

“这我也知道，北京的发展空间大，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离开美顶，

毕竟我是去马克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正从马克挖人呢。”

“有这么巧的事啊！这不正好是交换吗？你们两家谁也不亏。”

“我就是怕这次又是一个阴谋，你说马克会不会来这一手？”

“什么意思？你说马克知道你们美顶要挖他们人，这才找到你，用挖你的条件吸引你，最后再突然不要你，而且他们还能把自己的卧底安排在美顶？”

“你说这算不算擒贼先擒王啊？”

“应该不会吧。照你所说，那个郭启浩确实挺欣赏你的。”

“反正这点我还是比较怀疑，别最后弄得我身败名裂。”

“这个倒是有道理，你就等着郭启浩的人来找你商量完了之后，你再决定你们在北京的人挖不挖那个人。”

“可是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啊。过两天空调事业部就要竞选副总裁了，紧接着冰箱事业部和生活电器事业部也要确定领导班子。恐怕我是等不到郭启浩的人来了。”

“真是麻烦，这样你就等到生活电器事业部要选领导班子前一天，要是郭启浩的人还没来，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我觉得你这事还真要小心，千万别让马克的人抓住你的软肋。实在不行，你也应顾全美顶这边的舆论，大不了过几天你再辞职，以你的能力在北京找个工作不难。”

“这个事实在太难办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就算人家这不是阴谋，我也不知道离开美顶的时候怎么跟领导交代。”

“哈哈，我觉得等到你离开美顶的时候，就直接跟他们说，实话实说。你也没有什么对不起美顶，不是吗？”

“嗯，这要看看到时候郭启浩那边让我做什么职位啊。对了，这件事先别告诉田娜呢，今天找你聊聊就是想释放一下，自己憋的时间有点久了。”

“嗯，我知道，你要是真去了北京，更没有人跟你说话了，到时候我去北京看你。哈哈。”

沈飞刚把以后的一些事情梳理轻松，就面临着自己选择的时候了，因为再过两天，美顶就要进行空调事业部副总裁的最后竞选了。沈飞知道，如果他决定要离开，就必须提早告诉领导，并且退出这个竞选。可是这时候，徐坤在北京为美顶挖人，也进入到了谈判最为白热化的阶段。

徐坤从北京给沈飞打来电话说，他们要挖的人已经都谈好了，但是他告诉徐坤自己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领导也说过一阵子再放人。沈飞告诉徐坤，既然那个人已经答应来美顶了，就一定要稳健，尽量满足所有条件，确定那个人的到岗时间。

和徐坤说完，沈飞不禁想，会不会是郭启浩从中作梗，故意给沈飞讯号，也让沈飞早作决定。沈飞挖过那么多次人，心中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郭启浩的人都还没来和自己谈，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加砝码的地方，只得这么僵持着局势。徐坤在北京哪里懂得这其中的秘密？他认为自己这次工作相当成功，对方明显表达出来想来美顶的意愿，谈判上面都算比较顺利，只是最后的到岗时间存在商议空间，他也没有在意这方面的事情。

另一方面沈飞很是焦急，他突然害怕起来，怕这又是一次阴谋，所以一切决定都要等郭启浩的人来了美顶问问才能知道。

不过，现实并没有给他这么多时间，美顶空调事业部的副总裁竞选已经开始了。美顶决策层决议，副总裁的两个职位，首先由全体职工投出自己心目中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的候选人一票。等决策层汇总了这些投票之后，再开会众议，众议的结果再加上尚健的意见，形成最后的结果。

沈飞本来打算在全体职工投票之前就宣布退出这个竞选的，但是就在他还有些犹豫的时候，投票已经开始了，沈飞这段时间表现得异常低调，他就想美顶的人能够在投票的时候突然忘了美顶还有沈飞这个人。结果当然不是这样的。

投票结束之后，美顶公布了全体职工投票选举出的年轻领导的5个候选人和老领导的5个候选人。这里面当然有沈飞的名字，虽然公告里面没有写每个候选人具体的得票数，但是看沈飞排在了年轻领导当中最高的位

置，可以想到，沈飞应该是候选人里面得票最高的一位。

沈飞眼看形势就要失去控制，如果最后当选的真是他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和马克的人谈跳槽的事情了。同样，马克那边看到沈飞当选了空调事业部的副总裁，说不定还要把沈飞秘密和马克的人交涉跳槽的事情抖落出来，到时候，沈飞很可能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沈飞这时脑子非常乱，看来前几天跟华文景聊天根本没有起到效果。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梳理清楚自己的思路，不能自乱阵脚。

其实，沈飞这并不是庸人自扰，整件事情确实比较复杂。

首先，沈飞需要在美顶生活电器事业部成立之前，为美顶寻找到合适的领导人，其次沈飞决定的目标是马克中国行政经理。但是在上海，沈飞却得到了马克亚洲首席人力资源师郭启浩投来的橄榄枝。无论从家庭，还是事业的角度思考，沈飞去北京发展，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而且沈飞对马克，对大城市还是有着很强烈的兴趣。但是，沈飞怀疑郭启浩是在用这个方法，让自己陷入迷茫。他确实找到了沈飞的弱点，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巧合，还是郭启浩的真正用意。至少从现在看来，沈飞怎么选择好像都对自己不利，因为他已经被各种的利益纠结在一起了。

这时候，沈飞知道再这么下去情况就会更糟糕，已经没有时间等待郭启浩的人来广东了，他更不能给郭启浩打电话，催他派人过来跟自己谈判。

所以沈飞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在美顶还没有召开对空调事业部副总裁的众议会时，向俞昕提交了自己的辞职信。

俞昕拿着沈飞的辞职信看来看去，实在不理解沈飞的做法，多次询问之下，沈飞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俞昕。俞昕一听，沉默了很久，然后问：“那马克那边的人什么时候来跟你谈判？”

“不知道。”

“你就不怕他们骗你？现在说要挖你，你就没有心情参加竞选，等竞选完了之后，他们又翻脸不认人了。到时候你没有前路，更没有退路。”

“怕，所以才辞职，我更怕又给美顶带来什么损失。”

“那你决定，如果马克的人来找你，你就去马克了？”

“不知道，但我决定去北京。”

“万一马克那边就是为了算计你，这不就是让他们得逞了吗？大不了生活电器事业部换一个副总裁，不就全解决了吗？”

“我已经决定了，和家人一起去北京。现在不走，年底肯定也走，我希望去那里发展。”

“如果……我是说如果，上面让你去北京管生活电器事业部呢？”

沈飞想了想，说：“这样不太好吧？虽然我很留恋美顶，但是我觉得自己换一个环境工作也是不错的。无论是不是马克，我想去一家外企锻炼锻炼自己，而且我实在控制不了现在我面临的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我真正擅长的还是培训这方面，现在市场也需要这样的人，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走上这条路。那时候，我也可以回美顶来作讲座和培训啊。”

“好吧，我明白了，这份辞职信我会给报上去的，等你把手上的这些事情办完了，就等着领导给你的回复，好吧？不过这段时间你就不能参加美顶一切的会议了。”

“好的，我明白。”

沈飞手上除了和马克之间这么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外，好像真的就没有别的事情了。他从俞昕的办公室出来，只是从自己的办公室拿了一些必要的东西就回家了，感觉跟平时的下班没什么区别。

田娜下班回到家，大大咧咧的她根本没看出沈飞有什么心事，只是收拾一下就奔向厨房准备晚饭了。沈飞也走进厨房跟田娜说：“别做了，我们出去吃吧？”

“干吗？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不是啊，就是感觉我们好久没有出去吃饭了。”

“少来，你今天怎么这么有心情啊？美顶又给你提薪了？”

“走吧。”

两人来到一家有北京烤鸭的餐馆，沈飞说：“怎么样？这就算是带你去了趟北京了。”

“这就算啊？你可真能糊弄我！”

“什么叫糊弄？”

“就是打发，然后用次品欺骗我的想法，嗯，嗯，大概就是这意思了。北京话，你不懂！”

“我懂，我是问你，你干吗说我欺骗你啊？呵呵。”

“本来嘛，我想去北京，结果你就带我来吃北京烤鸭，这不是糊弄我吗？哼。”

沈飞于是就把这两天的事和田娜说了：“你看这还叫我糊弄你吗？老婆啊。”

“你傻啊！等马克那边给你信，你再辞职啊。这么一来，人家要是骗你，你都没办法了！”

“没事，我堂堂一个美顶人力资源总监，在北京还能找不到一个差事？”

“臭显摆！真不知道你哪来的那么多自信。”

“本来马克那边就有想要我的意思啊。”

“不过，为了表扬沈飞同学满足田娜同学想去北京的想法，这顿饭我请了。这真的是个好决定，你想想以后小佳娜要是能在北京上学，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哈哈，快，快，颁给我一个奖，挂家里，就叫家庭终身成就奖。”

“讨厌。”

沈飞看到田娜的满足，心里觉得，为了家庭的选择还是正确的。固然中间会有许多的遗憾，但是能够让自己的家庭这么快乐，那些遗憾也就不足提起了。

就在美顶对空调事业部的副总裁召开众议会的时候，郭启浩派来跟沈飞商量跳槽事宜的人终于来了。这个人是马克中国的人力资源总监助理，

她叫杨宇，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人，年龄和沈飞差不多。

沈飞刚接触她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她身上那种职业气息和外企的自信气质。杨宇一上来就把郭启浩开出的条件通通呈现在沈飞面前：马克中国首席教育官兼人力资源副经理和马克中国西南办事处顾问专家，月薪8000，配大众轿车一部，由公司负责联系贷款购房，享有一定金额优惠，如若签订长久合同，可由公司在适当时期解决家庭全部户口问题。

当这些一下子摆在沈飞眼前，他被外企这种财大气粗的魄力所震撼。在沈飞看来，以马克开出的这份合约，这在美顶都可以聘请一个副总裁位置的人了。沈飞看见了这份合同，他之前的担心也一消而散了，欢快地接受了这份郭启浩的邀请，并且许诺，等美顶这边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就会去北京报到。

可能是沈飞看到这份合同很开心，也可能是他和杨宇之间慢慢地熟了。他发现北方的女孩并不像他之前所想的那样，在杨宇逐渐处理完了工作之后，很快就和沈飞聊了起来。等杨宇身上那种职业气息慢慢褪去，就显露出来一个北京女孩随性、开朗的样子。沈飞和她聊得很开心，感觉不像在和一个人商务人士聊天，而像一个邻家女孩在和自己聊家常。

沈飞拿到这个满意的合同之后，还特地邀请杨宇在顺德最好的酒楼吃了一顿饭，表示他的感谢。由于杨宇还要回北京交差，她也没有多住就回去了。沈飞则在家里等着美顶这方面的回信。杨宇刚走，徐坤的电话就打给沈飞。徐坤在电话里说，他在北京已经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了，那个人已经离开马克，过几天就在美顶就职，再开始正式在北京接受美顶生活电器事业部。

沈飞听了之后告诉徐坤，自己要离开美顶，打算去北京发展，以后人力资源总监还不知道是谁，但是这次还是要表扬徐坤出色的工作。他告诉了徐坤自己要去马克的事情，徐坤却十分理解，因为他在北京这一阵子，真的觉得马克是一家很好的企业，整个管理制度十分的先进，对待员工也

是十分人性化的。徐坤非常替沈飞高兴。不过，徐坤也非常遗憾，觉得自己刚来美顶没有多久，沈飞却离开了。

过了两天，美顶对沈飞的回复终于下来了，俞昕亲手把这个消息交到沈飞的手里。沈飞虽然只是不到一周的时间没有来到美顶，但心里已经有点想念这里了。俞昕告诉沈飞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说了一些勉励的祝福。沈飞知道自己以后就要为美顶的竞争对手工作，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收拾了一下东西，顺便约了下程乔和潘翰文过两天吃饭，就悄悄地离开美顶了。

可爱的程乔以为这两天沈飞出差了，刚见到沈飞的时候还开心地跟他打招呼。可听到沈飞说自己要离开了，程乔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一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沈飞这次离开，美顶里面一点消息都没有，除了几位顶头的老板以外，就连潘翰文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几天之后，潘翰文与程乔一起和沈飞吃了顿饭，程乔一见到沈飞就哭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潘翰文在旁边一边安慰程乔，一边和沈飞聊着详细过程。这次美顶空调事业部的副总裁选中了潘翰文，这不仅是因为沈飞自动退出，而更多的是尚健的意思。尚健认为潘翰文在管理一个企业上面比沈飞要更合适，沈飞则更适合成为一个企业的智囊和制度制造者。按照尚健的计划，潘翰文以自己出色的才华和魅力统领着美顶的事业，沈飞则给予潘翰文尽可能先进而创新的管理方法。不过他的想法没有实现，他没有想到，沈飞所追求的是员工培训、教化思想的事业。虽然，尚健对于失去这位人才十分惋惜，但是沈飞毕竟是他长时间培养的青年，所以在沈飞离开的时候，他在美顶为沈飞办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在会上，尚健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沈飞说完了一大段感言之后，递给他一杯白水，并且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这虽然都是很随意的动作，但是沈飞在美顶这么多年确实第一次享受到这种待遇，在沈飞的思想里，这杯白水可能代表着更多的寓意。也许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也许是家乡的养育之水。

大概在1996年的9月份，沈飞正式离开了美顶。他在家休整了一个

月。10月份，他在田娜之前先来到了北京。

就在沈飞登机去北京那天，沈飞在候机楼里接到了徐坤的电话，电话里说：“沈哥，跟你说个事，我也辞职啦。”

“啊？你干吗辞职啊？”沈飞着急地问。

“本来我就是冲着你来的，现在你走了，我也没法跟你去马克中国，我想自己干。”

“别，别，别！你先等等，领导批了吗？谁批的？我跟他说，让你留下来啊。你干吗也走啊？”

“哈哈，沈哥你别着急啊！我想过了，我还是想自己干。”

“现在自己干倒是也行，不过你哪来的钱啊？”

“我跟我几个同学凑了凑，准备去深圳。”

“干什么？”

“猎头公司。”

“猎头？你说你们好好的大企业HR不当，去自己做猎头？”

“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可是你们就这么成立了，第一桶金从哪来？”

“美顶啊！”

“啊？”

“现在美顶事业部改革，这么缺人，别的猎头不知道，我们知道啊。这不就是第一桶金吗？”

“哈哈，行！你小子终于会打自己的算盘了，不是那个在学校里只知道使蛮劲的学生啦。行！我支持你，不过你可要经常跟我联系啊，别自己一股脑蛮干。”

“知道啦！要是不知道这个，我还打电话告诉沈哥干吗？”

“那……我在北京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沈哥在北京等着吧，我徐坤早晚有一天会做出大事儿来的，哈哈。”

挂下电话，候机楼的广播里呼叫去往北京的旅客开始登机，沈飞只得

坐上飞机，在天空当中感叹着年轻人的不畏精神，就像曾经的自己一样。而现在沈飞已经慢慢地改变了，他选择了一个看起来稳定得多，闲适得多，不用太耗费体力，便可以发挥出自己优势的职位了。

这是沈飞第一次来到北京，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在美顶工作了四年，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出差一次，怎么从来都没有来过首都。他下了飞机，北京给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大，因为马克在北京的办公地点在国贸，沈飞足足坐了两个小时的车才来到国贸。这要是在顺德，已经够把顺德的所有区都转上好几圈了，问了司机他才知道，刚才的路程还不够穿越北京的一半呢。

当车一开进二环，沈飞好像一下子融进这个悠久历史的城市中，这里的房子除了历史遗迹以外，好像就都是政府办公楼和气派的写字楼了。沈飞注意观察每一个路过的政府单位，上面的牌子上动不动就写着中国××、全国总××，他感觉人在这里好像就覆盖了整个中国一样，这种气势让他动容，他心里还在想，要懂历史的潘翰文来了，一定会跟沈飞讲好多好多故事。当车开进国贸的时候，沈飞再次感觉到了在上海时的体会。不过他从来没想到过自己能在这种地方上班，不过他再没有想到过，事实却正是这样，马克的办公地点在京广中心里面，马克一下在这栋高耸入云的写字楼里租了一整层楼，马克亚洲、马克中国、马克北京的办公地点都在这里。这怎么能让沈飞这个一直生活在美顶园区内的人不感到惊诧？毕竟在这里没有整排整排的集装箱车，没有工厂，宅只有一个窗户朝着南面的办公室。



37 美国之行

几年后，初春，中午12：45，沈飞乘坐的航班顺利抵达纽约皇后区的甘乃迪国际机场，沈飞清楚地记下了这个时间，他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的时间。

这次来到美国是为了参加马克召开的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会议，并且邀请了各大企业的人力资源师，以及MBA教授。会议的地点设在国际第一大都市——纽约，所以郭启浩和沈飞没有前往在明尼苏达州的马克总部，而是直接来到了马克在纽约的分部。

显然，郭启浩已经很熟悉这个城市，他轻松地和一些打招呼，熟练地找出租车司机说明地址。总之，在沈飞看来，他好像一踏下飞机，就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美国人。事实上，郭启浩的国籍就是美国。对于沈飞来说的这次出国之旅，对郭启浩来说，其实是归国。

出租车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有时高楼林立，有时市井丛生，显然这个出租车司机知道这两个黄皮肤的人认路，没带着他们逛遍纽约的旅游景点。

出租车开进曼哈顿岛，沈飞很快就认出了著名的世界贸易中心的那两座高楼，就像他在上海看见正在建造的金茂大厦一样，沈飞再次充满了憧

憬。最后出租车在一个写字楼门口停下。沈飞抬起头，下意识地问道：“马克在几层？”

郭启浩轻松地答道：“整个都是马克的。”

沈飞心想，天啊，这哪是什么马克纽约分部啊？少说也有四五十层楼高，那总部会是什么样子？

郭启浩对着前台的小姐说了一会儿，便叫沈飞放下行李，跟他来到23层。一上来沈飞才知道，这栋大楼里，就像一个小城市一样，有宾馆、餐厅、写字楼、商场、专卖店、电影院、康体中心，甚至还有小医院和托儿所。真是日常生活能想到的事情都能在这个楼里完成。

沈飞跟着郭启浩一路来到一间客房，走了进去。

郭启浩说：“咱们先休息休息，你第一次来美国，倒时差可能比较痛苦。这里环境很好，21到24层是马克专门为自己员工提供的宾馆，所以环境很好，其实意思跟招待所差不多。咱们都休息一会儿，晚上我来叫你，今天会有个晚宴，到时候你就能看到马修先生了。我就住在隔壁，有什么事的话敲门就好了。”

郭启浩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走了，沈飞躺在床上哪里睡得着？透过大落地窗看过去，就是“世界之都”纽约最繁华的街区，脑中还幻想着晚上见到马修先生要说什么话，要注意什么谈吐等等。换了谁第一次来美国，都会像沈飞那么兴奋，这个富丽堂皇的“招待所”要比那时沈飞在山崎总部住的不知道好了多少。

这是沈飞来到马克的第二年，从他的工作来说，比在美顶有两个最大的改变，一个是他的薪金，一个就是他变得更忙了。他经常工作到很晚，甚至没空回家。北京这里的竞争是沈飞之前从未想象到的，以前他在美顶当人力资源部部长，能和他竞争这个位置的人也只有陈敏丽一个人。可是现在他在马克，虽然工资是以前的几倍，但是连沈飞自己都数不过来，到底有多少的人和他竞争这个位置了。

他后来了解到，郭启浩简直就是一个“人才疯子”，他只要看到自己

需要的人才，就一定用各种办法把这个人得到，沈飞不过是其中之一。郭启浩很博学，也很热情。他只要在一个场合看到了出众的人才，就想办法怎么为自己所用。这和沈飞之前的理解确实不一样，沈飞以前挖人的时候，是先知道美顶缺少什么样的人，才去有针对性地寻找。但郭启浩的理念显然更随性一点，不过这也是拜他强大的后盾和西方的经营理念所赐。

郭启浩的这种招聘理念造成了一种后果，那就是招进来的人才虽然个人能力十分出众，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很难成为系统，每种类型的人对应的部门又不尽相同。郭启浩哪里有这多时间去安排这些工作，而这也正是沈飞的工作。

马克中国首席教育官，这是一个马克集团十分具有特色的职位。其实在沈飞来到马克之前，这里并没有这个职位，只是郭启浩在上海看重了沈飞在这方面的才华，才为沈飞设定了这么一个职位。

这个职位大体上就是负责中级领导的培训，以及安排全员的生活方面和工作方面的培训计划。这么看起来，沈飞的工作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是极为复杂，而且压力很大。

按照沈飞一直以来的经验，培训一批人员的整个工作大概会持续一个多月，有个别的情况甚至是几个月时间。每一批受培训人员有七八个人左右，这里面不仅有在北京工作的员工，还有在将来要到外省，甚至外国工作的中级领导。这是因为马克亚洲首席人力资源师郭启浩的办公室离沈飞只有不到3分钟的距离，郭启浩由于工作繁忙，就把自己关于培训方面的工作交给了沈飞来办。

有趣的是，沈飞现在身处的职位是在马克中国人力资源部门的编制下的，但是沈飞的工作权限却与马克中国的副总裁差不多，直接听命于马克中国的总裁张林和马克中国首席人力资源师郭启浩的调遣。所以即使他兼任马克中国人力资源副经理一职，同事们也称他“沈总”，而不是“沈经理”。

虽然说沈飞这次能有机会来到美国，最要感谢的人就是郭启浩，但是沈飞当然忘不了曾经在美顶的岁月，尤其是潘翰文和俞昕。

记得就在沈飞得知自己要美国出差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给潘翰文打了电话。他还记得当时是这么说的。

“喂！沈飞？”潘翰文先说。

“啊，翰文。”沈飞没想到潘翰文这么快就接了电话，他还没准备好呢。

“怎么？最近忙吗？”潘翰文说。

“不忙啊，最近刚带了一批学员，然后就请了一个月的假。”

“你行啊！在北京真悠闲，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放假，整天忙来忙去的，也不知道自己忙什么。”

“那看来你是来不了北京了。”

“去啊，北京有朋友干吗不去啊？是吧，哈哈。不过现在过不去了，太忙了，等手里的事一完就去，你可别跑了啊！我带着程乔和小米找你去！”

“成！那可说定了，你来我这多住几天，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们一家子送回去哪，哈哈。”

“好！对了，今天怎么打来电话了？”

“哈！不说我都忘了，跟你说个事。下下周我要出趟国，去美国，参加马克总部办的人力资源会。”

“你小子行啊！现在又要去美国开会！”

“你知道我能见到谁吗？”

“谁？”

“我能见到马修先生。”

“谁？谁是马修啊？”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让你帮我向田娜借人力资源的材料吗？当时我看

的材料里面就有他！”

“哦！太巧了吧！”

“太开心了，就是这事，因为你给我借的嘛，想跟你说一声。”

“啊呀，那时候你从美顶走的时候，怎么拦你都拦不住，我还说这马上就能当大老板了，你怎么走了呢，原来你在北京这么逍遥啊！真羡慕。”

“你也知道，我喜欢自由自在的。其实我真不舍得那块地方。”

“嘿嘿，回来吗？回来吧。”

“回顺德那是必需的啊，但是美顶是回不去了。就是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跟你在工作上合作啊。多久没见了啊？”

“沈飞啊，你看你说的，这不就是一个航班的事儿吗？”

“哈哈，我也知道啊。对了，俞昕还在以前的办公室吗？一会儿我也给她打个电话。”

“她还在那里，还是以前的号码。那行，我也先去忙了啊，过段时间北京见啊！”

“成！北京等你！”

沉浸在这个回忆中的沈飞慢慢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5点多了。

傍晚，郭启浩先是带着沈飞吃了一顿西餐。要知道美国人一般不习惯在饭桌上谈工作上的事情，他们反而喜欢选择晚宴这个形式进行交流。当然，在晚宴之前，最好还是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晚宴开始了，宴会厅门口聚集了很多媒体，要知道马克在晚宴当中不仅请来了这些要参加会议的人，还邀请了很多社会名流，来为他们的晚宴增加亮点。所以，众多媒体也被邀请来报道这些。他们被安排在这里采访，不能进入真正的宴会厅。沈飞突然有一种在电视里看到的，明星走红地毯的感觉，身边的闪光灯接二连三地亮起，不时还会爆发出欢呼和掌声。这就好像自己要参加什么电影节，或是颁奖典礼，不过他一定是那种刚刚出道的新人，无人问津。

说句实在的，沈飞虽然在心里很是景仰马修先生，但是他也只在照片上见过几次马修先生，再加上现在宴会厅里全都是高高壮壮、西服革履的老外，沈飞根本就认不出来哪位才是马修先生。郭启浩带着沈飞在人群里穿梭，沈飞发现美国的晚宴貌似跟中国也差不多。他用他“磕磕绊绊”的英语和别人交谈，原来这些大企业的老板们也只不过讨论些合作洽谈，世界格局，甚至黄色笑话这样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题。

这时，郭启浩和沈飞来到了整个宴会场所的最深处，一些举止优雅的绅士们正在这里休息。郭启浩带着沈飞走了进去，坐到一个餐桌前。

“沈飞，这位就是马修先生了。”郭启浩给他们两个介绍着。沈飞早就作好了准备，把之前想好的话全都说了出来。马修先生很热情，显然他听懂了沈飞有些蹩脚的英语，于是他竟然用中文说了一句：“谢谢，我也知道你，沈先生。”

啊，沈飞心想，马修先生竟然会说中文！不过，马修基本上也只会不到十句的中文。确切地说，是不到十个的短语。虽然沈飞的英语在日常交流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觉得马修先生这样地位的人，竟然还能学几句中文，实在让他由衷地佩服。

马修说：“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沈。当我第一天知道马克中国聘请了一位年轻有为的首席教育官开始，我就对你十分景仰，并且想亲眼见到你。你比我想象的要瘦，但是我想这正说明了你工作的繁忙和一丝不苟。首席教育官这个职位是马克的骄傲，直到现在也没有几家企业拥有这样负责培训的专门职位。我替你感到荣耀，要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仅限于培训，我们的目的是教育。未来的一天，我们可能会像教师、牧师那样被别人所敬仰。”

“是的，就像您说的，我也深感这份职业的光荣，但是跟您不同的是，现在我越来越发现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在培训每一批学员的时候，我不仅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更觉得自己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是对企业运行和战略的了解，我发现我还很贫乏。其实在教

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接受着教育。”

“的确，首席教育官并不一定都是培训那些中级领导和年轻人才。等你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是完全有可能去当总裁、副总裁的教练。你会感觉你在一个企业里面，不仅是一个首脑级的人物，更能帮助决策层分析时局，或是给他们放松。就像菲尔·杰克逊那样传奇的NBA球队教练一样，这就是现在很多人提到的企业教练。”

“企业教练？”沈飞有些似懂非懂地重复着这个词。

后来的谈话大都围绕着企业教练和咨询顾问的话题，其实沈飞之前虽然对企业教练不太了解，但是咨询顾问这个还是接触过的，不过沈飞一直没有把自己的想法放到过这里。这次和马克总部的马修先生聊天，让沈飞脑中豁然开朗，如果有机会，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

几天之后的会议上，沈飞聆听着各位HR界精英甚至是大师的发言。然而在沈飞心中却认为这些业内人士的确对中国的情况不很了解，讲话的很多方面都是在西方世界上的经验，而并不能利用到中国。

这才真正是走出去的目的，不仅发现外面可以被我们学习的事物，更是一种交流，也让自己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沈飞正是认识到了这些。

38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回到北京之后，沈飞又要面对那个有些让自己无从下手的情况。

其实自从他来到马克之后，一下子就遇到了他从没有想过的很多问题。比如语言，先不说方言，单说语速，北京就跟广东完全不一样的。沈飞又是一个搞培训的，所以很多时候他说的话，大家都不是很明白。不过，语言关倒是其次，马克中国里，什么地方来的人都有，沈飞没用多久就破解了这个难关。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个要从沈飞刚刚从美顶过来马克中国说起。那时候悉数整个中国，企业里设立首席教育官职位的几乎没有，算上沈飞，总共也就5个人。

而且马克中国在这之前是没有这个职位的，所以沈飞一进来，很多同事都不知道沈飞是干什么的，就连沈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每天应该干什么。郭启浩给他安排了一个10平方米的办公室，刚来的一个月，沈飞就在这个办公室里，既没有业务，也没有应酬，就连找一个秘书打听打听工作内容的机会都没有。这里倒是像给沈飞准备的专门自习室，他就整天在这里复习MBA的课程。

等时间久了，沈飞才慢慢明白自己的工作，大部分就是给马克中国的员工进行培训，而培训的内容十分新颖，沈飞在美顶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些

培训内容。这些培训很多都是美国马克总部的首席教育官总结很多年才得出来的。这里面包含了文化素质课、团队合作课、半军事规范课等等，种类繁多，毫不枯燥。但是问题就出现了，沈飞作为一个刚刚30出头的年轻人，刚开始的时候，必定会培训一些跟自己年轻相仿，而且已经在马克中国工作好几年的员工，大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有所抵触。这点沈飞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时刻提醒着自己，既要有教育官的威严，也要有同龄人的体谅。

沈飞来到马克带的第一批学员是早他半年来到马克中国的，因为沈飞比田娜先时来北京，那时他在北京的房子还没弄好，就暂时住在马克旗下的一个员工宿舍。虽然说这个宿舍跟当时在北漂宾馆的一样，都是两人宿舍，但是无论从设备还是装修都要高很多层次。和沈飞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叫做张天宇的应届毕业留学生，他从大四开始就在美国马克总部开始实习，他的专业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虽然这个专业在中国的很多大学已经开设，但是张天宇属于海归，学习的这门专业在业内还是十分被看好的。

沈飞因为长期在南方工作，对北方的市场环境还不是很熟悉，即使进了马克中国就担任人力资源副经理，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所以在人力资源部门内，沈飞这个副经理当得和普通员工的地位差不太多，更不要说那个连沈飞自己都摸不清头脑的首席教育官了。张天宇一直很被马克中国的人力资源经理，乃至郭启浩看好。在马克中国这段时间也已经熟悉了所有的工作，虽然只是大本文凭，但是留学经验加上他也是北京本地人，这让他有了不少心理优势。沈飞这么一来，虽然比张天宇大了几岁，但是一下子就当上了人力资源副经理，还有首席教育官，单从这两个名字来看，张天宇心里就不平衡了。沈飞这个人向来都是一副笑呵脸，为人随和，不像那些新来的同事整天都闷着头对着自己电脑不说一句话。张天宇并不讨厌沈飞，沈飞更是没有让人讨厌的地方，但就是沈飞各方面都做得让人说不出什么，这让张天宇十分别扭。

那天沈飞正在培训自己的第一批学员，学员就是人力资源部的四个年

轻人，两男两女，张天宇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男生杨钊，是个数据库管理员。两个女的其实都是应聘作为沈飞秘书的，一个叫冬娜，一个叫米兰，沈飞既要对她们进行培训，也要选择。因为被沈飞选中的就会作为他在马克中国的秘书，另一个就要做一名普通文员。虽然说这两个职位无论职称还是薪金都差不多，但是作为国内少有的首席教育官的秘书，在未来的机会肯定是更多的。

这天，沈飞结束了一天的培训，对冬娜和米兰来说，培训结束之后还要写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向领导汇报这一天的培训内容和学员感受。沈飞这么做是有着特殊的目的。因为作为首席教育官的沈飞，日后的重头工作就是对员工进行培训，但是这个工作对中国的领导还是十分陌生的。这样，沈飞就需要推介自己的工作，让领导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让领导知道郭启浩为什么要让自己担任这个职位。

显然，这份工作是要沈飞的秘书来做，于是沈飞就让冬娜和米兰，在每次结束培训之后分别对其他学员进行访问。这个时候沈飞肯定不在现场，这四个学员围坐在一起，一边休息一边聊天。

米兰说：“咱们先说说今天的培训吧，要不我一会儿可写什么啊？”

杨钊是个技术人员，对这些培训似乎没什么想法，他说：“哈哈，哪能每天都写出东西啊？咱们这两天的培训不都是了解马克历史、空调历史吗？虽然不算枯燥，但我看啊，咱们这个沈老师也不是多了解。这不就是一个形式嘛，让你知道这个公司多厉害，你应该多努力，不就行了吗？”

米兰说道：“什么沈老师啊，那天他不是说了嘛，要叫沈教官。”

张天宇说：“你们认识他吗？他是特厉害吗？怎么一来咱们这儿就当个教官啊？”

冬娜说道：“嗯，沈教官就是很厉害的，我不是川大的嘛，原来我们师姐有去美顶面试过的，当时就是沈教官当的面试官。后来，我听我师姐说，沈教官对什么都说得头头是道，整个人也是彬彬有礼，我师姐一进去就感觉到美顶是个大公司，特别有一种包容的感觉，完全没有面试的那种

胆战心惊。沈教官会让面试的人在短短的不超过5分钟的时间里充分发挥自己，又能很快找出自己的弱点，真的很厉害。”

张天宇说：“这么说，倒是跟培训咱们挺靠边的。”

米兰说：“哎呀，你们聊什么哪？不是让你们说说今天的培训吗？”

张天宇说：“哎……我是没什么说的，真的有点枯燥。不过有一点好的，就是不用坐班。”

米兰看着张天宇说：“呵……这算什么感受。”

冬娜在旁边笑着说：“他这是典型的偷懒思维，今天马克的历史就差一点儿了，估计明天都能讲完了，不知道后面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张天宇伸着懒腰说：“我看就到这儿吧，本来我这人就散漫，再这么下去，连班都不想上了。”

冬娜说道：“那是，像你这种海归派，当然不用想那么多了，家还在北京，什么都不用琢磨。你看我，北漂了这么长时间，整天既要工作，又要找房子的。”

张天宇说：“是啊，你什么时候混成沈……沈教官这样就成了。别看现在他跟我住一个宿舍，那天我一问，再过半个月就要去住自己的大房子了。你们知道吗，他来北京，马克还给了他一辆车呢。多厉害，这也太气派了。”

“这是没得说，我估计我还得奋斗小半辈子呢。你们闲聊着啊，我回去了。”说着，杨钊走了。

冬娜一看大家也没什么说的，也就一起往宿舍走去。

最后留下张天宇和米兰两个人，本来两个人都模样不错，年龄也合适，所以下意识地就相互有好感，两个人你说我笑的，也不一定是那种关系，但出出进进的也算比较熟悉。

张天宇感慨地说：“其实我也不是嫉妒沈飞，沈大哥。人家经验丰富，个人简历上面，光做过的项目就是小半篇，而且里面还有好多咱们耳熟能详的……”

米兰笑着说：“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啊，刚刚你不是还问吗？平时你看沈教官不是很张扬，但是开始的第一堂课，就把他的简历给咱们看，一是让咱们了解他的能力，二是让咱们别太怕他，我觉得沈教官还是挺搞笑的。平时笑嘻嘻的，然后还让咱们叫他教官，多可爱啊，哈哈。”

“可是这么一来，我觉得我什么机会都没有啦。”

“啊？什么？”

“我要是老板，肯定也喜欢沈教官这样的啊。拿来就能用，我还说在这儿学学呢，看来现在要跟沈教官学学了。”

“是啊，你就学吧，这着什么急啊？行，我看我就把你这反映写报告里吧。”

“得了吧，这哪行啊？沈教官一看，我这培训还怎么通过？”

“切！谁让你抱怨了，我就说去，哈哈。”

果然，俏皮的米兰的确把这份报告拿给了沈飞看，沈飞接过报告一看，脸上虽然哭笑不得，满是无奈，但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陈敏丽来。虽然张天宇不像陈敏丽那么想的，更没有做什么不利于沈飞的，但是沈飞就是觉得这次又要让别人误解自己了。

这次沈飞刚看完了报告，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培训，张天宇心里可是忐忑不安，生怕沈飞说什么。沈飞看着四个学员，手里拿着冬娜和米兰刚刚给他的报告，他说：“同学们，今天我们换个地方培训。走！”

原来沈飞发现了一个在京广中心8层的粤式茶餐厅，名字叫做“站台”，气氛很小资，而且所有的桌子都是圆桌，他觉得这样能够拉近几个人的气场。一方面因为沈飞大部分的培训对象都是大大小小的领导，或者至少是一些公司十分看重的培养对象，沈飞觉得对于这些人的培训如果在办公室里进行，大家官职不一样，经常会出现尴尬的情况。另一方面，沈飞一直喜欢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传达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个精品茶餐厅成为他理想的场所。

来到“站台”，沈飞先点了几个自己十分得意的粤式小菜，然后跟在

座的人说：“原来我在广东的时候，总有北方的人说我们小资。我不明白啊，我就查查这个小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最后也没搞明白。不过后来我明白了，原来北方的菜，都是那么一大盘啊！哈哈，其实我们那边的茶餐厅没有几个像这样的，都跟北方的茶馆差不多，可热闹了。不过我也是昨天才发现这里的，觉得他们小菜确实做得不错，今天带你们过来尝尝，来，你们都试试。”

几个动了筷子，沈飞一边笑着，一边说：“大家觉得这里怎么样？”

大家都笑着说：“好吃。”

米兰又接着说：“沈教，这不会也是培训内容吧？”

“沈教？”沈飞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个称呼，自己重复了一下。

“就是沈教官的简称啦，嘿嘿。”

“好！这么叫不错，哈哈。我带大家来这里，不是说要讨好大家，我打算以后的培训都在这里。当然了，也不是每节课都在这里，但是在这里，我就感觉气氛很好，大家可以暂时不用去想职场上面的那些事情，在这里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我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在职场上，我们学不到东西，而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大家学学如何去感受别人，如何让别人感受自己。我们已经培训了几天了，我都是按照马克总部给我的培训计划这么来的。但是说句实在的，一个马克的历史讲上好几天，实在是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所以今天我决定最后一节课不上了，咱们坐下来聊聊天。我想大家对我应该也比较了解了，我想说的就是，我其实特别随和，之所以叫我来当教育官，可能就是因为我跟大家的年龄比较接近，能跟大家聊到一起。原来我当过教师，我理解的教育，不仅仅是成绩，而且是教人。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成长往往是有很大作用的。当然了，我知道你们还做不到这些，但我希望能做到，希望把我知道的所有东西传达给你们，同时我也希望学到你们的东西。所以今天，我设想了一门培训科目，那就是每个人当一天老师，每个人讲一个事情，为的就是让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学习。好吧，今儿咱们就开始，我先指派第一个，今天

晚些时候，第一个指派第二个，以此类推。今天，我指派的就是咱们的留洋学子——张天宇。”

“啊？我？我还没准备啊。”张天宇还没明白过来。

“没事儿，你来说说。这是第一次，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你来说说。”

后来，张天宇只能硬着头皮上来说了。他当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急中生智想起了自己在留学期间看的一次画展，还在画展上遇见了那些画的作者。那是一次在美国举办的国画展，全部是有地位的国画家，张天宇觉得在美国能遇见中国画家这件事十分有意义，于是就给在座的人讲这件事情。

在座的其他人都是本土的学生，每个人都没有出国过，听到张天宇讲这件事情，都十分感兴趣。即使张天宇这样开头，学员反应十分好，但是他自己也真正了解到了当一个给别人讲课的人是多么难，这不仅仅是要自己的积累，还需要有灵敏的头脑。当讲道理的时候，听者都会觉得比较枯燥，所以这里面要掺进去一些实际的例子和故事，把人吸引进来。当评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又要带着故事里的道理，这样听者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才觉得自己听得有意义。就在张天宇自己在讲着的同时，慢慢也体会了沈飞让他开始的理由，逐渐增加了对沈飞的认识，同时也不那么抱怨了。

从此以后，这个每人当一天老师的培训课程被沈飞所保留，直到之后每次的培训。

在沈飞结束了这第一次培训的最后一天，他和他的每个学员都十分留恋这短短的两周时间。这四位学员作为以后都要留在马克中国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沈飞特意提升了他们的凝聚力。然而张天宇对他的想法，还是让他心里有所忌惮，他还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工作，来让从前发生在陈敏丽身上的事情不发生在张天宇的身上。

在最后，沈飞需要在冬娜和米兰这两个人中间选择一个。冬娜是个学习很好的女孩，每次总结报告都能让沈飞眼前一亮，做事总是滴水不漏。

沈飞在冬娜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最开始的影子，如果让冬娜做事，效果肯定不错，因为冬娜十分认真。但是他总感觉冬娜做事的时候有点使劲，踏实的背后让人有一种冷漠的感觉。

米兰则是一个活泼的姑娘，因为是学商务英语的，所以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有时候米兰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女孩，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总感觉是为了吸引男士的目光。米兰做事很灵活，很多时候会直接问沈飞这么做的原因，她喜欢把事情都摆在明面上，这不仅能让她自己理解，也能让沈飞内心想得不是很周到的事情一下子顺通。换句话说，米兰的缺点就像优点一样显著。

最后，沈飞还是选择了活泼一些的米兰。其他人都不太理解沈飞的这个选择，沈飞也没有多作解释，只是日后的工作证明了沈飞的选择。

冬娜在工作了4个月之后，因为扎实稳健的工作风范，每篇文案都十分出众，直接调到了马克亚洲的企划部门，日后成为了马克亚洲一个独领风骚的企划人员。米兰则一直是沈飞的助手，接见了不少各路对中国第一个首席教育官的访问，更有机会直接对话美国马克总部的人力资源经理，交流经验。

当时参加培训的人，不知道这是沈飞当时就已经想好了的，还是只是沈飞随便碰到运气而已。沈飞也不在意这些，因为自从他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觉得他总是能凭借运气完善自己的工作。对于这点，沈飞可是很少解释，一方面个中的苦衷和努力不足为外人道也，另一方面让别人以为自己运气好，岂不更添加自己的一份神秘感，这显然是沈飞天然的乐观、搞笑细胞又在那里作用。

39 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了1

在美国召开的会议结束之后，沈飞他们就回到北京了，在北京的工作也恢复正常，说简单了，就是培训员工。

初春的北京少有无风的日子，人们可以在这时脱去繁重的外衣，轻盈地行走。如果你再拥有一个高楼上面对着街道的落地大窗，你一定会向外望得出神。

沈飞就拥有一间带这样大窗的办公室，他也确实驻足在窗前。这幢高楼坐落在国贸商圈。无论哪天哪个时候，这个北京最现代最繁华的地区都会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在这里的每扇窗户里面，都孕育着机会、智谋和金钱的梦。就说沈飞所在的这幢写字楼，成千上万的商家落户这里，一天有多少人流，一天有多少生意，一天有多少点子，一天有多少心情，也许连大厅的这几部电梯也记不清了。

与其说沈飞在这里思考，倒不如说他在这儿发呆，他在欣赏这个城市，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欣赏这个城市。虽然说他在北京的工作环境要比顺德好得多，这里没有工厂，没有整天运作的机械，但是北京的气氛实在有些紧张。就说国贸商圈这里，全球的大商户都落户这里，你永远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人是清华北大毕业的，或是哈佛剑桥毕业的；你也永远不

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人是从小农村来的，身上只带了几百块钱和一腔热血。

沈飞很少打开自己办公室的窗户，因为他觉得北京的空气实在太差了，但是他经常透过自己的窗户向外面望去，国贸的楼就在他眼前，还有各种各样的高楼正在紧张施工。这一切都让这些大企业的员工看在眼里，这是一种希望，让每一个人都为之奋斗的希望。

这时，沈飞的秘书米兰走进他的办公室说：“沈总，这是新一届的培训名单，10点他们会在老地方等您。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去通知他们。”

沈飞轻松地说：“不需要了。”

米兰又补充道：“您不看看这些名单？万一又是个有来头的，要不要提前安排一些？我……我有点紧张。”

“哈哈，别紧张，他们都是送过来培训的，那我就是老师了，学生当然要听老师的。”

“我就是怕得罪了什么人，以后会出麻烦的。”

“不会啊，你又不是没帮我处理过培训，大家还都很配合的。”

“您是不怕得罪人，您和郭总那么熟。我可不一样了。”

“哈哈，那你还跟我这么熟呢，是不是？一切就按照咱们之前商量的程序来，这些中级领导都很配合的，我都干这差事一年多了，没关系的。”

“那好，我就按照您的安排来了，您记得是10点啊，到时候我来叫您。”

“好。”

等到10点的时候，沈飞和米兰坐着电梯来到“老地方”。

这个所谓的“老地方”就是在京广中心8层的一个粤式的精品茶餐厅，名叫“站台”。

沈飞一开口就用轻松的语气说：“同学们好啊，这次咱们这批的情况比较复杂啊，有副经理，也有应届毕业生，还有跳槽过来的，不过很好的

一点是，大家都是20来岁。所以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咱们轮流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也能相互认识一下，接下来我们再介绍整个培训的流程。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了。”

沈飞喝了口茶水，继续说：“我先来啊，我叫沈飞，一个很简单上口的名字，前年来马克中国担任首席教育官，主要的工作是对马克里面中国籍的中级领导和高才生进行系统的培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应该这是我的第五批学生，今天就算咱们这个班级成立了，我就是你们的教官。以后我们见面你们就叫我沈教官好了，但是有件事情很有意思，也算是我的失误，我记得我刚来马克的时候，也是让人家整天叫我沈教官，结果等过了两天我才知道人家是马上就要去美国马克总部的一个财务总监啊，一下子我就蒙啦，哈哈。你们知不知道？虽然后来他也没见过我，但是那时候实在让我尴尬了很久啊。哈哈，很有意思，主要人家太年轻有为了。所以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交底，大家都互相了解，以后也好共同工作。好啦，我说完了，从我右手边这个帅哥开始吧。”

于是就从沈飞右手边的第一个人开始说起：

“大家好，我叫韩旭志，我之前一直在一家艺术工作室工作，平时喜欢摄影之类的事情。我来马克是做艺术设计的，很开心今天能加入到这个团队。”

“大家好，我是李洋洋，我是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我是学绿色环境的。今年马克来我们学校招聘，可能是我的专业很符合马克的经营理念，所以能来到马克上班，嘿嘿……”

“我叫王健，是马克北京的市场部副经理，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年多了……”

“我的名字是刘锦馨，我也在马克工作一段时间了，现在担任马克北京的行政部副经理……”

“Jacky，我的中文名叫马之柯，我今年刚回国，一直在美国念书……”

“丁小刚，我……我……我是学财务的……”

“黄沂蒙，我和洋洋是同校同学，不过我学习的是能源专业……”

“大家好，我叫刘复，之前在另一家外企做过几年销售主管，去年年底来到马克，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好朋友。”

40 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了2

沈飞听完这八个人的自我介绍之后说：“看来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形式的培训，我看大家都有点紧张，尤其是这几位刚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同学，像小刚同学连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呵呵。其实没关系，每个人第一次见到陌生人都会有些紧张，这很正常。其实我心里也有点紧张，毕竟我是第一次培训各种情况都有的人员，情况比较复杂。但是我相信，我们顺利完成这个培训计划之后，我们都会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并且从他人那里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好，下面我就说一下我们的培训计划，现在大家手上都有一张纸，上面写了我们的日程安排，现在我就每个项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的培训分为三个部分，基础课程、实践课程和拓展课程。基础课程为期一周，主要是世界历史、中国政府结构和全球经济贸易，我们分别请北大、中央党校和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来给大家讲课。第二门课程是实践课程，这里面包括两部分，一是分组的假设情景团队配合，二是教官角色转变。第三门课程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课程，我将带领大家一起去完成拓展训练。之后我们的培训就算结束了，整个过程大概为期一个月，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明天就开始了。”

众人听沈飞说完之后，都表示同意。沈飞继续说：“好，那我们明天

先去北大，基础课程主要是给大家补习一下以后在工作中要遇到的一些知识。比如说，你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环境下，在一家外企上班，就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世界历史和中国的政府结构，我们都会请最权威的教授给你们讲解。而马克现在最为重视的员工素质之一，就是全球意识，你们未来很有可能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与欧洲或者美洲的客户交流和谈判，所以全球经济贸易对于你们来说也是必修的课程。总之每门课程最后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判分的，你们也不用紧张，整个过程都会很轻松的。接下来这一周，你们就联系我的助理——米兰，她会带领你们去上课的。后面的课程等到那时我再给你们具体介绍。好吧，这些给你们上课的教授可都是该领域里的第一把交椅，你们可要加油哦。”

这就是该次培训的第一部分，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都是枯燥而没有什么意义的。的确，这三门课程哪个单挑出来都可以作为毕生的研究题目，但是沈飞设计这个课程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让这些人能够在短时间掌握多少知识，更多的是考察他们的耐心，以及对大量信息的提取和总结能力，甚至还包括为人的谦逊等等方面。沈飞的培训计划中没有一项是强制性，如果有谁不想接受某个方面的课程，完全可以不参加，只不过这些行为会影响到沈飞最终的评估。沈飞完完全全可以把第一个培训课程设计得相当有趣。但是他故意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永远挑起一个人的兴趣点，大多数时候，一个人的工作是在坚持，这对于年轻人格外重要。

果然，刚刚两天之后，就出现了状况。

米兰向沈飞汇报这几个人的上课情况是这么说的：“那几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表现得不错，他们听得很认真，不管课程是什么，他们都做笔记。比较有特点的是韩旭志和刘复，韩旭志是只要上课的内容是自己感兴趣的，就听得非常认真，甚至连教授都赞赏他，但是到了他不感兴趣的课程，索性就坐在教室的最后面，自己写写画画，离教授和同学都很远。刘复表面上对每个教授都很礼貌，但我感觉平时他都没怎么听，总觉得他有

点自负。”

“哦？搞销售的嘛，人家有业绩当然牛气了，这很正常的。韩旭志这个人倒是挺有个性，不过似乎有点太任性了。那个Jacky呢？”

“啊？他……他……跟我说他听不太懂那么复杂的中文，就不来听了。”

“呵呵，那天我看他说话好像就比较自负，他肯定比刘复更自负。这里面他应该是受过教育最好的，从小就一直在美国上学，现在他肯定觉得自己是海归，就看不起这些。哈哈，我就猜到这样的人肯定会出问题的，你干吗要我问你才说啊？呵呵。”

“嗯……忘了，忘了。”

“米兰啊，你可别看人家是从美国回来的，就包庇他啊。”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呢？是吧，沈总。”

“好了，你就按照我们之前定的方式给他们打分吧，等教授们批完了他们的论文之后交给我，我再给他们评估分数。”

第一部分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黄沂蒙是这几个人里面听得最认真的，她是农村的孩子，好不容易考到了北京的大学，通过自己平时的打工，一直读完了研究生课程。现在凭借着她非常独特的能源专业应聘到了马克，她当然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其实她是那种典型的来自农村的好学生，平时对学习一丝不苟，但在做事上面则完全不灵光。她很认真，这谁都能看出来，但是她又确实非常死板。就拿这一周的课来说，她是笔记记得最好、最整齐的，而像王健和刘复这样已经上班一段时间的人来说，记笔记对他们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但是最后写论文的时候，就需要查阅很多资料，所以能得到课堂笔记则成为最为便捷的手段。

可是无论王健和刘复怎么向黄沂蒙献殷情，她都完全不理睬，还对她们两个人说：“记笔记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们不记可能是你们的记性好，所以你们应该不需要这些。像我就记性差，从小老师就教我‘好记

性，不如烂笔头’。现在我记了，但你们却没记，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不应该用我的，而且我记的笔记都很乱的，你们肯定看不懂。”

在一旁的李洋洋听到了，她虽然在学校里跟黄沂蒙不是很熟，但是眼看现在黄沂蒙已经得罪了别人，就赶紧插话说：“沂蒙啊，就等你写完论文再借给他们看看呗，反正你不是也快写完了吗？”

黄沂蒙根本不明白洋洋这是在帮她找台阶下，她认真地对洋洋说：“我哪快写完啦？我还想再深刻一点。”

李洋洋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向来都是脑子比较快，也比较会和别人交流，她一看黄沂蒙根本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就索性把自己的笔记借给了王健和刘复。黄沂蒙看到李洋洋的举动就问她：“洋洋啊，你写完了？”

“没有啊。”

“那你干吗借给他们啊？他们明显就是占你便宜。”

“占我便宜？哈哈，我长得又不好看，怎么占我便宜啊，哈哈，你太逗了。我是帮你啊，你现在连个笔记都不借给他们，以后到工作上了，有得给你受呢。上班又不是上学，你上学考‘双百’那叫品学兼优，你上班要是连你领导的风头都抢去了，那叫没眼力劲儿，领导肯定不会让你好过，同事也不敢跟你站在一块儿的。”

“哼，你还挺懂的。”

“哈哈，我这就是说说嘴皮子，赶紧写吧，交完了我还找同学逛街去呢。”

另一方面，韩旭志和Jacky则体现了自己的能力，他们听课并不算认真的，甚至像Jacky那样，有很多课都没有来，但是他们能很轻松地写出论文，并且能够得到教授的肯定。尤其是韩旭志，他的文章并不是很专业，但是个性十足，思想的深度和立意的巧妙都是他的特点。不过这些特点在一些比较保守的教授看来，则有些接受不了。比如，中央党校的于教授看到韩旭志的论文说，他的论文虽然想法很多，但是有些比较严肃的问

题还是应该用比较严肃的方式去思考，就拿韩旭志的这篇论文来说，题目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企业社会责任心的改变，这是一个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的问题，而韩旭志则一味地以一种批判的、悲观的态度去看这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无论怎么说，对于这八个人来说，枯燥的第一项课程终于结束了，虽然大学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但是上课这件事基本不包括在这里的。

41 先搞明白自己是做什么的

大家在“站台”第二次见面了，跟随沈飞来的除了米兰以外，还有两个人，“这位是马克中国的行政总裁，侯倩；这位是马克中国的市场战略总裁，刘少华。我想你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职位都要比我高，接下来就是他们给你们安排这一周的任务。”

这个训练项目是沈飞个人十分重视的项目，意思就是让这八个人当中已经在马克上过一阵子班的刘锦馨和王健，从其他六个人里面挑选自己团队的成员，组成两个四人团队，分别由刘锦馨和王健领导。

沈飞按照刘锦馨和王健的职位，找来沈飞能找来的最高领导，由这两位总裁级别的领导给他们分配任务。这两个团队分别对自己的任务进行论证，如果最后的结论得到认可的话，则会按照他们的方案进行实际操作。所以，这项课程也是时间最无法确定的，有时候一个团队的方案一旦采用，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落实。

沈飞在这个项目培训上面花的精力也是最多的，因为他不仅考查到了每个人员的业务能力，更要检验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抗压能力、责任心、领导力、交流能力等等。这是一项综合测试，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角色，同时他们的性格也影响着整个团队的风格。最重要的一点是，最

后评审他们方案的标准是相对较低的，大部分团队的方案都能落实，这是一个建立员工自信和职业尊严的过程。沈飞多次培训的经验告诉他，这点非常重要。

其实很多下属在走上一个岗位伊始，就受到上级领导的严格要求，大多数领导都会按照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下属。这点在中国的企业里异常常见，往往最高级的领导安排下来工作，他们只告诉手下的人需要做什么，需要的结果是什么，而很少说应该怎么做。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级一级的领导往下面分派任务，而且都是按照最高领导和自己的要求。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往往会导致下属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失去创造灵感，甚至慢慢变得不自信。

沈飞对于中国领导身上的这种“通病”十分反对，所以他设计了这项课程。他跟这八个人说：“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刘锦馨和王健的唯一领导就是侯总或是刘总，他们只会大概地给你们一个项目的方向，指导你们如何去策划，至于项目的具体内容则由你们两位去指定。其他的六个人在这段时间里的直属领导，就是你们的团队负责人。最后我对你们的评估主要的参考是来自你们团队的成绩，所以你们要尽量为团队服务。接下来，就请这两位领导给你们的小团队分别谈话吧，我们现在就开始。”

现在是上午，“站台”里面还没有什么客人，这两个团队各自分开和他们的总裁领导沟通，沈飞坐在一旁和米兰聊着天。

沈飞先问米兰道：“你跟了这些人一周了，你看好他们哪个团队？”

“我觉得他们自己分配得不太合理。”

“哦？那按照你的想法会怎么分？”

“要是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王健领导Jacky、洋洋和韩旭志，剩下的人一组。”

“呵呵，为什么？”

“王健管市场的，需要那些思想比较活跃的，行动力比较强的人，像Jacky就是这样的，他真应该选Jacky，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哈哈，你明显很喜欢Jacky嘛。”

“我……我就是想人家一直接受的西方教育，美国那边的市场管理和销售都是相当专业而且实用的。”

“可是他年龄也不大啊，如果按照经验来说，刘复应该比他更多啊。”

“我不喜欢他，一看就是一身乡土气息。”

“哈哈，那我还是从乡镇企业来的呢，人家以前也在外企工作啊。”

“这怎么一样啊？您是亚洲国际公开大学的MBA，CIE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呀，这不能比的嘛。”

“哈哈，我看出来了，你就觉得只要是外国的就好。”

“嘻嘻，本来就是嘛。对了，我现在也在修MBA，是美国的一家学校。”

“好啊，等你考下来，说不定就能出国啦。”

“嘿嘿，我倒是还挺想这样的。您修MBA的时间真早，您是1995年开始的吧，那时我们学校里都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运气好，当时我的领导就是想培养一批人才啊。没想到我MBA还没拿着就跳槽了，呵呵。”

“来这里多好，您看您现在在马克也算相当显赫了，不比顺德那个地方好？”

“哈哈，你这么想也对。”

两位总裁都布置完了工作，然后就离开了。沈飞起身去问了问两个团队的情况。

刘锦馨带领的这组是行政管理团队，侯倩给他们的项目方向是对马克中国在南京的一家主营洗衣机的分公司进行企业行政管理优化。这个方向说宽泛也宽泛，说狭窄也狭窄。因为这家在南京的公司是马克刚刚收购的，它曾经是一个效益一直很一般的国营工厂，这对于刘锦馨这个团队来说目标很明确，就是这家企业，不用思考别的事情，他们只需要借鉴马克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行政管理方法就好了。但是行政管理有这么一个特

点，每个点策划起来都很简单，很具体，但是有关行政管理的点实在太多了，相互之间又形成很复杂的关系。

这时，沈飞正在抓紧听每个团队成员的看法。刘锦馨是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孩，平时很少笑，是个典型的女强人和办公室女性的形象，她雷厉风行的气质很快感染自己的成员。她把整个项目分为三个部分：行政事务管理、办公事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分别落实到有着丰富工作经历的刘复、思维活跃的Jacky和善于人际的李洋洋。她的这种分配得到了成员之间的赞同，基本上是把每个人的兴趣最大地发挥。

刘复一直认为自己有在外企的工作经历，所以对外企的行政事务比较了解。虽然他是一名销售经理，但是这种级别的领导最喜欢做的就是安排各项事情，他不一定每件事情都会去亲自实践，但是他喜欢那种安排许多日程的成就感。

Jacky一直在美国长大，所以认为自己见多识广。这次让他安排办公事务，他则可以发挥出自己在美国所见到的大企业各种的办公室的构造、员工的装束、活动安排等等这些事情，这正好也符合马克这个美国人当老板的大外企公司。

李洋洋是个典型的北京女孩，虽然大学刚毕业，但是周围的朋友从小企业的老板到农家乐的主人，什么样的人都有，纵然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她这个学绿色环境专业的学生简直一窍不通，但她天生带着一种北京人“爱谁谁”的精神，她喜欢挑战自己，并且初级的人力资源管理其实也就是人与人的交流。

总体来看，刘锦馨这个团队很快就产生了“化学反应”，乍看之下就像一个合作了很久的团队，沈飞十分满意。

相反，王健所带领的团队好像遇到了问题。首先，沈飞看到这个团队在讨论的时候，就只有王健和韩旭志在讨论，其他两个人都只是在旁边听着。从他们谈话的表情来看，韩旭志一直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而王健则是不停地挠头，看来他们这个团队真是遇到了问题。

沈飞走过去一问究竟，结果王健给他的答复让他吃了一惊。

王健跟沈飞说：“刘总说，根据一些商业消息推测，广东赛力集团近年来效益一直不好，有可能面临被兼并，甚至是被收购的情况。刘总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他让我们团队先提出一个想法跟他交流，然后再策划对应我们想法的方案。”

“赛力要被并购？这可真是行业新闻啊！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们的意见不统一，我倾向马克采取观望态度，看清形势从中斡旋，而韩旭志认为应该先下手为强，率先和赛力进行并购相关事宜的谈判，因为他觉得赛力要被收购的话，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美顶了，美顶近水楼台，我们的阻力很大啊。丁小刚和黄沂蒙他们对企业战略方面比较生疏，没有给我什么意见。”

“呵呵，刘总确实给你们出了个难题啊，其实我想你们的方向可能有些问题。刘总给你们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里面蕴含的内容很多，而且是一个企业战略的问题。我问你们，你们这个团队的名称叫什么？”沈飞表面很镇定，但是美顶这个名字突然在他耳中出现，还是让心里紧了一下。

“市场战略团队。”

“好，你们的前提是市场，所以你们应该把这个信息里面的市场因素提取出来，然后找其中的一个因素去做文章。搞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最新的信息，并且把各种信息之间的关联找出来，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你们刘总给你们这个信息的目的，是要你们做一个收集关于赛力的所有信息的这么一个调研项目，你们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才有可能去具体谈马克是否要并购赛力的这么一个决策。你看，现在你们不是不知道说什么，就是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正是因为你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资料作为铺垫。你们应该搞明白自己是做什么的，才可能做好这件事，你们觉得呢？”

其实沈飞并不责怪王健在率领自己团队的一开始没有确定好自己的定位，因为刘少华确实说得特别笼统，也许这就是刘少华的领导风格，但是这样的风格确实是让王健的团队在一开始就寸步难行。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王健可能会在这么一次经历之后，认真思考自己的领导风格。不过，王健这次面临的挑战确实很大，不仅仅因为“并购赛力”这件事如果发生的话，几乎会成为中国企业界里半年内的热点新闻，甚至还会迎来海外的关注；更因为王健手里面的成员实在不太专业，韩旭志是搞艺术的，黄沂蒙是学能源的，唯一稍微沾边的就是丁小刚，是学财务的。不过在沈飞为马克带来的教育理念里，无论一个人是学习什么专业的，只要在马克工作的人才，都应该具有全局性的思维模式。即自己在完成自己手里面的工作的时候，应该思考到自己的业务在马克整体的运行中究竟是处在哪个环节，自己用处到底在哪里，甚至发挥自己的业务能力、发散业务范围，从而让自己完全融合到马克的整体运行中去。这也正是马克总部首席教育官马修先生的教育理念：每一个员工都是一个地球。

沈飞很少在实践培训课程上给人提这么具体的建议，因为他怕影响别人的思维，但是今天他却说得很具体。这并不是因为沈飞觉得王健的领导

能力有致命缺点，而是因为这个任务的对象是赛力。

提起赛力，沈飞就会想到美顶；提起并购赛力，沈飞就想到很可能这中间要牵扯到马克与美顶的争夺，他知道他在马克虽然身为首席教育官，但是他还并没有融入马克中国的决策层，而沈飞本身真正的理想还是希望发挥自己在HR方面的优势。

他心里装着这个事，回到家和田娜说了起来。由于马克只是帮沈飞联系购房并提供一些优惠，并没有直接分给沈飞住房，所以沈飞需要负担这笔开销，于是他在北京德胜门买了一间三室一厅的公寓式住房。虽然这种房在一般人眼里已经算是很高档的了，但是事实上，沈飞这间房与和他同级别的马克领导比起来，确实是寒酸了一点。但是沈飞和田娜都觉得这里已经不错了，他们更愿意给小佳娜花钱，或是出去旅行。

吃饭的时候，沈飞对田娜说：“你知道赛力最近怎么样吗？”

“赛力？”田娜先是愣了一下，她们公司自从搬来北京之后，一直主张做城市文化和城市时尚类的杂志，效益十分好，田娜担当杂志的主编，一方面有些劳累，另一方面也很能挣钱，她疑惑地问：“不知道啊，你怎么又想起赛力了？”

“我是听说赛力最近效益很不好。”

“哦，是吗？”显然田娜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在应付沈飞，“那对你来说应该是好事啊。”

“你知道吗？我今天听说业内已经流传开赛力会被并购的消息了！”

“不知道，那你们马克就买了呗！”

“可是你想啊，赛力如果被并购，第一个买家肯定就是美顶啊！以我对尚健的了解，他很早就想把自己旁边这个对手并购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分析中国家电行业的形势，里面明显地指出赛力就是美顶的最重要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次美顶一定会下大手笔。”

“那马克呢？”

“马克也不是纸老虎啊。今天我带了一批培训生，然后让马克中国的

市场战略总监给他们布置一个任务，他就布置的这个。你看看，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是看好马克，马克多有钱啊。”

“何止有钱啊？马克来到中国以后，一直以来的策略就是并购再并购，他们的最大优势不是有钱，而是有经验——管理经验和商战经验。美顶在他们面前就跟一个小孩似的，好比我是马克，那美顶就是小佳娜啊，这次美顶可能算是遇到对手了。”

“那你也支持马克？”

“我……这是事实嘛。”

“好，太好喽！老公啊，咱俩想法共识了，咱换个话题吧？嘿嘿。”田娜这句话已经憋了很长时间，看到沈飞和自己想法一样，就想赶紧停止这个无趣的话题。

“啊？”沈飞这边分析得正在状态，听见田娜这么说，愣了一下。

“我又不是搞管理的，你跟我说，你自己也没意思，这种讨论一定要有思想的碰撞，碰撞！我可一点商业头脑都没有，没法跟你碰撞。”

“哈哈，那我跟谁说啊，谁让你是我老婆呢？”

“切！”

“你看这件事我不能跟马克的同事说吧，他们该说我人在曹营心在汉。我也不能给潘翰文打个电话说这个，这不道德啊！等于出卖马克了。难道你要我跟小佳娜探讨这个？”沈飞说着便向小佳娜唤道，“来，来，来，小佳娜，爸爸跟你探讨一下企业并购问题……”

小佳娜这时正坐在地毯上摆着自己的毛绒玩具，现在她已经两岁半了，虽然听不懂沈飞和田娜刚才说话的意思，但是她知道这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听见爸爸叫她，就回过头，睁着大眼睛看着沈飞，显出一种很迷茫的表情，然后她又从地上拿起象征爸爸的那个毛绒玩具，熊猫，对着沈飞叫着“爸爸”、“爸爸”。

沈飞笑着走到小佳娜旁边，拿起旁边的一只小象说：“这个才是爸爸。”

小佳娜还是举着熊猫，一脸不相信的表情说：“这个最厉害，最大，是爸爸。”

沈飞又从旁边拿起了一只可爱的狮子毛绒玩具说：“狮子是最厉害的，大象是最大的。”

小佳娜开心地指着狮子说：“这是妈妈，长头发，第二大。”

小佳娜这话一出，给田娜逗得都不行了，田娜捂着肚子跟沈飞说：“行啦，她完全按照玩具大小判断，你是那个最大的熊猫，我是第二大的狮子，她自己是最小的小象，咱家可真逗，从大到小整个调过来了，哈哈。你跟她也解释不明白的。”

沈飞也无奈地说：“嗨，我真可怜，你们俩我谁都打不过。我要是搞玩具的，所有的模型都按照固定比例做，这不是误人子弟嘛。呵呵，是不是啊，小佳娜？”

田娜终于笑完了，她也知道沈飞现在在北京，虽然事业上很成功，但是朋友当然没有在美顶的时候多了，刚才也是给沈飞开个玩笑，也就继续问沈飞：“哎，老公啊，那你觉得马克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这个嘛，不好说。”一说起这个话题，沈飞一下子就认真起来了，也没管刚才田娜跟自己说不懂这方面的事情，就开始说起来，“理论上，马克肯定想得到赛力，因为这几年以来，马克一直很难打开西南市场，那里的市场除了一些零散的客户是赛力的以外，其他的大部分基本都控制在美顶手里。如果马克收购了赛力，则掌握了一把打开西南市场的钥匙。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赛力这块肉，不止美顶和马克这两头狼盯着呢，不管到时候谁收购了赛力，一定是个天文数字。马克肯定会好好考虑，花这么大一笔钱买一把钥匙值不值。毕竟中国这么大，没必要在最惨烈的地方消耗自己啊，万一马克收购了赛力，却被美顶挤得更惨，这钱不就白花了吗……”

田娜对这种话题实在不感兴趣，她也没有打断沈飞，就让他自己在哪里自言自语。田娜看着这一个大沈，一个小沈，两个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们都是那么可爱，那么执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幸福的了。

就像沈飞分析的一样，这个时候马克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之间也在进行着这样的讨论。这是最初层次的讨论，也是最高层领导的讨论，等待他们得出一些结果之后就会召集大部分领导一起讨论。沈飞因为曾经在美顶工作过五年，所以他虽然还没有成为马克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也没有进入到马克中国的决策层，但是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的讨论。

在会上，每位领导说话都去除了平时的官腔语言，说话都很直接。

先是其中一个副总裁向马克中国总裁张林以及马克中国董事会介绍关于赛力这个企业的整体情况，近年来赛力的业绩，中国西南地区的市场情况以及收购赛力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

43 10亿

马克中国的这次会议还特意请来了马克亚洲的首席金融顾问，这个地道道的美国人，却一张口就是熟练的汉语，虽然他说的每一句话沈飞都能听懂，但是金融或者说玩资本的话，沈飞就有些不明白了。毕竟沈飞一直是一个管理者的身份，他距离真正的大商人还是有很大一段差距。沈飞只是依稀听到，收购马克的价格不保守估计是10亿元人民币。沈飞当时一听到这个数字，差点没背过气去。

的确，董事会的那些大老板们听到之后也是脸色沉重。沈飞在心里想，自己有生以来，除了当时听说修建三峡水电站要花几百亿以外，这次是第二多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次沈飞是亲耳听见的，而且是自己的公司要花10亿。沈飞本以为自己已经见过了不少大世面，但是这次他真的是被惊呆了，以至手心一直出汗。

这时，张林让沈飞介绍一下美顶的内部情况，以及美顶在中国西南地区市场的具体情况。

沈飞强打起自己的注意力，一边说着一边整理自己的思路：“美顶主营的产品就是空调，其他的家电在现在看来都还只是发展阶段，没有形成有力的市场形势。美顶空调在西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地位十分稳

定，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基本控制了西南地区的空调市场，等到1995年左右，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的空调市场也已经被美顶所控制。赛力真正强盛起来大概在1995年，这段时间它们在东南沿海的市场上给美顶制造过一定困难，在西南地区虽然赛力也赢得了一些市场，但总体来说还未能给美顶构成太大的困难。我想如果美顶要收购赛力的话，应该由美顶空调事业部完成这个工作，空调事业部的副总裁跟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叫潘翰文，一个学历史出身，但深谙管理企业之道的人……”

沈飞还在被“10亿”弄晕了的状态下。但沈飞说的情况和刚才那位金融顾问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全景式的展现。董事会面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有的董事说下午要有场高尔夫比赛，有的董事说要去香港买个摄像机，总之他们用那些听起来有些荒谬的理由就都离开了，就连张林也是一脸无奈，毕竟董事会是发给他工资的人，那是最大的老板，所以张林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董事离开。

等董事们都离开了之后，一个跟张林打拼了很多年的副总把会议室的窗户打开，给张林点了根烟，然后给在座的每个人都发了根烟，当然也包括沈飞。董事们在场的时候，这些管理人员当然不敢这样，现在董事们走了，那个马克亚洲的金融顾问也走了，所以剩下的都是“自己人”了，他们也就无所谓了。

一个副总裁说道：“也不知道这些董事是怎么想的，他们不表态，咱们的工作也只能做到这里啊。”

另一个人问张林：“张总，你看出董事们的意思了吗？他们肯掏钱吗？”

张林说：“我之前自己粗算的钱没有这么多，没想到今天那个金融顾问说是10个亿。这下子别说董事们了，就连咱们心里也打鼓啊。”

“是啊，我觉得不会这么多的，是不是那个金融顾问的算法不太对，看高了赛力了？”

张林说：“我们还是自己找个人好好算一下，就算真值10亿，美顶还

有别的企业肯定心里也打鼓。”

沈飞这时插进话来说：“张总，我不是学金融的，这方面也不太会估计，但是有两点问题。一是美顶会不会花这么大的价钱去买自己的手下败将，二是如果马克把赛力买下来，是否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把美顶占领的市场争夺下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应该考虑，要知道赛力的基地在珠海，那里除了靠香港近以外，就没有任何地理优势了。美顶就在它的北面，基本就是把赛力堵在了一个死胡同里，所以赛力的产品一般是通过海路销往北方市场，可是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就大于小腾马，甚至比山崎的成本还高。赛力就是这么死的，我觉得马克不应该冲动，别买下来之后却步它的后尘。”

张林仔细地听了沈飞的想法，也听出了沈飞的意思，然后说：“好，就按照我刚才的意思，找一些人仔细计算购买赛力的费用，要精确到每分钱。然后，再建立一个理论小组，反复推敲收购赛力之后，我们的经营策略。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再讨论，散会！”

这就是张林的特点，不擅言辞但又能一语中的，颇有点江湖中人的味道。

散会之后，沈飞的感觉十分不好。他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工作，他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要是在以前，沈飞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往往还能找潘翰文，甚至是俞昕聊聊，但是现在在北京，沈飞只能自己思考了。其实沈飞现在想想，自己从美顶来到马克，整个的过程相当冲动。当时田娜急着想来北京发展，美顶又出现了竞争强烈的空调事业部副总选举，再加上马克给沈飞提供的优越的工资和新鲜的职位。就这样，沈飞来到了北京，但他慢慢发现，教育官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着缺陷。总体来说，就是所有的培训必须建立在一个虚构的情境之下，即使沈飞不断地让整个培训过程变得真实，但这毕竟不是实实在在的操作，而是更像高级的“过家家”。沈飞一直在想寻找到一个能够在真实情境下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现在马克倒是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沈飞还要面对新旧

东家的尴尬。

几天之后，刘锦馨的团队和王健的团队都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并且分别交给了他们的直属领导。今天，沈飞再次把这八个人约到“站台”。

这几个人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相处，互相之间熟悉多了，一开始的紧张也消除了很多。沈飞并没有首先公布他们的方案是否被采纳，而是找了一张很大的桌子，让所有的人都围坐在一起。还点了一些略带酒精的饮料和广东的特色小食。

沈飞说：“我看大家相互之间都比较熟了，所以咱们今天就用这种方式来交谈。其实在我这里培训的过程就是人生职业生涯的一个缩影，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由坏变好、由陌生变熟悉的过程。当然，这之中不时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是总体仍然越来越好、越轻松的；并且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们，你们接下来就会体验到我的培训过程里面轻松的部分了。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听听你们每个人对于自己和自己经历的这个团队的感想。王健这个团队好像面对的困难比较大是吧？哈哈，所以你们的感受肯定会很多，你们先总结总结，先让刘锦馨这个团队说。”

刘锦馨说：“这次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这几位队员，虽然我在马克当了一段时间的行政方面的领导，但是这次真的面对前所未有的任务，都是靠他们帮助了我。真的，这次给我的最大感触就是以后管理手下的时候，我会更多地思考他们的情况，而不是完全按照我的原则。因为这次项目，他们之中很多人都不是学这方面专业的，但是他们都能够在极端紧迫的时间里补习相关知识，然后自己查资料，很认真，我也很感动。”

沈飞微笑着说：“看来以后可以跟我去大学里讲座了，我总说如果HR是一个企业的上嘴唇的话，那么下嘴唇就是行政人员，这两个职业的人都特能说，没办法，职业病。李洋洋，对不对？哈哈。”

李洋洋也笑着说：“是啊，我就想象着您的样子去完成工作的，突然觉得HR这个职业真是挺有意思的，嘿嘿。可以说，这次我过了一把管理

的瘾，平时像我们这种整天待在实验室里的员工，从来都是被管的，这次转换了一下角色才知道之中的困难。不过我倒是有了一些想法，比如在马克开展绿色计划等等。”

轮到Jacky说了：“其实刚才madam刘的话让我很感动，一开始我来到这个团队或是回国工作，其实对这里都不太满意，不如美国。但是，等我……等我开始具体工作后，我觉得这里实在太棒了，就像在白纸上画画，可以画任何图形，太开心了。”

刘复说：“我也觉得是这样，主要是我又认识了在座的这些朋友，我天生就喜欢交朋友，不过以前的工作给我洗脑了之后，我总觉得自己的朋友都应该是工资比自己高好几倍那样的人，但是这次结识的这些小朋友，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真诚、可爱。”

沈飞开玩笑地说：“那我算是小朋友还是老朋友啊？哈哈。”

刘复点着头笑着说：“您就是那种工资比我高几倍的那种人，哈哈。”

在场的人也都跟着笑起来。

44 总是越自由就越难

“王健，该你们了，你先来吧。”沈飞说。

王健挠挠脑袋说：“这次的确是碰到难题了，现在我们的方案虽然交上去了，我还是有些不自信。我们组和刘锦馨他们组不一样，我们组的人都比较内秀，虽然从外表上看没有刘锦馨的团队那么热闹，但是相互之间都很理解。我们团队这次的项目是市场调研，所以我们不像刘锦馨的团队，没人分工。我的方法是每天调研一个方面，集体调研，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我们遗漏什么内容。我最要感谢，也最敬佩的组员就是韩旭志，他是搞艺术的，这次也完全配合，并且他还能给我们这个稍微沉闷的团队带来一些欢笑。”

沈飞惊讶地说：“哦？韩旭志平时酷酷的，你来说说，怎么给大家带来欢笑的啊。”

韩旭志总是一副酷酷的表情，他是这八个人里面唯一一个穿着牛仔裤的人，半长的头发异常飘逸，就好像脸上写着“我是艺术家”这几个大字，平时连他说话的样子都少见，更难以相信他还会跟大家开玩笑。这时，韩旭志听到沈飞这么说，嘴角露出了一丝亦正亦邪的笑，然后说：“其实我这人挺随和的……”

他这话一出，在场的包括沈飞，所有人都笑开了。韩旭志是北京人，说话里都带着那种懒惰的感觉，再加上之前王健说的话，大家都被韩旭志逗乐了。他看着大家笑得这么开心，接着说：“你们看，我什么都没说你们就乐了，我也没办法，我就是这么逗他们的。”

沈飞笑着说：“对、对，你说话是挺好笑的。”

刘锦馨这个平时很严肃的人也笑着说：“小志，以后咱们一起去跟沈总讲座去，等学生有犯困的，你就上去，然后大家就醒了，哈哈。”

沈飞纠正说：“我讲课可很少有冷场的，不是跟你们吹，你们真可以哪天跟我一起去。”

大家听沈飞这么说都点点头。突然韩旭志在这时打了一个不合时宜又稍是夸张的哈欠，他刚打出来就后悔了，因为沈飞刚刚说自己讲课很少有冷场，韩旭志使劲克制自己，用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嘴，另一只向沈飞示意自己真的不是成心，他拼命地想说话解释，但是碍于这个哈欠又大又长，实在无能为力。沈飞则在一边用惊讶的表情看着韩旭志，一边无奈地笑着，这一幕让刚刚笑完了的各位，一下又笑开了。

后来，黄沂蒙和丁小刚也说了自己的体会，可能是在刚才开心的气氛下，这两个人也打破了平时的安静，和大家聊得很开心。其中黄沂蒙还对王健和刘复说：“我觉得写论文的时候真应该把笔记借给你们，当时我以为你们是那种混事的人，而且自己也有点私心。现在看来我错了，不好意思！希望能和你们成为朋友。”

黄沂蒙的话很诚恳，弄得王健和刘复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但是沈飞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黄沂蒙感觉特别像陈敏丽，可能黄沂蒙也来自南方，也可能在经历了那么多事以后，陈敏丽在沈飞的心中，就是这个样子。沈飞越看黄沂蒙越像陈敏丽，让黄沂蒙这个乡下的姑娘脸都有点红了，不过这只是一个插曲。

等大家都说完了自己的感受之后，沈飞跟各位说：“好了，我们这部分的培训就告一段落了，至于你们的方案，领导层会进行认真的评估，结

果将会在培训毕业的时候告诉你们，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安排。不过，我们先不用管那些了，我来说一下接下来的培训项目。一开始我已经说了，之后的培训会越来越轻松，主要都是为了锻炼你们的团队意识、荣誉感、创新性和表达能力等这些个人素质。下一个培训项目是角色互换——每人做一天教官。比如说，明天刘锦馨做教官，其他的七个人和我就是她的学员，而刘锦馨在这一天的时间里，可以教大家任何东西，任何想教给大家的。举几个例子，曾经我的学员里有人教过做饭，有人教过西方哲学，有人教过打电脑游戏，有人教过算命。总之你能想到的都可以，但是要求是在你当教官的这一天里，只能教大家一样。这项培训的分数由每个人打分，当然也包括我和米兰。米兰一会儿会把每个人的打分表发给大家，然后让大家抽签决定顺序。大概就是这样子，米兰！”

米兰坐在旁边已经准备好了这些东西，她递给了沈飞。沈飞让米兰替自己先弄这些，然后叫王健走到了一旁说话。

沈飞先问道：“你们这次调查之后，你有什么体会？”

“赛力吗？就像我们在报告上写的，经过各个方面的市场调研，我们都支持收购。”

“你们四个人都支持马克收购赛力？一开始你不是持保守意见吗？”

“目前来说，我们四个人之间开会的结果都是支持马克收购赛力。一开始我不太了解情况，后来我们经过了多方调查，更主要的是我们找到了赛力的老板。”

“对，对，对，我就是想知道这件事，你们怎么找到唐杰的？”

“说起来挺巧合的，就是在网上看见的。”

“晚上？”

“网上，就是电脑。”

“哦！我知道了，你会上网？这一两年刚流行起来的东西吧？”

“嗯，所以不是很规范，我也没想到能查到唐杰的联系方式，我们都是通过e-mail联系的。当他知道我是马克的一个专门调研赛力的团队之

后，他对我表示很强烈的兴趣。再后来，我们就电话沟通了。”

“我看你上交的汇报说，如果马克收购赛力，他愿意降价？”

“嗯，我们之间的所有通话我都录音了。您看到我的汇报了？”

“是啊。”

“您觉得怎么样？我心里还挺没底的。”

“没关系，你不用想这个，我就想跟你聊聊这事情，可能你没法完成整个培训了。”

“什么？”

“现在马克对收购赛力十分重视，前几天管理层和董事会已经开了会议，张总现在基本上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这上。你也知道张总他是那种有点侠客情结的人，收购赛力这么大的事，他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不过现在的论证还在资料收集这方面，我跟刘总看了你的汇报之后，觉得你是块材料，而且又依靠自己的能力，联系上了唐杰，这都让我们很意外。所以，你很有可能加入到这次对赛力的专业调研评估队伍中，到时候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啊！实在是……我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太好了，太感谢您了。”

“没事，呵呵。只要努力就有收获嘛，具体什么时候让你去，我再通知你，现在告诉你，你自己多作些准备。虽然我不是你的直属领导，但是人家也知道我培训过你，到时候可要好好表现啊，哈哈。我怕哪天他们突然从我这里要你，所以明天你就第一个来做教官吧？想教他们什么呢？”

“我第一个啊？第一个最难了，完全没有可借鉴的。”

“其实这个培训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比赛规则越自由，这比赛也就越难打。”

“嗯，看来今天回去我要好好想想了。”

就像沈飞说的，“角色互换”这门课程的规则十分自由，几乎就没有

什么限制，但越是这样，学员越是难以选择，从自己知道的所有东西里面选出一样，如同大海捞针。有些人喜欢选择自己的特长或者个人兴趣，但往往这样选择的人，最后的效果都不好。

这节课的目的不仅是让培训对象从别人身上学到知识或者技能，还是对今天的“教官”表达能力、号召能力、个人魅力、创新力等等能力的锻炼。

越难的项目往往越能找出真正的人才。像这样能够给别人上好一天的课是很难的，重点并不是“教官”今天教课的内容多么高深高尚，而是让在座的各位能够感兴趣，能够真正得到自己需要的。这就像一个企业，老板率领员工每天为了公司拼搏，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自己崇高的理想追求，而是员工能在老板的魅力之下随之拼搏，从拼搏中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八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在自己当教官的这一天给大家教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在沈飞看来他们的表现虽然不能说不及格，但至少没有给他带来惊喜。不过韩旭志和黄沂蒙的表现确实让他记忆深刻。

韩旭志本来就是搞艺术的，像这样的课程对他来说本来应该很简单，他只要拿着自己昂贵的单反相机，足可以吸引在座的每一个人，可是他没有选择这个。那天他选择了带着大家来到香山，足足爬了一天山。中间唯一一次算是教大家的就是站在山顶，他让所有人都闭上眼睛，静静地对山下。他说，因为时间限制，所以只能带各位来香山，这里虽然并不算世外桃源，但是还算安静。于是他就让所有人仔细聆听，随着风声走远……

虽然韩旭志的这堂课有些过于艺术，大家基本上也没有理解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但是他的自信和浪漫感染了所有人，包括沈飞在内。在那一天，他们所有人坐在山腰的一块土地上，都感到身体的放松，心情的淡定。

比起“专业”的韩旭志，黄沂蒙的这堂课则没有那么浪漫，但在沈飞的心里，黄沂蒙的表现是这八个人当中最好的。

黄沂蒙那天特意穿了一身马克实验室的衣服，还给每个人带了一双手套。所有人都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接着黄沂蒙说道：“我想了好几天，实在不知道今天给大家讲什么。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家那里有很多山，从我记事以来我就经常跟我爷爷上山采药，据说我的爷爷以前是一名中医，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再给人看病了，但是每天还要上山采药。我一直觉得我的爷爷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因为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植物，爷爷都能给我讲很多很多知识，日积月累地，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种药材。今天我就想给大家介绍几种我觉得有意思的药材，不过爷爷说药材是神明赐予我们的，所以我今天特地穿了件干净的衣服，以免污染它们。”

后来黄沂蒙就逐个地给大家介绍。一共有5种药材，黄沂蒙介绍到每种药材的时候，表情都很天真，她还会给大家讲她是怎么记住这些药材的，爷爷当时是怎么说的，还有一些生动的古老故事。没有人在意这些故事是否属实，大家都深深地沉浸在黄沂蒙的回忆里，仿佛那一刹那他们都回到了黄沂蒙的家乡，回到了那些山上。

黄沂蒙是这八个人里面，用时最短的，但是沈飞在黄沂蒙的表格里写了两个字：完美。

45 结束了，恭喜你们

时间进入到了这两年，赛力面临破产将被收购一事在国内业界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了。虽然那些财经记者在自己的专栏里分析得热火朝天，把国内的几家电器巨头都分析个遍，但是这些企业却明显不想把自己放在那个风口浪尖的地位。

赛力作为昙花一现的以空调为主产品的电器企业，毕竟曾经拥有着雄心壮志，现在因为经营不善等等诸多问题面临破产，但其在国内也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品牌，无论谁最后兼并或者收购赛力，无疑都是一场重金赌博。毕竟现在国内的家电市场群雄并起，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哥。

外资企业有足够的资金，但是对中国市场还不能完全了解，本土企业了解中国的市场，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这已经是一个共识，所有人都这么想。

有这么一句话，“一半海水一半天堂”，理论上分析再多的情况也都是自己设想的，实践上的成败才是跟别人战斗的结果。马克作为全球最著名的电器企业之一，异常注重中国市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十个年头，大部分的市场已经开放，只等着投资商前来经营。自从马克决定把

马克亚洲总部搬到北京开始，全世界都知道马克的野心在哪里。所有人都认为这次马克这个美国大财主是收购赛力的最有力争夺者，因为从马克进入中国以来，收购本土企业，进行重组，就是他们的经营策略。那时候国内的企业都对马克望而生畏，但又十分信任。因为这些小企业都认为即使自己经营不善，也会有马克这个大财主收购自己，所以自从马克进入中国以来，它不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占领了很多的中国市场，更留下了一个庇护者的美名。

即使这样，马克也不是有钱没地方花的主，他们的每一步都有着长远的计划。现在马克决策层和管理层已经集结了50多名员工，形成收购赛力专项论证团队，他们都是马克中国精心挑选的人物，在这方面他们的确继承了美国企业的“好莱坞”情结——实用的浪漫。

沈飞作为空调市场顾问以及美顶研究小组组长，在整个团队中也算领导者之一。之前提到的王健也的确被“征召”到市场调研小组。整个马克中国此时像一个把汽车挂到六挡的马达，全速前进但又井井有条。

和王健相比，沈飞还能在繁忙的工作中“偷闲”的机会，他的这一批培训队员还有最后一项，也是最欢快的一项培训课程——拓展训练。

沈飞的拓展训练计划，是一位在新华社的人力资源师朋友给他介绍的。拓展训练被引进中国是在1995年，当时中国的第一家拓展训练学校就建在新华社房山绿化基地。在所有人都以为拓展训练不过是条件更好的军训时，中国人力资源协会专门举办了一次关于拓展训练的研讨会。沈飞不仅在那次会上结识了这位新华社的人力资源师朋友，更深深地被拓展训练这个新兴事物所吸引。如今，拓展训练已经成为沈飞培训马克员工一个最常规的课程。

由于沈飞加入到马克的收购赛力专项论证团队，所以这次拓展训练，沈飞没有随队前往。在房山进行的拓展训练为期一周多，培训课程包括了远足露营、野外定向、户外生存技能、团队攀岩等等。用培训学校的广告词来说，拓展训练就是要培训“鹰的个人、雁的团队”，当沈飞在培训的

最后一天来到房山看他的队员的时候，确实感到了这些。

最后的拓展训练内容是室内团队训练，相比以前的野外生存训练来说，这个项目对队员的体力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他们的表情也轻松很多。

上午，沈飞来到位于房山的训练基地。室内团队训练教官陈教官正在给大家讲解每个环节的要领和要求，这七个人都在很认真地聆听。沈飞正是想看到他们脸上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室内团队训练，表面看起来是由一个个小游戏组成的，使用的道具也都是最常见工具，比如白纸、杯子、木棍这些。其中用木棍的项目看起来很有意思，队员围成一个圆圈，人手一根，用一只手扶住木棍使它立在地上。然后数“一、二、三”，队员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同时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先要放开自己手中的木棍，移到下一个木棍的时候要扶住前一个队员放开的木棍。如此往复，顺利完成七次，就算过关。只要其中有一个木棍倒下，就要从头开始计数，直到七次全部成功。

这个看起来简单的游戏，队员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算完成。沈飞在旁边看着队员训练的时候，从教官那里得知，下午最后的训练是团队攀爬，要知道，团队攀爬也是队员来到房山这里的第一个培训项目。拓展训练学校让队员一前一后两次进行这个拓展训练项目里面最经典的项目，是为了让队员自身体会经历了这一周多的专业培训之后，自己以及团队成长。沈飞同样也很重视最后的团队攀爬，与其说这是一项训练，倒不如说是一次汇报，他很期待最后看见他的队员在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中午，沈飞和大家一同吃饭，大家不停地跟沈飞说着这段时间发生的感触和趣事。沈飞听大家滔滔不绝地说，心里很开心。

过了一会儿，他们自动开始讨论下午的最后一项训练。

刘复在参加工作之前做过军人，所以被大家推选为队长。一直以来，无论是刘复的个人能力，还是给大家分配任务，都得到了队员的信任。他这时对大家说：“今天下午，大家都不要紧张，我觉得只要放松就好了。

我觉得第一次咱们攀爬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配合不好，主要男队员和女队员在身体上的接触，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咱们野外露营的时候，都睡过一个帐篷了，也一起吃过那么多苦，我想现在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应该没什么疑虑的了。另外，像Jacky和大韩，你们有身高优势，体力也好。你们就需要多在上面待会儿，成为枢纽，帮助下面的人往上爬。Jacky，我看你比较健壮，你就在低处，大韩你在高处。小刚你现在应该不怕高了吧？”

“哈哈，早就没事了。”丁小刚不好意思地说。

“好，那你就第一个爬，我们都跟着你。”刘复用一种相当信任的眼神看着丁小刚说。

看到丁小刚很肯定地答应了之后，刘复又说：“洋洋，你运动天赋也比较好，你在爬的时候多帮助帮助小蒙和小馨……”

总之，刘复说的每句话都很合情理，其他的人也很配合。

下午，最后的团队攀爬正式开始，这七个人都表现出像孩子一样的兴奋，尤其是Jacky，总在那里逗大家开心。

看着高高的铁架子，沈飞还真有些紧张，虽然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看自己的队员团体攀爬了，但是他还从没有爬过这个东西，每次见到的时候，他都觉得要是自己爬肯定爬不过去。

随着丁小刚上场，整个攀爬开始了，一切都按照刘复预先的设计进行。队员的分工明晰，能力扎实，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他们第一次用了整整半天才完成项目。

因为Jacky一直是在低处帮助每个队员，所以他是最后一个完成的。当他从高架的另一端一跃跳到地上的时候，团队攀爬结束了，拓展训练结束了，整个跟随沈飞的员工培训也结束了。七个人抱在一起进入了狂欢状态，Jacky模仿着非洲原始居民的呼叫声，不停地叫唤。

然后他们又跑向一直站在旁边鼓掌的沈飞，七个人把他抱起来，抛向天空，接住，再抛向天空。沈飞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没有一点准备，

他从来没有被这样“庆祝”过，但是他很快就融入到了这种年轻人的庆祝方法，直到忘我地开心。

晚上，米兰照旧在训练营地外点上了篝火，作为结束这场培训的一个句号。

沈飞抬起头，看看天上的繁星，说：“你们在北京很少看见这么多星星吧，我小的时候在家乡能看到比这个还多的星星。”

“我家也能看见很多，只是来到北京以后就很少看见了。”黄沂蒙说。

“哈，那是，北京晚上太亮了，空气也不好。”沈飞说。

韩旭志这时从包里掏出两瓶二锅头放在沈飞的前面，说：“来，沈总，是不是想家了，喝点儿？”

沈飞拿起瓶子说：“这是你们北京的酒吧？听说了，但一直没喝过。”

“您来北京这么久了都没喝过？”Jacky用一种很不相信的语气问着沈飞。

沈飞答道：“没啊。你喝过？”

“Yeah！前几天我们露营的时候，大韩拿出来给我尝了尝，你要是没喝过，太可惜啦！”Jacky兴奋地说。

这时韩旭志伸过手，打开一瓶拿在手里，做出要跟沈飞碰杯的样子说：“来吧，沈总。”

沈飞也是很久没有喝过酒了。来到北京以后，潘翰文、华文景和朱铁发这些朋友平时又都不在身边，也不知道该和谁喝酒。现在自己面前的队员这么邀请他，他也酒兴大起，对着瓶子喝了一大口。这酒一进嘴里，他就皱了下眉头，不过一时间他也控制不住了，浓烈的酒直接就从他的嗓子里流到胃里，沈飞只感觉全身像是被什么东西一下收紧，又立刻放开，他从来没喝过这么烈的酒。

沈飞缓了一下说：“这酒……这酒也太烈了，多少度的？”

“六十二！”Jacky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用手比画着说。

“啊——太爽了。”沈飞一阵感叹。

随后沈飞又说：“今天咱们的培训就正式结束了，恭喜你们。明天你们回去休息一天，后天就可以恢复上班了。过一周的时间，我会把我的评估上交给领导，之后就看领导怎么安排你们了。”

“不是沈总安排我们吗？”刘锦馨问。

“不是啊！我是教育官，只管教育的，呵呵。”沈飞回答。

李洋洋拿起了二锅头的瓶子，喝了一大口说：“那更应该都喝点了，以后就见不着沈总了。”

沈飞停顿了一下，说：“不会的。”

“啊？沈总你犹豫什么呢？”李洋洋调皮地说。

“嗨，我也不用瞒你们，最近我想了想，也许有了新的发展机会，我会向着更高的目的地出发吧。其实你们也一样，趁着自己年轻最应该做的，可能不是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而是想明白自己的理想吧。”说着沈飞又喝了一大口，然后继续说，“一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座的各位都是各个部门推荐上来的年轻领导、重点培养对象，这段时间如此配合我，我要感谢大家。在培训的过程里，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现在培训已经结束了，我不是你们的教官，我们是朋友，在一起聊天、喝酒。我只想说，加油！你们比我想象的要优秀得多了！对了，刘锦馨，你们的方案经过领导的评估已经通过了，后天上班的时候，你先去找下侯总，她应该有事情跟你说。”

沈飞继续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我带的第几拨学员了，时间一久，都记不清多少了。其实今天是真的想跟你们聊聊天的。”

“哈哈，你们都听好了啊，沈教要忆苦思甜了。”米兰开玩笑地说。

“嘿嘿，你们别听米兰在这瞎说。不过她说的也没错，有时候我也跟她聊聊。”沈飞说道。

“那是，沈教说吧。”

“其实来到马克中国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正规。每项规章，每篇文案都非常整齐。就拿我们人力资源部来说，这里的章程都是直接从美国

总部来的，包括员工招聘、培训以及开除，每项都写得非常详细。就比如说裁员吧，美国那里不仅有详细的员工评估方法告诉你怎么裁员，裁员之后怎么赔偿，怎么打官司等等。这些我以前在美顶也都干过，那时候觉得要是有一个方法，就跟什么手册那种就好了，我就可以对号入座，解除所有麻烦。后来，我来到马克，发现这里有，就觉得真好，省事！其实你们想想就能知道，这个很恐怖，很危险。因为，什么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什么事情都要为公司服务，为老板，为董事会服务，为他们赢取最大的利润。美顶的当家尚健，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曾经跟我说过，裁人其实就是为了没裁的人好，企业员工少了，利益的分配份额就少了，平均每个人得到的报酬就多了。就是因为这句话，当时我就火热地去干了，你们猜我一下子裁掉多少人？300人！顺德那地方哪有北京大？这300人一下子没饭吃了，他们都有家庭，所以这个数字远远不止这些。我大笔一挥，造成了这么多人的痛苦。你们知道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吗？最大的痛苦在于这个人理所应当收到这个痛苦，说白了就是无奈，无力回天！我也是这样。尚健还跟我说，企业不是慈善机构，更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家’。你们也永远别认为公司是你们的家！这不是不忠诚，而是智慧。至少是我工作这些年的心得。公司就是公司，职业就是职业，后来我想想，我脱离广东来到北京工作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最开始我就是觉得美顶是我的家，直到现在我想起美顶，想起那天说的马克要跟美顶竞争收购赛力的事情，我心里还不是滋味。”

沈飞顿了顿：“我知道我在HR里面是个另类，很多新HR都觉得我古板、老套。我听说有的HR研究星座，有的HR研究面相，他们都想在第一时间征服一个陌生人最起码的人性自我保护意识。我很不提倡这样，我也面试过，也招聘过，也用过他们的方法，但是结果是我不快乐，毫无成就感。说了这么多，其实也还是那样，我现在正在想有没有新的环境，能让我暂时平静一下。说出来你们可能觉得挺可笑的，培训你们需要积极向上，我自己却打退堂鼓。这个我倒是想辩解一下，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员

工，不是那些被公司洗脑的人，而是能够有自己建设性意见的员工，所以你们别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们对工作丧失信心，而是让你们认清情况，了解这件事情。来，大家别都这么严肃啊，喝！”

大家都看出来，沈飞今天有些激动，有些话真的已经不太像他平常的那种样子能够说出来的了。不过大家也都是淡淡一笑，作为沈飞最好的朋友，静静地聆听。

46 轮回，事业也是这样

培训结束了，沈飞的所有工作也都要回到马克的收购赛力专项论证团队当中。沈飞只是两天没来办公室，桌子上就堆积了一大摞的文件，沈飞仔细一看，原来全部都是关于美顶的。沈飞作为这个团队当中的美顶研究小组组长，最主要的工作有两个：一个是组织组员制定美顶研究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审查组员的研究成果。这份工作可是正好撞在沈飞的枪口上，在马克里面，还有谁能比沈飞更了解美顶呢？

记得刚任命沈飞为美顶研究小组组长的时候，张林说：“建立美顶研究小组的目的就是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收购马克的这件事情上，美顶肯定会成为我们的最大对手……”

虽然张林的这些话让沈飞听着有些不舒服，但是他觉得这工作很有意思，尤其是看见自己的办公桌一下子都是关于美顶的文件，这简直让他好像回到了两年前的美顶人力资源总监办公室。

这时沈飞正在翻看着摆在自己办公桌上的文件，上面出现的一行行文字让他动容。尚健、潘翰文、俞昕、高峰洋、冯强、薛韶正……哪一个不是美顶现在的风云人物？哪一个不是和沈飞做了4年同事的人？沈飞自从来到马克，只回过顺德一次，而且那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那次回去，沈飞只见到了程乔，程乔说，再过几天就要和潘翰文结婚了。所以那时候程乔已经像当年田娜那样，自动辞职了。不过她没有再找工作，因为潘翰文成为了美顶空调事业部的副总裁，年薪就是十几万了，还有更多的分红，程乔当然可以安安心心在家相夫教子了。

再后来，潘翰文给沈飞打过一次电话，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潘翰文在电话里说自己当了爸爸了，孩子也是一个女儿，小名叫做小米。那次电话里，潘翰文还说来年来北京找沈飞。不过现在美顶和马克之间为了收购赛力的事情，关系已经相当明显，估计潘翰文来北京的事情可能要往后推了。

想到这里，沈飞突然觉得，自己来马克是做教育官的，是来完成自己培训人才的梦想的，怎么现在却带着一个小组调查起美顶了呢？

“咚咚咚！”米兰的敲门声打断了沈飞的回忆。

“怎么了？”沈飞问米兰。

“郭启浩那边让您过去一下。”

“什么事情？”

“说是马克这边为了并购赛力的事情，请了MKH，他们的一个代表本来是郭总的大学同学，正在郭总的办公室，说是叫您聊聊天，然后吃个午饭。”

说起MKH，想必每个在大企业领导层位置上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多少都知道。沈飞原来在美顶的时候就听说过MKH，没想到这次马克竟然为了赛力的事情都把MKH找过来了。

MKH是美国的一家国际咨询顾问公司，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建立，并一直开展与企业之间的咨询顾问合作。现在已经跟全球500强的多数企业有过合作，所有项目横跨能源、服务业、制造业、IT业等等所有领域，在业内称为最完美的顾问公司。

这时，沈飞的脑海中又一下闪过一个想法。前一阵子，有报道说，MKH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正准备扩张，以迎接中国的世纪（很多西方经济

学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要是沈飞能在这个时候有机会进入到MKH这样的国际咨询顾问公司,岂不是正符合了他之前的梦想?这正是
在一个个案例面前展现自己能力和提高自己能力的时候。

走到郭启浩的办公室,那个MKH的代表果然很年轻,是一个普通话说得很好的外国男士。他上来就握住沈飞的手,先是连说了好几个“你好”,然后说:“很早就听说你了,我是MKHChina的鲁深,很高兴见到你。”

沈飞也礼貌地赶快打招呼:“你好,我叫沈飞,你的名字真有中国味道啊。”

鲁深说:“在中国待的时间长了,就一直想叫一个中国名,本来我叫Luson,我自己就翻译成了鲁深,结果发现《水浒传》里面有个人物叫鲁智深。结果我就老被我的朋友说,我缺少智慧,我才发现,我自己把我自己给害了。”

鲁深一说这个,大家的气氛都变得很轻松了。简单的几句聊天之后,这些人找了家饭馆一起吃饭。沈飞对鲁深这个人初识的印象就很深,尤其是他的博学。作为企业顾问,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知识面要宽广,这从鲁深的谈话中就能显现出来。他一会儿谈到几千万的生意,一会儿谈到博物馆里的一幅藏画,一会儿谈到历史中发生的某些事情,一会儿又回到了管理的真谛。整个思路异常的清晰,而且十分活跃。

慢慢地,沈飞感觉到了叫他过来的目的。原来鲁深早已对沈飞这个来自南方的人力资源师产生兴趣,这次来找他这个中国老同学,目的之一就是想让沈飞加盟MKHChina。按理说,这种事情是万万不能跟要挖的人的上司说的,不过鲁深和郭启浩的同学关系反而让这个本来十分尴尬的事情变得迎刃而解。郭启浩当然不会同意别人来挖他的墙脚,但是他为人开明,便叫沈飞过来,自己拿主意。

沈飞了解了这些之后,他说:“加入MKHChina我觉得可能有难度,不知道如果合作可不可以?”

“合作？”鲁深表现出诧异。

“因为我在马克中国的教育官很有意义，郭总对我也有知遇之恩，不能参与到你们的顾问工作？我想这个跟我现在的工作没有特别直接的冲突。”

鲁深笑笑说：“启浩，你看沈飞多有智慧，两家都不得罪，我觉得他的选择很好，你呢？”

郭启浩也满意地点点头，毕竟沈飞在马克中国的首席教育官的职位工作负担不大，而且到MKHChina当人力资源顾问也能提升沈飞的信息量，这也对马克中国有好处。

午饭后，沈飞给鲁深打了个电话，并约他晚上出来坐坐。

两个人之后的聊天进入到十分细节的环节。沈飞对于薪金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毕竟前阵子在马克的工作当中，沈飞已经大赚了一笔，生活方面沈飞也没有了更高的要求。最主要的愿望还是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鲁深在选择人才的时候，跟郭启浩的习惯十分相像。只要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才就表现出十二分的喜爱。再加上沈飞之前在美顶不知道做过了多少人的面试官，对于如何介绍自己已经深谙于心。

两人的心有灵犀使得他们很快达成共识。几周之后，沈飞加盟了MKHChina。沈飞总在想，自己这几年事业的拼搏，到头来还是回到了教育的路上，就像他一开始从事的教师职业。也许事业也符合佛教的那个观点——轮回。

就在这之后几天，一则更惊人的消息遍及了大街小巷，马克中国成功收购赛力了，美顶自动退出竞争，并表示已经和一家欧洲的中央空调企业协商并购细则，下半年进军中央空调领域，进军国际。

47 为了理想

田娜十分支持沈飞的这个选择，用田娜的话来说就是，“本来你是干这个的，现在你是告诉别人怎么干这个，这当然是两种境界了。”

正如田娜说的一样，沈飞认为，现在自己是HR顾问，也就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全新的工作，都能体验一种全新的工作环境，同时还能寻找到更先进实用的办法来提高沈飞在马克中国的首席教育官的工作能力。

这两年，无数家公司在中国成立，同时一大批IT公司在中国崛起。这些公司的建立，以及老牌企业的改革，都用得上现今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沈飞来到新公司接受的全部都是大单子，小公司的顾问工作跟他没什么关系，一年当中，他只负责一两家大企业的人力资源顾问工作。

随着沈飞不断地工作，他的履历也在不停地增加。刚刚来到MKH的时候，他接手的两三个项目大都是围绕着空调企业的，而后的工作逐渐丰富，沈飞先后接触了汽车制造业、金融机构、零售业和医疗保健业等等。而这里面最让沈飞激动的就是1999年10月份，来自中国人事部的项目。沈飞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自己都无法相信，沈飞知道自己无论在岗位上取得了多么重要的成绩，但都无法比拟国家的招用。沈飞虽然当时是主动离

开政府机构，转而下海，但是他的心中还是有中国学子的情结——学而优则仕。

如今，这个政府顾问项目已经顺利完成，但是沈飞每每回想起来，总觉得特别兴奋。沈飞虽然并不喜欢那种刻板的工作环境，但是对于能和政府合作，还是非常激动。MKHChina的领导们也同样重视这次项目，这是他们登陆中国以后第一次能和中国政府合作。其实他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频繁地和该地政府合作，他们一直希望能和中国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设计城市、区域与行业的创新发展计划。如今，这个时候果然到来了，而且让他们出人意料的是，中国人事部这次找到MKHChina的目的是计划将原人事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职责整合，划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MKHChina当然知道这可是中国政府迎合国际形势的一次大改动，这次改动能和MKHChina合作，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认可。MKHChina立刻成立了专案团队，团队的领导是MKHChina的董事会成员之一，沈飞作为首席人才顾问同样加入到这个团队中间，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人事部也看中了沈飞既在宁山人事局工作过，又在国内知名企业美联做过人力资源部部长，同时能在MKHChina当上了首席人才顾问。一连串的履历完全说明了沈飞在该行业的权威地位。

整个合作过程十分顺利，沈飞参与的所有策划都得到了人事部领导的肯定。项目的最后时期，人事部的徐尔升副书记十分赏识沈飞的阅历和能力，他特地邀请了沈飞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从这次开始，沈飞便认识了这位想法十分新颖，具有远见的政府官员。而这之后的一次见面，更是让沈飞十分激动。

徐书记的办公室十分宽敞，很明显地分出了办公区和会客区。所谓会客区，就是房间的东面，这里有张红棕色的暗皮组合沙发，又有几株植物把它和对面的办公桌相隔开。从这点来看，徐书记应该不是那种脑筋刻板的领导。

他们轻松地坐到沙发上，徐书记很潇洒地点上一根烟说：“小沈啊，我看了看你写的东西。我还得说，你没在政府工作真是一个遗憾啊。”

沈飞感觉到有些受宠若惊，说：“徐书记过奖了，我还是应该在社会上多历练才对。”

“哈哈，是这样，我有个想法。以前跟你聊天的时候就想过，不过前一阵子时机不成熟，现在我想差不多了。”

“您说。”

“你看看，现在中国一下子崛起这么多企业，而且，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到时候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军中国。到时候中国的人才市场，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像您说的，到时候的情况可能跟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情况差不多，政策尚待商议的时候，时局已然发生在每个人身边了。到时候的人才市场应当竞争十分激烈，因为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到时候大学生就已经很普及了，如果没有具体的行业标准等等，人才竞争就会特别混乱。”

“那你觉得这种情况，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之前，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您这么问，我也随着想到了一个，就是国际商学院的普及和培训机构的普及。”

“好，我也正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方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有时间你来找我，我还有很多疑问跟你讨论。”

“哈哈，徐书记，您这么看得起我，我也十分开心啊。”

“其实，我是想让你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做得好，我会给你很大的支持。好了，回去以后好好想想吧。对了还有件事情，过两个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召开一个国际人力资源高峰论坛，届时他们会邀请几位中国方面的人力资源专家，你是中国人力资源协会的会员吧？到时候你去问问他们，我给了他们几个名额，要是有时间，我希望你去那个会看看，好吧？但是政府部门条例就比较多了，不能像你以前那样，既在马克中国干，也在MKHChina干，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也就是说，如果你

人还是在企业里，可能很难担当商学院建立的大任，即使是这样，我也希望到时候你能来给同学们上课。”

“好的，好的。您说的我都明白了，这些事情我已经开始办了，我估计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议上碰面的时候，我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沈飞连连感谢，并走出了徐书记的办公室。不知道，这时候用什么词来形容沈飞内心的喜悦，他只感觉到了身体周围的空气往外拉着他的身体，每一步都比来的时候轻了很多。

沈飞顺利地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人力资源高峰论坛的邀请，今天他从法国大使馆出来，手中拿着签证。

过两天就要飞去法国了，然而现在，沈飞的内心最憧憬的，就是跟徐书记提到的打造国际商学院和专业培训机构。沈飞没想到这个徐书记能够在这方面有如此的远见，如果自己能和徐书记一起合作，未来的一天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几天之后的国际人力资源高峰论坛上，沈飞将代表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从业人员发言。也许在这种场合，自己能够说出打造中国品牌的国际商学院和培训机构是最为合适的。

12月的北京，一般会下一场大雪，但是没有1月份那些凛冽的寒风。12月的北京阳光很温暖，就像母亲一样。沈飞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闲逛，第一次感觉北京这座城市的安静和温暖，就像小时候在家里一样。

不知道怎么回事，沈飞不由自主地把车开到了小佳娜的幼儿园。沈飞走出车，看了看正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耍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期待。现在女儿成长的环境不知道比沈飞的童年好了多少，而沈飞最想做的也是让女儿和妻子能有更好的环境。

小佳娜隔着五彩的栏杆也看到了爸爸，拼命地喊着：“爸爸，爸爸！”急跑过来。

沈飞也把两只手伸过栏杆，习惯地摸着小佳娜的头：“乖不乖啊？晚

上想吃什么？爸爸后天要去趟法国，小佳娜想要什么礼物呢？”

无论是谁，能够得到这样的生活，都会是幸福的。沈飞和小佳娜商量晚上去吃法国大餐，离开的时候，小佳娜漂亮的大眼睛一直在注视着沈飞。她粉色毛绒帽子上的白色小绒球随着脑袋的摆动，不时会碰到栏杆，冬日里斜斜的阳光照在小佳娜粉嫩的脸蛋上，格外温馨。

（完）